生下来就死



Luka van den Driesschen

生下来就死

Luka van den Driesschen



America Star Books
Frederick, Maryland

First printing

America Star Books has allowed this work to remain exactly as the author intended, verbatim, without editorial inp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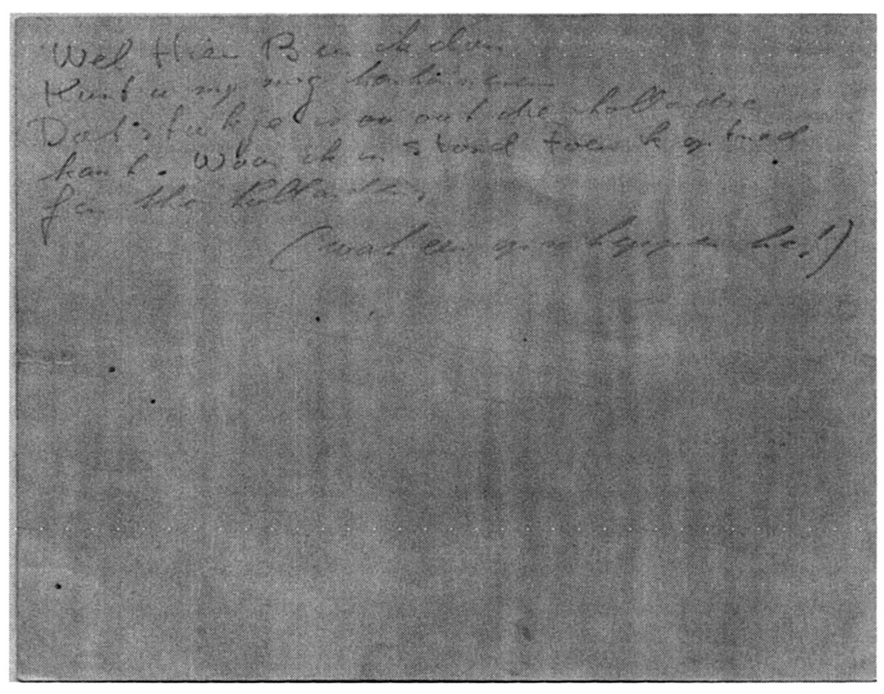
Softcover 9781682290880
PUBLISHED BY AMERICA STAR BOOKS, LLLP
www.americastarbooks.pub
Frederick, Maryland

为什么写这本书？

他得到了什么权这辈子是事实，他留在澳大利亚15岁的他的父母。 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我是一个谜。 这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毁灭性的经验吗？ 什么也让我吃惊是他无穷的精力和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他继续对悲伤和内心的痛苦挣扎。 孤独，无助，绝望和悲伤，焦虑和压抑的愤怒模糊的感觉，尤其是占主导地位难以言表的恐惧并没有明确的地方在他的故事的第一章。 只有写在他长大后和他的童年在他的第一个人生经历确实缺少的拼图出来了，他的情绪上的痛苦的原因变得越来越看得见摸得着的家庭的时候。 在他的童年肯定和赞赏的缺乏使他是个工作狂，所以他缺乏温暖和爱。 这样一来，他成了一个不安分的冒险。 这个故事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处理并没有发生在一个系统的方式。 最终，他寻求帮助，并获得了好几次，但这些都没有太有效了。 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变化发生，而油然而生。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它可以让读者看到，有更多的超出心理和，最终，生命本身就是最好的治疗。

埃米尔•Koelink



好了，我在这里。 你还记得我吗？ 这是刊登在一个荷兰报纸。

我在表演的荷兰人在这里。 什么是炫耀！

（文封底照片）

我非常感谢出去给我的朋友。 埃米尔Koelink。



1

儿童（1944年至1959年）

1.蒂尔堡，阿姆斯特丹

让我从蒂尔堡，Langestraat开始，1944年8月21日开始要准确。 虽然德国士兵在门口走上街头，并与饥饿冬天，我出生的家庭范登Driesschen谁住在Langestraat的第四个后代。

我没有住在这里长，因为一年后，我们搬到阿姆斯特丹东部的Blasiusstraat，我们住在一楼上面有个小房子，这有一个车间。 我记得我的父母采购的第一件事就是钢琴在那里他们都练了Klavarskribo方法。 我的母亲美丽的女高音的声音和我父亲的男高音歌唱家，我们的小客厅被改造的地方进行大悲剧的大歌剧的房间。

在那个时候，总是有很大的饥饿和贫困家庭。 为了能得到吃晚饭，我只好收拾旧报纸和我的哥哥谁是六岁。 我们进行他们在一个自制的车用球轴承下轮。 有时，当它是非常冷，我们进行处理的一些热巧克力在一天结束。 我和哥哥就跟着我们的车装的粗鲁的农民谁打下的一切大规模并给了我们2至每磅3美分。 我记得我的哥哥曾经奠定了砖在论文的堆栈之间，使我们得到支付额外公斤。 感谢上帝，这个人没有抓到我们，但随后，它做了一个大的印象。

我的父亲是没有父亲的父亲。 所以，他从来不带我去公园喂鸭子，从来没有走过或玩我。 他是一个冰冻的男人谁了石的心脏，没有爱的给予。 他把他的绝望，痛苦，羞愧和悲哀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刚性的面具。 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得到玩具的孩子。 我们有什么，而不是是挂在墙上的情况下，一个孩子做了一些不适合他的地毯打浆机。 是的，他利用了，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用他的重手。

人生就如同一个小男孩是不好玩的我。 我是个不快乐的小孩。 我无法表达我的目标。 我就像犹太人在集中营谁是兴高采烈地投入音乐。 我的内在的本质是快乐的，但如果任何人有过上撒盐和胡椒在我的喜悦很快就消失了。 每一天，我看到妈妈照顾她的钱和我们有什么吃的那一天的担忧。 我的父亲经常回家醉在他的手臂肝肠我们，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可以得到一块。 我会看到他蜷缩在这样一个大的一块肝肠在他的手里哭了楼梯。 他为什么哭，我不知道。 我的父亲很失望，他的生活

是怎么回事。 他真的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很多时候，家里出的钱，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好处。 我的衣柜主要由捐赠的教堂。 此外，我的鞋是“赠品”，从来没有适合我。 我们得到的果实是“藏身之处”，那些烂斑该菜贩给了我们自由。

我的父亲是几乎总是在家里唱马里奥·兰扎，约瑟夫·施密特，Carusso，或者一首歌的许多歌曲：

“…双方停止盯着海滩，黑色和棕色携手共进，风玩弄她的黑头发，他们是紧密通过婚姻关系，田部，田部，你不能来的关系，我不得不离开你，我保持你的忠实，我的黑人妇女，你和你的黄金心脏“。

有时候有人问我从楼下的邻居，冯斯希叔叔，和他一起去，因为他有一辆旧车，需要加以修复。 冯斯希叔叔是个好人谁总是开玩笑。 有一次，他给了我他所谓的“山羊的卵”。 他告诉我，我不得不等待，直到他们孵化。 鸡蛋是我的枕头下几个星期，直到我意识到膏药，他们发了言。 还有一次，他买了一台大型机器，可以修旧自行车轮胎。 作为一个孩子，它的工作方式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滚动。

我在东阿姆斯特丹长大，附近的约旦，在所有的犹太人谁管理，生存战争之中。 每个星期，器官磨床回来了，带着他的器官，他的卡车上，他站在收钱。 我经常跑出去的时候，他来了，有一次，我迷路了按照他，因为我被迷住了他的音乐。 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出去，更别说去度假。 有时候，我从学校一个朋友的明信片，并想知道德国或卡兰茨奥赫是，如何在大海看起来像，为什么海并没有淹没。 我是不嫉妒，但我只是想知道，体验它们。 在我心中，我只是梦想的紧张局势在家里和学校。 我的心在遥远的地方，远离地毯打浆机和统治者。 我是远离牧师Gedulfus和范库腾先生谁偷了我的短裤和打我的屁股。

我从我母亲那边的爷爷和我们住在一起。 每个星期，他坐在厨房的桌子和碎旧报纸与他的小刀件。 然后，他股价上，我们用卫生纸字符串表。 我不知道，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商店购买卫生纸。 如果我的母亲必须做跑腿，或去的地方，我的爷爷看着我。 我记得当我的妈妈回家一次，她看到我在厨房里坐半昏迷在我爷爷的腿上。 我的母亲大吃一惊，在野生恐慌，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并愤怒地喊我的祖父。 我记得的唯一的事情是我真的很快喝了一大杯牛奶。 很多年以后，我妈妈告诉我这件事。 我的祖父放在牛奶锅放在炉子上，忘了将火扑灭。 这是否就是全部的事实，我不知道。

我当时生活的主导力量是我的专制的父亲。 这似乎是我不在那里。 其他的孩子们的照片拍摄，但从来没有我的。 什么是我在那里？ 随着我周围所有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我开始变得非常叛逆，认为这不可能是生命的意义。 我看到别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的差异，并认为多一个不快乐。 这让我的梦想和幻想，但它也导致了阻力。 我非常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在这一点上。

2. Ruyschstraat

当我十岁，我们提出从Blasiusstraat到Ruyschstraat这是两个街区远。 这是在二楼以上的洗衣店公寓。 一切都在信贷在那个时候，我必须安排一切。 免费碰伤的水果和遗留的糕点是现在纷纷因为哥哥曾在同一条街上一个菜贩，我曾在面包店。

这些工作保持了家庭去和照顾的群众演员在家里。 我经常被送到杂货店有两个音符。 在一个是买东西的清单，另一方面是为项目放在信贷再请求。 它总是让我为难死。 我有困难支付未付款。 如果我失败了那里，总有一些其他的杂货店或菜贩一圈就同一首歌会再次启动。

我的父亲是在家里了很多，当他不是，他是在酒吧或他的鸽子。 有时，当我们什么也没有吃，我们享受了这些微小的鸟蛋。 总有一个便饭所以我常常不得不接受豆芽推我的喉咙。我觉得可怕，我不得不吐。 晚饭时，它总是像这张桌子上，手肘，坐起来，闭嘴，什么都吃，并且只假表与他的许可。 由于被迫坐在桌旁这些不愉快的记忆中，我总是讨厌吃在餐桌上。它已成为一种惩罚我。 父亲总是把肉和作为一家之主，他显然得到了肉的最大和最美味的一块。 晚饭后，孩子们只好收拾桌子及洗碗。 我们会舔巧克力奶油冻断板。

我父亲偶尔的工作。 有一次，他卖吸尘器和保险。 其他时候，他会穿着白大褂在一家杂货店。 接着，他告诉了他是如何自豪地展示了一大批熏香肠在一个表上的每个人抢下99美分。最后熏肠这仍然是因为它被损坏，他被允许带回家。 在家里，他还是用他的重手，以保持他的权威。 通过这种方式，他让我们的小，甚至小于我们作为一个孩子。 有时，叔叔约翰带我去游乐场或救世军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灯笼，有时，劳雷尔和哈迪的电影画面。 他支付了老男人10美分，在门口了一会儿，我沉浸在结界与魔法的世界。 这种所谓的约翰叔叔，是最好的。 当我的父亲发现他照顾我，有时，他大怒，并禁止我们的友谊。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叔叔在一家医院。 他已经得到

了TBC，我只能从后面的玻璃屏幕向他问好。　我带了一袋橙子为他的时间。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仍然认为回到人类的善良，爱，友谊和信任的时间。　　在学校里，我的成绩，除了写故事不好。　我经常有一个十年，有时十多那里。

在一个点上，我的父亲想换阿姆斯特丹一个叫布森镇。　邻居们嘲笑我们的计划时，他们听到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我的祖父已经变得很疯狂，它是如此糟糕，家人决定带他到一个退休在家。　不久，一个地方被发现的他附近某处被称为阿蒂斯动物园。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看望他。　后来，我常常谁访问了他唯一的一个。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借了10块钱，到了他，他从来不要求我偿还，因为他忘了。　接下来的一周，我在长椅上的花园坐在他，等到他掏出从他的老钱包特纳。　这是他口袋里的钱从家里。　我恨骗我的祖父，但我也知道，我的母亲在家里等着我，因为她没钱买食物。　　一天晚上，门铃响了，我的祖父带血迹斑斑的脸在门口。　　他从离家出走，并一路下跌很多次。　那景象真吓了我一跳。　几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他这是充满了雪茄和斗烟的悲哀，黑烟家。　此后不久，他离开了人世。　就个人而言，我不能去参加葬礼。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死亡。　不过，我留下了，因为所有的乞讨巨大的内疚和因为我虐待他的健忘。　这种愧疚一直缠绕着我，只是很久以后我重温并通过集体治疗过程吧。

同时，我们的家庭在增加。　当我的母亲即将临盆，我被派到街上玩。　当鹳离开，我被允许看到家族中的最新成员。　我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就像一只猴子！”我们七个从那天开始。　其实，我们八，如果我算我的姐姐谁是在战争期间我以前出生。　不幸的是，她从支气管炎或肺炎的形式而没有药品在那个时候去世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担心我的生活，我一度成为战争期间得很厉害。

我童年的最糟糕的经历还在后头。　　我大约10岁，我们仍然生活在Ruyschstraat。　　在我的妹妹和我打标签或盲人与邻居孩子的路面被破解。　我们大约五。　有一个男孩，并从Zwammerdamstraat人，我心里暗暗爱上了我的朋友。　我记得我们中的一个有甘草花边，我们划分到自己，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　谁住在楼下没有参加，因为他喜欢与松动的石头而被散落在路面打的男孩。　他用宽松的砖块和铺路石制成的结构。　我的女朋友我们的游戏，由事故中踢反对。　男孩生气了，给了她一个巨大的推动，让她有所回落，打她的头在街上。　就在这

时，一辆卡车来到拐角处，开车她。 在几分之一秒，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有恐慌无处不在，人们尖叫着孩子尖叫起来。这引发了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我看到我的朋友在她仰面躺在大街上，她张开双臂，和拿着一块甘草花边用一只手。 我跑到街上来她家，按响了门铃。 我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母亲跑了之后我到那个时候，救护车已经赶到事故现场，人群已经形成。 我听到妈妈的哭声和尖叫声。 该官员没有离开她那里。 我不能得到任何接近。 过了一会儿，警察来到我们家，警察问我和我的妹妹，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仍然在很大的震撼，我重新制定了什么事。 我从楼下和我的妹妹，我的女朋友打了这个男孩。 我做了什么，我看到我的邻居做的，给我姐姐一个很大的推动。 我是如此的不安和困惑。 这感觉就好像我是谁把我的女朋友之一。 有什么困惑我更是当这个男孩的姐姐喊我撒了谎报警。 他们这样做的天数。 我开始感到有责任为这个可怕的事情。 几天后，我看到妈妈来了，从葬礼回来。她迷迷糊糊地被两名亲戚的支持。 我碰巧站在外面。 她径直从我身边走过，一言不发。 对我来说，感觉好像她责备我。为了制止这种暴力的困惑和内疚，也杜绝了愤怒和痛苦，我把整个活动这方面的经验为我的潜意识。 我的曼陀林，这是我从我们的邻国拥有的，我喜欢玩，被存放在衣柜里，因为我不喜欢玩它。 我不再去上学。 我不想知道了在哪里泥炭或煤地下两层被发现或如何乘法表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生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会这么残忍。 从那个时候，孩子在我已经死了。我不能笑。 我已经成为一个小老头。 是的，一个老人，像我的爷爷。

3.布森

在5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从阿姆斯特丹到布森。 我们在Herenstraat解决第一，后来，在Boslaan。 在布森的中心是一个古老的白教堂建筑被称为工作室艾琳其设在荷兰的第一个电视演播室。 当时，多鲁什与他的素描和歌曲伟大的品格喜欢以确保你得到你的信息，并有住两飞蛾。 汤姆·曼德斯，谁发挥多鲁什艺术家，能有效地使用角色。 多鲁什是为流浪汉，自由，真实性，和谁过世界毫不关心的恶作剧创建。 他真的很有趣。 也许我偷偷想，我的父亲曾在他的平凡天才。 多鲁什在我打了正确的和弦。 我在他身上公认的这么多。 我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数字或字符，但作为一个人。 他是我的偶像。 他是那么地需要我，我不能想象他不是我的未来之中。

我第一次见到多鲁什亲自在布森的街道时，他是在他的途中在他咳嗽的四个轮子适合工作室。　我看到他经常当他在某个地方布森录音的情节为他的电视节目。　此外，在Gooi和Eemlander，在我工作的报社，他们出版了他的照片，并且不用于报纸我经常带回家，挂在我的卧室的照片。　带假发，胡子，眼镜，和一个圆顶硬礼帽，我偷偷在镜子前模仿多鲁什。　有一天，我决定与汤姆·曼德斯问，如果我能发挥他的节目的一小部分。　从报纸的编辑，我得到的地址在曼德斯先生居住的时间。　这是一个地址在什么地方布拉里克姆。　我接过了一大笔钱，骑着单车在那里。　当我到达的地址，我一个大的，白色的别墅前，站了起来。　透过宽大的窗户，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电视柜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在那个时候。　我按响了门铃，但无人接听。　显然，没有人在家。　当我走开了失望，一个小男孩跑过来，问我为什么来了。　当我告诉他我的意图是，他给了我他的父亲的电话号码。　因为我们没有手机，我在等待一个时机，在报纸上使用手机。

“我可以用曼德斯先生说话吗？”

“先生。　曼德斯，我已经看到你在电视和阅读评论在报纸哪个都不好。　我有一个好主意。　我想打小多鲁什与你在电视上。　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可以预约你。“

“在接下来的拍摄？　该工作室？　开始前一个小时？　当然！谢谢你，曼德斯先生。　祝你今天愉快。”

我想告诉大家，我是多么高兴有这个邀请，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至少不是我父亲。　他会宣布我疯了，禁止我去录音室。　所以，我一直邀请我自己。　就在那一天，我站在电视演播室的大楼前，并走了进去。　不久，我被拦住了门卫。　我告诉他，我被邀请曼德斯先生。　他问了我的名字和寻找它一个列表，摆在他面前的。　但是，我并没有在名单上。　我转身失色的时候，他让我跟他走。　我跟着他不知道去哪里，直到我走进更衣室。　突然间，我是面对面与一个陌生男人在衬衫和长裤。只有当我看到他近距离，我才看到，这是汤姆·曼德斯先生本人。　他没有像多鲁什。　他告诉门卫，这是很好的，我应该去到工作室，找个地方坐下。　在那里，我有一些奇怪的人坐在后面的小栏杆圣杰曼德培，一种法国夜总会的大背景下的基座。

整场演出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当一切都结束了，我听到了一些长啸。　显然，出事了。　就个人而言，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在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寻找说话多鲁什，问他怎么了机

会。　我推了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眼睛直人群。　我不记得我说的话，但我听到他说，“去官方在阿姆斯特丹，因为那是我们一直排练。”我想问“这是哪里？什么时候？”但多鲁什没有时间告诉我任何详细信息。　后来，我走回家给我的父母谁仍然一无所知。　同时，我坐在一个大问题。　我不得不告诉我父亲说多鲁什，或曼德斯先生，约好我去官方阿姆斯特丹。　我只是不知道何时以及如何。

我花了几天我才有勇气告诉他。　当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时间和勇气告诉他，这实际上不是正确的。　有人告诉我，我的预期，我很愚蠢，我是不是用我的头，我是一个可怕的梦。我赶紧把我的头出来。　他让事情变得更糟了，我要告诉我，我们在数个月，我所有的梦想将永远过移民到澳大利亚。　我被打得非常惊讶，并为隔一段时间，我怕说什么。　我感到很无助，愤怒，如此悲伤。　　我看到了我的职业生涯靡烂的电视一举。一切都将是取自我，我不得不吞下这一切。　我还是叫曼德斯先生在官方告诉他，我不能来，因为我们要移民到澳大利亚。　我不记得是什么，他告诉我，因为在那一刻，我的心脏哭了一百万眼泪，我憎恨我的父亲是比以往任何时候。　　我不想住在家里。　　我想摆脱所有的苦难，一个父亲是谁这么残忍，和母亲谁是太弱，无法去反对这一切，并争取我。　其实，我离家出走了一个晚上。　我花了晚上我姐姐和她的男朋友。　然而，第二天，我送回家。

几个月过去了。　一切都组织了我们的大澳洲之行。　我大哥是那么的服务，并没有经历这一切。　这是同为我丈夫的大姐，因为她曾与家里没有联系。　然而，我的另外两个姐妹礼来，谁是比我小六年，Loes，比我大十八个月来了。　一切都获得了动力。　体检均在医院里，家具被卖了，和了剩下储存在一个大箱子。　　政府支付我们的行程，所以我们不可能带那么多行李。对于严格的体检，我们必须是100%的健康。　　近我的一个姐姐被拒绝了，因为在她的眼睛里点的。　我还记得的神经，我的父亲当医生问爸爸，为什么我是如此紧张的大爆发。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牛准备屠宰。　在里面，我也哭了。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留在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亲爱的朋友们，其中一个舞台和观众都为我准备好？　嗯，这是不可能的。　在鹿特丹港，船等着我们命名的Sibajak。

是的，我留下了很多的后面，并不是所有的人美好的回忆。我们布森花费的时间是非常痛苦的。　　在学校里，他们不会跟

我说话，我就这样把为困难儿童单独的类。　　这是一所天主教学校，牧师走了一圈用尺子带来了很大的水龙头上你的手指，如果你是顽皮。　我有冲动是著名的作家或艺术家，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我想是的，我总是说“演员”。　我已经出演过这是上演在布森大剧院Spant一场戏，而这些经验是值得重复的。　我看到和听到的人笑，因为我的演技。　在国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在我们，因为那所房子。　我开始在我的旧打字机写小剧本。　然而，我的父亲没有接受我做的一切。　我不是在做梦。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不存在。　在许多方面，他试图压迫和羞辱我。　然而，他的逆境并没有做电台广播的KRO和AVRO阻止我。　我是做戏剧和唱歌的孩子们的合唱团没有我的父亲知道。由于tapings发生在希尔弗瑟姆和我没有车，我只好走过去。对于几次，我从我的母亲几毛钱，我用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希尔弗瑟姆。

在布森，一切都得偷偷进行。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没有好，固执，任性根据我的父亲。　除了　在家里令人窒息的这个氛围，有一些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如此消极。　这是那些创伤，我走出耻辱和悲哀，但也远离愤怒，沮丧，并向外表示担心，巨大的恐惧之一。　没有律师在学校里认识我。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的错了我。　我曾被我周围的人谁看见我只是作为一个漂亮的男孩。　我住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有没有爱心的父母拼命地寻求温暖和爱，所以我是一个容易的猎物数字，潜伏在这个弱点。

它开始放学后的一个下午。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作为行李运载的客运车。　我12岁或13岁。　公交车的司机总是发现某处僻静的公园，使我不能做任何事情，然后他就开始执行某些行为。耻辱出局，被拒绝的恐惧和暴力，我舍弃了一切，并多次发生这种情况。

这是与我不想作为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来决定事情的环境中第一次交锋。　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寄宿在我们家，有一定的亨克，谁好几个夜晚偷偷跑上楼到我的房间。　他坐在我旁边的床上，然后就开始“玩”我和中风僵硬的坚持，直到他来了。　出于害怕，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让这一切发生的部分原因是担心我的父亲会怪我。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的房客离开，我们将有更少的钱，所以在家庭中更多的问题。　这一幕重演一次又一次。　当我回头想想，我还是能闻到酒精的臭味，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

如果这还不够，我还不得不处理我的兄弟。　当时，他在服务和回家只在周末。　我只好跟他分享我的阁楼房间和床，因为我父亲用他的房间为他的鸽子。　它再次发生，这一次我自己的兄弟。　我完全糊涂和愚蠢殴打。　谁和什么是他？　我想要一个大哥哥与我可以去探索世界，一个谁也保护我，如果它是必要的。　不过，我是他的脑子有病的受害者。　我公司开发的男子随后恐惧症。　现在，即使我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我有麻烦拥抱他们，因为我害怕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逃进我的幻想和梦想，以我父亲不理解回应与更加强硬和严厉的制裁。　相反，爱和我所渴望的关注，我惨遭强奸，被别人滥用。　在学校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我错了。　没有人知道答案。　只有我做到了。　我保持沉默，并在自己的幻想世界戏剧和歌曲和戏剧写作分开自己。　一天晚上，当亨克来到我的房间，再次，我的母亲已经醒了。　第二天，亨克的父母由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来拜访他们。　我不允许在那里，有人告诉我，在花园里玩。　从远处看，我看到他们忙碌的谈话，直到他们站了起来。　然后，当他们离开了，我叫，我走了进去。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说，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叫色狼，被告知，这不应该再发生。　我哥哥的性虐待和面包车的司机我保持沉默。　毕竟，这将毫无意义告诉给父亲谁不相信我。　从那天起，我的父亲甚至成了我更加不信任。　在那个时候，我自然有更红的嘴唇，我的父亲涉嫌利用红色唇膏的我。　每次他怀疑什么，他给了我一块白手帕擦我的嘴唇，看我穿的口红与否，当然，这是从来没有的情况。　很长一段时间，我保持沉默所有这些事情，甚至在治疗。　我不想羞辱任何人，尤其是我的弟弟。　几年前，他问我，如果正是因为他，我的生活变得戏剧化，他已经失去了我的友谊。　然后我回答说："哦，不，"而在所有诚实，我的意思是的。

2

澳大利亚（1959年至1974年）

4. Sibajak

正是这种伟大的班轮公司拆迁前的最后行程。　在港口，我们首先要报告给移民局。 然后，我们必须通过海关与我们的手提箱。 就我而言，价值是我带来的唯一的东西是我的作品，假发，一些照片，和一个加多鲁什的海报。 我有我的裤子堵塞了从我从布森最后一任女友的一些情书。 当我低头在码头上，我看到一个人在他的旧大衣戴礼帽像多鲁什“。 他坐在咳嗽的四个轮子适合搭配一个小男孩谁的穿着酷似他。 我看到他们笑，唱，我听不清，因为跳板是被拉到了一个很大的噪音一首歌曲。 锚被提起，绳子是解开，慢慢地，我们漂流到大海，1500男性和女性全部遇难。 旅程开始了。 这是10周的旅程这将使我们能够陌生，遥远的国度。

我们的船叮叮当当各方并配有强风，锈片飞过我们的耳朵。船在课程首先去了南安普顿在英格兰，那么库拉索岛，巴拿马和塔希提岛。　这是令人愉快的帕皮提，塔希提岛与岛人的美丽和快乐。 在那里，我的眼睛和心脏被打开。 音乐，漫游街头猪，美女鲜花装饰，并与棕榈树的白色沙滩让我着迷。 我的痛苦和悲伤消失一举。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天堂，从未想过要离开那里。 当我徘徊在岛上，我有这么深深的思考，我忘记了时间。 巡逻车军事警察找到了我，把我带回了，每个人都在等待我的船。 我们再一次航行，由飞鱼这是由被抛到海里浪费吸引了包围。有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的鲸鱼。我经常帮剧组在堆积船舱下的一些箱子来换取蕾丝饮料。我只好堆放旁边的大比分领先棺材是在那里，以防有人一路上死了箱子。

我常常在一个地方，没有人能发现我坐在自己的船上。这是一个地方为我。从那里，我凝视着地平线的距离。荷兰不得不在某个地方。在我的口袋里是我已经保存了几封情书。有一天，我撕毁它们切成小块，并把它们扔到风。偶尔，海鸥盘旋船上面。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我们是亲近土地。有时候，我们航行了十四连续天没有看到土地。此外，它不是一个奢华之旅，因为我们的行程是由国家支付，包括一些零用钱。我们吃了长条桌在船的底部。此外，还有谁支付了他们的旅行和吃其他地方的乘客。我的父母住在一间小屋，而我在与许多其他的宿舍。我的父亲经常在上甲板的大型休息室找到。

在一个点上，我们穿过赤道。此外，所有乘客，包括那些谁在海上航行了第一次，被象征受洗。我也没有逃脱这个。我通过穿戴自己是一个女人开了个玩笑。我从我的姐姐借了比基尼，充满了上部有两个柠檬和苹果，我想。我还顶着我的假发。数百名乘客观看这一奇观。当轮到我，每个人都凝视着这样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然而，就在那一刻，所有的目光都在我身上，我删除了比基尼的上半部分，我没有顶，没有乳房站在那里。首先，有极大的混乱，但是当我脱掉假发，他们看到我是个男孩。人们笑着拍手大汗。船长喜欢它，并把他的个人签名在我的毕业证。

我发现船上的生活这么大的船美丽。总有一些东西看到或做。尤其是航行通过巴拿马运河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每次船被举起，然后回落下来的锁，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经验。有时候，我们航行如此接近，我几乎可以从树上摘橘子的运河边。当我们航行由新西兰惠灵顿，我们在那个城市不感兴趣，因为我们的脑海中已经固定在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停靠三天之前，我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风暴。船在很大的困扰，它战抖震动各方。任何松动在空中飞。印尼船员慌了，我的母亲尖叫时，旅行箱被扔在船舱里。该船已成为几乎无法管理。数百板飞和无处不在，你可以听到碎片的叮当声。我喜欢这一切，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即将淹没的时间。后来，我们听说了，我们曾经历过的危险。报纸上充斥着我们的故事。幸运的是，风暴再次消退，终于，等待漫长的10周后，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的海岸在我们面前若隐若现。

5. 抵达澳大利亚

当我们到达的港口，去了甲板上，我们立即解决的大兵营营地。这是一个沉闷的气氛。我们的住房包括只有几个床位它为我们的四个房间。对于我们的每日膳食，我们不得不站在队列中。食物实际上不可食用。是这样的应许之地？到了晚上，我们听到的野生动物有一种可怕的声音，我们被警告说，蜘蛛和蛇。我们的房间可以有小和大蜘蛛这是最危险的，他们说。该redbacks在井盖和马桶座藏。这是因此，建议抬起马桶座圈，你坐下来之前。感谢上帝，我们几个星期，我们的新家后离开。这是一个荷兰人的家，Sikman先生，与农民的口音，我无法理解，有时一个坚持己见。作为交换的关心，我们能与他一起生活。有一天，我的妹妹和我玩耍，我的妹妹通过对花园后门的网孔飞。这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必须寻找另一个

家。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家园，我们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在澳大利亚。现在，我们的生活Aussieland才能真正启动。

这是一个古老的，孤立的房子，有许多房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花园。浴室，洗衣房，淋浴都在桔子，桃子，树和柠檬树之中。我觉得像亚当在天堂与所有这些水果挂在采摘。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天堂。我的父亲，谁听不懂英语的话，只能说“是”，“否”，“早上好”，找不到工作，在这是他想要的东西的超市。最终，他发现在一个粘土工厂，在那里他不得不整天挑着沉重的下水管道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在干洗店工作作为“礼帽”。我不得不折叠裤子的上半部分，然后用小压机按下。温暖的水蒸气化学品这让我感到恶心到我的胃的腥臭味。我不得不工作在星期六，我的任务是爬入鼓和清洁巨大锅炉的内部和外部。另外，我也有过在电影院，我卖巧克力，爆米花和冰淇淋给观众一份工作。所有的钱，我赚我给我的父母。这是怎么总是在我们的家庭。每个孩子给了他或她赚到的钱，并有一个小口袋里的钱的回报。我的姐姐发现了在阿诺特的饼干厂工作。我的另一个妹妹去上学。我的母亲是一个更清洁的家庭医生的诊所。

有一天，我希望把一些欢呼到大气中。在相同的比基尼和假发，我在浴室里穿戴整齐，回到了其他工作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厂。我的老板并不欣赏这个恶作剧，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骂我，叫我一个懒惰的混蛋。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当我发现这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说，当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我在一个星期内解雇，不得不另找工作。这是希望和荣耀，我们杀死了闷热，蚊子，和众多的苍蝇连续使用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着陆点的土地我第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几个星期后，我有澳大利亚-a广袤的土地充满美感和幸福之地的形象的机会，改变。我觉得想家，难过。我想回荷兰开始梦想多鲁什和上广电再次。我，只有十五年的男孩，被迫由我的父亲成为工作机器。我没有任何自由和余地。我有我自己一个非常小的房间与多鲁什在墙上的照片。我有一本书中，我写的故事和诗歌。通过我的房间，我跑了水管已经漆成红色标记。我创造了我自己的小世界里，我梦想着幸福和事业在荷兰的艺术家。奇怪的是，我也想念我的兄弟谁留在荷兰，因为他仍然在职，谁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的大姐。我喜欢荷兰，阿姆

斯特丹，布森，希尔弗瑟姆，无线电eveningshow称为“德邦泰Avond　Trein”，喜剧情侣剪断和捕捉，和约翰尼·乔丹和威利·阿尔贝蒂他们所有的歌曲。

当时在荷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普通和乐趣。慢慢地，我开始做计划返回荷兰。同时，我又找到了工作，这次是在一家大公司的维修冰箱等家电产品。我穿着蓝色工作服和手套，因为我拖运设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一天，我跑这么辛苦，我失去了平衡，造成一个全新的冰箱降落在其上的石头地板面。冰箱被修复一点点跳动，这是修补起来。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反对我。有时，我的同事们开玩笑跟我说：“想你明白了吗？”，意思是“你认为你可以吗？”然后我问：“什么事？”然后他们回答说：“妈出的摇滚”马“　。他们取笑我。这是工人之间的澳大利亚幽默。我不觉得完全在家里，但任何事情比按裤子好。

6. Achila劳罗

我学会了，第二天，命名为“Achila劳罗”意大利船将停泊在阿德莱德港，它会驶向荷兰同一个晚上。这是我的机会。驱使下风，我赶紧让我的计划，作为偷渡者。从厨房里的饼干罐，我把我赚来的钱。我把我的蓝色工作服和坐火车到该端口。作为告别，我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有橙色结冰。我打破了一些碎片吃，在我的衣服不停地休息。那天晚上，我睡在一个被遗弃的小石头建筑在港口的水泥地上。在半夜，我醒来了。我望着窗外，只见一个白色的面纱，盘旋在水面上。我睡不着，因为我是那么害怕。我不敢再往外看。我很高兴，当太阳冲破，这是早晨。在几个小时内，船就停泊在港口。首先，我去小邮局在港口，并从那里，我给我父母的电报中，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回到荷兰。

经过漫长的等待，但正是时候，突然冒出来了进入小海港的巨轮。它闪闪发光的太阳，是洁白如白还可以，有两个蓝色条纹的一侧，有两个烟囱就可以了。这是Achila劳罗。我的目的是与我的蓝色工作服出国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我是工作人员的一部分。舷梯被设置下来，只要我能，我溜上船。一旦在船上，用在我的工作服半个蛋糕，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偶尔，我做了甲板上的快速一圈，然后又把别的地方很快就像我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厕所。船是八点钟当晚离开。随着跳动的心脏，因为我害怕被抓，我等待着。有时候，我吃了一惊的人谁

慌乱我的门。我几乎免于恐惧的屎我的裤子。与工作服的把戏运作良好。好吧，我担心乘客的人会问我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出发的时刻已经到了，我去到甲板上和乘客之间，我看到了舷梯是如何保护，如何在绳子松开了，和锚是如何升起。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很多次，但这次，它是不同的。

最后，船从码头乘船过。我站在那里偷渡者没有护照或之中的所有聚会的有效文件，摇曳和哭泣的人，和花环。这首歌友谊地久天长担任告别歌曲，并通过扩音器被炸开。对于我来说，没有花环，没有起伏不平的人，没有告别，但没有眼泪，只是纯粹的救济之旅终于开始了。我是从我的父亲从过去航行走，走，回荷兰，我的职业生涯，多鲁什，我的姐姐，我的朋友，我的女朋友。慢慢地，船驶出港口。谁站在被告席上的人逐渐变小。最终，该港口是一个点，并未几，有什么可看的。船跳舞对大海的波涛，我的心脏跳了 。没有人意识到，我在船上来，我知道，一旦在海上，外面领海，没有人可以把我送回澳大利亚。那天晚上，我决定坦白。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做到这一点，靠谁？我了解到，牧师一直在船上为乘客做的礼拜仪式。我决定去找他，告诉他我做了什么，什么我的意图。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和他交谈。气喘吁吁，他坐在眼睛不可置信的听着。我不记得具体的谈话。我只记得他对我说，机长提到船将停靠在西澳大利亚珀斯，而不是欧洲，因为我以为。这意味着，船舶仍然停留在领海，我就被送回。船长，一个意大利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在他的嘴一个灿烂的笑容。他听了我的故事，并没有生气。经过与牧师一些聊天，我得到了一个美妙的宽敞的机舱甲板以上。同时，我已经脱掉我的衣服，我穿长裤和衬衫。这是所有我对我。当天晚上，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些热的食物和甜点。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我可以在表船长和他的官员一起吃饭。我几乎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小景。我被允许自由漫游，是当天的谈话为乘客。有船上许多荷兰的人谁给我瓶汽水，冰淇淋，有时变化不大。随着一个哭泣的心脏，我经历了我在船上的最后几天的船。美丽的意大利船看起来像在水面上的宫殿。还有远处隐约珀斯，我的最终目的地，而船将穿越大帆 海，通过苏伊士运河，没有我，然后到意大利，火车可以采取终止于中央车站阿姆斯特丹荷兰。

前一天船将驶入港湾，他们锁定我的小屋的门，以确保我会留下隐患。白天，我是通过小窗口开着提供的瓶装水被一些乘客。我是一名偷渡者，但没有人对我这样。他们都住在我身

边，尤其是最后几天。在晚上八点左右，当所有的新的乘客已经在船上，我的小屋的门终于开了，一个军官护送我，我走过的最后一个乘客的大斜坡。这就像我在我的方式断头台，不知道什么是挂在我的头上。在我身后，我听到乘客还在嚷嚷和尖叫。我转头一看，所有的人沿着栏杆站着。在我眼中的泪水和腿像灌了铅，我上岸踏上。另一次，我看着船上所有的人，我看到了舷梯被固定，绳索被摘掉，并锚悬挂。船航行越走越远从我的心脏。我告别了我的职业生涯，多鲁什，朋友，姐姐，弟弟，和漂亮的人在船上。再次感谢，上尉先生。我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某处荷兰和澳大利亚之间，因为我离开了鹿特丹港与Sibajak的一天。我觉得眼泪来了，我觉得这么多的悲伤和愤怒。我感到孤独，误解，和被遗弃的。当我擦干我的眼泪，我认为这是不是上帝本来打算给我。

7.返回阿德莱德

我的父母被告知通过电传什么我已经达到，并且已经安排了一次到阿德雷德我。走下舷梯，我遇到了一个友好的人从船公司。总之，我们站在码头，然后他带我去他家。我花了那里过夜。第二天晚上，我就从珀斯前往阿德莱德，这是被4000公里的沙漠平原上的分离。在阿德莱德，我的父母会在车站等候我。这次旅行将需要两到三天。在出发当天，我们去百货公司买衣服，因为我仍然穿着同样的衣服。我给自己买了一件T恤，这是明亮的橙色。由于天气太热，我不需要多说。经过一番晚餐和精彩的周边游珀斯美丽的公园，现在是时候。在平台上，我感谢的人从船公司，我答应了他，我永远不会把车停了。慢慢地，火车是在运动。也正是这样一个漫长的旅程，但一个难忘的，当然。通过共度两天，睡眠和饮食在船上，你会发现澳大利亚有多大。我有一个私人的展台，我可以转换成一间卧室在晚上。

白天，我凝视着透过窗户，看到许多村庄和城镇在我面前经过。经过约400英里处，我们通过老淘金小镇卡尔古利，沙漠前的最后一站。据说，它的建立是为了提供必要的水为镇。一个巨大的输水管道被修建从珀斯到卡尔古利。谁是负责其设计和实施的工程师一直等到结束了。当水没有来过，他以为他已经做出了错误的计算，因此自杀。第二天，有一些延迟，水来自珀斯。凝视窗外，第一次看到野生袋鼠和原住民谁在他的商场逗留。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的原住民之一。该组的一位成员经

过成熟的测试。他独自留在有时沙漠周。他必须及时了解沙漠所提供的。

当火车抵达阿德莱德，我看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确实在等我。他们一眼就看出了我，当我下了火车，我对那个明亮的橙色T恤。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他们。这次招待会是远离亲切。没有一个词被交换。冰冷的沉默让我觉得愤怒和痛苦。有一次，我回到家，我去了我的房间，看到这一切我喜欢被摧毁。最后的彩色照片多鲁什的，我已经给出了报纸的编辑们的告别礼物从墙上被炸开。此外，我的第一个戏剧和诗歌的书不见了。我停止梦想，面对现实。我的梦想被消灭了就这样。发生了什么事对我来说是可怕的。我对我父亲的仇恨是比以前更大了，现在的我抵抗的最后一位被打破。我住在我的房间的天，大门紧锁，而我的父亲是在门上大喊“开门！”另一边，但我拒绝了。我住在一个阴霾并认为殴打愚蠢。我没有打就走了。我想仅此而已。我动弹不得。

几天后，我回到了我的工作在冰箱维修店。几个月后，我换了工作，去一个硬件店作为销售商的工作。而一袭鼠灰除尘，并用螺丝，钉子和配件的工作不适合我。此外，我的工作是在电影院巧克力和冰淇淋厂商开始变得乏味。我的笔，我不再感动。在此期间，我父亲还在拖着水管和我的母亲不停地打扫家和陌生人之间。我的姐姐还在工作在饼干厂和我最小的妹妹去上学。有一天，我妹妹回家与她被选为监事，因为她是荷兰和知道他们的饼干五香口味好公布。我们全家人似乎再次发扬光大。它提醒阿姆斯特丹尤其是我们的阿姨米娜谁曾在装配线上的美极工厂和Mina被提升为监工或主线监事我。即使是作出我们全家一个巨大的印象。所以，生活继续。

树上还挂最美味的和最丰厚的橘子，柑橘，桃子这是吃太多。然而，蜘蛛仍无处不在，苍蝇和蚊子继续打扰我们。什么也没有改变，但出现了在空中有些留恋。据我的父母，还有在澳大利亚没有为我们和越来越多，我听到含糊的意见。回到荷兰隐晦典故。

在那个时候，我做了两个尝试去荷兰或离开家。有一次，我走进了港口和船上去了荷兰货船，但我立即发现并提出上岸了。第二次，我坐火车到墨尔本这是大约500英里的东，试图找到工作。然而，他们不相信我，因为我的年龄又一遍，我就回家了。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兼职工作在第一冰淇淋店在亨利街的南澳大利亚州的一个助手。他们出售自制冰淇淋与他们的秘方制

成。这是一个很好的冰淇淋，每一天，人们站在长长的队伍在商店。这是一个金矿，并在两年内，布鲁诺，这家店的老板，是能够买房子在阿德莱德。他是第一个彩色的人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成就，因为人的肤色并没有完全接受澳大利亚在那个时候。我试图找出什么秘方了。反反复复，我走到洗手间，而他是在他的冰淇淋。我发现了，我赶紧写了一张卫生纸。所以，我发现他是怎么做的柠檬，巧克力和cassata冰淇淋。

有一天，在街上我看到一个大的，旧古董车出售5澳大利亚英镑。这是一个1928年的福特T型车以开放的屋顶。这种车是一个受欢迎的二手车，当时（1959）在澳大利亚。我只有15岁，但驾照是没有问题的。此外，钱不是问题，因为我已经从冰淇淋店救了我的建议。问题是如何将我带回家的事情，我怎么会从我的父母将其隐藏。最后，布鲁诺，我的老板，将车开到我家后，我们关闭了店铺。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已经在床上时，我回到家。我很骄傲，因为老车与它的大大灯，真皮内饰的气味，和镀铬保险杠。当我走进屋子，我的父母都醒了。激动，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很大的惊喜为整个家庭，他们被允许看到它，第二天早上。“我们希望这不是一只狗，”他们马上说。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驾驶着它，就像多鲁什人，我看到了他的T型福特在荷兰带动周边。当它早晨，我收集了全家人并向他们展示我的新收购的物业。他们的反应是不是我的预期或希望的反应。没有人在我们的家庭永远坐在它还是开着它。我偶尔会独自坐在方向盘后面，转身曲柄来启动它，然后它只是溅射。在其中我把它卖了5磅澳洲出售的一天，有一次在我的心脏的空白。生活继续。我继续卖冰淇淋和制作卡布奇诺。有时，当我站在柜台后面，我们会看到我父亲对面，走过去我的老板。布鲁诺问为什么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一次来迎接他的儿子。对我来说，我父亲的推诿已经变得很明显。

8. 离开父母到荷兰

同时，要回荷兰的谈话变得频繁，因为我的父亲不能跟上的辛勤工作和他难以适应新的国家，其外语和规则。我的母亲总是遭受的热量和很多苍蝇，蚊子和蜘蛛。此外，她几乎不说英语的话。最后，还有钱，或者说缺乏它。有一天早上，我父亲开始告诉我，他会回到荷兰与我的母亲，我的妹妹，我不得不留下来一起和我妹妹Loes在澳大利亚。然后，他承诺，一半的票价为我们的回程将在旅行社的沉积。另一半会从荷兰被送到澳大利亚，只要他到了那里。不要问我关于我的反应了这一

切。我没有什么要问，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感到困惑。我完全惊呆了，不知所措。在过去的突发性的，我喊我的父亲，我想打他的棕色眼睛蓝色。我的姐姐记得非常好，因为她发现了我的话很可笑。家庭慢慢地散开了。

与此同时，我的父亲做了计算，发现他们可以在几个月内返回荷兰。船行被黄牌警告和小，我们从荷兰已拥有如藤制家具出售。这是他买了一批大型音响柜是我父亲给予买入的唯一奢侈品。幸运的是，我的自行车，这是买了分期付款，不卖了。但是，我不得不继续支付自己。在他们出发前的最后几天，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沉默在我们的房子。似乎没有什么错，但紧张是巨大的。有没有提到的地方，我和妹妹会去。我们被告知，我们会在睡觉前几个晚上在一个房间的旅行社，而且那我们就留在宿舍。一切都在秘密进行，并有一个不祥的沉默，我生病的房子。不许任何人知道的任何事情。我不知道租金个月没有支付。此外，在白天不拉开窗帘使得没有从外面人们可以看到，有在房子里几乎没有家具。

然后出发可怕的一天来了。这是我们从荷兰带来了同样的案件等候在门口。当从该机构的老太太来了，行李被悄悄地抬上车，门被反锁，家属离开阿德莱德港。有意大利血统已经等待着他们的伟大的豪华远洋客轮。这艘船是在同一家公司，我去船上的偷渡者在船上。它看起来几乎与它的蓝色条纹和两个烟囱。我看到了我的父亲是如何被每一个东西是由扬声器公布时间吓坏了。他怕事情会发生在最后一分钟的行程无法坚持下去。这种恐惧主宰他的所有其他的情绪。于是，他打电话给我和我的妹妹，掏出自己的钱包，并给了我们5磅每一个当时价值仅为10欧元。这留下了一个印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钱。我从他身上得到的最后一件事是我的15岁生日一把新牙刷。

我的母亲呆在幕后。我一直有相当不错的关系，与我的母亲，作为一个孩子，我常常对她说的笑话。像我一样，她是无能为力了我的专制的父亲和她无法鼓起力量去反对他。在出发当天，有没有时间观念。在某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再见。我得到了一个拥抱，从我的妈妈一个吻，一如既往，从我父亲坚定的握手。这就是全部。这是同一个告别的场景，我经常看到。什么我姐姐，谁是站在旁边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但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的东西死了。我是通过水拖而船航行的路程，我仍然可以听到一个无助的小男孩哭着向他的母亲，“妈

妈，妈妈”的声音。一旦船淡出人们的视线，我和妹妹去上了路。我的妹妹是从同事下车，我就跟着旅行社的小姐，我将继续，直到一个宿舍，发现我。

这房子很快被发现。这是一个荷兰家庭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的家庭。我有一个小房间，在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桌子上。同时，在冰淇淋店的工作把大压在我身上。我不能正常工作和布鲁诺想要一个女人来负责。他给了我其他的事情要做。他也给了我偶尔的镇静剂对我的神经。然而，我的眼泪不断流。我还记得的困惑，当我走进一个沙龙，我看到了布鲁诺和他的妻子哭了。我以为他们都哭了，因为我什么的，我的父亲做了。他们都哭了，因为从澳大利亚到意大利，在那里布鲁诺的父亲是在一个平面上，已经坠毁。他的父亲被杀害。

我的妹妹，我几乎没有，因为我们的父母离开任何接触。她分享了我的愤怒，但不是我的悲伤。她觉得，我们有伟大的父母。同时，我曾与夫妇发生了什么事我宿舍的私人谈话。这个故事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给他们，他们决定联系荷兰大使馆。经过一番研究，这证实了我的父母确实在船上途中荷兰。使馆邀请我们参加面试。在那次谈话，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我可以，在荷兰政府的开支，飞回荷兰或者我可以工作在林肯港，一个小渔村从阿德莱德约750公里的酒店。第一项建议是对我更有吸引力。然而，荷兰的大门被关闭给我。实事求是地讲，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我的父母并没有回到荷兰却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的弟弟和妹妹谁曾在那里停留。我憎恨我的父亲是如此之大，我从来不想见他，更不用说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十五岁的时候，有或没有工作，你无法独立在荷兰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一切之中的不确定性，食品和生活的安全性，并选择在酒店上班。

9. 林肯港

与酒店老板沟通后，我被接受的时候了。我离开了招待所，前往林肯港波士顿酒店。作为一个庇护所，我得到了一个小房间在酒店后面，距离海滩200米。这间客房是我的家，回家的时间。在酒店，我得到了一个酒保鸡尾酒吧的作用。有三类酒吧在澳大利亚港口工人-the前杠，轿车的中产阶级终于，在休息室的豪华的鸡尾酒吧这是开放给男性和女性。服务员和调酒师的技能，我在这里学到。我学会了如何绘制啤酒和获得完美的泡沫。我也倒了威士忌，混合鸡尾酒，并担任食品。我很快就

熟悉了的酒精饮料，如Drambuie，本笃会，Tia Maria项目和樱桃Heering，美味的饮料是一种杏仁味的味道。

除了我微薄的工资（£每周5），我也得到了一些技巧，我把这个钱预留一个“新”的旧汽车。虽然我不是16岁呢，我走进了派出所一天参加驾驶考试。我站在柜台填写含有13的问题，其中8例是正确的形式。在那个时候，你并不需要一个试驾。半小时后，我得到了驾驶自己的车，我已经买了许可证。我坚持一个图纸上这表明那里的刹车和离合器是怎么齿轮工作的仪表板。索赔期限持续了不到10分钟，因为第一件事就是开车穿过镇广场大门。幸运的是，有没有太大的伤害。我开始练上一个空旷的停车场旁边的酒店。我在圈子里开车各地。我有一个奇特的旧汽车，旧的莫里斯，雪佛兰，福特或。当时，有没有车检查，在紧急情况下，我只好凑合着用手刹和快速切换至最低档。当时，一辆汽车是吸引女孩子的重要配件。你可以去到一个驱动器，在电影院或只是驱动器周围。这款车成为了我的激情和我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了我一个与古代自己特定的香气，它的真皮座椅，和广播这使生活与优美的歌曲，像橡胶球，今晚你是我的，HTE狮子睡今晚，等等。

在扶轮社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我唱一首歌。这将是我的第一支付演出。我唱这首歌是妈妈马里奥·兰扎。在我的行为很多客人了泪眼，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中一名成员递给我几澳大利亚英镑的支票。此检查，识别的明显证据，是那么地需要我，我没有现金，但诬陷它，把它挂在墙上。尽管这样小的成功，事情并没有适合我。我不觉得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名副其实，我把头发把我的头。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一些碎玻璃我的手指间，我的手流血。医生，谁进了酒吧，每天检查我，他看到的东西是我错了。他问我去他的办公室。他给我开的药，让我平静。

工作越来越忙。我也得到了更多的责任，如收了吧，细数股，组织温室，而这笔钱翻顶端。同时，我买了一把吉他，不停练习。我挂在天花板上用图钉的LP。专辑封面被挂在墙壁上。我梦见名气和成功对我几乎下垂的床。海滩是不到二十英尺我的房间，在我的空闲时间，我去那里经常在海湾或行走在大海中游泳。到了晚上，我开着我的车，我的女朋友在那个时候到一个驱动器，在电影院。我是不存在的电影，但发现一个女人怎么看起来和感觉。有时候，我们将有一整瓶McWilliam的雪利酒。看完电影后，我开车去山上，我们看到城市的灯

光。这给了一个浪漫的感觉，我希望能走得更远，但它并没有发生。澳大利亚仍然是非常的维多利亚和方式我的天主教背景了。

我是真的爱上了谁在小吃店里，我总是有我的石灰蜘蛛工作的女孩。这是苏打水用石灰划线和香草冰激凌一勺一个很好的清凉饮料。她是最年轻漂亮的女人，我知道。她有卷曲的头发和甜美，纯洁，天真的脸。她的家庭是第七日的成员　　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我不知道这是否有一些东西与我能和她呆在一起。我们一起睡在客厅的床垫。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它是真实的。她年仅15岁，我16，我很爱她。有时候，我和她一起去了教堂，唱我的心脏出了耶稣，玛利亚，或许也是约瑟夫。这是我第一次回来一堂，因为我们离开荷兰，但它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是如此严格，没有咖啡，无酒精，无跳舞，等等。我无法忍受。爱这样去可悲了。我爱上了爱，和这么久了，我也不会如此。

与此同时，我继续涉足与我的吉他-C，D，G和F和弦另外，我不停地拍打啤酒，混合的鸡尾酒。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教过自己我自己的服务方式。当我走了，我跳舞就像我在船上的波浪。我随即瓶就像一个魔术师。有一段时间，我正忙着，供应冰冷的雪莉酒一杯，当我看到其中一名女子有一个着装在前面了非常深刻的领口和背面赤裸的背部。雪利酒跌出了我的手，落在她的裸背。雪利酒涌出了她的颤抖了。我试图擦去雪利酒与我的餐巾。

同时，我写了我的大姐和她的丈夫在荷兰接触。她偶尔送包裹和钱。我也重新建立了与我在阿德莱德的姐姐联系。我甚至设法说服她的工作作为一个女服务员在波士顿酒店。在我的霍顿工具与树冠过吧，我兴冲冲地开车到林肯港的小机场接她。小DC-3飞机降落和欢乐的团聚后，我们开车回宾馆。此外，与父母接触恢复并在他们的信件里，他们写道，他们希望我们回到荷兰。未曾有那严肃的谈话。对于我的妹妹，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生活十分艰难。她越来越多地被她的雇主的把她推回荷兰，她最终没有骚扰。

我现在工作的酒店朗德尔在阿德莱德的。我成了朋友，谁是比我年长的酒保。他邀请我周末在他的房子里的那个巴罗佐　谷那里有著名的葡萄酒是从哪里来的。无辜的，因为我是，我接受了邀请，我在美丽的乡村，以他的僻静的房子，周围是高山峡谷骑着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父亲般的人物，并在不知不觉

中，他完成这个角色对我来说。他对我很好，把我照顾得很好，但他似乎有不同的意图和我在一起。我被下药由他和我记得的唯一的事情是我的肛门原始的感觉和粘性流体跑了出来。在震荡不知所措，还是半，我离开了家，回到了阿德莱德。因为我很害怕，不明白，我不能处理它。只有在写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看到这个事件，将按照事件之间的联系。

同时，我还梦想着成为一名艺术家，这个“职业”的有一个犹豫的开始，当我有机会加入歌舞表演为荷兰。随着我的礼帽，条纹衬衫，胡子，和一个破旧的大衣，我站在舞台上，而在后台是多鲁什的歌曲播放。针陷在了记录，并在不经意间透露这个晚上的最大的笑话。再次，我有什么样子是一个艺术家只是一个味道。我的心脏燃烧着欲望更多，更多。

在澳大利亚10当家

一方面，我很高兴，我妹妹已经离开。我觉得很开心，即使我是她的弟弟，因为我是一种保护器。我现在独自一人在这片广袤的国家，这是很难保持自己，你可以很容易迷失在孤独和痛苦沙漠和淹没在泪水的海洋。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姐姐想跳过船的栏杆，游回到我身边。感谢上帝，她没有。

我开始从阿德莱德前往墨尔本，墨尔本到悉尼，悉尼和布里斯班。很快，我意识到，我总是作为一个服务生，所以我也没必要担心。在那个时候，我能吃得好，并有金钱在我的口袋里租了一个房间。同时，我听了约翰尼O’基夫和巴里·斯坦顿与他们的命中。我还听取了关于心碎了一些歌曲，有冠军像伊尼德，我可以回来找你原本是献给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在林肯港的小吃店。它后来被容易地适应将来的女朋友了。此外，还有被你一定要爱，女孩和永远也不要说编号

有一次，我已经存了一些钱，我写的歌曲，并安排他们在钢琴，小提琴，和其他文书的专业编曲的帮助。结果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巴赫或贝多芬的只是一个分数，但是否好听的，我不知道的。反正我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同时，我也采取了唱歌的经验教训，从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是谁，在课堂上，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肚子，我不得不深呼吸，唱“I，A，O”。有时，她甚至让我与我的头书四处走走，我不得不同时你唱，以实践我的所有元音做一些我。不过，我想我们都希望别的东西，因为在我的想象中那手沉没越陷越深。

我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或城市转移到另一个人，通常被搭便车。于是，我去了一个卡车司机车厂，问司机，如果我能骑

他。我通常会成功，因为他们是很乐意帮忙，在那些长途旅行让陪伴。有时候，我们停下的地方过夜，在沙漠中，然后装数百个被肉串的长棍冻兔。的距离很大，日子过得久了，干燥的沙漠是无穷 的。大多数卡车司机遇到了麻烦，保持清醒和使用的鞋面。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这样的药丸。它给了我幸福，幸福只是一瞬间的一般意义，尤其是在日落或早晨的太阳升起。幸福这些经历持续了，我开始偶尔采取Dexedrine或methodrine。这些让我比清醒更。因为也被用于减肥这些药丸，你需要从医生订购。

在悉尼，我有一个演出作为多鲁什的荷兰俱乐部。他们通过自己的海报和报纸做成这样的大公告。期望很高，但节目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我翻的那些荷兰人想起了我的家。在我十八年，我搬到了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州，我再次担任服务员。这是在冲浪者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天堂。我尝试了作为一个大的夜总会喜剧演员。该俱乐部被称为红磨坊和我有了一种表演阻塞自己的一些笑话，并在其中的两首歌曲。而不是花不过，我有西红柿，并在我的行为扔给我其他的东西。后来，当鲜花外观期间扔我，我还想到，他们是烂西红柿。另外，我试镜的电视节目音乐台。但是，因为我听不到钢琴很好，一切都错了我。

毕竟是旅游，我只是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在阿德莱德。我回去继续有我的工作，当服务员和调酒师。同时，我给了自己一个艺术家的名字-卢克·迪克西。命名为“迪克西”我已经看到雪鸡这是非常普遍的在澳大利亚。在我生命中一个新的阶段来了。现在，真正的艺术家成长于我。通过就业办公室，我获得了一个建筑工地上工作。我去那里的面包下我的胳膊包。从建筑拖车，我得到了一个铲子，开始挖了一个大洞。挖两个洞之后，我刚做了，离开了他什么也没说。

我很快发现柜台后面的工作再次，现在的Shandon酒店在众多知名艺术家留下，如果他们在阿德莱德演出。有时，他们要求客房服务，并在自己的房间，我看到这么大的录音机与他们练习。其中一人，我变得非常接近。他的名字叫杰伊·贾斯汀，谁被称为在电台和电视。在酒吧里，他经常唱几首歌，然后问我，如果这将是一个打击。其中的歌曲是我之遥，我的头高高抬起。后来，这成为了许多一击。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大俱乐部在悉尼，在那里他演奏了这首歌曲时遇到周杰伦贾斯汀。

我是想整理一些东西。我的计划是租市政厅和带来尽可能多的艺术家和舞蹈演员的表演。很多人被吸引到这一点。但是，

我没有足够的钱到舞台了。它会花了我500多欧元，我打算以后都实现了。整个行动不得不取消。我不敢告诉艺术家，把它传给了别人。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找到了我的第一次接触卢克迪克西的小夜总会称为拉丁区。该节目包括杂技，歌手和舞者脱衣舞的。我打了讲师和执行了一些歌曲和笑话。我的名字被提及的广告，“主机主持人卢克迪克西”。这一次，我没有西红柿，但掌声的观众。在这些在场的人都蛋白石和淘金者。那些家伙给了许多脱衣舞一块蛋白石作为奖励提供的服务。我没有得到一块蛋白石，但我的奖励作为主机组成的脱衣舞舞者陪同，并从现场。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征服了世界，一首原创歌曲的想法。我偷偷梦想的记录，并在电视上露面。这首歌写了快速，我把它叫做做划痕舞蹈，女孩。我必须安排这首歌曲，并与乐团合作。我也想创造一个新的舞蹈热潮吧。我留下了电台歌曲的演示录像。我想我可能已经钻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金矿。那是1964年，我几乎是20岁的时候我离开来记录这个演示与由五个男子从阿德莱德带。大量的练习和录音以后，我走出演播室与我的歌对乙烯，但仍然没有标签的一些新的副本。我很自豪作为一个孔雀，我想每个人都听到了。然而，在阿德莱德，没有人感兴趣的是我的歌，所以我决定尝试一下其他地方。但是，我很少或根本没有钱，但自信在我的创作，我就在舞台上和在这里和那里写检查出来这是我从银行收到的支票簿。不过，我做了什么，并在那里我去了，我没有成功。

我去了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在那里我看到了荷兰著名管风琴伯纳德Drukker打在冲浪者的天堂雪佛龙-希尔顿酒店的大型休息室。有了我在我的脑海乐曲的乐谱，我问他玩这些对我来说。这是神奇的在那里在大饭厅，听到他打我自己的歌改编。后来，人们起立鼓掌。后来我意识到，他们发现我的歌很美。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个唱片公司，电视台，所以我不得不继续我的产品，它已经花了我那么多钱兜售。同时，我得到的只是不停地写支票。尽管所有的好想法和我对成功的盲目的信仰，我的歌没有兴趣的人。

11.弗里曼特尔监狱（1）

情急之下打我一次，我又回到了阿德莱德。同时，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大型的银行债务，这意味着我可以定罪。有了勇气，我去了一家电视台。他们听取了我的想法，我的镜头，但

拒绝了我的计划。在我的脚下的地面开始在阿德莱德被拉并作为一项预防措施，我避免了警。一路上，我结束了在林肯港和朋友。他们一眼就看出有什么事和我一起去的，但我不承认，坐火车到珀斯。没有钱，没有工作，我住进了小旅馆。到达目的地后，我跟一个男人，告诉他我的故事，关于暂存舞，什么都发生在我身上。第二天，有我的敲门声。两名警探问我去他们的办公室亲切而坚定。多小时的讯问后，我承认，我很害怕而逃。他们仍然要禁锢我，我被指控流浪。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法律，我不知道是否该法仍然存在，那你可能会被逮捕，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财力和居住没有永久的地方。于是，我被带进一个小法庭，我被判入狱31天没有律师或辩护。那是在1964年10月。

我立即被转移到现在著名的博物馆，弗里曼特尔监狱。小区的内部是非常清醒的，并包括了一个铁床，一个木凳，一些毯子和一个桶作为厕所。我是20岁和绝望。我怎么会这么愚蠢，这么痴迷的梦想吗？现在，我在与杀人犯，强奸犯，以及银行抢劫犯监狱。我是从埃里克·埃德加·库克，谁是等待他的判决的执行坐了几个细胞之遥。有时候，我看到埃里克两名后卫穿了一件夹克，而不在自己封闭的室外空间按钮之间穿行。

一天的工作包括通过巨大的树干巨大锯锯切。囚犯之间的谈话实际上包括只有两个问题—“你做了什么”和“没多久，他们给你”的。当我给他们一个诚实的答案，他们嘲笑我。有些人在那里多年，仍然有很多年磨。在工作中，我们密切与来自塔是谁在准备射击步枪警卫观看。有时，他扔半吸过的烟头下来看着我们，然后每个人都跑掉了。我记得有一个俘虏，谁被指控沏茶的后卫，被告知，茶是不能饮用。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生气，他撒尿入茶壶，把他们的后卫。我们有什么好玩的时候，警卫说，这是很好的茶！

对于剩下的，终身监禁是人间地狱。每个人都化为乌有超过4或5位数字，包括我。我们得到了半个面包面包，红茶的大能，并在上午的一些粥。晚饭端上来了一种铝制饭盒的有盖。此外，每周一次我们得到了一小袋糖，我们用来制作果酱。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溴茶叶压制我们的性冲动。每名囚犯有他自己的那种钝的刀，叉，并在他的牢房勺子。小区的地板是用木头必须保持清洁，以一种鞋油的。有些竟然照着地上，直到它像一面镜子。每周一次，我们去一起沐浴在一个大房间。我们得到干净的衣服在那里的衣服，我们得到的大小一直是个

惊喜。每名囚犯一个星期被赋予烟草半包一次。它主要包括烟草废弃物和长茎，得了个外号叫“bubshit”。烟草，我们可以得到几乎所有的完成。我们可以更换为糖，果酱，或药物治疗。

早饭前，每个囚犯掏空他的狗屁斗成一个大坑里。然后，我们冲洗狗屎桶消毒剂它传播非常强烈气味的气味。在院子里外都排的水龙头下面，我们可以洗了一块绿色的肥皂和刷牙一个大水槽。然后，我们不得不去，并再次锁定在我们的细胞。我们的早餐是透过门上的舱口盖推开。

当时，一个巨大的电压是因为埃里克·库克即将执行的气息。我倾向于在那个时候唱歌给自己。有时候，有一个保安员谁在敲我的门，喊道，“闭嘴！有一个人在这里被绞死。“我闭紧嘴巴。我也想写歌，但我没有什么可以写字。有一天，我剪一个铅笔头跟我吃钝的刀。书写纸的张我从我的卫生纸了。我也很高兴能够写一本书，我自然又开始唱我的歌词。突然，我听到了脚步声，我的监狱的门被打开了一个凶猛的摆动。有一个小偷偷摸摸后卫盖在我面前谁大喊：“闭嘴！”我被吓呆了我的床上。当时我拿着我的饮食刀。“你威胁着本’我吗？”他冲我喊，指着刀在我手里。我回答“否”，并把我的刀迅速回落。他不听，关我的手机，和左门。不久，我被带到这是斜对面的埃里克·库克的观察细胞。这是它完全由前条的小区，住在白天和夜晚的光。没有人告诉我，我多长时间必须呆在那里。锁定在死因这一观察细胞，我能照看埃里克·库克。我看着他的老母亲哭了，畏缩，走出他的牢房，并通过我的手机。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我还记得很清楚。这是她最后一次探望她的儿子会被执行了。

他被绞死一个或前两天，我被放回到我的牢房。有极大的兴奋，在整个监狱。每个人都沉默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发生。执行上午沉默。我们都在早上等了8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埃里克·库克将被处以绞刑。我们感觉到一种敬畏。那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留在我们的细胞。当我们终于获准去外面的空气，有人问我，由一名保安清洁埃里克·库克的细胞。手持扫帚，簸箕，我包揽了最后一个烟头，他抽了。那感觉如此不真实。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没有人在地球上可以采取的另一名男子，不埃里克·库克的生活，也没有监狱当局。

四周，减去业绩良好几天后，我交换我的连衣对于普通的便装。我也有我的个人物品备份，如我的打火机和金戒指。这

是在早晨八点钟。这种感觉是不真实的和张力，高。我抬头看向哪里谁给了我这么多的恐惧卫兵拿着他们的枪塔。通过我的脑海里扮演的唯一的想法是“下不为例！”我通过这将是瞬间内打开栅栏扫了一眼。不一会儿，只见绿草如茵，它闪闪发光在阳光下的花朵。“不要回头看，当你离开，因为你会来的右后卫，”我的狱友们告诉我的。两名后卫之间，我走在通往大前门绿草。这一刻所有的囚犯渴望但永远不会到来了一段。在那些大的门是另一个小门，我必须去。卫兵们握着我的手，说：“永远不要回来。”这时门开了，我走进那个门，我又是免费的。自由。

12. Yatala劳工监狱

我都没法爬上几步到了自由世界的时候，突然，两名男子西装出现。他们有论文在他们的手，问我我是谁。然后，他们给我看了手令签署和交换空头支票。因此，我的自由就只持续了几分钟。没有人告诉我，有人站在门口等我之外。冲击是伟大的。就在同一天，我飞回阿德莱德。下一步，我在飞机上是一个侦探谁是非常甜，对我很好。我们谈论任何事情，一切。然而，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因为我不知道它会如何结束。有一件事我肯定知道。我当然不是犯罪。我有很多遗憾。为什么我有这么不负责任的跑掉了？在努力做个交易，我提出了我的侦探金戒指，价值，我拥有的唯一的事情。不过，他并没有采取我的建议。

在抵达阿德莱德，我们遇到了另一个侦探。在餐厅我们三个人去了咖啡。他们也给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和糖果。然后，他们走了，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约十分钟。它只是通过我闪过逃走，但我很高兴能坐，直到他们回来了。我驱车前往警察总部在汽车，身陷囹圄。过了几天，我会尝试。我得到一个律师或者法律援助的另一种形式，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每个人都希望我无罪或被处以小额罚款，因为我可能只是蒙混过关，而不是伪造其征收显著，从重处罚起诉。同时，侦探，谁陪我到阿德莱德给我带来了一些食物，因为我没有吃饭呢。食品包括面包厚片用盐腌脂肪和paloni，一种香肠制成猪油的。过了几天，我跟很多其他的犯罪嫌疑人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小法庭。谁曾陪我侦探还记得，我曾提出作为第一还款金戒指。有谈刮舞蹈这是一个失败。我知道这之前，我被判处5至6个月的监禁。每个空头支票有一个特定的句子，检查次数一起导致了我的信念。

我被调到Yatala监狱劳工在阿德莱德。这所监狱看起来就像弗里曼特尔监狱。再一次，我被关在了至少有一千其他罪犯之中。我很快就知道，我是不是谁已经结束了在监狱里对这类罪行的唯一的一个。我们是最低级别的监狱人口内。我们在其他犯人眼中的“软珊瑚”。有了良好的表现，我们有机会被放置在农场工作没有电池，没有围墙。对于我的第一个星期，我花了这之中最重的罪犯。有一天，我被他们的一个牢房，而我正忙着抛光钢楼梯与钢丝绒。当我走进他的牢房，他立即试图强奸我。我拒绝暴力，只是在那一刻，一个后卫来行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回答说，感到困惑，“没有，先生。”如果我说是的，它会花费我我的头。其他囚犯原谅自己说，他只是想给我一个cookie，并推动饼干在我手中。从后卫的警告之后，我继续用抛光。当天晚些时候，同保安人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又一次发生了什么事。由于担心我的性命，我骗他了，说：“没有，先生。”

我现在决心从来没有做任何事情，可以让我最终在监狱里。我去寻求帮助，很快，我发现有一个在监狱心理医生。我的列表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写了我的名字。我想，也许他可以帮我。你不得不这样做秘密，因为你被称为一个弱者，如果你被其他囚犯和看守去了心理医生。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是一个倾听者。他是一个很好的老人。经过与心理医生只是几句交谈，我被调到的农场。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几乎是完全的自由。这是不允许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离开现场。如果你这样做，那么你最终会在同一所监狱，得到了一个额外的处罚。取而代之的是著名的监狱的衣服，谁促成了农场的犯人穿着卡其色的衣服。每一天，我们都计算了几次，看看我们都还在那里。我们不是囚犯，而是“研修生”。后来，我发现，谁被定罪的强奸或谋杀的可以花拘禁在这里的最后几个月囚犯习惯的自由。食物非常丰富，几乎全部来自农场本身就来了。我工作的土地和参与种植，挖，水管道建设，以及拖拉机驾驶上。生活有没有我好。自由与和平，阳光，户外与自然的高度是我的奋斗和生存在监狱里的艰难时期后一种解脱。奇怪，因为它的声音，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发现自己。

在试图认识到我的生活经历，我开始写作。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许多其他的犯人也有同样的问题。难道我要故意行为？与谁做了最终的责任何在？我只知道肯定，它绝不会再次发生。哪里是路径的光，我想。可悲的是，我不知道。

当我读到圣经，我不相信耶稣在水上行走，并转化水为酒。我不相信，但我有一个整体的天主教背景。我的心脏在深深的痛苦，处处洋溢着从过去的创伤仍继续开放，还没有准备好了。

我也开始写一遍歌曲和旋律。我希望，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因为我不能写笔记唱他们数十次连续。多年以后，同样的歌词和旋律来很自然。每月一次，有一个来访的一天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裤子和衬衫都被解决，而我们的头发固定用凝胶。该囚犯看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或他们的父母。我看到他们如何很好的野餐在草地上，直到它是时候说再见了。之后，大家总是倒挂，并花了几天，直到一切都回到了平衡。在那些日子里，我独自留在宿舍和回击的泪水。然而，天飞过，并快于预期，我发布的日子到了，一切就结束了。我想摆脱农场和监狱。我想开始新的生活的喜悦和乐趣。然而，有人反复灌输给我，我会再回来。“每个人都回来了，”有人说。我讨厌的是，虽然我没有亲眼看看，这是真实的。许多囚犯已经去过那里几次，对我来说，它实际上是我被困了第二次。我发布之日是大有讲究的一天。我所有的个人物品都还给我，我得到了火车阿德莱德票。当我在一辆面包车的压低领域，我没有回头。当我在平台上下车，它像一个新的世界为我打开。这是一个世界里，我真的呼吸，在这里我不再是一个数字。

13. 阿德莱德

就好像太阳照明亮的，草是更加绿色，更加美丽的花朵绽放。它结束了。这一次，没有人等着我。目前还没有侦探，但没有朋友或家人无论是。我独自一人，只好找我的世界的方式，已经给我这么多的地狱。有了一点钱我在我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个房间阿德莱德郊区之一。现在怎么办？思前想后，我有一个想法，一种预感。我已经看到了一些这些人谁在商店销售的促销品。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的东西，因为它是某种表演的。我去了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并与人事部经理谈话。他让我做了测试运行的时候了，然后立即把我在每天5小时。我是一个商店形象或十几分钟，特殊的人。我去了手持麦克风的特定部门，以促进特定产品的特别优惠十分钟。我的声音可以听到整个部门，很快，我学会了包括各种在我推销的笑话，大家都被疯狂热衷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没有，绝对没有，错了约销售或推广女装内裤。同样，笑话飞出了门。我看到我是如何被赞赏的妇女。其中一人，我有我的第一次性经历。后来，我

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她甚至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我记得我的感受，因为我们做的东西，他们不应该知道的。我再也不想体验这种虚伪的感觉。

同时，我发现我的方式进入三流夜总会一样，我被任命为主机/歌手卢克迪克西拉丁区。该作品由艺术家的颁布，唱了几个我自己的歌，讲一些笑话，伸向早上起来早。直接从俱乐部，我将报告到百货公司为十几分钟，特殊的人。我住在一个宿舍，我睡了，吃了，并在洗衣物为我做。我夜以继日的啤酒，当时自由流动。我还买了另一老车，我开车身边，如果我有时间。然而，在我身上一个空白，我用所有的资源在手，以填补这一空白。然而，资金并没有帮助。我住越来越多的失去平衡。我刚和一个电视这表明在划痕舞蹈的兴趣接触，但告吹也。怕我正想走财政失控一遍，我没有坚持，并离开那里。

我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谁在大学学习物理。她的父亲是第七的牧师　日　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有时候，我和她一起去教堂。我对她的爱竟然我正要宣布“去哈利路亚！”当我发现她不是这样的宗教，我连忙拦住我的哭泣。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对方，我和她一起去了无数学生派对，我必须证明我如何出售这些内裤妇女。到了晚上，我们常常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做了爱了几个小时。不仅是我担心我们会被她的房东待观察，但我也怕在她需要为她的学习她的床的骨架。她也吓坏了我，她是如何剖开尸体在她的课的一个故事。她是爱人的人我非常喜爱。她有我的情况这样的理解，所有这些事件发生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些价值和认知，她和她的学生朋友。然而，在我的心脏，我穿这我需要放手的石头。

奇怪，因为它可能声音，但我有充分的理由值得高兴，我想死。每天，我觉得自杀，因为我是孤独的。我喜欢疯狂的，虚幻的世界。所有这些感觉成了日强。我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担心，我女朋友会离开我。嫉妒和害怕被遗弃的这种混合物成为一种迷恋我。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绝望和绝望。为了抑制这种感觉，我开始喝。有些晚上，我没有去睡觉。我写的歌曲或忙着做小发明尤其是在儿童游戏和器皿的区域。在夜总会工作只是通过像在百货商场的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已经喝了这么多，我的女朋友只好开车送我回家。一旦在宿舍，我只好答应自己，我会去睡觉，也不会出门。无论如何，我去了，当晚连同另一名居民，并通过寻找一家汉堡店街道撕毁我的车。在赶时间，我没有看到一辆车停在道路的弯曲而。我去全速进发，打了三遍，我的车去了倒挂。我爬出了沉船和尖叫给我的同行

的乘客，“你没事吧？”没有回答。我再次呼吁，“你没事吧？”然后，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爬出了车。我巧妙地扔掉了瓶雪利酒我不得不在车上。急救车赶到，我们被送到了医院。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允许回家。有幸运的是我没有问题，感谢上帝。然而，我的车是在总的残骸。我很幸运，没有收到任何票据，因为我的车撞停在禁止停车区。几天后，我又回到了百货公司。除了麦克风，我也用喇叭其中针对消费者的注意力转向了我。有一天，这一切都变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店里，从那里我通过一个大窗口监督了整个销售区的办公室，我宣布一个产品说“有火在我的心脏”。它似乎突然，观众只反应上的字“火”，并认为整个建筑着火。我看到了他们的恐慌反应，吃了一惊。我赶紧纠正自己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这件事之后，我被人事经理谁理解的误会很快，给了我一骂，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

14. 出路？

作为一个十几分钟，特殊的人，我现在是一个名人之间的顾客。没有什么是太疯狂了，我做的。我站在了聚光灯下。然而，这一切只是在外面。我的声音越来越沙哑，因为它是从不断地卖项目累。我也累了，厌倦了生活。转念一想，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来自外部。我的生活看起来像一个大的树干这是无根和空虚。它曾经有过美丽的树皮。随着空心脏充满了痛苦，一个渴望爱与光明，我想放弃。我不想活下去。无意识和倔强，因为我是，我进入战斗自己。我没有寻求精神科医生或社工的帮助。自杀的念头变得更强的每一天。现在我知道这是很容易得到安眠药在药店无需处方。就在那一天，我买了从不同药店的安眠药三个数据包，并买了一瓶雪利酒。回到我的宿舍房间里，我写了一个简短的告别注意事项，并把我的最适合。我喝了瓶雪利酒几乎是空的，然后采取了安眠药与雪利酒的最后一口。我必须采取约五十丸。我伸出在床上。慢慢地，我看到我周围的一切消失了，墙壁，窗户，天花板上。我沉没越陷越深，再也没有醒来。我结束我的生命，并会在几分钟之内呼吸我最后一口气回到存在的风。对我来说，这是严重的。我想休息，直到永永远采取了飞行像鸟儿飞过太阳永久地消失了云层后面。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确切。

我所知道的是，我躺在那里平静地死了，三天后，我在一家大医院是在床上。我看到一个女医生坐在我床边。

我非常虚弱，处于半昏迷状态。精心，她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心脏攻击，但他们能够复活我。她还指出，因为这已经在我的喉咙很多药丸出一个可能的喉咙痛。在我的额头上，一个大的颠簸是可见的，但它是如何到达那里，我从来没有发现。奇怪的事情对整个情况是，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医院的病床上。没有人知道这事。谁来看我，也是工作人员的朋友们看到了我的快乐。后来，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宿舍，罗比另一个房客，去了我的房间，看到了遗书。他感到震惊，并因为他的快速行动，他救了我的命。经过我的自杀企图，我继续表示一个快乐的精神。我很担心，这种自杀企图将再次导致定罪和留在监狱，但对我幸运的是没有人提出了申诉。从医院我出院后，我做了一个心理医生预约。我刚才看了，医生一次，再也没有回来。什么东西在我的改变。我不是年轻人谁不想再活下去。到那个企图自杀，我有幸亲身体验和感受，没有人能够减少我。我被检索医学界。现在，我敢肯定，我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我得救了，我感到重生。我觉得我是在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

15.珀斯（1）

当我回到我的宿舍，我收到了爱。我在百货公司内复工。很快，消息便四处打听情况在我身上，所以我决定离开阿德莱德好，回到珀斯，开始新的生活。列车被称为印度快报把我通过Nulabar沿着铁岩距离酒店有4000公里了。它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我能“是”虽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了，一些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线，通过我的头开枪。这些都是我不得不退出的时候我试镜的剧院中的作用，“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贫穷的球员，是支柱和后阶段音柱他小时，然后听到没有更多的规则，这是一个故事，告诉白痴全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现在是1965年我才21岁，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在你二十一岁生日，你成为一个成年人。我长大时，我得到了与我的行李箱珀斯的平台，在火车上我的手。怎么办？

在一个小型，经济型酒店在中心珀斯专为常客，我订了房间。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助理测量员铁路的建设。这项工作从罗伯恩镇发生在沙漠中，不远处。这是珀斯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当我被录用了，我得到了一个飞行罗伯恩票。该航班进行了有点老了飞机，一个DC-3，凡客由士兵谁坐在木椅在后

面。餐饮包括了面包和奶酪，酸辣酱就可以了包。在罗伯恩，我们拾起卡车这开车送我们到完全预制村，可容纳数百名工人的沙漠中。我们都被安置在预制木屋。吉姆，主要测量师，和我一起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在村庄是一个预制商店，在那里，我们可以买到可乐，饼干，香烟等。甚至还有的车程，在电影院基本类型，其中大棚膜进行了筛选。有一个大的自助餐厅每天早晨我们大家有一个沉重的早餐。我们已经炒或水煮鸡蛋，熏肉和香肠。到了晚上，我们有T骨牛排，羊排，爱尔兰炖肉，牛排和肾脏馅饼芯片和沙拉。对于甜点，我们有果冻和水果。到了晚上，有很多音乐和饮用。生活很艰苦，我们努力工作。我们支付好，因为我们远离了大城市的一切诱惑，我们几乎分文未花。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职场包括了谁工作了数年，值得一家在澳大利亚或带回家足够的钱给自己国家的许多不同国籍的硬朗男人。

作为测量师，我们有一辆吉普车在我们的处置。在课余时间，我们有时开车到鬼城废弃的采矿小镇就像那些从西方电影中这回被打掉了监狱的那些叽叽喳喳的轿车车门和酒吧。有这就像龙卷风和滚草，这滚了一个炎热的沙漠植物的旋风。有时候，我们走到山上，发现含有澳洲的第一批居民的图纸洞穴。我们还偶然发现巨大的蚁丘。有时候，我们驱车前往罗伯恩喝啤酒在酒店的休息室。有许多原住民。原住民妇女被称为“晶晶”。因此，我仍然记得这个双关语：“难道我们就来金酒加冰块或熊？”

我们早早地变成了沙漠每天。我们采取了一些木棍和我们这可能是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高度。然后，这些将被插在地上。吉姆看向被调查的地方，然后大喊，“敲他下来…一点…把他打倒两点…”我不知道什么是“点”是我给棒一巴掌，并希望这是很好的。条件是原始的，自然的粗糙，而无情的气温在50度左右。有没有从烈日栖身之所。我们当时只穿了一条短裤，有时甚至没有。是什么让工作真的不可能是那个被汗水所吸引苍蝇。有时，我的整个背部被围困数百苍蝇。我们必须运用“紧急停堆”对我们的皮肤警惕自己。这是一种药膏也烧了我们的皮肤。此外，我们的生存工具包包括冲片的补充盐的损失通过出汗，刀片和一根绳子的情况下，我们都被蛇咬伤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应该保持冷静。否则，毒传播速度更快通过你的身体。冷却的，我们拥有的唯一形式是一个帆布包用清水将其挂到了吉普车的保险杠。我们做了一个杯子寨茶。我们做了

一个火，就可以了，我们把一个泡菜，我们在减少一些茶叶。

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轨道实际施工中，因为我们总是行之有效的验船师的组。好了，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开挖和土方设备，巨大的橡胶轮子。有时候，我们驱车我们的吉普车在那里我们的同事们参与铁路建设的地方。我看到了如何在铁路工人跑下来，将其进一步驻扎一点从网站上一辆面包车。有两个女人谁竟然是妓女是大老远从珀斯。每两个月，我们得到了机票回珀斯和一个星期的假期。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所有获得将是对妇女和饮料所花的钱，之后他们被迫在沙漠中再次合作。我继续这项工作大约四五个月。

早在珀斯，我租了一个房间。这一次，我在我的口袋里有钱。我给自己买了一个旧的出租车，猎鹰。我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一个非常大的百货公司叫大卫·琼斯。我展出的新产品，其丰厚的收入，每天5小时。这些产品广告在电视上整个西澳大利亚州。的第一个产品是不粘煎锅。这是一个奇迹的产品。炒鸡蛋没有黄油在平底锅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它是伴随着从大气磅礴的产品，翻转铲，一种刮刀的其中有一个巧妙的机制，拉手，可以翻蛋其他产品。此外，还有甜甜圈生产商。随着按下按钮，有面团环。在几分钟内，你有一个现成的甜甜圈。每天，人们排队来见我展示这些产品，之后，他们准备支付这些神奇的产品在付款处。不久，我看到了公众的极大的专家，厨师，而我刚刚学会一些技巧。特别货机不得不提供这些盘和个月内，共有超过10万出售。有一次，我表达了太多的热情，当我一次示威中油炸甜甜圈。茫茫人海站在旁边看。该部门的负责人不得不收拾残局，因为我高估了该产品。

再说我作为老总演示工作中，我找到了工作，在厄尔尼诺里约热内卢桑给巴尔，我是主持人，唱歌和讲笑话。我做到了，又害怕，颤抖着每一次。这是因为如果出现在我的心脏堵塞，当我开始唱歌。我唱了没有灵魂，而我唱几乎都是相同的歌曲，从杰克到国王，哦，当圣徒，和红玫瑰的蓝女士。作为安可，他得到了整个世界在他的手中。后来，我经常去经常单独或与他人从而起到蓝调，每个人都能够沿打在墙上的洞。这是一个典型的俱乐部艺术家谁受理对方那里。这是一个大房子大洞的墙壁，所以你可以看看从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家具包括牛奶和啤酒箱。在墙上的洞是我的家，直到我只好回家了。俱乐部的想法来自一个名叫弗兰克·贝登堡的人，谁在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我获得了很多艺术家朋友谁在乐队

演奏。我几乎他们的经理，很多时候，我试图本书是我自己作为一个额外的客人。这是一个聪明的方式来获得演出。我也忙着写歌他们。白天，我仍然担任老总演示不粘煎锅。在我的桌子，我把我的一个大的图片作为卢克迪克西伴随着我的那周进行公布。

16.珍妮

有一天，我正忙着做我的演示，当我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微笑着看着我。她看起来像索菲亚·罗兰，并没有看起来比十七岁。火花再次飞了起来。有一天，她在那里再次和我们之间，存在爆发了猛烈的炮火对“提神了，如果吃到”充满挑战的消息。我撑不了了，我后，她跑到街上。她告诉我，她是一名时装模特，并在几个街区之外参加一场时装秀。她说，她的名字叫珍妮和她17岁。她的母亲拥有数时装店。我们约好了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们一拍即合极大。她很年轻，野生和精彩。她除了作为时装模特的工作，她也做了一些广告。她的活动十分符合我的。我得意地把她作为一种奖杯给我所有的演出。我很自豪，也非常嫉妒，当其他男人看着她。如果她穿着性感，我是疯了。我们的关系继续存在，我压抑我的嫉妒和害怕被抛弃尽可能。我的维多利亚prudery，我强忍住了。避孕套和避孕药是未知在那些日子里，更别说用。我们都是很幼稚，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她怀孕了。堕胎没有考虑，最终，她的父母决定让我们结婚。同时，我在做还有一个主持人，在她母亲的时装秀，有时候，我模仿男装。

从我遇见了珍妮的日子，花了整整6个月，至他们穿着她的白色结婚礼服而显出了她的肚子大。在英国教会，她给了我她“是”。党随后被夜总会的乐队增光我在那里工作的，我也唱了一些歌他们。与此同时，我的家人在荷兰获悉的情况。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电话铃响了，我听到妈妈的声音，谁也不能乱说什么，所以我姐姐接过了话题很快。她几乎说没有的话，是在流泪。我与荷兰的关系已经dilluted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归在我十八岁生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必须通过测试在英语语言和习俗，并宣誓效忠女王。

我的婚礼当天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一个给我。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她。再过3个月内，我会成为一个父亲。我们的蜜月是在什么地方叫奥尔巴尼海岸。我打电报给我的工作场所，我们已经扩大了我们的蜜月了一个星期的信息。在地球上，我们都继

续着自己的工作，我和我的促销活动在百货商场，晚上表演的夜总会，并在珍妮的母亲的时装商店的兼职工作。我同时扩大了我的娱乐服务和以名义下“卢克迪克西娱乐”的时尚商店之一的后排空间容纳它。我在那里硬是一天一夜，一周七天。同时，我们已经租了我们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简单的房子，澳大利亚标准没有游泳池或地下车库，但有一个大的后院葡萄。她的父母有一个美丽的，大的平房，一个游泳池，我们经常访问的。

她的母亲是犹太血统，并在战争中她的创伤经历痛苦的境地。她所有的家庭成员被杀害的大屠杀。双方珍妮的父母是寒冷的商人，尤其是她的母亲。要紧的唯一的事情是她的收入，金钱和物质的东西，因此我预计有所建树。所以，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周七天。问题是，珍妮和我从来没有学会了如何对付金钱。她来自哪个导致了和平生活与公务员和猴子当宠物养一个富裕的家庭，而我是从没有过钱的环境。为了跟上我忙碌的生活，我花了上偶尔。它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路径，很快，所有的美丽消失在背景。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怀孕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另外，我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这将意味着一个父亲担心他的孩子。

17.米尔顿

她现在怀孕九个月，我们庆祝除夕在游泳池边，在她父母的家，还有许多朋友和熟人。食品和饮料是充足的。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的夜晚，每个人都享受了咖喱饭。当时，珍妮开始变得收缩，不得不被送进了医院。1月1日，1966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七磅，健康的男孩。我们给他取名米尔顿这是她父亲的姓氏。他们没有问我的意见，我只好忍气吞声了。后来我听说他割礼。我气坏了。有人做了一些我的孩子，我不想和这是不可逆转的。后来才明白，为什么我不在那里。我在这个陌生的家人面前独自站在。我自己在澳大利亚没有家庭或真正的朋友。我是完全依赖于我妻子的家人。我主要关心的是保持和平，所以我吞下我的不满。我有一个孩子，因此感到责任的压力更大。我试图想出新的方法来赚钱。这样就形成了“DEMO的男人”和“斯波蒂多点的和木偶戏”。我还曾在晚上，小发明，如确实它所有，无滴落杯-和-碟，再加上像珀斯罐装空气许多其他有用或有趣的事情。这些都是仅仅罐与空气在其中。这些罐被购买了送作为纪念品带，上面写着：“请不要打开或

你的礼物将会消失！”他们是非常成功的，在许多情况下被出售的文本。报纸花了不少关注这款产品，即使是那些在英国。

有了我们的孩子，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经常与他同去动物园或者我们出去野餐或烧烤。我爱他，但我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们之间或者说在我的墙上。我也变得更加沮丧和愤怒，因为我不得不忍受她的整个家庭。我从来没有对他们不够好。我真的想尽一切办法得到更多的钱，但正如我所说，我们无法处理它。所有的钱消失一样快，因为它来了，我不知道它去了哪里究竟。于是，我开始做衣服的广告，我提高了我一个便士极少量的小丑行为。我重新上一个老式的自行车具有非常大的轮子在前面和一个小轮在后方。我也是一个老的古董莫里斯我漆成白色与橙色帽和金色涂漆前大灯开车各地。通常情况下，我用这个为我们自己的广告和它背后是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党？有一个球？演示小丑是一个通话！“

在经过全镇巡回宣传，我跳下车，然后独自骑着。在此期间，我梳理我的头发有一米的巨大的波峰。这一直是一个成功的手机在家里响了，电话查询和预订。对于一个小时，“小丑”赢得了一个星期的一半薪水。当然，这是美丽的，但压力来执行，并从中获利增加。对于珍妮的父母，我只不过是一个儿子，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没有人是为他们的女儿已经足够了。我开始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时不时地，忘记压力我把上用酒精像许多艺术家一样。然而，这只是恶化的情况。我是一台机器，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我是不赞成而且非常嫉妒我的妻子。当他们举行了内衣秀，我经常有大发脾气。我变得不守规矩的，积极的，并希望把我的生活。由于这些药，我的真实感受又上来了，我想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有一个家庭，我爱的远程小的孩子。

家里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的一天。我年轻的妻子从来没有学会了做饭，保持屋内清洁，或照顾我们的孩子。我，谁自小在传统的性别角色，是愤怒的，当我发现了一个肮脏的尿布在一个角落里再次充满了狗屎和蠕虫。有没有咨询，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接触。我在那个时候还是很拘谨，并通过摄影师的招数看到，当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我的嫉妒或感情不考虑到她的家人。

同时，在百货公司我花了一斯科特先生小工具的地方。他有每周15分钟后他自己的电视节目，我接手这个程序。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和我创造了一个试点展示为第9频道一个新的儿

童节目，“DEMO的男人”和我们一起演出作为傀儡“斯波蒂多点的…”因此，我们开始变得相当有名的珀斯。有时候，我做了一天三场演出期间，在大百货商场的周末。此外，我们出现在报纸上的广告有规律。我还做了我的第一个广告。一切都运行顺利，在我的心目中，我已经走6000公里，是准确的。有悉尼，伟大的城市，所有的伟大的艺术家和表演来的。对我来说，悉尼是澳大利亚的好莱坞，我可以用它来在澳大利亚使它的跳板。这意味着大量的资金，大排量汽车和大房子。无需等待试点秀和先生小工具的结果，我们三个人坐火车到悉尼，远离她的家人。道路名利现在给我们开门。这是一种方式，每个人说的话不会拯救我们。我们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后面。

18.悉尼

悉尼是最大的城市，澳大利亚的国王十字，海港 大桥和水翼船或渡轮可以带您从镇一边到其他。这是最大的歌剧院在世界建筑花费额外的数百万前世界巨星能上演自己的声音有很多年的时间。抵达后，它不是那么难找到一个公寓。我们去住在邦迪，距离海滩几百米的著名区域。打开窗户，我们可以听到在我们的房间大海。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海滩访问。我们必须工作才能生存。房子，这是租来的家具，包括一个楼有三间卧室。在皮特街是大的百货公司叫安东尼霍登父子。我立刻想为先生演示的工作就像在珀斯。这给了一个固定的收入，此外，我仍然可以挂出了夜总会的艺术家。安东尼霍登父子是相似的比热卡夫阿姆斯特丹-它是一个百货商场，你可以很容易迷路。与谁看到了机会，我的人事经理交谈后，我被提到了广告及推广部。在已经显示了他们的例子和我的作品的照片在珀斯，我立刻得到了参加一个大型广告以40个广告在电视和广告在报纸的报价。我是要发挥重大作用。

白天，我会花一天5小时，他们的商店之一，此外，我将用于各种广告和促销活动。这一切听起来像我赢得了大奖。一切仅取决于若干生产机构测试记录的。测试记录是在一个小棚子的摄影师和制片人的存在进行。一切都在拍摄黑白16mm胶片，然后转移到视频。当被发现的审判记录是好的，协议作了并签署了第一套商业广告合同。第一系列被枪杀的著名的旅游景点在悉尼。再加上同事，我打了一个间谍，安东尼霍登的作用。他遇到了他的同事们在秘密和他们穿着的名牌衣服和鞋子。当我们经过彼此，我们总是表现出彼此的百货商场，安东尼霍登父

子的名字。拍摄持续了数周，并在炽热的太阳发生了户外。我们的人谁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并为其录音的目的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虽然我觉得心里的恐惧，仍然吞下药丸，我喜欢所有的关注和名气极大。最终的广告将在第9频道，7频道和4频道在卧龙岗播出。第一个播出的那天是一个极大的惊慌。相反，广开言路，我们做了广告，老广告播出。幸运的是，该错误已得到纠正一天后，我们终于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结果。我还记得我，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被粘到管，因为我们看到我打的部位，要特别留意，以特写镜头，这是它的数量。

在那个时候，我是如此醉心于我的工作，我不能成为谁，我想是我的儿子现在谁是一岁。同时，我老婆又怀孕，因此，执行的压力得到更大。我曾在我的手孔和金钱去一样容易，因为它来了。此外，我喝了，把安定和利眠宁让自己冷静。女人们喜欢我，我也注意到了。很多女性想要更多，有时，我爱上了它。有时，它是如此超现实的，他们敲在我们的公寓在邦迪的大门。除了醇与丸剂，我不得不主要发脾气。我总是找了个理由生气。对于几次，我甚至打我的妻子。现在回想起来，这是说起来容易，为什么我们变得越来越分开。我们结婚太年轻了。她17岁，我是22。我来自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她在照顾家庭，我无法帮她。我开始意识到，她是正确的适合我的女人，但我不适合做她的。我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做一个好父亲。如果灵魂是覆盖在伤与痛，首先必须从这个发布之前，它可以给一个孩子需要的温暖。

我的不足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的感觉，我试图弥补在我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的第一个广告每天播出和今后二新发了言中，我不得不像一个中国，墨西哥，罗马，还是原始人。因为我不得不谈的点，我在几次演讲，时间和表达班花。我渐渐变成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并应邀到会77，高级私人俱乐部，艺术家和人的电影和广播电视世界相识相爱。除了我在百货公司工作，我经常不得不去的地方在郊区，我吸引了很多关注。有时候，我害怕所有的名气和关注与屋顶所有这些天线的视线。所有的人在那些房子每天看到我就管一天最多六次。有些人认为一个伟大的人才，我慢慢地，我准备了大的时间。我成了时尚中的Tattersalls俱乐部时装表演模型。有一次，我被所有我怒喝下走秀很多观众的娱乐聚光灯蒙蔽。我的妻子是在观众。我在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去幕后为我。我觉得所有这些顶级模特之间的局外人。新广告是现在已经准备好，并像一个真正的电

影明星，我被邀请到首映式在市电影院。加上百货全体员工，数百名嘉宾出席，我和我的制片人，在后排局促。在所有的场景都显示，我听到了掌声，被震惊了。这一切都是非常超现实。在画布上，我是小丑，伟大的喜剧演员，但没有人知道我的心脏怎么哭了，怎么急得我在里面。

我不得不去为这么多的代价。创建真人大小的海报，被悬挂在商店橱窗和商店。我也出现在报纸上的许多交易的头版。所以，我甜甜地称为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许多地方。我已经把它做成了演艺圈的世界，就像管家瓦格斯塔夫，Graham肯尼迪，保罗·霍根和罗尔夫·哈里斯。我甚至通过一个机构投给一部由理查德·阿滕伯勒爵士谁来到澳洲承担奈德凯利，澳大利亚著名的土匪的生活。它担任主角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我没有得到这个角色。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电影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19袁咏仪

11月29日，1968年，我的女儿阿妮塔路易丝就诞生了。她是个漂亮的孩子，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并与所有的礼品。即使我的第二个孩子的到来，我的生活保持不变。我刚刚与我的职业生涯。通过我的工作，我仍然有与妇女接触。其中之一是雪利酒啊哈，一名示威者为露华浓谁在同一个部门我做的工作。她的父亲已经成为丰富的老虎机和他的女儿了一场伟大的跑车。他们住在一个巨大的别墅，带游泳池。他们也有其在悉尼霍巴特赛参加了一个大型游艇。有一次，她带我去他们美丽的家园，特别是到公寓楼下，她居住。她希望我们能开始一段感情，但我不想。毕竟，我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孩子。在最后一次尝试，她试图勾引我，但是当我没有屈服于她，她很生气，把我带回城市，并把我关临近国王十字。这是在我们之间。

在那个时候，我是从事试拍了15分钟的小程序。导演想完全捕捉我为我的部门工作的仓库。一旦相机被轧，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不能这样做。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时钟，线索，文字，镜头，我的手，应有尽有。所以，我的自发性不见了。它只是没有工作。我不能做我自己。我花了更多的药来抑制紧张，但没有帮助。我的担心成真。提案国没有批准试拍。我担心得更大然后。有一天，我跟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员，他建议我是透气性较好的嘛。我变得更加生病，失去了抓地力的生活。这项工作是不好玩了。我不得不继续。我不得不照顾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我的态度是不可能的。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吼了起来：“救救我，救救我！”然而，没有人听说过它。我无法解释我发生了什么事。有天我不再去上班了，只是躺在病倒在床上。医生给我开药，让我即使病情加重。我慢慢腐烂彻底。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新项目。我们移动到另一个房子杜威但效果甚微。去海滩和丛林中或与孩子们野餐没有工作。没有什么帮助了我。

20.布里斯班

最后，我们决定离开悉尼重新开始在布里斯班。我们出售的所有我们的东西-除了货车和一些古董的东西，离开了悉尼。在路上，我们驱车通过它曾经有过蓝宝石，钻石和黄金冷清的地方。我们尝试我们的运气与一个老淘金者的向后筛，事实上，我们发现有一些小的蓝宝石和钻石。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是我们被暴露的危险。我们在灌木丛中间，在50摄氏度左右，在车上两个孩子，只有杰里罐水和一些食品，数百英里，距离最近的文明。

在布里斯班，我们租了一个木制的房子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在郊区。唯一的家具是旧的和磨损。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新的家具。幸运的是，我们都很快找到了工作。我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百货公司的时尚百货。我继续在主要街道的伍尔沃斯公司作为广告部一名示威者。在这里，没有伟大的电影和时装秀，没有名利的认可。虽然房子很漂亮，鬣蜥包围了我们，生活很艰苦。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走访了医生和我跟上药和药品。我们的两个孩子住在一位保姆白天，我们下班后接他们。有一天，当我正忙着跟我示威的购物者，警察赶到，想要跟我说话。他们告诉我，我的妻子被逮捕，被带到派出所因涉嫌盗窃。她被抓住了一件衣服。第二天，她出现在法庭上。据我记得，她度过了那一夜的细胞在警察局。冲击是巨大的，当我来看望她，看到她身陷囹圄。一种奇怪的恐慌击中我的心脏。第二天，她被带到法庭。之前，法官可以打开他的嘴，我跳起来的立场，告诉法官，这是我的错，她试图偷东西。是真相？当时我谁照顾家庭的这么惨的人吗？我立刻得到了巨大的殴打，因为我已经打开了我的嘴未经授权的。谢天谢地，最终还是以高额罚款和警告结束。

在压力下我们的婚姻开始越来越多。在工作中，现在被称为我的妻子因盗窃被捕。我感到羞愧。由于我的妻子被解雇了当场，我现在唯一的经济支柱。由于在布里斯班的情况因而变得站不住脚，我们决定离开，此时为海岸在汤斯维尔。随着装

载了我的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和我们剩下的东西，一个车皮，我们驱车数百名沿岸英里。的观点是惊人的。有金色的沙滩和蓝色的绿海。我们现在已经成为游牧民族或娃儿。是我们信心还是不负责任？我们定居在罗克汉普顿附近的一个荒凉的海滩，发现了大量移动的家有空调，但没有电和水。我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作为一个酒保，并在一个小酒吧的酿酒厂的员工，但我被解雇了当场，因为我曾经给一个老主顾谁曾在地上，一双免费的新瓶啤酒下降了几瓶。我的心就开始玩出更多的花样我。没有工作，没有钱，远离身边的人和事，形势很快变得站不住脚。最后，我们决定离开和返回布里斯班。

21.式 T。^ h eliers湾-新西兰

早在布里斯班，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运气，因此卖掉了货车能够通过飞机前往新西兰。如何以及为什么我们想出了这个主意，我不知道。我很困惑，并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地方。很快，事情解决。一旦在新西兰，我们结束了在奥克兰被称为圣Heliers湾的地方其中有迷人的海景。我没有眼睛，为国家的美丽，虽然。我不得不找工作，我在这个城市的大型百货商场，我提倡并再次证明了产品的中间找到了一个。不过，我已经没有力气的每一天，事情变得更糟。我也收到丸从医生，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另外，我有更多的麻烦了，这是在我的愤怒。我的呼救声越来越响，但我不能证明或说明了我的经历。最后，我打破了完全和我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几乎疯狂的恐惧，我坐在那里的人谁不挺正常的包围。我在每个人看到它使我更加害怕的敌人。我得到了更多的药丸，我不得不走。有时，他们问我，如果我听到的声音，但我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图片在我的眼前，这使我焦虑闪过。当我问什么是我错了，他们对我解释说，我有神经症是一种情感失衡。幸运的是，我在我的脑子没有异常。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们做了我的大脑的脑电图的结果证实。

每次他们开始问我的父亲和母亲的问题，我就开始充斥着各种情绪和眼泪来了。我的恐惧和愤怒浮出水面，我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冲动和生存斗争精神和身体都影响着我。虽然我住在医院里，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娱乐的食物包裹它是由一个教会的权威支付。同时，我的妻子与她的父母在澳洲，因为有人告诉我，我们约定了回到澳洲，只要我从医院出院。有了完整的药丸口袋里，我离开了医院，并加入了我的妻子，谁采取

了居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的孩子。我仍然不是很好，但我知道这是最好的坚持下去。我现在24岁左右，我老婆比我年轻三岁，和我的孩子们1岁和3岁。其余的时间我们来探讨新西兰。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的78S的兴趣几乎让我陷入困境。之后我在一家古玩店买了几个老78S，我们参观了博物馆的旧记录部门。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被逮捕因涉嫌盗窃，因为他们认为我偷了，我曾在一个塑料袋的记录。当我解释说，我买了他们，他们让我们走。当我们即将登船，两个侦探等着我们。他们开始审问我，因为我被怀疑盗窃。之后我解释刚刚发生了什么，我能够对他们的一部分，一个警告，我应该不会再踏上新西兰的土壤离开。

22. P erth（2）

船行回到珀斯花了两个星期。同时，我发明了药丸和百加得可乐这让我觉得我是在梦中的组合。在抵达柏斯，我们被拾起我的公公婆婆又一次，我意识到我是多么独显，在澳大利亚没有家庭。有没有空间在团聚的情感或情绪。只有我的表演昼夜，使大量的金钱在他们眼里才是重要的。我的情况和我的过去没有说过的。药片和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很快。我们发现了一个房子Applecross靠近珍妮的父母。

我找到了工作很快再次。弗兰克·贝登堡，一个聪明的商人，已经打开了一些新的夜总会。其中一人被称为脏迪克的餐厅里，你不得不吃你的手指。他最新的项目是Hoffbrauhaus这是完全的德国风格的装饰。为此，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新的Hoffbrauhaus主机/歌手这将目前的显示整个晚上。我得到了那份工作，而这意味着每周工作六晚。首场演出是如此成功，我们得到了在星期日时报一整页的审查。夜复一夜，人们排队将让我跳舞，与其他艺术家一起唱了起来。我们做了Hoffbrauhaus了巨大的成功。每天晚上我一阵松动，并没有休息，直到每个人都在唱歌，在桌子上跳舞。我也带动了游戏中的候选人不得不尽量少吃被串成一条线，香肠不使用他们的手。为了维持我的精力，我的后台吞下利眠宁的药片，喝燕麦糖浆，以保持自己的声音平稳。

除了我在夜总会工作，白天我曾在Baird的，大型百货商店，我表现出我的才能为小工具先生。到了周末，我的妻子和我一起演示的小丑。如果这还不够，我还发明，我试图将其出售，并在那里我部分成功的项目。白天和黑夜，我住在一个发呆的

工作。然而，尽管所有的工作，我还是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在一些时刻，我是自由的像在星期天下午，我坐在与我的家人在我的公婆池。通常我去悄悄地进浴室，并研究新的歌曲。在这些周日，我还在为我的表现排出的前一天晚上在Hoffbrauhaus之一，我分开自己从家庭和屋后的空房间的门，花园和游泳池开放躺在床上。虽然每个人都在晒太阳，在游泳池游泳，或啜饮的端口或雪利酒一杯，我陷入了深深的睡眠。我是从做所有这些节目为所有那些个月，每周6天累垮了。

同时，我的安定和利眠宁药丸变成微小的药丸，我不记得的名字。这些是如此强大，如果你把太多了，你不能熬夜。为安全起见，我把这些药丸在我妻子的钱包，所以他们无法进入我们的孩子。那天下午，我突然惊醒，而在梦想的中间。我看到我的两个岁的女儿梅艳芳站在我的房间。她的眼睛是玻璃状，他们从一侧移动到另一。随即，我的警钟敲响去了。我立刻清醒，跑到花园里哭了起来，“有什么不对我的女儿吗？”他们回答说：“哦，没什么。也许她有一点太阳光。“这是配不上我。突然间，我看到了我妻子的包躺在地板上。在它旁边是我的小药丸瓶这是开放式的，有些药已经下降了。我大叫一声，“叫救护车或医生！”我开始数药片。我知道我已经服用多少量我和很多失踪。我没有等到医生或救护车，把我的女儿在我的怀里，跑到我的车。我站在门口，大声喊道，“叫医院！”我老婆跑后，我和我开车在高速上高速公路从Applecross珀斯。这是10公里的医院。我的女儿，谁是我妻子的怀里，已经失去意识。我开车更快。如何快，我不记得。我用我的喇叭警笛，并通过所有的交通灯上珀斯街头比赛。在抵达医院时，工作人员已经在等我们。我女儿立刻带到急诊室，她的小肚子被抽。之后被昏迷三天了，她回来给我们。感谢上帝！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坐在她的床边，突然，她睁开美丽的蓝眼睛。她站了起来，她的手在她的小床的栏杆，她开始唱歌我教过她-“一闪一闪小星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哭了喜悦和感激之情。医生给了我一个骂，因为他觉得我是不负责任与我的药物。我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我意识到在那一刻，如果我没有立即作出反应，我可能会一直处于一个死婴的床边。

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很快，我恢复了我的表演，每周六晚。每天晚上，我表现让人发笑，跳舞，喝醉。我的能量是如此之大，传播八卦，我花了鼓舞士气的药丸让我去。我吞下一切只

是为了让我平静。我的成功是如此巨大，我想我有资格获得加薪。当我轻轻地问弗兰克·巴登-鲍威尔，他突然变成了野兽，并威胁把我扔出去，如果我问他一次。我受了极大的人谁一直是这样对我很好的反应感到震惊。我很快就感到平庸。甚至当我在上周末播放的小丑，我也只能勉强保持站立。通常情况下，我用汗水在我的额头其中流淌下来，并在爆米花锅它发出嘘声，因为它蒸发玉米粒之间最终站在那里。我是一个小丑谁喊里面，因为他是远离自己内心的家园。我是从字面上约，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完全崩溃。有时候，眼泪就伪装成侵略。我知道不能去，但在一个没有疾病福利或失业服务的国家之中，这是不可能休息一会。

另外，我是上瘾的观众的阵阵掌声。所有这些爱抚我错过了作为一个孩子，我所急需的时候。我看到了，我是不足以作为一个父亲对我的孩子和丈夫对我的妻子。我的小儿子和女儿有爸爸谁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也看到了我老婆的缺点，谁从来没有学会运行一个家庭和无法负责抚养孩子。有时，我下班回家，发现孩子哭闹在床上，而我的妻子是遥遥无期。我看到了这一切，但我被锁在里面自己。该发脾气了更加激烈。只有在少数时候，我们去为家人到海滩或树林里，我才觉得我想成为父亲。不，我不是一个容易的人一起生活。我所追求的救赎与其他妇女谁，看到我的表演后，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床。我一直在寻找亲情，安全，和平，和一个人的人，我可以我的空情绪电池重新充电。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天我们的婚姻会崩溃，走近。像往常一样，我们去参观珍妮的父母每周日。我的孩子大多住在或周围的水池。他们学会了在年轻的时候去游泳和感动就像在水中的海豚。相反，我被吓坏了的水特别深部，并不能保持静止一秒钟。澳大利亚是水上运动和许多户外活动之地。作为两个孩子一个父亲，我感受到的是，我是怕水的严重不足。作为一个孩子，我已经学会在Sportfondsenbad阿姆斯特丹游泳。不过，现在我有一个可怕的恐水，我不能克服的。在那个星期天下午，我的母亲在法律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游泳池。她试图摆脱我的恐惧与一些游泳练习溺水的。她把我的头在水中数次。在某些时候，啪的东西在我身上。我无法解释它。这是因为如果我内爆。不知怎的，我仍然呼吸和生活，但我不能拿起线程很好。实力我已经留在我的最后一位不见了。我被淹没在自己和失去意识。这是因为如果我的生命被接管别的东西，我不明白，这让我很着急。

有一天，当紧张局势高在家中再次运行，什么都不用说我把我的旅行车，开车远离一切。一天后，我走在老淘金小镇卡尔古利750英里。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便宜的旅馆，我不得不共用一个房间与其他人。几天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作为一个园丁在医院里，我不得不耙树叶。这是因为如果我进入了不同的生活，想忘记我的过去，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当我去酒吧喝杯啤酒晚上，有人从一些行为认出了我。不，我不出名但有人们谁知道我为先生演示，演示的小丑，或者从我的广告。我惊慌失措尤其是当人们认出了我。所以，我去渐远，并在一个院子里工作过的地方。我的室友，谁研究过心理学，之前通过两周劝我去看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因为我尖叫着我睡在半夜。我把他的意见，心脏，开车回老家珀斯。第二天，我想看看我的妻子，谁是我的父母，inlaw孩子，但我并没有在他们附近不允许的。他们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并告诉我，他们报告了我作为失踪，这是更好，如果我永远消失。我告诉他们，我病了，但他们就是不听。像斗败的狗，他夹着尾巴，我退缩了。那天晚上，我在我们家一个人睡觉。第二天，我准备自己去墨尔本，距离珀斯约4000公里。

23.墨尔本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结束了，因为无论我说什么或做了，没有了工作。我不得不离开为好。我想知道这一切意味着我的妻子和孩子。我抓起我的手提箱，没有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坐火车到墨尔本。旅行本身，我不记得了。我拼命寻找一种节约的手，理解和洞察力。随着钱只够一个星期的租金，我就开始了前往墨尔本。我意识到，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名男子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公文包，完全混淆和流离失所，走出墨尔本的平台上。这笔钱，用于最初的租用，已经度过了在火车上的昂贵的食物。对于前几天，我睡在救世军，直到我发现了一个房间留在。找工作并没有证明容易，因为我病了，急了。有时候，我很着急，我跑过一进门，我看到了一个医生或医师的标志或哭了，而我穿城溜达，“救救我！帮我！”

同时，我已获得一间带，我会支付一次，我已经找到了工作的承诺。我开始渴望珀斯，并希望我的妻子和孩子回。随着钱我有最后一点，我去邮局发了一封电报回家。答案是“不会回来了。我已经发现了另一个人。“这电报是我需要彻底崩溃的最后一击。我反复地读电报。悲痛欲绝，我游荡。我必须拜访

医生，当时因为我有镇静剂。我不能去，并希望被送入医院。医生叫我去精神病院，但我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不是疯了足够的。经过医生和医院之间没有太大的说法，有一次接受采访时对于列入实验心理科。在这里，我确实接受了。每天，我得到了它给我的感觉，我真的要疯了焦虑和恐慌。一位居住在该部门的情况是，我不能再吞下任何药物。然而，停药让我有恐慌和焦虑症这是更为激烈。我不敢走出去。我躺在一个房间里我有一个室友。墙上是我从我的广告片中一些照片和一些小的照片我的孩子，我花了，当我离开了家。

在病房里，我是其中包括了大约12名男子与谁，你可以谈谈你的问题，一名心理医生的支持小组的一部分。对于剩下的时间里，我只记得我是在床上。而其他病人有时回家在周末，我不得不留在医院里。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西蒙和加芬克尔的音乐尤其是这首　　大桥过这抓住了我，虽然它的内容完全躲避我忧郁河。我不明白为什么年轻人很喜欢这首歌。有各种各样的周围病房的患者。有一个谁走了一圈与耶稣在他的胸口一个大十字架，因为他访问了魔鬼，按照他的说法。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另一个病友会很快从男性转变为女性。他不得不接受各种测试事先检查的决定是否正确。有那些谁是沉迷于毒品，大麻，或酒精和有广场恐惧症，这是一个有点像我的问题。他们做了很多运动和劳动，但没有涉及到我。所有患者被分配到洗，吃后干燥板。当轮到我了，我经常在大菜刀的视线乱了阵脚。后来，我意识到，我怕什么，我可以做一把刀。同时，我表达我的悲伤万千眼泪我的孩子谁是遥远和损失的人听说而已。总之，我在医院度过了六个月。

在医院的治疗仍处于实验阶段。我不知道什么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意思，更谈不上什么“更高的意识”了。我只是想的痛苦和悲惨的感觉消失。当时，我很害怕一切。白天和黑夜，我很害怕。我可以降低我的焦虑的唯一途径是采取药物如安定，每天约40或50毫克，而正常剂量为10～15毫克。我还拿了Mogadon，一种催眠镇静药。当我接过来，我觉得我的身体慢慢放松，我睡着了，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没有在我的处境多少改善，心理医生问我是否愿意做一个测试，包括吸毒数周。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必须填写一份调查问卷与我的幸福问题。我甚至所有这些问题，并疯狂的大叫痛苦。有一天，我感到巨大的愤怒，跑到社工办公室，喊道：“救救我！帮帮我！“然而，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他们告诉我，我有，因为我

需要药物来完成测试。我想从所有的废话中，我从什么都没有的讨论组脱身。每天，我爬上床，只要一个活动或家务结束。通常情况下，我参观了病友，尤其是女人，谁也有几个问题。有一天，一名年轻女子坐在我的床边，开始玩弄我。她突然抓起一个枕头，并把它压到我的脸上。我的整个身体开始颤抖和摇晃。我看到各种影像在一瞬间，我不能确定。在恐慌，我尖叫起来。在走廊里的人听到我的惨叫声。精神病医生给我注射平静我失望。第二天，当我在组中参加了，心理医生告诉我，我必须信任他。一旦会话开始，还出现了谈，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数以千计的照片过来了，我就开始哭自发，“我是杀人犯！我是个杀人犯！“当我可以再次打开我的眼睛，我看到了，我独自一人的心理医生和所有的其他组成员逃跑了恐慌。但是，我没有杀人。那一天，我走了一圈的感觉就像我被治愈。同一天，心理医生看到我明确表示，我仍然没有痊愈，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我还记得那天好像是昨天。

有一天，我们几个被邀请参加一项实验。心理治疗师来自美国和单词“格式塔”被提及的第一次。在满屋子的社会工作者，医生，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我被推进和被要求扮演心理医生的角色。我看到他很好，所起的作用很好。一位同行的病人，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上前就开始跟我说话。因为我扮演的心理医生的角色，我总是看了看表，抽的烟，和避免发问。病友觉得我的行为拒绝让他怒火中烧。他只是来打我时，心理治疗师，我们之间就来了。我们停止了角色扮演。第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一突破性的横空出世，一直在为我的进一步发展极为重要。这很奇怪，因为即使我在医院度过了六个月，我甚至不记得它的名字。尽管治疗，实验，小组讨论，我一直在我的恐惧。我没有听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的孤独感特别增加了周末，当其他病人回家。我决定回珀斯但如何？我没有钱换行，但我知道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一个电梯被搭便车。当我离开医院时，我得到了一些药物如安定和利眠宁。心理医生说，我仍然没有痊愈，我需要用药。我几乎没有理会我的恐惧。

对于前几个晚上，我睡在电话亭预期的卡车，可以带我去阿德莱德从那里我会采取一个电梯到珀斯。这将是数千公里的旅程。这次旅行充满了饼干，馅饼，馅饼，有时我从司机一些食物。“在路上”我的意思是“解开”，“永恒的”，它总是给我的幸福感。我的眼睛看到了沙漠和城镇擦肩而过，只穿插

了一个稀疏的树。澳大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没有记住一个明确的目的，我坐在旁边的出租车司机。我话不多，睡着了。我看了日落和清晨，日出。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现在对我的方式，其中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都等着我这个城市。我被留下作为一个孩子。这一直是我的痴迷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然而，它发生了。

24. P erth（3）

我从卡车上走下。我已经到了在珀斯。由于长途旅行，我的四肢几乎忘了怎么走路。在旅途中，我觉得像在享受它的飞行不知道哪里去了空中的鸟。一旦在珀斯，就好像我是残酷的，从一个美丽的梦惊醒。随着药物只在我的口袋里管，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打算找一个房子或房间，工作，查找孩子，解决离婚。我搬进了小房间，我会付房租后来就认识。我找到了工作，二手车推销员以佣金为基础。一个优点是，我能有一辆车的时候了。但是，为了进行压力是巨大的。如果您没有卖出任何东西，你可以勉强维持生存。所以，我什么都试过卖汽车。我很尴尬，当人们带回来的投诉。这是谁最终不得不支付维修的战斗。如果没有客户，我不得不打磨车或充电汽车电池。有时候，我坐在书桌前，并演唱我的广告歌曲。我的老板也不会听到它。其中，毕竟这些年仍然扮演着在我的脑海：“随意，自由的，自由地驾驶汽车从按键按键汽车公司。”我并不适合作为一个汽车销售员。下班后，这是我们去了酒吧一起喝啤酒的习惯。我从来不觉得在家里。我也对我的脑海里别的东西。离婚是迫在眉睫。我有一个前妻谁恨我和孩子的人，我可以看到只是偶尔。不能够看到我的孩子让我的心脏哭了。

我寻求帮助，去从一个医生到另一个谁给我开了更多的药。有时，安定和利眠宁我的剂量加倍。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想再死。我想摆脱我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没有人理解我。我的内心的声音开始喊响，“救救我！帮帮我！“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但。有时候，我开车到海边，把车停的地方很远，吞下药物的全管，希望永远不要醒来。几天后，我就可以了。这发生了好几次。我仍然有一线希望。这些自杀企图并没有想象中严重，第一次尝试。这些努力更呼救声的。我有两个选择：继续工作还是回到了医院。最后，我在珀斯，在精神科病房综合医院病房9结束了。

25.W¯¯ARD 9

沃德9被称为整个珀斯的“疯狂的部门”。你经常听人说，“小心，否则你会去病房9。”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张床，食品和药品。我的案件被描述为急性焦虑。我所知道的是，这种恐惧在我的潜意识里非常深刻。治疗本身是没有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到了更多的自由，我可以偶尔离开了医院。有时候，有一个面包车把我们对自然之旅。还有一次，一名护士的监督下，我们去了电影院。我还会见了大卫·桑卡尔和一个菲尔在医院里。

大卫的几个朋友已经在石油行业中的某处阿拉伯南部工作，并在他的青年，他遭受了创伤。菲尔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国老兵与心脏起搏器，不得不分离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三人走到马路上，讨论我们的问题。

有一天，我被传唤由心理学教授。他是一个相当大的男人谁问了我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后，如“什么是爱？”在谈话结束时，他说，我是空如树的树皮。他还向我解释，我们的潜意识的房子不能面很多东西。空树的树皮那画面始终坚持和我在一起。

最大的变化是，当我在Kingsly辛克莱，英国教会的牧师取得了联系。他有一个新的治疗方法被称为“心理治疗”，并证明是这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国际小组的成员。Kingsly是一个温柔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充满爱心和同情心的人。对于每周几次，我旁边的教堂在医院与他在一个小房间谈话。他专注地听着一切，我说。这似乎对我来说，一切都松了。从一件事的谈话去了另一个，但他总是听着极大的耐心。我那天晚上的梦和噩梦，我录在磁带录像机这是我的床旁边。我发现成千上万的情绪和事件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Kingsly总是坐在那里，低着头，双手在他的下巴，听，给我方向。我开始玩吉他和写歌。我写在纸上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新的路径的开始。

由于所有这些情绪被释放，我的精神状况恶化，我躺在床上好几天。然而，Kingsly安慰我，告诉我，我不应该担心，因为这是治疗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已经进入了优胜劣汰的战场。就个人而言，我无法正确评估其是否是好还是坏的我，因为一切都是那么新的我。有时候，一个奇怪的风吹过我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深刻的精神感觉自爆。在那里，新的生活展现给我。我压抑的感情透露自己通过痛苦的眼泪和愤怒。我去寻找我的

内心的孩子一起Kingsly谁无休止地听我的话。某处在我的潜意识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已经压抑了时间。在接下来的会议上，Kingsly我看着它的起源。这是我的祖母和妈妈谁，当我受洗过久已经让我下了水。难道他们想淹死我吗？

我们直观地认为，我们是在正确的轨道。每天，我觉得我快要淹死了，我做各种疯狂的潺潺的声音。有时候，我在恐慌称为Kingsly，然后我们将有一个直接的夜晚会话。有时候，我在我的胸口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抽筋。他会来我的房间和我聊天。他有关的东西我在战争期间经历了作为一个孩子的绞痛。也许这是一种肺炎这几乎花了我我的生活。为了让事情更清楚地看到，他申请对我的回归技术。有一次，我竟然回来，我结束了在妈妈的子宫里宝宝的时间。我听说德国士兵踏着过去，我经历了相关的恐慌。在这几个月的治疗，我希望得到与我的孩子和前妻联系。在与Kingsly的一次会议上，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强风，一种力量从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个温暖的风走了过来，完全填补了我。我惊呆了，因为没有窗户是开着的，我完全不知道风从哪里来的。起初，我还以为是Kingsly的工作，但是当我告诉他这一点，他说，他什么也没做。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试图去工作，再独立生活，但我不能。我不想再活下去了。如果这是真的清楚，我和Kingsly我在澳大利亚治疗不工作，我们讨论了要回荷兰工作对我的恢复的可能性。

26.其他回荷兰

我在荷兰的家庭是愿意支付我的航班。我在1972年夏季飞行与KLM荷兰在飞行过程中，我非常紧张。为了控制住紧张，我参加了一个良好的剂量安定，偶尔喝了百加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团聚和我的家人的想法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想法在我身上。在史基浦机场被浓雾和着陆过程中，齿轮突然杀出，我们马上飞回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无法降落，不得不转移到杜塞尔多夫。因此团聚被延迟3-4小时。最后，飞机降落在史基浦机场。有我在，穿着三件套西装，穿长裤。13年后，我又回到了荷兰的土壤。我被整个局势，我迷路了，在机场困惑。我终于出现在机场到达大厅半小时后。与我的家人团聚并没有让我失望。经过热烈的欢迎，我可以选择这三款车的我会开车。我父母的家在希尔弗瑟姆大多数的其他家庭成员居住。他们保留了一个漂亮的房间，我刚刚被重新纸糊。在整个客厅都是鲜花，使得它看起来像一个花园中心。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每个人都希望看到我，跟我说话。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我不再与他们尽管我的兄弟姐妹们的好意属于。我不精通荷兰语和讲我的父亲懊恼带着浓浓的英国口音。每个星期，我只好报告给外国人部门，站在那里为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之间的外国人。我当时甚至不认为是荷兰人，但外国人。我的荷兰人还是有点瑕疵。我的姐姐Loes，谁在当时是怀孕了，曾经和我一起去的外国人部门。该部门的负责人认为我的姐姐是我的女朋友，我做了有资格，因为她怀孕的居留许可。当我们说我们是兄弟姐妹，他根本不相信我们。我必须真正发挥作用就在这里，在荷兰我的未来，我被告知。沮丧，我开始吞服药丸和再喝。随着夏天走到了尽头，它很快成为更冷。我不习惯在恶劣气候荷兰人尤其是当它是冬天。我还没有得到与我的父亲和他是一样的我。他是恼火我的吉他演奏，当我创建了歌曲的录音机。他还涉嫌使用毒品，因为我偶尔焚香我。有一次，我和我父亲的情况已经真正成为站不住脚的。我搬到了我的姐姐和她的三个孩子的家。有没有在卧室里没有暖气，所以我差点冻死。不过，我试图适应我的新环境。

我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在Gooi和Eemlander工作。我曾作为一个亚军那里。我清洗印刷机用煤油。这是非常肮脏的工作。我讨厌这份工作，但我与它坚持，因为我无法得到任何东西。作为一个小的教育和荷兰的指挥不力的员工是困难的。周末的时候，我可以在多伦在希尔弗瑟姆哥哥的理发店被发现。有时候，我洗他的顾客发帮助他。在这些客户在当时Rijk的德Gooijer谁是知名艺术家的广播和电视。有一次，我给他看了我的剪贴簿从我的广告片和表演在电视上的所有图片。他是我的作品很感兴趣，但是我的哥哥贬低我在帝国的面前。我的家人相信没有什么是我在澳大利亚做了。我绝对没有得到认可，但不信任他们的一部分。特别是随着我在夜总会工作，却发现没有什么好了。

有一天，我在我哥哥的家看报纸。它宣布，多鲁什或汤姆·曼德斯，我的英雄，已经去世。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给我。溺水慢慢的感情开始回归。我的心脏开始尖叫求救，但我的哭声并没有听说过。这是工作，工作，去，去。有一次，我听到这首歌爸爸不要走那么快被赫尔曼·Keeken。这是一个打击，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地方的时候，我想念我的孩子在澳大利亚。此外，这首歌房子销售额提醒我澳洲的，当我听到这，我的心脏哭了，我寻求救济的药丸，再次喝了。渐渐地，在我家的真

实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开始从疯狂的情况和遇到我和不受控制的潺潺反应相关的担忧。我想尽快寻求帮助，但由于长的候补名单，我是没有资格直接援助。我的兄弟，我去了著名的希尔弗瑟姆心理医生，范Helsdingen的家。我记得这个名字，因为我的父亲还试图治疗他。我按响了门铃，并被录取。在那次谈话，我泪流满面。不过，他告诉我，他可能没有帮助，因为有长长的等候名单。我觉得误解，看到没有出路。有一天晚上，我跑出了家门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漫无目的地游荡阿姆斯特丹的街头。突然，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哭泣的大图在一家商店橱窗。作为一种条件反射，我捡起一块石头从街道，并通过窗口扔了。这是绝望的行为，呼救声。通过我做了什么吓坏了，我给了自己在为谁碰巧在他的自行车路过的第一个警察。我花了当晚的警察电池。第二天早上，我的哥哥来接我。我从来没有被定罪的这个动作和保险解决了损害。

27. P erth（4）

同时，我决定返回澳大利亚。其实，这是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抵达荷兰后，我意识到，这是不可能解决与我的家人。有一个恒定的难以形容的张力，一种混乱。我是情绪敏感，觉得什么事情。我看到了通过诸如那些在家庭中盛行完美专制的关系。为了收集我出发前我的过去，这么多的信息我的哥哥和我去蒂尔堡找到从我洗礼的照片。另外，我去了我的奶奶，母亲的家父亲，因为我每次看到她的照片的时候，我吓坏了。我是在一个恐慌，反之亦然。我哥哥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我。

总而言之，我是在荷兰六个月。在他的雪铁龙，哥哥带我到布鲁塞尔　机场，我将飞往澳大利亚，通过在新加坡短暂停留。我花了几天时间在新加坡。在我住的酒店的鸡尾酒酒吧是一个美丽的女孩谁我爱上瞬间。她的名字叫Pricilla。她的父亲是苏格兰血统，她的母亲来自新加坡。手牵手，我们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直到凌晨的。我是在爱和的第一次，我感觉很好。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的行程继续，很快，我在开往西澳大利亚珀斯的飞机。

首先我在珀斯所做的就是寻找一所房子或房间。有了这笔钱我有，我能得到一个便宜的房间。它有一个吱吱作响的旧床，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床底下是我的旧皮箱这显然需要更换的。接下来的事情我所做的就是联系Kingsly。在我第一次访

问，我拿出一个大信封与我在荷兰的照片。我们讨论了什么事，我在荷兰的细节。我很幸运，还是不幸，就可以进入，我以前工作的夜总会。所有者发生了变化，俱乐部现在被称为南京。我一个星期在那里工作了五晚作为东道主的歌舞表演与歌手，脱衣舞行为，和魔术师。

我的贡献是搭腔表演和介于两者之间，唱一些歌曲，讲一些笑话。我很快就回安定和Mogadon我的旧习惯。小安定药片有不同的颜色，白色的药片分别为2毫克，5毫克的黄的，紫的人分别为10毫克。通常情况下，我把30毫克，每天一剂。然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把50到60毫克。因为他们的工作这么好，我上了瘾。无论我到哪里，我总是把那个管子在我的口袋里。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我摇摇晃晃在舞台上很害怕摔倒。我的声音没有力量，我的歌声听起来糟糕。这是第一次所有这些个月后，我试图让与我前妻和我的孩子们接触。不幸的是，我收到的仇恨，误解和排斥。尽管我与Kingsly交谈，我溺水的担忧依然存在。来自荷兰的图片带来了无解。一切都在我的脑子一团糟。各种东西从过去被扒出了。有尖叫和哭泣，更被扔进情感的海洋。至于什么我白天做了，我只记得看的广告在电视上。在夜总会的工作是越来越车辙和挑战。好容易，我才设法介绍，每天晚上演出。

28.žANA

当时，从国外正规的行为进行了签约。这些行为从镇到镇。我记得一个意大利乐队，伴随着他们除了保留节目我的表现。有一天，有刚到一个新的行为。她是来自新加坡的脱衣舞娘。她的名字是扎娜，她被宣布为从南半球最奇特的脱衣舞舞者。我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年轻姑娘谁能够与她深褐色的眼睛，她光泽的肤色，她的黑发征服任何人的心脏到她的臀部。每天晚上，她在笼子里完成她的脱衣舞的“母老虎”。在她的节目中，她脱掉所有的衣服，她疯狂地撕块子，只留下一个小三角形。被要求的三角形，因为当时在澳洲，赤裸裸的行为被禁止。当演出结束，她得到了她的笼子，我站在我的两手准备，引导她到更衣室斗篷。

虽然这是明文禁止与外国人打交道尤其是亚洲人，也无妨发生。在一个星期两个晚上，我是自由的，我决定冒险尝试，去她家汽车旅馆。当我敲开了她的门，她打开一看，我看到的不只是她也是意大利队的领袖是谁结婚并有了孩子。她问我进

来，我旁边坐了下来一个小桌子上，她已经把一瓶香槟。我们三个喝了一杯酒和我们交谈。令我惊讶的是，意大利的左在我前面。现在，我们单独与香槟的休息，大双人床，房间服务电话，和两个休息日的预期。晚会正式开始。这是一个庆祝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日光是不是我们和外面的世界似乎消失了。我们做了很多的爱，将其用偶尔的T骨牛排和一些草莓，客房服务鲜奶油只破。在这里，我独自一个女人谁管理后，晚上要勾引男人晚上到现在，我很想为好。这一刻的幸福，我不想放开。我是一个害怕和迷茫的年轻人谁拼命寻找爱情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运气。在几个晚上和你一起度过扎娜打动了我深深的在我的灵魂。

第二天，我要工作在夜总会。当我进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看到老板。他告诉我，我被解雇了，因为与扎娜禁关系。它是如何出来的，我不知道。也许他学到的是通过酒店前台或者通过意大利音乐家。溺水的感觉回来的全部力量，我马上拍了很多药物，我洗净，用酒精。我决定再次联系扎娜。我坐在我的房间，用圆珠笔，我画了我的手的轮廓上的记事本在我前面躺着。看着我的手，我突然看见我的手指把我亲戚的形式，我想起了我的父母没有留下我为荷兰。突然，我看到那里扎娜住汽车旅馆。此外，大楼的时尚，长形变成了那么大的船，我的父母留在形状。我是在一片恐慌，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会看到扎娜和她说话呢！我决定把我的老车，开车到汽车旅馆。我会等待，直到她从她在夜总会工作返回。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途中汽车旅馆我打电话到前台，并说，有在酒店的炸弹。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得到扎娜出来。然而，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不相信的消息，问我什么，我就完全。我挂了，用着同样的故事再次被调用。这一次，他们问我，如果我想要钱或东西。我就挂断了电话。在旅馆，我看到一辆警车等候在它前面。我把车停在右汽车旅馆的入口前，爬出来后，走向前台。在那一刻，我突然被两名便衣侦探谁立刻用枪指着我的太阳穴抓起。我站在那里，我的手扎娜的音符。虽然每个人都在汽车旅馆悄悄地走过去，我被戴上手铐，并被带到派出所。当天晚上，我被审问。最后，我不得不签署一份声明，其中说，我曾试图做一个炸弹威胁。我拒绝签署这个声明，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病了，知道不能继续下去。这意味着没有工作，在澳大利亚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钱，没有生命。那天晚上，我被关在警察办公桌对面的小

区。在我穿上了的场合我最好的衣服，我躺在一块石头床，只有一个马毯保护。

29. 拘留羁押

第二天早上，所有的犯人曾在一个大笼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镇的距离，收集。在酒吧的另一边是，不再是我的自由。我不得不留在警察总部，直到我被提审。根据决定，我要么被释放或转移到监狱，直到我的保释金支付。同时，他们试图让我签字的声明，但我一直拒绝，因为我知道我是不是犯了什么。他们曾提出的指控是错误的。不管他们说，那么，我住在我的拒绝。这是我穿的那些日日夜夜的西装和衬衫是现在脏了。

在警察局的条件，特别是睡眠和饮食安排，是那么可怕。我也很乐意当我被转移到一个更大的监狱甚至与我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因为我没有钱，我没有律师，谁可以捍卫我的情况。由于我很迷茫，我是第一次带到了一个大的精神病医院进行检查。我在一个巨大的老式浴缸，钢腿一种浴室结束了。我洗我自己，并给予一些衣服。我然后转移到1号病房，这是封闭的部分噼里啪啦的狂人。很快，我被拾起，并采取Bignolt博士，脏，小，鬼鬼祟祟的男的办公室。接下来的事情我知道的是我看到自己走出设施。在那里，我遇到了一群犯人谁用吉他进行演奏的音乐，并开始唱歌。在那一刻，Bignolt医生看见我笑，唱歌。几个小时后，警察来接我了，把我铐，并把我带回了派出所。我被列为危险的人，没有家人在澳大利亚。正因为如此，他们拒绝让我保释出来。我被拘留，并放置在弗里曼特尔监狱。每四个星期，我不得不回去的地方，我重新审查或在我的情况下扩大了法院。

30. °Fremantle（2）

因为我以前在这个监狱里用了四个星期我的生活，我知道是什么在等着我漂亮多了。令我惊讶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所有你必须作为一个普通囚犯的特权，你没有得到，如果你被监禁。所以，如果你没有工作，你可以不买如糖，黄油，果酱，或香烟什么。得到的东西的唯一办法是交换的物品。大多数谁是在押的犯人在那里的只有几天和几个喜欢我在那里甚至几个月。在这种异质组是谁被抓是因为拥有大麻的很多年轻人，精神的人。在这些人的性犯罪者为好。有一天，我在报纸

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标题："荷兰贝克强奸的女人"。几天后，我正坐在墙在院子里掉进了老乡囚犯交谈。他是荷兰人和一个面包。随即，我记得标题。我问他是不是那个人。他的故事竟然完全不同。他的女朋友不想要他，说他是强奸犯。在抓捕中，警方发现在他的口袋刀。多久，他被拘留，哪些随后发生在他身上，我不知道。我提到的这种情况，因为像我这样的，他被指控的东西，他并没有这样做。我的同胞囚犯强奸犯，乱伦罪犯和银行抢劫犯。它们保持分离。有年轻人谁曾未满16岁爱上了一个女孩。他和她睡了，那就是法律禁止。"肉欲知识"，它被称为。这种冒犯的意思监禁6个月。男人们害怕这种罪行，16岁以下的女童因此被称为"监狱诱饵"。

一天三次，我带着沉重的药物来让我平静。我也给了其他药物由监狱工作人员，我们把它叫做爱情药水9号，因为我总是被淘汰服用后。白天，我走了一圈像一个僵尸。有时候，我们听说有人上吊自杀或切开他的手腕。这些人往往是用大麻和无法应付在狱中的压力的。所有的时间在监狱里，我问自己，我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意识到角色现在被逆转。夜复一夜，作为一个自由人，我气喘吁吁地看着扎娜谁是野兽一样陷入了一个大笼子。现在，我是我自己，昏昏沉沉，从利眠宁和安定昏昏欲睡，被困身陷囹圄。我的案件被推迟十一次它被证明是相当罕见的。有时候，我觉得倾斜签署，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声明。该法律将反正为准，不顾后果。在几天和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人递给我这说我可以聘请公益律师形式。几个月后，一个律师来了，我告诉了他我的故事。在几天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是最长的囚犯谁被拘留。我变得自成天坐着，听到的钥匙日夜不断的沙沙声，听到脚步声在钢步骤，看到警卫的剪影谁看上去就像纳粹党卫军在其墨黑色西装疯狂。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听到谁检查，看看你在做什么卫兵的脚步声隆隆。不，我们没有隐私。如果有人不小心被抓到低于或高于盖抽搐，他可以依靠某种惩罚。

尽管这一切，我有我的时刻满意，安全与和平。举例来说，我只是静静的坐在我的床上看书。他们大多是从监狱本身的图书馆旧书。有时候，我真的很幸运，并从我的同胞囚犯得到贷款一本新书。放松的另一个时刻是晚上的时候九点钟，小喇叭响起了一些78S的歌曲由约翰尼·卡什喜欢的路线，一个女孩命名苏，或圣康坦。你会听到它安置1500人，一起唱了整个监狱。这给了我们欢聚，团结的感觉。

由于不断的压力和紧张，我逐渐变弱。我在二楼，一个上午的小区，我昏倒在楼梯上。我虚弱得站。我被转移到了医务室，并在那里，我就像一个孩子谁不能走路或说话。我只是盯着天花板。我躺在床上好几个星期。新犯人以为我是又聋又哑，我让他们到该错觉。房间里有一个旧的黑白电视机，当我看到节目与孩子，我哭了我的心脏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孩子惨痛的失利。每个星期，我只好请教监狱心理学家。从孩子谁也无法说话或行走，与心理学家的对话开始的小宝宝的话，如“船”和“车”，慢慢地，小句子。当我离开房间，回到了病房，我又是那个小哑巴孩子。Kingsly，我的老心理治疗师，参观了我几次。

几个月后，我的状况得到改善。我记得当我在医务室，一大起义爆发了囚犯。细胞放火，人被毒打，他们被带到了医务室。我是离危险区只有几百米之遥。在一个点上，整个建筑被包围的军队。这是大新闻和起义的全过程进行电视直播。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它看起来像战争，有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幸运的是，几天后，一切都休息。在接下来的一周，我又回到了我的牢房。

几个月后，我感觉好多了，我自告奋勇在厨房里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包括清洗锅碗瓢盆。这项工作也提高了我的生活条件。我得到了我的监狱连身衣换成白色的衣服。我也得到了最好的食物有像烤T骨牛排和鸡肉。有时候，我们有这么多的食物，我偷偷走私一些到我的手机，并分发给在我的朋友。另一种奢侈的是，我可以洗澡。我在厨房里工作，每周七天。当我在厨房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像一个囚犯。这种感觉只回来了，当我回到了我的手机和钥匙打开了我身后。

一天早晨，我们等待清理我们的屎桶的信号。从对面的小区，只见约翰有非常血腥的脸。他被殴打彻底。谁发现了它的警卫立刻把他送到了医院。他的鼻子被打破，不得不插入金属针来解决它。约翰被定罪的乱伦对他15年历史的女儿。有时候，我偷偷带了一些份鸡肉和一些葡萄干布丁他。在这些囚犯，性犯罪者进行了取缔。如果他们被殴打，没有提到被警卫。在我们被允许得到一些空气中的时间，大家都坐在靠墙或坐在石头地板和我们混熟了呼应。在该领域的中间，有一个与木椅和桌子，其中严重的犯罪分子往往烟草打牌棚。这些谁没有烟草使用自己的老茶叶。

31.过程

最后，有人告诉我，我必须出现在法庭上。我的无偿服务的律师将此事提前与我，告诉我不就我会出现在球场上的日子任何药物。这是一个考验我，因为它意味着没有安定，Mogadon和爱情药水9号睡前服。

我的电池由1.20平方米的。只有一个小窗口，给了光。你必须站在一个木凳子，看弗里曼特尔港与蓝天之上。大型吊车，水的距离，谁在那里，突然人显得那么小，从这些酒吧无限远。我知道这口井。每个星期天，我开车那里与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们买了美味的鱼和薯条，我们吃了海港。我们始终认为与谁盘旋在我们身边与他们的尖叫声音的海鸥。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想起了我的孩子，凉爽的风在吹，水，总是闪烁着阳光和美味的鱼撒上柠檬汁。所有这些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闪过一次我站在凝视着港口，而站在凳子上，从我的手机。我想踢钢小区门口，逃离悲惨生活在监狱里。

这一天我出现在法庭上已经到了，我想的唯一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惩罚我会得到。难道是5年或10年，或者只是罚款？后者让我继续走下去。我被安排在手铐和一辆警车带到派出所。我改变了我的狱服为我自己的衣服。我不能用我的领带为安全起见，我的皮带被采取。即使我的鞋鞋带不翼而飞。不过，我觉得我自己的衣服国王。唯一的事情是，我的衣服发臭。在法庭上站满了人。检察官和法官穿着长长的黑色长袍和长的假发。在我面前的是这将决定我的命运的陪审团。这一切看起来可怕。我意识到，有人谁简直不是生与死之间做出选择。同时，我一直不药而愈了几天，所以我的恐惧和恐慌回来的全部力量。在派出所，我第一次带到法庭下方的空间。在期待我在法庭审判中，我颤抖，颤抖着在一个大的暗格。有时候，我与谁必须提审其他囚犯。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角斗士谁是在一个舞台。除了我的无偿服务的律师，Kingsly是出现在法庭上。此外，还有谁研究了我的情况下，许多的学生。首先，起诉书宣读，然后在对方的传唤证人。我有一个证人，这是Kingsly，但他不能说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我当时被称为进坞，我不得不发誓，我会说出真相，而且全部是事实，而侦探告诉之前只在于时刻。然后，我被审问。因为没有谁可以作证之前，我是现在的扎娜，意大利领队，或肖，从谁被提到了医院的心理医生的人Kingsly，我很孤独，我的律师谁不知道任何事情。很显然，检察官要见我谴责。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规

定，被告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没有有力的证据，我的话意义不大相比，警察的话。同时，打动评委，我的意大利律师挥舞着他的长袍像一个真正的斗牛士。张力是太多对我来说，当我不得不怀疑为犯罪嫌疑人，我开始颤抖暴力和一切开始在我的眼前打转。我看到我的照片被迷惑，我的父亲就倒在我与那些大的穿透力的眼睛。我意识到，这是他的假发谁严格地看着我的检察官。我很害怕，我跳了回来，差点摔倒。有人给我一杯水。整个法庭必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在任何情况下，我记得Kingsly跑过来站在我。这是他会说什么条件下允许的。发生之后，我不知道，但律师来找我，告诉我，这是所有好的一切。我巴不得把我的药物，但他拒绝了。那天晚上，我睡在一张床上的混凝土，只有薄薄的床垫就可以在派出所小区。晚餐时，我吃了汤，这是像热水蔬菜隐隐有些缕缕。

第二天，我被带回法庭。这是在上午10点。该法庭又满了，我感到惭愧。我坐在桌子后面。我不觉得好，并试图防止自己摔倒。同样，我被传唤和审讯。当我告诉警察用枪指着我的太阳穴我被捕时的判断，审讯简要地停止。法院必须首先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以前的信念做了陪审团。这并没有对我有利的工作。我看到我的律师是不是满意，我的那个评论。

什么我不知道的是，他们把心理医生在人民群众中的观众看到我。它原来是Bignolt，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著名和受人尊敬的权威。他得出的结论，我是一个演员和欺骗的情况。这一结论得到了在那里我以前玩过多年的剧场的照片证实。这是在国家大剧院在珀斯的剧场。在那里，我在一块由萨德侯爵打了一个疯子的角色。来自各方面的，我现在的攻击，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受到谴责？这起事件随后的简短摘要，然后陪审团退庭。我不想再倾听和期待已久的陪审团的裁决。他们带我到我的手机，我等了几个小时。当陪审团回来后，他们宣布我是有罪的。法官判我两年零六个月负发回重审。

然后，他问我，如果我想说点什么。我结结巴巴地说了话：“上帝原谅你，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战战兢兢，我被押解到警察局，在那里我会留下那一夜。在路上，我能听到鸟儿的鸣叫，我看到了绿草和鲜花。这个世界看起来引人入胜，与太阳和明亮的蓝色天空。叹了口气，我一直睡到早餐是第二天早上，厚厚的面包片，用猪油。

早饭后，我被戴上手铐，并把在一个特殊的警车。它已车窗所以当我走出去，人们看不到我。虽然该车在城市开车，我看

着若有所思地在大街上的人，尤其是我所玩过演示的男人了几年前的孩子们。现在，我被戴上手铐并被判有罪，并骑在一辆警车不与外界有任何联系。我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写关于我和我的情况。早在监狱里，我得到了我的药物。经过我的信念，我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在那里我坐在杀人犯和强奸犯之间。有谁看见他的女朋友在床上与另一名男子的年轻学生。走出盲目的嫉妒，他拍他们两个用步枪。幸运的是，我在厨房里复工，因为我想请一天假，从我的手机。我不能去任何地方，无论如何，所以我只是每周工作七天。

32.监狱农场

现在，我被定罪，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得到了更多的糖和果酱的瓶子，但重要的是，我可以要求被送到监狱农场。那个地方有一个更自由的制度。在那里，你还叫一个囚犯，但你也是一个实习和工作的没有围墙或围栏的一个农场。每个星期，与谁被邀请出现在佣金被张贴前囚犯的名称的列表。几个月后，我被前委员会和非常下周，我的名字是选民的名单上。最后，我可以去交换监狱农场的开放的景观，其中奶牛放牧。这似乎不真实，但它是真实的。我数着天数和小时。慢慢地，快乐陆续走进了我的灵魂。之后身陷囹圄约13个月，我花了一天没有手铐连同其他选民。在一辆白色面包车，我们被带到农场。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分别给予不同的服装。监狱囚服被换成卡其色服装。目前还没有细胞，但看上去还不错的小房间。此外，食物是无法相比的东西，我们曾在监狱里。在这里，几乎一切都是来自农村的新鲜。我被分配到一个小团队的人谁负责供水的土地和农场附近。对于每周五天，我们的工作以极大的水管及连接数百英尺的管道。一旦一切都被连接，我们把大的水龙头和水的大喷泉迎上来满足澳大利亚的干热空气。有时候，我们去下就喝了下去。另外，我种的番茄苗，几天后，他们长大，这是党的时间。我们的团队每周工作五天。周六和周日我们有自由的。通常情况下，我就留在农场，我帮助了挤牛奶或我给自己买了一坐拖拉机。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对我来说。不幸的是，这是暂时的，因为在农场，我不停地从惊恐发作的痛苦，不得不求助于我的药物。再次，我感到非常焦虑，心烦意乱。我被带到了小医务室。有时我很担心，因为我可以再送进监狱。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发生。

几个星期后，我被带到了一群和我得到了一个荣誉的角色。在我自己的，我倾向于草和玫瑰周围的场地和建筑物灌木丛中。农场的警卫在一个小村庄住着几百码远。有时候，我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然后我看到妈妈谁是与他们的孩子在花园里玩，慢慢地，我的心脏破裂。有时，一个看守我在附近的村庄去了医院。我割青草，而他看我。当工作完成后，我们有一天的休息。我们坐在阳光下，吃了我们已经被赋予了三明治。

我也被任命居民的主席。这意味着，除其他事项外，我负责煮咖啡和一些好吃的东西的夜晚。如果我们烤饼干不好吃，这些被扔在我的脑袋出离愤怒了。我还组织了小型演唱会，我唱我刚写的看看生活和感恩的歌曲。但是，犯人无法体会的，因为它的歌词的歌曲。

在时间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更多的囚犯。其中之一是约翰的人我变得很亲近。约翰作为一个水暖工。和我一样，他喜欢音乐，弹钢琴。他看上去好多了因为当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被打了起来，看着可怕。他的鼻子看起来好了很多，但它仍然略歪。我们经常坐在靠墙在农场门口，交谈，并推出了一支烟。

虽然我白天工作在陆地上，在花园里，我经常听到的旋律和歌词在我的脑海。约翰劝我记住或写那些歌词和旋律以及他们在晚上图书馆工作。有些歌曲实际上是很可悲的。他们大多是我的孩子，或者说缺少他们。其中的一个歌曲被称为小女孩，来到你的爸爸。另一个题目是你的生活HHE最好的年华，我好想般的爱情冠军你妈妈和你爸爸已经从居民太多的回报。除了歌曲，我写小诗自发地向我走来。

每隔两周，Kingsly来见我。我们谈到与我发生了什么事。他是谁访问了我那里唯一的一个。几乎所有的其他居民收到了来自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每两周探访。周日，他们是舒适与对方这让我感到格外孤独的草坪。这样的日子一直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居民，直到游客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有人试图把他们的妻子到树林里做爱对方。不过，如果你被抓住了，你可以立即返回到弗里曼特尔监狱。

荷兰面包，谁是强奸罪名成立，来到了在农场工作和日常出炉的新鲜面包给我们。有时候，他甚至提出英语烤饼。他通常保持了几个给我。这些都还是热的，我吃了他们与一些果酱和黄油。这是一场盛宴。在网站上，也有一个小商店，你可以买几磅烟草和糖果。

有了良好的行为，你可以有资格获得假释。条件是，你不得不工作，并有永久居留权。在希望他为我工作，我写信给我的老俄国朋友山姆谁是力士普拉斯特，塑胶厂，我用卖我的发明董事。不过，我没有听到他。当我提供工作作为医院的服务员，我顶了双手。通过谁被判入狱盗窃另一个荷兰犯人，我是能够得到一个栖身之所。他的母亲和妹妹来看望他频繁。我得到了一个房间，他姐姐的房子。这些人，米娜和迪克，是谁对我非常非常可爱的人。他们非常虔诚。我记得迪克，谁是一名卡车司机，经常来家里用的东西就像一个吸尘器，它应该是从一辆卡车下降。现在，我遇到了所有的条件，我会被释放。那些过去的日子如周。我一直看着门口这是开放的，而我是很想逃跑。每个人都数着日子和我在一起。我不得不说再见了我的过去，并找到一个新的未来。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但它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下定决心要保持我自己的生活中检查。在最后的日子里爬过去。我割的草，唱最后一次与约翰的钢琴。

33.免费的吗？

在我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回到我自己的衣服，我的精工表是我在新加坡的便宜买了。曙光照耀翻山越岭，太阳冉冉升起。我在等待那会带我到车站在我的脏衬衫和臭三件套总线。我周围一些居民和保安谁来看我了。我告别了约翰，可能是很好的，因为接触被临时释放期间禁止与其他囚犯。我们的临别给了我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已经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是“其中之一”。

我被守卫带到了站。我走到平台和第一件事是买了一些巧克力和软饮料自己。当我把卖家我的付款，这似乎是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慢慢地，我意识到，我现在所做的步骤是自由的脚步。我可以做任何我想要的。我看见的花像玫瑰和青草。另外，我看到年轻貌美的女性。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是一个新的生活，但有一个损坏的灵魂。我已经在地狱走了，最后，光又开始照耀我。

迪克和米娜的家中，我占去了住所，是不远处的弗里曼特尔。我有一个房间，里面传来了一个大花园后面。有时，他们的母亲来看望。通常情况下，对话将是神。她试图让他们去教堂，但迪克宁愿工作，他的卡车。我有工作，有序。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是获取死者的人。护士有这些人都包裹在一个表。

我们带着担架和其两侧分别覆盖有窗帘一大长方块。因此，病人在走廊里不可能看到，尸体被运送。当我们把身体太平间，我们看到它正在做尸检偶尔的尸体。这项工作是可怕的，但也很漂亮和安静。有时，当我们运送死者的一辆面包车开过来一个凸点的道路上，我们感受到了尸体的举动在棺材里。我们会害怕我们魂飞魄散。不仅为卫生原因，但也是一种净化仪式，我们仔细地处理它们后洗净手。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了很多。我听到的歌词来通过我，写了他们完全按照我听见了。在我的房间里，我写了我的痛苦和悲伤，这给了我平静的一个特殊的感情。渐渐地，我习惯了生活在自由了。我甚至做了迪克和大多数人没有在澳大利亚，这是赌博的马匹。因为我没有处理我的损失好了，我常常为赌博而没有取得尽可能多的第二位或第三位。经过很短的时间，我不干了。

在那个时候，米娜的弟弟被释放。有一次，他被释放，他很快又回到了他的坏习惯。此外，他无法忍受他的母亲的宗教的方式让他去了。警方又回到了他。他被逮捕并被判入狱数年。有一天，他的母亲来到我们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儿子悔改自己的罪，并转化为神。他说，这一切都在从监狱的信，她向我们展示。迪克，我有我的疑虑。

虽然我很喜欢我的时间在医院里，我改变了我的工作，当我开始工作作为销售经理力士普拉斯特的报价。虽然功能听起来非常可观，工作没有。我立刻得到了进入一辆旧车。另外，我住在工厂，所以我可以照看的东西。这救了我的租金。山姆要我做一个宣传片的一种网球拍与连接到松紧带一球。有一天，在工作中，我遇到了监狱农场谁请我来的监狱长。于是，我去了农场每隔几个星期来看望我的朋友约翰和弗兰克。我总是把烟草和星期日报他们。每到这时，我发现很难得到恢复工作。我只注意到我是在一个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当银行拒绝融资一辆新车给我。所以，我只好开着车在老旅行车。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甚至是父亲很惊讶，我开车绕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打了车，即使我是一名销售经理。他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植物为有其代表在这样的老爷车车程。

同时，工厂最终宣布破产。该工厂被卖给了谁买了植物纯粹因为税收的原因百万富翁。因此，我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车，我的房子。我常常从教会里的人接触。我很快就找到了住处，老人，重改革的荷兰妇女的房子。房间和房子很漂亮，但所有的说教是反对我。这是她谁给我纪伯伦的书题为“先知”

。多年来，我离开了那本书就在身边，直到我后来读它，发现它所有的意思。

34. řottnest岛

因为我没有工作，我计上心来西澳大利亚海岸附近去找到工作的希望。我去罗特内斯特 岛。抵达后，我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和家庭上的一个营地，在那里我有在白天保持干净的东西。那里的生活是天堂。我不知道是什么征服了我。我有这样的能量和动力，它把我吓坏了，有时。在傍晚和晚上，我写在我的帐篷的话自然就来了。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天使说的话，我写下来给她。不过，我遭受了重大的恐慌。我告诉我的老板谁知道，当然不算什么，。我打电话的人从教堂来接我，并用船，我回到珀斯。

35. P erth（5）

早在珀斯，我拾起米克。她是伴随着教堂的一员，谁骂我，“耶稣-这个”和“耶稣-这一点。” 我给了同样的礼拜都是我写了岛上的歌词，但他什么也没看到，发现他们为魔鬼的工作。他撕毁了他们的权利在我的面前。我的困惑增加。他们施加压力转换我。这感觉就像上帝在惩罚我。这是荷兰改革教会，我不明白。我开始感到内疚，但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上帝从来没有打算这一点。

对于我的下一份工作，我曾在一家商场的一种希腊外卖餐馆。这项工作包括了烤鸡肉和鱼，烤芯片。

对于这家公司，我做了关于鸡电视广告。我打扫鸡，然后对观众说：“这些鸡不能说，但我可以，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品尝美味”在此期间，我的缓刑监督官被改变。米克是去上班的原住民和我的新负责人是英国血统叫查尔斯。他发现，我再也不能继续工作，因为它是规避税收的希腊餐厅。查尔斯属于英国圣公会这吸引了我超过了荷兰归正教会。我认识了很多人精的。其中之一是凯文，谁在弥撒结束与教会杂志在外面等着。当他听说我在外面工作，他邀请我参加面试，看看他能为我做。凯文有几个公司，其中之一涉及废金属。这家公司购买了煤气厂，拆除它们，然后出售的部分。凯文给我提供了营销业务发展主任的工作。这意味着我将是他的右手。这是一个理想的工作，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有一个小办公室和旅行车。每一天，我不得不去的地方和我唯一要做的就

是报道我所看到的。每天，有什么新的报告。有一天，我把在存储领域的一对工作服和分类金属。我还参与了与Ichtus组织这是一个慈善机构的项目。有时，凯文送我到海滩去思考或计划的东西。凯文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间谍的时候，我不得不遵守workingmen的处所。我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我的权利。

我一直梦想着我怎么做我自己的歌曲和诗歌。我写信给唱片公司，并问我是否可以介绍我的工作给他们。我从来没有从他们的回应。然而，我的诗偶尔印在纸教堂，这让我感觉很好。什么了我更多好的是，我看到了我的孩子每周的事实。当孩子们和我在一起，我们有很大的乐趣做饭，唱歌在一起。我特别记得他们的母亲的谎言和问题的收集和运送儿童的协议。我还记得我是怎么不高兴了，当我的孩子说，他们有一个新的爸爸。

同时，我在珀斯的富裕的地区之一叫做Applecross租了一套漂亮的公寓，不远处就是我的孩子住。我与Kingsly接触，现在被打破了，因为查尔斯不希望我跟他接触。他发现，Kingsly的干扰没有我好。我很惊讶的评论，它搞糊涂了，太。我发现它非常难以接受之后，所有这些努力，支持和忠诚。

同时，约翰也从监狱出来，所以我没有参观农场。他租了一个平坦的购买器官。每个星期，我们聚在一起，写的歌曲。当我们这么忙的一天，话突然来作为一种闪电般的穿过了我。我打电话到一块试试，看看世界通过别人的眼睛。这种压倒一切的感觉，我想与世界分享。我告诉凯文它，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允许的歌词被印在教会杂志。当我帮他在他的家里建一个棚子，就好像他已经把棚子倒挂。窗户是略高于地面，当我跟他说话时，他回答说：“难道你不记得你写你自己吗？试着看穿别人眼中的世界。“他没有建棚为自己而是为他的孩子。另一个事件是在我在教会与约翰的表现之一我的遭遇与牧师。在一本圣经研究，我唱了自写歌曲名为吹灭蜡烛，我能看到光明。这位部长很生气。他认为我建议的错误的东西。我知道，我的精神的一面流露在我的歌词和歌曲，但这些并没有立刻明白或受到大家的赞赏。

在工作中，我的办公室逐渐转变成一种小工作室，我经常和我的老录音机。有一次我敞开了大门，只见一名机械师工作服，我从监狱里知道。然后，他被定罪为强奸犯，但凯文仍然雇用他。他已经被关押了七年。不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再次

入狱，这一次盗窃。原来，大家都回来了监狱，这给了我极大的不安。为什么人们会等待这么多年被释放在狱中再次降落？我记住了这个问题，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都在寻找的钥匙，却发现门被锁住从来没有。

36.弗顿病房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恐惧来敲我的门，并再次，这些药物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减免。每一天，我试着去我的车子在道路上，但它不是安全的这样做。我的心脏开始大声尖叫，但没有人能帮助我。最后，我想自愿承诺。随着查尔斯，我开车到克莱蒙特庇护，这是在珀斯称为疯人院的地方。因为我没有那些属于傻瓜，我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在格雷兰兹 精神病院。我被安排在病房里弗顿，一个部门，他们用新疗法试验。该工作人员只是简单地穿着护士制服。患者在这里主要是躺在床上并得到了药片。我在格雷兰兹逗留意味着很多，因为我遇到了这么多的人谁也留在我的心脏永远。

主楼大包围草坪和树木。它可以容纳约40至60例患者，男性和女性。男子宿舍是从女性的分离，中间一个接待大厅。有几个小房间，患者的特殊情况下睡着了。我现在有一个女心理医生，White博士，谁是非常好的。她是否真的有知识，我不知道，因为她还在训练。抵达后随即，我被介绍给大家上午的会议期间。大约有60人在一个圆圈。坐在我旁边的名叫汤姆·克莱顿护士长，谁看了他的灰色西装有点让人放心。我的身体颤抖着恐惧和我的耳朵似乎在这些人的视线被阻挡。我明白了什么什么，他们都表示。这似乎是人谁焦虑遭受更为常见。汤姆看到了这一点，并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疯狂。偶尔，查尔斯来找我。我们经常去爬山，有一天，我问他，如果我是个疯子。他回答说，有什么事我错了，但我肯定不是疯了。

慢慢地，我开始习惯了我的新环境，并在其中更值得信赖。一步一步，我就直接使用，无需治疗。我只用了安眠药在必要的时候。白天，我正忙着工艺品，运动和旋转的曲调。每一天开始的会议中总是为首的居民之一。这样的会议后，该集团被分成5个或6个组，我们可以谈论我们的问题。在我的组米莉，一个老师谁总是不停地低着头。此外，还有是大卫Helfgott，炫技钢琴家，他的生命被描绘在著名的电影服务。这次会谈是相当肤浅的。这往往是什么，我们的日子已经经历过的，然后

简要讨论。当时，大卫抱怨说，他想回到做大型演唱会，因为他之前做了。大卫一直在寻求认同与肯定，从我，因为他知道我曾经是艺术家了。

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隐私，我从宿舍搬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我和比尔，一个人谁谋杀了他的妻子共享。有一天，比尔突然掏出一个大人像他被谋杀的妻子。我很震惊，不知道他怎么能保持在他的床下如此大的人像躲。比尔和我成了好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中建立。我们有很多的食物，从事体育，接受治疗职业，有时候，我们出去上了一个大巴士一整天。也有很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创造力，我喜欢，尤其是绘画。它给了我一种特殊的神秘体验，当我画的形式与蜡笔污迹他们用一张卫生纸看起来是这样像他们消失在雾中。同时，护理人员走了一圈，分发药丸，并保持地方清洁。一天一个星期，一些居民给予休克治疗，我看到他们躺在床上，巨大的恐惧在他们眼中，因为他们害怕。有些变得非常昏昏欲睡和心烦意乱，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记忆中失去的部分。其他人则在非常恶劣的形状。我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有经历的。这是够糟糕看到的。我发现休克治疗兽。

在组林青霞，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我记得写这首歌神秘女子她。她跟着我到处但出恐惧，停止，每次她遇到了一个门槛。她此前曾担任打字员在法院大楼显得很神秘与她的棕色大眼睛。她只是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几乎什么都没有。通常情况下，她抓住我的手，带我到大的休息室和转盘让我坐下。然后，她就穿上专辑乔纳森和炎热的八月之夜由Neil钻石。这是特别是在听到海鸥乔纳森的音乐灵性的东西来找我。林青霞始终做到这一点，我一直在听。我听了这个纪录一百次，从来没那么生了我。后来，我会经常唱尼尔钻石的歌曲在我的表演。大卫是很活泼，总是在运动中点了点头。有一天，我问大卫，如果他想打我的几首歌曲的钢琴。我有我写，并安排在我的行李箱的几首歌曲。一首歌叫你从来不说不，另一个是你要爱，女孩。大卫把乐谱上的立场，并连续打出了两首歌曲。他演奏了他们与他惊人的技巧粉墨登场。另外，我成了友好的工作人员和病人。在这里，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都一起在绿树，绿树环绕的建筑物和天空。同期间在监狱相比，这是天上人间。

在上午的一次会议上，新总统必须选出。他们问我跑的职位。好了，我已经在房子里弗顿了数个月，已经知道的方式出现。之后，票数并计数，我被选为新的董事长。这意味着我不

得不坐下来在每次会议，并带来了新的建议。它给了我一个自由和宽松的时间。我打网球，打了一些和弦上未调优吉它有几根弦失踪。每个星期，汤姆会同时配备了一袋钱，我们得到了每周一一斤，刚好够一包烟草或冰淇淋在酒店内的售货亭我们口袋里的钱。我救了几个星期的一组新的字符串或粘合剂对我的假牙。

在与工作人员的烧烤，我跟一个叫玉萍布朗心理学家。后来，我的女心理医生加入了谈话。她问我，如果我想唱堂歌与我的吉他每个星期天。她还向我介绍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叫做催眠。我还没来得及启动它，我必须先经过测试。这是一种具有罐，盒，墨渍智力测验。我的智商被认为是为了，这样我就可以开始使用催眠疗法。

在教堂里，我打的吉他知名歌曲，如Cumbaja我的主奇异恩典。我不敢肯定我的吉他演奏，所以我打了轻声唱起响亮。谁从主楼是真正精神上，扰乱有些患者听到我唱歌，有时是如此热情和爱心。他们开始接触和摸索我，我发现奇怪。牧师热爱这一切，它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感觉。这位牧师知道Kingsly正好是相当不错的。他是Kingsly的治疗工作过的意见也。

与维姬·布朗的催眠课程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不得不闭上双眼，听她说什么。虽然她带我在催眠状态下，她抚摸着我的胳膊，低声说类似的话："你说得对，没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每个会话是一样的。经过这样处理后，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好像自己也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更加自信的狮子还是在我的种马醒了。例如，体现了自己在上午的会议中，我提出的工作人员拉了他们的制服和穿布衣的衣服，因为我们没有生病。有些同意我，而另一些则没有，像护士长枪鱼。她说，我们就不会在那里，如果我们没有生病。我试图解释，我们是不是病了，而且我们只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我主持召开会议，就好像我听到别人的谈话。这就像我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声音。我被允许说我想要的东西。我成了一个不同的人，有时，这引发了抗议活动在我区。我得到了更多的权力作为总统，并想改变很多东西。我认为，我们自己做的早餐，偶尔煮自己。这些建议的答复大多是热情。其他人想出了一些理念，如把美丽的桌布和蜡烛放在桌子上。所有这些是不容易的时候，一切都安排下来到我。一份早餐，我在厨房的菜百蛋培根孤单。一天晚上，我们中的一个煮熟的一家中国顿饭，因为他说他有很多的经验，在这样做。然而，食物是不是真的食用，所以我不得不为它找到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

我为我的同胞爱开始特别长，因为我已经找到创造性的人类。我不只是在谈论大卫Helfgott的音乐才华，而且那些谁画，画，或写诗。我建议把所有这些表情在一种报纸。该建议被接受。有人提出了一个兔子作为象征。我们所谓的论文“扑通”。每个星期，本文就出来了完整的图画，诗歌，和其他的故事。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什么天赋。后来，我听说有些人谁，甚至有博士学位给我带来了最美丽的诗篇。其他人谁走了一圈了几个星期，从来没有张嘴贡献最精彩的故事。每个人，包括工作人员，很惊讶什么在那里。因为我需要做一个单独的房间，所有这些活动，我得到了下我的卧室的房间。白天，我的工作和晚上，我打我的吉他，并在休息室唱歌。有时候，我会走动的建设。

玉萍布朗，我同他还在接受治疗，傻眼了我的快速进步。她无法理解我的处境可能这么快的改善。就个人而言，我不能说什么治疗entailed以外的催眠，在我的手臂上爱抚，和积极的信息。精力充沛，我扑进组织各类活动。我开始了一个艺术展，我在出口处的工作人员出售抽奖券。我一直等到工作人员接受了他们的工资，然后卖了不少给他们。有了这笔钱，我买的LP和休息室一张乒乓球桌。我是如此积极地参与，我没有留在床上，即使医生嘱咐我卧床休息，因为感冒三天。在这些日子之一，查尔斯前来参观。同样，我告诉他，他不得不改变，因为每个人都走出了教堂布道。查尔斯感到震惊这种批评，我只是脱口而出。与此同时，我继续写格雷厄姆经常记录在一个旧的磁带卡座的歌曲。许多歌词，我放在扑通。在休息室晚上，我尝试了歌曲，如“如果你要我，我，然后发现我的肉体燃烧的沙子。”哦，我渴望来记录和分享我的感受与他人，但时间WASN“牛逼熟呢。

有一天，一位年轻女子在创意部门去画画。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我很迷恋她。显然，火也烧的她，因为当她看着我的眼睛，就好像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另一个自我。她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看起来像一个童话，一个天使，谁闪耀着天真和纯洁。工作人员似乎已经看到了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们马上分开。也许他们认为，一个关系是不利于我们的治疗。这些图片，我总是携带着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哦，我是多么爱她。渐渐地，我开始做我自己。我最好的西装，这一直是一些我的商标，我慢慢地交换了一个旧的牛仔裤与边缘和撕裂，红色圆点衫和一顶牛仔帽。我的声音响起更全面，更

深入。通常，当我唱了保洁人员听了，每次我得到了一片掌声他们。此外，维姬·布朗告诉我，我是在正确的轨道上，因为我的歌曲和歌词变得更漂亮，像“我有诺言，以保持和长的路要走之前，我睡觉了。”我住，如果我当时就火了，做许多。

同时，我现在已经看到我的孩子们多次社会工作者的监督之下。当他们和我在一起，我带他们去公园或海滩。然而，他们的母亲的仇恨和谎言引起了我极大的痛苦。有时，当我回来的孩子，她根本不存在。有一次，我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在哪里，但我被告知，她从来没有在那里工作。正是这样的事情让我心烦意乱。当我与孩子们的，是的，一切都不同了。我告诉他们妈妈熊和熊爸爸的故事。我对自己发誓，我永远不会离开他们不像我的父亲对我做的。有时候，我们吃在必胜客，然后孩子们谈到了他们的新爸爸。突然，爆出的东西在我身上，我认为有，我没有更多的地方在他们的生活。我看到了悲伤在我的小儿子的眼睛，感觉自己的心脏休息。不过，我自己很无奈，无法帮助他。这是总是让我心慌意乱的无奈。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了工作。白天，我卖的汽车，并在晚上，我在医院住了。然而，它没有和我去很好，我想另一份工作。事情必须做。我正准备搬回到社会，但我有我自己努力过大。在那一刻，安娜，荷兰护士想出了我再离开澳大利亚并返回到荷兰的建议。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认为我是一个懦夫，因为我跑离我的问题。她回答说，我无法逃避我的问题，因为他们将永远伴随着我。但是，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落后。我已经争取探视权也。我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治疗在荷兰？我也发现很难把所有可爱的人就是我的房子里弗顿遇见了，尤其是凯文和查尔斯。最后，每个人都相信，这将是我最好回到荷兰。我联系了我的家人在荷兰，他们安排我的回程。慢慢地，我准备自己的告别和20000英里的飞行。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决定。有些处理得相当困难。我再也看不到这个想法我的孩子们受到伤害了这么多，我在我的脑海里塞进了。医生建议我来装扮不同，因为我现在的衣服可能会在荷兰的消极反应。我被这一评论感到震惊，因为我意识到他们多少空间给了我这里，以及如何不同，它是在荷兰。

我得到了大家这么多的温暖，在过去几周特别是从苏珊娜，美丽的年轻护士被我接近。虽然没有官方允许，我们还是偶尔出去。她带我到她的大众面包车这是完全花的力量花卉画。我们驱车来到她家有一个壁炉和小狗的窝。我唱了，直到我们结

束了一起在她的水床的一些歌曲。深夜，她把我带回了机构，填补了签到簿，我一直和她在一起。没有人说什么。呵呵，怎么可能生活是非常不同的，漂亮吗？在她居住的世界，我完全不知道。她让我觉得我是好和爱心。我没关系，我这给了我一个更加自信的感觉。在内部，我与离别，让去奋斗。我知道我会回来这里，但我从来没有唱过的歌曲，像我会回来。我也喜欢用这种思想，我会再见到我的孩子，即使我知道这是不可能欺骗自己。我停止了我的痛苦和泪水。凯文，谁听说我要回荷兰，复制，以保持它在他的安全都是我写的一家复印店的工作。这一定是几百页。

我是在突破的中间。不吃药，我想是我是谁。我觉得在我的心脏一种爱和一种不自觉的同情，我身边的人。这种感觉给了我很多力量。我看到人们谁是徘徊在疯狂的边缘，我爱他们。对我来说，他们都是美丽的花朵像大卫-米利，苏珊·格雷厄姆和克莱夫。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我周围的性质，树木和植物。我开始变得不同的世界观，了解这是什么一回事。我已经作出计划，我的诗词歌赋部署到世界各地。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我有其他事情在我的脑海。这是说再见的时候，开始新的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一个生活远离澳大利亚人的土地。里弗顿楼的居民已经收集了一些钱，把它放在一个自制的牛皮包。在最后的小组会议上，我得到这个作为礼物。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并承诺我会买钢笔的钱。用钢笔，我会写找到真相。这是一个银色的派克钢笔，我充满绿色油墨。那笔这是现在很破旧，并奠定了我的表，我的佛像。偶尔，我握紧它，当我闭上眼睛，我看到那些漂亮的人在我面前的这烧我的心脏。在我所有的旅行将跟随，我一直有这样的笔在身边，银派克笔在其上的话被刻在小写地：澳大利亚。

离别的日子已经到来。这是星期天，这是我最后一次唱教堂。查尔斯，凯文·格雷厄姆和苏珊会带我与花电源总线机场。我们离开之前，我设法配发多了一些黑胶唱片的客厅。然后，我告别了大家，包括工作人员。在最后时刻，汤姆·克莱顿的房子里弗顿的负责人，向我走来。我看见眼泪在他的眼睛，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哭了。同时，有一群我身边约五十人。一下车，这是要带我去机场，准备好了。当我开车走了，我在我的心脏感觉眼泪。我回头一看，一千倍，在所有的美丽的人用自己温暖的心和他们的问题。在我的口袋里是安定的管，我的心理医生给了我。出行前，我猛烈抗议，但她坚持，我把

它。她还提醒我，我能想到像我父母的反应。不过，她说，我能得到荷兰最好的治疗安慰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以为一切都结束，我已经痊愈了。

在机场，我叫我的最后告别了谁把我带到那里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当我走上坡道，我回头看了一眼，因为我不能放过谁被宣布精神失常被社会和谁已经变得像一个家庭对我来说，这些可爱的人。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在一方面，我拿着我的便宜吉他和我的另一只手拿着其中包含一些服装，诗歌和歌曲我的小皮箱。我率领荷兰第二次。它会更好这个时间呢？现在难道是有什么不同？像上次一样，我会首先将与我的父母，直到我发现我自己的房间或家中。有了我的澳大利亚护照，我放开我的朋友去通关。我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艺术家，我的帽子，我的老褪色牛仔裤。我想起了心理医生说了我的衣服。

3

Soestdijk（1974-1980）

37.返回荷兰

我立马就波音与荷航。新加坡航空公司空姐总是友好和亲切，而在此荷航航班机组人员只是奶牛和不友好。这架飞机是空的一半和24小时的飞行后，我来到了每个人，除了我的哥哥，被早已等候在机场。起初，他们以为我已经成为一个酒鬼，当他们看到我下楼在我的手了一瓶杜松子酒。我买了它作为我的父亲在免税店的礼物。有一次，我来到希尔弗瑟姆，我们家是挤满了人谁给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只是这一次，没有鲜花。在那里，我与我的破荷兰和我的澳大利亚国籍，点了点头“是”。我自己做了依赖和大量的事发生了，我才完全站在我自己。是的，我只有5年小学教育的。什么是我值得荷兰劳动力市场上？

否则怎么有我想象我回到荷兰？我以为我会热情接待，但实际情况是，我被称为骗子，他们不接受我，因为我是。什么是心理医生说，我的衣服是真的。无处不在我身边，我感到缺乏了解，并开始看起来像一切，我已经建立了在澳大利亚又迷路了。这主要是由于我父亲的专制态度，谁不同意的一切，我说还是做了。他气得发抖，我上楼去我的房间跟我的录音机。不久，我的大姐姐和弟弟在法律保证，我在酒店霍夫面包车荷兰希尔弗瑟姆在那里我的妹妹曾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工作主要包括打扫房间，因为他们没有发现我适合酒保或服务员。有一天，该部门的负责人来检查我的工作，他看到地上层，我忘了拿干净的一些绒毛。我认为这是荒谬的，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打电话给我的工作“捡绒毛”。哦，我是多么讨厌这个人的工作。我几乎在荷兰，我已经在局势中间，我无法控制的。没有人提及任何东西，甚至我的兄弟谁曾协助我最后一次。这一次，他没有看见我。他的妻子有一个大嘴巴。

我每天吸尘，清扫，除尘，清洁厕所和清洁窗户。我姐姐压我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正确的好处，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好处。有了实力，我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但我被关在一个家庭中，没有什么讨论。如果有什么事你怎么回事，那是在你的两耳之间。我没有通过所有这些角色是如此明显看到。非常缓慢，我学会识破他们，我才知道的全家人怎么

在一起。没有人跟我说话或问我关于我在澳洲的孩子被我错过了这么多。我也错过了美丽的人我在房子里弗顿满足。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虚伪和诽谤的世界。但是，我不能再回到澳洲。不，我现在将前往西班牙和希腊。在那里，我会唱歌，写歌，因为我本来计划当我离开澳洲。首先，我必须找到我自己的财产，一个地方，我可以打电话给我自己的。

38. 我neke

同时，我遇见了一个年轻女子谁通过一个机构临时担任清洁工。我成了她的朋友，当我告诉她，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家，她告诉我，在她所住的房子可以一个房间。房子原来是一个大的别墅Soestdijk。我和她一起去了几次，去了就知道了她的房东。与业主沟通后，我给自己买了一个漂亮的装修房。我几乎立即采取行动。这是很容易，因为我并没有多少，只是一些衣服，一台录音机和一把吉他。我的大房间里充满了美丽的古董家具。我听说，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因为他们已经买了一套公寓别墅附近的宫殿。有一天，当我做饭的公用厨房，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里面走了。她是我的年龄和自我介绍给我的Ineke。虽然我继续做饭，她坐在厨房的桌子上，问我如果我想了一杯酒。她拿出了一瓶酒来自日本，我们热切地喝空了一起。我们的心很快起火。那天晚上，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结合在一起：“我永远不会让你走。”第二天早上，她迅速穿好衣服，因为她得去上班。Ineke正要搬进了新的公寓，必须完全重新装修。此外，她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住。我说“是”的时候了。我们的关系又这么好，我们决定不给当事人离开。

我已经采取了在NOS，荷兰广播基金会一份新的工作，在道具处。我通过中介机构找到了这份工作。这项工作包括打破套广播节目后。这些方案往往在该国发生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在半夜回家。我似乎做得很好，因为我是要求道具，负责建设从而享有很多创造性的工作组。然而，该部门的主要跟我的新老板，他要我为他工作。我去人事部的头，因为我不想合作，我的职业介绍所成为生我的气。极大的紧张局势上升。最终，我结束了生病。我已经到荷兰工作的自己，但它不工作。Ineke看到了与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我在澳大利亚和有关我在监狱停留时间。她还意识到，我必须工作，我和她彻底支持我。

所以，在我的生活中的一些变化很快就喜欢一种新的关系，一个新的家庭，和工作。仍然有一些事情，我不得不处理像我

的孩子们的巨大损失。无论我怎样努力，我所有的尝试与他们联系的是不成功的。还有一个大的变化。随着Ineke，我突然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最美丽的变化是，我是疯狂地爱上了前所未有的。我收到的理解和支持Ineke一起，我们寻求帮助。同时，我坐在一个好处为失业者。我写，画，并在一个小房间做音乐。对于政府来说，我还是个外国人，因此，我只好报警站苏斯特。我不得不回答各种问题，我的过去，并填写申请表，又是一个荷兰人。这一次，这是一定的。我在荷兰逗留过这一次是成功的。我注意到，我成了我的家人更疏远，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私人生活。

同时，它是时间来熟悉Ineke的父母谁住在Bloemendaal的。我穿着漂亮的白色裤子这是一个有点紧和一个不错的夹克适合我。我热衷于前往Bloemendaal的在我自己的菲亚特500。在那里，我得到的爱，理解和温暖。然而，在第一次见面后，立即，我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举动，我的裤子撕开了。大家都笑了，我很快就得到了一对从她父亲的牛仔裤，这是一个少数规模过大的。我现在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的一部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交谈中，她的父亲说，他本人已经成为前跨越了数年，有时，他会滚在地上痛苦。他呻吟着，因为这是他在经历了福克飞机制造厂工作时的紧张。第一次访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真的很喜欢她的父亲的时候了。我看到的和感觉到的感觉是相互的。当我们想在晚上离开的时候，我的小菲亚特拒绝启动。她的母亲和父亲，帮助推小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一个飞机制造厂董事试图助推有点老菲亚特500在半夜。后来，我们经常嘲笑第一次会议。

39. Soestdijk 宫

在我们的关系一开始，我并没有感到舒服时，我意识到，我的女朋友在宫殿工作。她有一个大办公室里的金丝雀和她带到日常工作的小狮子狗。有人告诉我，王子与女王的故事。他们谈到了很普通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至于我，我经常感到很闷热。起初，我认为它有一些东西与我的心脏。在我的胸前这些每日的袭击使我吓坏了。我们的家庭医生，谁还曾在Soestdijk 宫，认为这是我的心脏，并规定了很多药物，如血液稀释剂和下的舌丸，而是继续攻击。虽然我的心脏考试取得了什么，我一直在服用他开的药。Ineke和她的父母担心我的病情。

当伯恩哈德亲王听见了，他开始亲自干涉。他建议，在未来的攻击，我应该立即带来进一步的研究，以大学　医院的乌得勒支。在我的胸口重大投诉，我被赶出由救护车送到乌得勒支大学　医院，并直接向重症监护室带来的。团队领导的Meijler教授心脏专家的对待我。这是治疗的王子和王室的其他成员同一支球队。Ineke很担心，并要求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没有我的家人来看望我。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一连几天，我躺在重症监护室。Ineke前来参观每天，偶尔，我接到一个电话，从她的。当我拿起电话，我第一次拿到的Soestdijk接待　上，然后连我Ineke行宫。这使得一个伟大的印象，后来，我有时会用这个作为一个笑话。当我在人们的家中，我让Ineke打电话给我在那里，他们感到惊讶的是Soestdijk 宫就行了。

同时，我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我要死了，医生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有一个又一个的检查。有一天，我被放倒在轮椅上的大自习室，其中一组心脏专家在等着我。其中一人问我，如果我信任他们，我说是的。他们告诉我，他们打算做检查，而我是不允许停止，直到她是这么说的。我被安排在一种循环机，之后，被装在我的胸前各种电线与传感器。我不得不去运行，并继续下去，直到他们会说“停”。我才刚刚开始走路时，我的症状的全部力量又上来。我慌了，但心脏病专家说，“继续”。我大声回答，“我不行”，但我还是不得不去上。我真的以为我会死在那个时候。突然，医生掏出了一大张纸出来的机器，看着我，说：“这没有什么错你的心脏。”其他三个医生证实了它。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没有特别信任的医生，当我回到了重症监护病房。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年轻的小护士在我床边谁只是想开始对话与我当另一个电话来自Soestdijk 宫。

过了一会儿，我被称为Meijler教授谁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大房间后面一个美丽的办公桌。有了一个友好的语气，他告诉我，有什么错我，我在全系有最强的心脏。这一点，他说这样强调，我立刻相信了他。他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我没有停留更长的时间在医院里。在回家的路上，我开车到我最喜欢的地方在树林里，被称为Peijnenburg在拉赫Vuursche酒店，并把车停。我迎来了许多树木总是给我的阴影。我坐在长椅上，突然哭了起来。泪水之间，我意识到Meijler教授是对的。有没有错，我的心脏。这是一个纯粹的

心理的事情，我不会有它了。我很惭愧。物理原因，如心脏状况被普遍接受，但不是一种心理。我站在那里，在我最喜欢的树。我看见自己站在就像一棵树没有根，我的双臂，对于天空达到了，问，“哪里是上帝的分支？哪里是耶稣吗？我在哪里？“我的”我“要死了，没有医生能告诉我什么是我错了。不，我需要挽救自己，但如何？Ineke和她的父母把我的情况冷静，并愉快地继续接受我的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刚刚不得不在工作和刚刚过去了。

澳大利亚后，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孩子们从未说过话，而我想念他们的。我艰难地谈论他们与我的女朋友。她很关心我的命运和我的孩子的。此外，她很害怕，一旦我与我的孩子们的接触，我可能会考虑要回澳大利亚。在我们的公寓，我一直渴望的空间，我有在澳洲的空间。为了弥补，我买了一个大的福特就像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开车的人。我用这把Ineke并自宫。我收到这使我走在任何时候，甚至只是为了喝咖啡，她一个特殊的准入证。她有一个漂亮的办公室。有三张办公桌，几个雕像，华丽的地毯，并在墙上挂了一些画。房间里有几个门，这些门的一个直接导致伯恩哈德亲王的助手的房间。同时，我还在想再次成为荷兰。这一过程将需要至少五年，他们说。然而，似乎悔改的法律能够加快这一进程。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制定出来，但几个月后，在乌得勒支的法官裁定，我又是荷兰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对我来说，因为它给了我更多的权利。

40. P AAZ乌得勒支

同时，我交到了乌得勒支普通的精神科　医院。一位年轻的和非常先进的心理学家名为Loek波特是负责部门。他曾与最新的技术和治疗方法。经过最初的采访中，几个星期，他们问我来的日夜到精神科。他们想让我放松，看我是怎么回事。我很快意识到，我已陷入一个实验性治疗组。该方法从什么我以前经历完全不同。其目的是，所有的问题都丢在外面。如果他们不自动释放，Loek总能找到办法把他们救出来。我发现，他利用心理剧和格式塔疗法。有人打了你的母亲或你的父亲，并举行了一面镜子，然后你就开始自发地哭还是暴跳如雷。所有这些感觉是来到了，然后检查。这是我第一次，毕竟这些年的痛苦，恐惧，悲伤和愤怒的是瓶装了，我终于找到了复兴之路和愈合。

毕竟这些年喝药丸，让我的情感在检查中，这是一个启示，对我来说。Loek波特就像耶稣谁走了下来医治的人。Loek和他的助手Hanneke是什么都不怕，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或疯狂。目前，一阵怒火来了，他们设法拿出我的侵略在合适的时间。这是我不习惯。我必须学会衬托出我的感情从一个伟大的深度，使我可以尖叫，我的爸爸妈妈。第一次这样的愤怒松了在我，我不停地捣枕头与我的拳头。乱套了对我很大的压力。在一个点上，我喊道："我饿了！"但Loek回答大声，"走吧！"在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震碎了这事后，Loek说，他几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力量。真的还是假的，它响起在我的耳边不错。因为所有这些技巧和练习，参与者的感情出现了。这一合作过程中也带来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使我们找到慰藉和亲情对方。我们得到了一个更好地了解对方，因为我们能够互相学习。

第一个步骤的目的是越来越接近我认为是如此擦伤和受损的童心。后来，我开始看到去除老烟灰层和光可以彪炳了。整个过程结束后，我能够自由地呼吸。这些会议在一个大的社区活动室，我们一起吃了喝了咖啡举行。它有一种酒吧氛围，但没有啤酒。因此，我们绝对不知道，我们是在医院。除了在治疗过程的辛勤工作，我们整理了大量的活动，如清洁，做的菜，准备计划，并作为内部客户，我们做了很多夜班。我们行事有点像一名社会工作者。当我在做我的查房的一天晚上，我的脖子被检者一双有力的手。这是威廉，谁不停地喊着，我杀死了自己的妹妹一个大家伙。在一种条件反射，我就先离开，并试图得到帮助，我环顾四周，但没有看到的。威廉不停地喊着，我杀死了他的姐姐和他的双手紧握着我的脖子更紧。他在他的眼睛里疯狂的样子。我哽咽着，并试图告诉他，说："威廉，我是卢卡！"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明白，他住愤怒。有泡沫在他的嘴里。我几乎窒息，但我没有时间害怕。我刚刚得到一个电话。我知道，最近的一个是挂在墙上的接待区。在一个点上，我设法撕裂自己走。我飞奔上楼，试图达到的电话。我不能因为威廉跑后，我和一个总的愤怒，他把所有的桌子和椅子。玻璃掉进成千上万在地上碎片。值得庆幸的是，其他人听到他的咆哮，并就下来了。我们试图制服他，因为我们害怕他会跳通过这个窗口，我们是12楼。最终，我们成功地制服威廉。他立刻找来了一枪，并平静下来。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腿在颤抖。对于剩下的，我没有问题。我认为威廉会被关进监

狱，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注射。在接下来的治疗，我听到Loek这话一出口一直是好东西，这个突破意味着威廉将被允许在数天内回家。同样，我不明白任何这一点。这是全新的我。

这是1975年和心理治疗，完形治疗，并在荷兰生物能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我，希望可以帮到人，医治他们就像Loek也开始增长。我开始唱的其他参与者，当我们在地板上的圆圈坐在一起。我播放的歌曲和我的吉他。在会议上，我们哭过，笑过，生气了，我们又回到了孩子们。这似乎是我们没有面具，在所有诚实，我们发现什么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并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我还学会了如何产生一定的震动，以及如何被隐藏在那些震动，情绪能找到自己的出路。有一次，Loek问我，如果我想坐在对面的一位年轻的女士名叫Dineke。她stricktly改革和教育，从而陷入僵局。我一直保持对她说，“你听到的钟声响起？”，指的是她的青春的教堂的钟声。在开始的时候，她没有回应，但Loek坚持让我继续，所以我说，“你听到钟声？你听到钟声？“然而，她仍然没有回应。她突然来找我，给了我的地狱。最后我从我的椅子上落，并得到了伤痕累累的手臂。即使发生，我不停地喊：“你听到的钟声响起？”幸运的是，他们已经把一对夫妇的我和她之间的枕头，她可以罢工衬托出她的所有压抑的感情。在那里，我和我的手臂酸痛，但我是骄傲的孔雀。

也有辛酸的时刻。就在那一天，Loek带我去了一个假想的池塘喂鸭子。通过这样做，他填补了我真正的父亲的孔在我的生命。看来，一切是可能的。即使告别死者或尚未处理的是重温了格式塔疗法悲痛的处理。他还问我走蒙上眼睛来建立信任。不幸的是，我最大的恐惧是不会被删除。有时候，这种担心只是变得越来越大，我不得不为它没有解释。该制度最终变得不那么紧张。我没有睡在部门，开着我的漂亮，大福特的会议。到了晚上，我就回家了。有时，我们有心理治疗的家庭一个晚上一个星期让家人能体验到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我的女朋友是做的很好的，但它后来不了了之，因为她马上承担辅导员的角色。

同时，我已经相当成熟，在Soestdijk。我变得像女王的一名工作人员，站在旁边的博尔德，并挥手向观众荷兰。随后，我们坐在Vernerde的私人秘书王子的房间。加上工作人员，我们喝了大约三十多岁的雪利酒。第一口之前，我们站着高声韶

山，“乌拉！乌拉！“好一个对比，从我过去的王子和王后所包围。Soestdijk　　宫敬礼的军警。周末的时候，我花时间与Ineke和她的父母在Bloemendaal的，我们有一个私人房间。我发现它非常愉快的呆在那里。我真的开始喜欢Ineke的父母尤其是她的父亲。他是一个官员和秩序橙色的骑士-拿骚和有重要的公共职能。他也履行了自己的角色，福克的总裁兼导演，但仍保持谦逊。当我见到他时，他总是在他的眼睛闪烁这给了我，他完全接受我的我是谁的感觉。如果我的日子不好过，他看到了，他会说，“哦，孩子，我们什么都有，当我们用我们最后的钱建30飞机，都拒绝了政府的时候。”虽然他说，他看着它正在吃他最后的苹果在他的苹果树的八哥。他教我如何生活可能。虽然他是一个富有的人，这不是明显的在自己的卧室设计。没有什么特别的看，只是一个旧闹钟，挂在墙上，并在他的床头柜上再现鲁本斯，这是由弗里茨·飞利浦签署了厚厚的毡笔小型飞利浦便携式收音机。在谷仓里，他总是挂着他穿上，当他走到在花园里工作，他的旧裤子。在之后的Bloemendaal这样一个周末，我们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上班去了，我的女朋友不得不去Soestdijk因为她是秘书王子，谁刚刚从声名狼藉的贿赂出来的所谓洛克希德事情。报纸上充满了它。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在想什么。因为王子遭到了新闻界和媒体，我女朋友觉得他需要写信解释他的身边。我写的绿色油墨在从弗顿我离开，我收到了一个临别礼物的钢笔那封信。这封信一定是做出了巨大的印象王子，因为他给我发了一个电报个人的文字，“我很热情感谢你的话。”

我还在治疗的Paaz。我不能说，我注意到了很大的进展。我尖叫着，做了什么是对我的期望，但真正的突破没有来。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它让我感觉很好，但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与所有的角色扮演和枕头击球，我的身体症状明显减少。但是，这是方法吗？这是很难甚至三个月后再说。所以，我不停地吞安定了我的忧虑。不过，我有感觉，我终于走上了正轨。我会继续我的一个成长小组处理，有人告诉我。

我需要谈谈我在澳洲的孩子们的损失。他们认为这是更好的，如果我放手澳大利亚并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在荷兰。有什么比好不如嫁了一个新的开始？Ineke和我结婚了布罗门代尔的市政厅。当我看着婚纱照，我看到自己穿着C&A西装，被包围的人，有些人我不认识。他们大概是从福克和Soestdijk。

这一切都看起来不错，我记得我父亲吃饭时站起来道歉在我的公婆，因为事实上，我没有金钱面前，我是穷人。我还记得我的父亲称赞天堂为我的真实性，这对我来说是值得比什么都重要。是什么也很特别，是从王子表示祝贺的电话。作为礼物，我们得到来自飞利浦收音机闹钟。很明显，这场婚礼一定花了不少。吃，喝，跳舞之后，我开车带我们到法国为我们的新婚之夜，只有一个手提箱和含该客人已提交给我们的钱的袋子。此外，有一千个荷兰盾我的父亲在法律上已秘密摆在我的婚礼西装的口袋里。

我们在法国度蜜月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把车开到附近的波尔多南部和享受豪华的太阳。我已经把我的吉他，有喝了几杯酒之后，我打了天上的星星。我演“是免费的，我想是免费的，有很多事情我想今天做”。这是我刚写的歌曲之一。我派了几个那些歌曲的唱片公司，但没有成功。王子试图利用广播自己的影响力，但没有奏效。早在荷兰，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王子仍在怀疑在洛克希德事情。我们没有把任何责怪他，只是正视站在王子身后。我们没有谈论它。Ineke刚去的Soestdijk工作与她的狮子狗。洛克希德事件也影响了我们的家庭。首先，他们感到自豪的是谁的工作为太子了一个女儿，但现在，他们看着不同的事情。对于我的父亲，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想成为宏大的比他真的是。我还在休病假，并与摄影，电影，绘画和创作歌曲涉猎让自己忙碌。你可能会认为，建立这样一个连续流动就会让我很高兴，但是这并非如此。我还是不开心的小公寓，让我觉得限制。唯一的好时刻发生在Bloemendaal的与我的公公婆婆。在那里，我觉得真正接受。风平浪静总是过来我在拥有美丽的花卉和植物的我的岳父岳母增长自己的花园。

41. P sychosynthesis

与此同时，我的灵魂仍然充满了恐惧。我吞下安定药片，并试图喝我的悲伤离开。有一天，我的音乐尼科同志告诉我，有在乌得勒支心理医生谁在治疗组进行psychosynthesis。他是罗伯托Asigioli，意大利精神病学家，谁制定psychosynthesis的学生。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治疗，但我还是想获得幸福，必须接触我，并把我的眼泪化为喜悦。这一切听起来很好，所以我申请了采访。它花了几次会议来完成。在忽冷忽热，并与众多的眼泪，叹息，我告诉了他我的故事。经决定，我会被录

取到该组只要有个地方。直到那个时候，我听了歌曲从凡妮莎·威廉姆斯无线电就像我们将一如既往，萨米，萨米看，让我，让我走我自己的路。这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采取了唱歌重视。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能够加入其中包括了十几个男女的治疗组。该小组共同领导由彼得·科佩尔，耶稣会，谁刚刚退休。我当时不知道，同样的彼得会达到我的灵魂。一个新的门开了，我和我的运气是在那扇门。我看到了什么，只觉得眼泪，绝望和恐惧。我拼命地搜索了光，但无论我做什么，我找不到开关。我没有足够的实力。必须有人指导我当我进入战斗，并且有人将彼得。不知道，他会成为我最好的精神领袖之一。

在第一组会议上，我只好坐在中圈中间的凳子闭上双眼。然后，我就想象我是在监狱里想尽快挣脱束缚。不过我闭着眼睛，我给了一个很难踢假想监狱的大门，它突然打开。后来，很明显，这是不那么容易，而且仍有许多星期三下午采取之前，我可以说，“我能看到地平线上的光。”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首先要解决我过去的创伤和愤怒，不信任，嫉妒，内疚，这是被困在了我。我把我内心的小孩起死回生，直到泪水滚落我的脸颊。除了表达的痛苦和凄凉，我发现，我们所追求的是已经存在于我们，我们的父亲，母亲和孩子。我们是三位一体，三角形，我们自己的单位。上帝是我们的。你知道为什么人们谁寻找上帝经常找不到他呢？这正是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但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42.W¯arehouse-Baarn的（1）

我的妻子和我（加上狮子狗）要搬家了。我感到非常不愉快，我们的公寓，她也看到了移动会做我们都好。通过在那个时候房子的升值，价格突然变得三倍之多。首先，我们试图通过经纪人出售的公寓，但最终，我不得不通过在报纸上的广告把它卖掉。有了这笔钱，我们买的Baarn的中心的小，旧仓库。其实，这是一个老木匠作坊里的棺材发了言。我们花了很多的麻烦房地住宅许可证。经过许多个月，我们可以工作在我们自己的小宫殿。不久，我开始了自己的录音棚，创造了雕塑。随着涂料辊，我画了整个前淡黄色太多居民的惊喜和烦恼。我也提出了新的瓦片，其中掉下来之前，水泥未干的小浴室。该建筑有两个巨大的门，加热是由两个巨大的燃气燃烧器这花费了我们的财富提供的。我们睡在一个梦想的卧室约100m其中被包

围的窗户各方。我们有那里的鸟儿在清晨唱他们的歌曲树木的美丽景色。

当我们忙于与我们的新家，我把我的妻子每天早上上班。在大门口，我必须表明我的卡，然后开车到大楼里她的办公室位于左翼。因为我当时做了很多的摄影，我一直有一个摄像头在我的车。在这些早晨之一，因为我开车过去宫中，只见朱丽安娜女王站在她的窗口穿着睡衣和卷发器。她站在那里，她的鼻子贴在窗口，按下盯着那个刚刚落下的雪。我的手立刻抓住了我的相机，但我没有采取任何照片。我想这可能有太多的负面影响。不管怎样，在我心目中，我已经看到了Telegraph-“朱莉安娜为祖国之母”的头版上的图片。我是谁见过这个，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唯一的一个。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来看望我们的仓库。他们听说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新家园。我把我的父亲上楼向他出示了我的小录音棚。我拥有一个大的赤井四轨录音机这是非常特殊的，在那个时候。我推在我父亲的手一个话筒，说：“唱什么的，爸爸。”他回答说，“我该怎么唱？”一个明显情感的声音。突然，一首歌来找我。我曾听到他唱那首歌给我，当我还是个孩子。这首歌最初是从印尼和被称为“田部田部”。我按下录制按钮上的录音机，在他眼里的泪水，充满情感的声音，他开始唱歌。他的声音厉声说到，好像他唱歌在专业录音棚。之后，他唱这首歌了几下，我加入了一些混响给它。我们也可以做它的一个二重唱。因此，我们唱了同一首歌在一起。这是我生命中的感人的时刻，也是他。我摸了他的灵魂，并提出他的伟大梦想的一小部分成真了。在那里，他是因为他一直想成为，一个完整的声音，态度，和他的胸部向前。整个事情是美丽的东西。不过，也有人可怜，我几乎为他感到惋惜。录制后，我给了他一份给他带回家。我自己失去了记录，但我的父亲去世后，就又出现了。因此，他现在可以听到在YouTube等呼应我父亲的人谁愿意听他的声音。这是至少我可以做我的父亲是谁没有父亲。

我去深入治疗。首先，它似乎是我不会做它，整个治疗将是一场惨败。然而，它竟然是一个缓慢的增长。彼得把一切在战斗，我将所有的幸福之路的。越是我看着他，看到他是如何对待的人，更多的我看到了一种神的他。同时，他跑他自己的小组一起在训练医生。大多数小组成员是男性和女性的紧急服务，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和教师。更大我担心的是，更好

的彼得可以治疗我。越多的眼泪，就更好了。这似乎是世界被颠倒了。相反，吞咽呛咳，我不得不完全暴露自己在这里。如果没有工作，彼得知道的技术，所以我就在我的潜意识接触。他称之为“将带来的狗屎坑”。这坑是如此深刻和可怕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一切都被压抑了这么久。首先，所有的狗屁已被取出，并创造增长和发展空间才处理。这样一来，你走近你的灵魂。我看到了一群身边的人的变化。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们的脸从苦变甜，从愤怒到爱。这是一个转变，每个人都经历了。我开始觉得我的成长。有在我的种子发芽了。我看到了它的第一次和其他人看到它在我身上了。然而，事情进展缓慢。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彼得·切得很温柔而坚定的所有恶性肿瘤在我身上。白天和晚上，他准备与我战斗。我不能说什么治疗或治疗究竟给了最好的结果。每个部分有其价值，但真正让我再次合作是我内心的小孩，小男孩的我，谁受伤和被压迫者的一部分。再次成为一个孩子，你有机会做你自己一次。在这种内在的转化，你脱胎换骨，从字面上作为一个孩子重生。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孩子被开始走路和体验的东西。从一个巨大的深度，我的工作对我的自我接纳。我正忙着重新教育我自己，学会站在我自己。有时候，我有所回落，但总有彼得的手帮我站起来。这是关于接受我是谁，我是谁一直是，而且这是不容易的。问题的关键是，你必须意识到云，可以防止你的光照耀的。

两年半的时间每周三14:00我是在心理治疗至18:00。反过来，我们坐在凳子上，并致力于我们的问题。有时，它得到了相当难看。每次会议带出了很多我。它有时会发生，我不得不叫彼得在半夜。他总是在那里，我和我们驱车前往他的家在乌得勒支。他住在一个大房间，其中一间钢琴站了起来。一个古老教派的展台，他用来存放瓶装葡萄酒。如果事情变得太沉重，他打出美妙的音乐在他的钢琴。我永远不会忘记爱和忠诚的那些时刻。砍一刀深入到我灵魂的肉体，但我知道我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发现更多关于我自己。不只是我的歌词，也是我的摄影，绘画和雕塑获得了更多的深度和内容。

这是我得到了热衷于梵高的时间。逐渐地，我找了一个镜子发现我的真面目。我也画和雕刻，虽然这似乎无处相比，文森特的工作。但是，斗争的意识和热情一定是相同的。像文森特，我一直在寻找的认可，不仅在我的绘画和雕塑，而且在我

的写作和歌曲。然而，看着他的画，读他的信让我害怕，害怕了。这是在我深入到治疗时，我决定去梵高的几个月 博物馆在阿姆斯特丹。现在，我已经看到梵高的画在勒幕勒 博物馆。我还记得当我来到面对面与自画像文森特。我觉得这样的，我跑出来跟我在我身后的妻子博物馆压倒性的恐惧。我已经是一个远一点到治疗，并连同Ineke，我走了进去，我们看着他漂亮的油画。我研究了点，线，曲线和大胆的油漆daubs。突然间，一切都开始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旦离开，我的恐惧慢慢消退并没有离开阿姆斯特丹，只是还没有。

我们决定去杜莎夫人蜡像馆。在那里，意外遇到了我一次。首先，多鲁什突然在我的面前。我拦住了他，说："你好，多鲁什。我想念你。我想打小多鲁什但是我父亲带我去海边。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甚至打出你在阿德莱德和悉尼。"是啊，我在那里用爱和忠诚的大心脏，因为在我的心脏，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流浪汉。另外，我只是在寻找真实的自我。"再见，多鲁什，"我喃喃细语。"非常感谢你的一切。"依然充满多鲁什，我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前进，看到了一个著名的人层出不穷。

然后，它发生了。我怕得要死，因为突然在光线昏暗的房间是文森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我想跑到出口，但什么东西阻止了我。我深深的看了他的眼睛，感觉到眼泪山谷。只见他不得不通过之前，他把他匆匆结束在自己手中的地狱。我看了看他手中这让所有这些精彩的画作，并写信给他的弟弟西奥。我看见他就像多鲁什一个流浪者，寻找团结和爱情。然后，我看着他的脚而曾带他到比利时和法国。有那么一刻，我不再害怕，当然，我在我的眼中有泪水。在psychosynthesis，我想象他闭着眼睛。爱流出的我，我的恐惧消失了，我的心脏充满了同情这个男人谁想要说些什么，我们无法理解。我抹去我的眼泪从我的脸颊，这一次我低声说，"谢谢你文森特，什么是无名。"我看到他在别人谁也喜欢画年轻女子在澳大利亚。她是那么干净，纯洁，美丽。她也是一个"文森特"。就在那时还有，我决定更好地了解自己，因为在谁被诽谤，被误解，所以仅在世界上有这么多"文森"。本周该事件发生后，我跟组发生了什么事，我在阿姆斯特丹。

在我们的小组是狮身人面像杂志的编辑。他有时发表的著作我。我被允许拍照的纪录片为大学。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有机会去了自己的工作，对层。这将最终决定路上，我会去的方向。

我也为摄影和雕塑。当我看到彼得在工作中，这样的爱情来找我，我也很喜欢心理治疗。我只用了5年小学教育的。我的整个生活，我一直生活的想法，我很愚蠢，我可以不学。在此期间，我继续我的雕塑作品在我的仓库，但我的愿望去与人逐渐强大起来。虽然我接连写了一首歌，我找了一个办法让工作作为顾问。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受访者本身经历了一个类似的疗法为他们的训练作为心理治疗的一部分。我可以开始作为一个主持人是免费的。由于许多治疗方法和治疗的，我已经获得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我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现在讲他们的语言。有时候，我帮助彼得的会议。其中一个是我最记得是在需要被医治内心的伤痕闪亮的一个假想的太阳练习。这必须非常仔细地使你的心脏会不会引火烧身完成。你会知道你是你最好的外科医生。在治疗师的指导下，你可以去下到地下室在那里是黑暗的。我无法表达我的目标。如果是仇恨和愤怒对你的父亲或母亲，你让你的光照耀，直到仇恨开始融化和真实的人自然会出现，你的人到底是谁。

现在回想起来，我经常在想，如果彼得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否给予足够的重视宗教的，神圣的，精神的一面。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很多谁曾跟随psychosynthesis的路径将灵性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种疗法奠定了基础，较高的成长自己，只能导致神的真理。我看到了很多光在我，但大多数仍然在黑暗中。我永远不会忘记，罗伯托Asigioli在1922-写在他的著作“Psychosynthesis”字样的“帮帮我。我知道有这样的事，作为更高的意识，但我不知道如何找到它。“我觉得他是什么意思。我不是一个科学家，学者，但我们有同样的经历。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每周有此疗法与一群人谁镜像对方。长的脸变短，平淡的眼睛里光芒，和封闭的心再次被打开了爱的一切，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慢慢开始流动，水流成河。这是很大的变化和启示的时候。当时，有一名女子组中谁请我去她家，因为她想让我见见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变成了有银行业高的位置。通过这种对抗，很显然，她的存在集体心理治疗和日常工作在她的家之间的天壤之别。在一个点上，她叹了口气对她的丈夫说：“啊，你是喜欢他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处理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同时，我得到了我的摩托车驾照，买了我的第一辆摩托车，1000cc的本田金翼，我撕下了道路。在我的种马醒了。这是艰难的骑摩托车在我的本田，我的羊毛袜，我的皮包越过我

的肩膀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很气派。当我去得到一个冰淇淋的Oudwater面包店Baarn的，我在艰难的皮革坐在那里长椅上没有眼泪和自豪作为一个孔雀。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并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可以做到，尽管我担心什么。慢慢的，时间到了，当我将离开该集团。“查找另一组长大，”他们告诉我，但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以及如何。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我们谈到了在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的创造力已经长大，我的内心生活更加丰富。不过，我最后一次治疗期间还是坐着悲伤，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识之士来只在那些日子里，我接受的治疗之一。我独自坐在彼得又一次泪流满面。他让我回到内心深处，走在树林中一个假想的步行路程，并遵守所有的那些树。彼得突然说，“你是不是你的眼泪！”他重复了几次，突然，就好像一个光开关被翻转，我看到了，我是不是我的眼泪。我是不是我的过去。我是什么，我不能说，但我的眼泪似乎溜走。取而代之的是泪水，我看到了像一个巨大的太阳光的光。什么是我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不得不为我自己来回答。通过这次经历，我开始准备为未来的辅导员更严重。在当地的报纸，我看了，在苏斯特，有在我家附近一个心理治疗师谁成群了每周一次的治疗。首次会议和一些采访后，我开始作为共同治疗，有时做了一些练习。这是一个可怕的，但美丽的时刻，当我站在鸿沟，第一次的另一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经历作为一个治疗师。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女人谁多年来一直没联系与自己。我带她到她自己的“地窖”的深处，发现她有很久以前发生的流产。通过这些经验，她才知道她的情况，她又开始流动。

我的生活开始形成。我的心在慢慢变看见我。我舔我的伤口，看到别人怎么还在试图从他们的发现。我听到我的心脏的声音说：“把我的手，跟我来。我知道那里的阳光普照。这是你的，你的孤独。别看轻别的地方，因为你自己就是光。“

光作为一面镜子给我们。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内心的真实面貌。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真正是谁。的真实面目是超出了我们的情绪。这并不容易到那里，但一旦我们在那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明显和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旅程到天边。这是一个永恒的旅程。你永远不会到来。旅途自己是你人生的旅途，而旅途本身就是你的生命。虽然很多读者，这些想法听起来模糊和羊毛。我不能忽略它们，因为它是理解，我觉得在那一刻欢乐的组成部分。它是发现一颗钻石的闪耀在阳光下的喜悦。这个故

事是我的生命，我的真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他自己的生活故事。

43.社会科学院

同时，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和谁去上班危机护理志愿者　中心在苏斯特。这些都是忙碌的时间。我骑着我的金翼摩托车带着我蜂鸣器包可能随时　熄灭。我正准备去给律师一个醉酒的人谁刚刚殴打他的妻子。我会到谁曾离家出走的孩子说话。我想谁想要自杀，或将谈论谁的人感到孤独的女人给的建议。我喜欢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志愿工作。有一天，我再次呼吁，并配合警方，我去了一个家庭的需要。我们发现有破坏，当我们到达。整个地方是一团糟。警察看着我大声喊道，“做一件事情，先生。做点什么！“而我回答说口吃，”我仍然在学习。“回到派出所，正式报告写了这一事件，并逐字读”清醒的警察“，就是这样的喇嘛喇嘛。在那里，我是为我的大词辅导员。我看到，我仍然需要学习很多。每个星期，在过去一周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在这些会议中的一个，有人问我随便在那里我有我的教育。与所有我的清白，我告诉他们，我只有小学五年级在荷兰。他们惊奇地问我交谈的就业办公室，看看我是否能在社会申请　学院接受教育。当我到了办公室，告诉他们我的训练是，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当他们最终发现我说出了真相，他们建议我采取了心理测试。然后，他们把我送到就业办公室主任。我呼吁最高法院在乌得勒支谁批准了我的计划，我得到的财政支持，社会霍斯特在Driebergen学院学习。

我申请并得到了一摞书。我走过去，其中包括劳工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历史。我心中，我听到一个声音，上面写着：“这也救不了你”，所以我只是通过一些书籍翻转。在高考的日子，我觉得所有的人之间的小，我总是听到我内心的另一个声音说，“你也太愚蠢了。你不能做到这一点。“几个星期后，我得到的结果。我没有成功，但我可以重新参加考试。这个结果还是给了我一种安全感，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努力学习的入学考试，仍然远远地传来。我设法通过重新考试，我被招入学院。用我的皮单肩包，现在胡子和长头发，我的羊毛袜，一个星期我撕毁了我的摩托车去Driebergen几次。我坐在一个教室里有一组20名学生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这似乎是我在兽的肚子，我登陆了与所有这些愤怒的人大多数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尾巴。突然，我的治疗彼得后，我错过了我自己的内心体验的深

度和我的同胞。然而，当我开始在这一点，他们说，我必须保持我的嘴。我从不谈论心理治疗，因为我们是培训成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知己知彼。其实，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进入。我想这将是我的治疗组的延伸，但事实并非如此。慢慢地，我经历了愤怒和失望的电压。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增长或认识了自己，当它的东西，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先决条件行使施救者的角色。

在教训，我的头开始转向名副其实。我决定问这个心理学家。他解释说，我只是生气，告诉我，我只是把我的想法了。有一天，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教训时，我非常生气，我打我的拳头在桌子上。我尖叫着什么，我真的以为他们。我说，他们正在努力抑制自己，因此是不自由是个女人。其结果是，该集团打破了。当我在我的家我的摩托车的方式有一天晚上，我大声喊叫，说："我是谁呢？我是谁？"我似乎属于哪儿冒出来，如果我真的想工作，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至少有三年半的时间里走在学院。在第二年，我去实习，并通过它。第三年，我会得到监督，并能深入解决人的问题。后者的前景让我继续走下去。

有一天，我听说，一些越南船民我们村的被感动了。我的心脏出去对这些人，并在电视上所有的可怕景象之后，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很想去帮助他们而不是作为一个辅导员，但为好友。我遇到了Baarn的站台上两名越南。我在与他们接触，我的心脏突然打开。一个被称为李和他的朋友被评为凡龙。李邀请我去他们的住房喝酒。从那一刻开始，大门，一个新的世界友情和爱情被打开。不久，我被介绍给这些人谁曾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仍然可以负担得起笑的世界。该住所是位于一个大型别墅那里住着约40越南籍男子，妇女和儿童。有些人结婚，而其他人独居。这里的气氛是一个奇怪的混合悲剧和喜悦。所有这些可爱，笑脸的背后很可能是数以百万计的泪水都藏了起来。紧随进入，我的心脏爆裂开来他们永远不会再关闭。我觉得在家里与这些人谁嚼上一些煮熟的鸡的腿。在这里，人们通过地狱去了。慢慢地，我听到，看到他们所经历过，我发现了什么是隐藏在他们的笑容，杀人，抢劫，强奸，他们最后的金牙从他们的嘴里撕裂，家庭成员的消失，等等。我还记得三年一个小女孩怎么来找我，拉着我的手，引领我走进一个房间，她的母亲也哭了她的床上。还有一次，我们坐在地板上的圆圈。不知怎的，我觉得接近他们。不知何故，他们的痛苦就是

我的痛苦。当我们走在沙滩上，在赞德沃特中，我们看到了大海和有泪水在我们眼前。我哭了，因为我错过了我在澳大利亚的孩子，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错过了他们的家庭在越南。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时光。有时在周日，我的妻子和我邀请他们到我们宽敞的仓库，我们举行了在花园里烧烤。

同时，我在学院第一年结束。在第二年，我不得不接受一个强制性的实习计划，每周至少20小时。我与越南的工作是不是官方的，所以我不得不另谋高就。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我第一次有交易分析的热线电话中Gooi。我去训练了6个月。我学会了始终发挥到了客户的愿望，使我们自己不会受到影响。客户端将不会发现我们是谁，为了防止事情通过彼此运行。我绝对无法协调自己与这一进程。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麻痹人民，不断满足他们的弱点和深深的情感。对我来说，它主要是一个巨大的学习经验。我注意到，我经常一个受害者因为，他们可以在我行使权力。通过仅具有内在的知识和意识，这可以节省你从这样的操作。在学院，我觉得比那些女权主义者与他们的仇恨更不幸。我越来越感觉到一个局外人的学院。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日渐疏远，而且关系可以褪色。我觉得这是我的妻子和我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看到宫殿作为一种公平的情况。一些工作人员和所有我听到关于皇家学院的故事了豪华的谈话并没有做出特别的画面乐观。

深入我的心脏，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一直在寻找真相的我自己，生命，上帝，耶稣的道理。耶稣的身影越来越近。有一天，在大坝在阿姆斯特丹，有人谈到了耶稣。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耶稣，他认为，他是如何真正的生活，而他所真正学会他去宣讲之前。另外，我开始钻研埃及，阿西西，亚特兰蒂斯，印度人的弗朗西斯，和都灵裹尸布的奥秘。当我走访了有关马克·吐温的展览，我突然觉得认可的感觉，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觉得越来越引起的精神境界。我一直在寻找在书本和博物馆中一个线索，一个方向的希望。耶稣总是与其接近。当我想到他，我的心脏是充满了爱。

44. Eembrugge

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现在，尽管我们的友谊，我们认为这是更好地分道扬镳。我离开了我们的大仓库。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家也没那么容易。在Nederhorst范登贝尔赫，一次偶然的机

会我发现了一个很旧的废弃的船屋的窗户和门被打破。当我找到了主人，我换这个17米长的游艇berthless与我买了400荷兰盾阿凯四轨录音机。通过这次交流，我成了在水面上的房子的骄傲的主人。我只是没有现货。发现这是下一个挑战。

我很快发现了非法地点在Eembrugge的不远的地方，我住的村港。船屋不得不被拖着它并没有变成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需要一定的许可下桥就可以了。另一个问题是，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子船必须被拖曳到艾瑟尔湖，那是不是没有危险。一旦有人停靠，船不得不进行翻新。我画的门窗用白色油漆，我用沙土混合，所以它看起来像一个古老的希腊房子。它也有明亮的蓝色轮胎和轮辋。生活是很好，真的很好。到了晚上，我震撼了我的双人床垫，并听取了对船的水的研磨。在远处，我能听到鸭子嘎嘎或船经过。在一个墙上挂着一个大人像阿西西的弗朗西斯，我买了一个跳蚤市场。在另一面墙上是一个老牧师的袍子，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它是一种精神的旅程的开始。我无法解释，但对我来说是非常清晰和明显。如果有人问我的话，“卢卡，你见过耶稣吗？”我会肯定地说，“是的，有几次甚至是。”然而，没有人问我。也许他们宣布我疯了，但我开始了解自己更好。

尽管我们离婚，我的妻子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总之，我们有一个房子和船。我的船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家。所以，生活继续。我从第二到课程的第三个年头，并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因为我遇到了许多误解。一天晚上，这是对我来说太多。整个组坐在我对面，我们的心理老师说，我们已经处于胶着状态结束了。双方都采取了行动，所以我仍然独自一人，只是像往常一样。那天晚上，我骑着我的自行车与报纸在我对我脸上的严寒和冰冻的泪水外套。

人生是不断流动，并认定其没有目的地的瀑布。没有任何人，任何一个目标，任何地方。一切都在你，我，花，树，鸟，和后代。这里曾经有泪水，微笑着出现迟早的事。当它是黑暗，灯闪烁一次。很明显，我认为我必须找到真相我自己，在其他国家，并在教堂。我想知道的一切关于耶稣，他是谁，他在这里呆了14和33年之间，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盲点。

我开始在学院逃课。我不得不学着我到了那里的监督是没有意义的我。有一天，我遇到这个老师之一，他哭了起来。他说，“我不能”一遍又一遍。他们试图让我回去，但我拒绝了，继续孤独。该热线电话，我已经工作了两年把球扔回去。

当我采访了领导以后，他给了将球回传给我，但我不再把它捡起来。在学院，我建议讨论这一难题，它原来我是对的。于是，我决定说再见，我在电话公司工作。

我在学院第三年是一场惨败。我被要求做一个实习。寻找那个时候一个新的实习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大量的学生谁正在寻找同样的事情。我开始意识到，这不再是我的方式，如果我成功了，我可能会最终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些市政大厅。我想起了程序的看守政府的言论。他说，我不属于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我发现他是对的。在第三年年底，我为了体验能量加入了类按摩。女性不得不碰我，我不得不自觉地接受和体验。我不喜欢我的身体，尤其是背后的双手能源那些手中。这不是我的手爱或触痛，但卡刃手。我拒绝继续参与的使命。我的拒绝的后果是，我不会让我的考试，因此不能前进到第四个年头，在过去一年中，我只是将不得不写论文。我觉得这样的误解让我走出了房间。他们追了我，但我告诉他们“嗡嗡关”。

我得到了我的自行车，径直回家。这是我与奥斯卡最后一次接触。我写了告别信给他们。一位老师给我写了。“让生命之源不涸，”他在最后一次尝试说服我回来学院写道。我的仓库被命名为“布龙凡利文”，意思是“生命之源”。我记得，我想把它放到墙上的标志。这似乎有趣的画在典型的孩子气的笔迹这些话。我问了几个邻居家的孩子为我做的。当他们做了，这让我感到自豪，当我看到的结果。上面写着“男爵之都”。我发现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所以我钉牌在墙上。因为所有的麻烦，而我失败了，第三年的期末考试的事实，我决定退出学院，并找到新的方法来扩大我的范围和能力。

4

在巴格的法术（1980至1981年）

45. 乙hagwan

这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由一个大师由巴格的名称。某处在荷兰是一个精神病医生谁写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对精神病学名为“不是木质的”。这是一本畅销书，并因此对广电收购，并被广泛宣传。这个心理医生被命名为扬Foudraine。他曾在印度的大师，并因此受到他介绍了这一主题类回荷兰的讲座心惊肉跳。我还记得伟大的印象，扬Foudraine发在我身上。他刚刚从印度回来，身穿橙色长袍。在他的胸前是一个念珠，与主，巴关的照片的项链。我参加了他的讲座之一，我立刻想到，他知道这个世界。讲座结束后，我问他，如果我能记录下讲座。他觉得很好，我记得我认真地听了他对死亡和生命说。他的演讲的第一记录对我来说是新的音乐。我的心脏进一步开放与喜悦和认可。在当天晚上，表现出了对巴关的视频。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名男子是在药物，他翻了个白眼，并保持仰视。不知怎的，他的话并没有通过来找我。因此，许多矛盾的想法发生了对我，这个人是出于对我的钱，他想催眠我。我不知道其他人有同样的感觉。约五十人的观众由社会工作者，医生，心理学家，牧师，和前牧师。之后我把磁带扬Foudraine，他拍拍我的头。我觉得由手势非常受宠若惊。我问他，“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下次再来？”他回答说：“是的，下一次！”

一种新的流开始被挖掘，爱和同情的流。在我的游艇，我正忙着与新的歌曲和诗歌，我录制了新的四轨录音机Tascam的。这是所有的内容相当的宗教。此外，音乐部分是不完美的，我很快就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将不胜感激。如果我不忙的航行，我是在我们的仓库跟我的前妻。我们疏远了，去我们自己的方式，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学会了巴格的其中指出，我们必须让对方去自由的著作。

该讲座的中心，那里的巴关的追随者的门徒，生活和工作举行。这些人往往有明媚，美丽的眼睛，是那么开放。我也看到了，他们只是普通人。当我设置一个时间的设备进行了演讲，一位居民变得很生气，他砸了他的盘子在墙上。所有的垃圾都必须清除之前的第一批客人来了。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我，因为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地球上的天堂，这个事件完全不适合的形

象。然而，有一些无形的东西大爱，我觉得谁是吸引了甜蜜蜜的一大蜜蜂。在另一方面，它让我害怕，因为我曾如此接近真理。有报道说，被释放被媒体抹黑这个群体的偏见和诽谤运动。这是一个邪教这里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性别和金钱。我很快就看到了，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钱生存。

我特别吸引奥修的教导和讲座由Jan Foudraine，承认说：“啊哈！”的时刻。慢慢地，很明显，我认为，如果我是准备好了的真理，它只是展示自己。所有的事实是，在我们已深。我们只需要看到和体验。我的上帝，有什么发现。它是如此简单，但也因此很难把握，因为我的愿景是通过调节和社会化进程，以便笼罩。烟灰层必须首先擦除之前，我们可以发现自己。你必须自己做。没有人能为你做的。另一个是你不能悔改，直到你自己准备好了。我看到在我的眼前成为现实。人们感动了，包括我在内。虽然我觉得这是实话，一开始我觉得所有的人谁看上去像一个阿拉伯人或霍梅尼在他们的橙色的衣服，他们在他们的脖子麻辣之中是相当不舒服。当我做了一月Foudraine的录音第二次，他抢走了磁带从我手中，这一次，它是没有感谢，并没有在头上拍。有那么一刻，我想：“这是多么混蛋”，不过随即一想，“他有一个理由这样做。”于是，我继续听他的讲座。

巴格和他的追随者不断地在广播和电视新闻。有时有正面的评价，但大部分均为阴性。同时，很多荷兰人已经加入了运动。我也想，但不敢，因为我怕我周围的人的反应。我也看到，所有这些偏见是毫无根据的。我看见真诚的人来自各行各业，非常有学问的人，牧师，谁是全部工作的一些新的东西。当我睡在我的船，我突然醒了，看到随风飘面和窗户撞。他们是谁我中心内满足门徒的面孔。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了。它就像一个魔术，但对我来说，那感觉就好像一些更高的功率试图让事情我清楚。一段时间后，它再次发生。

有一天，我跟一个女人谁是负责巴关中心。她给我看，我是不允许打开，因为它包含从巴格的胡须几毛一个木箱。当我问，如果我可以抱箱子，她深深的看了我的眼睛。当她递给我的箱子，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的整个右手臂开始自行振动，我的身体的其余部分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光爱。是不是我的想象或把戏？这是真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些熟悉的东西。这使我想起我在我的psychosynthesis会议曾经历过的感觉我。即使这样，感觉就像一个光来找我。只花了几秒钟，但它似乎永恒

的，无止境的。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是在光与热的海洋。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陌生和不真实的，但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我形容它。

虽然我是在爱与光的样子，我真的不觉得在家里的中心。我还是有些不舒服和保留。我听到他们宣讲的东西，如“放下一切”，“释放所有”和“你是不是你的感情”。这是完全不符合我所学这些年来治疗。走在红色的衣服与念珠完全吸引了我。大约有免费色情与对方或团体的故事。同时，扬Foudraine（Amrito）变得更加突出特别是对他写的Amrito书。他的工作是由小群体好评，但也被拒绝，并受到许多残酷的给予批评。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反对和批评，在我的生活所以我为什么要揭露自己这些了吗？尽管如此，我被巴关的数字仍然着迷。谁是这个小男人与他的劳斯莱斯和劳力士手表与钻石吗？我看着他的照片，当我看到他在电视上。我觉得他的眼睛巨大的吸引力。我开始钻研他的书籍和著作约不朽。我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七个脉轮而这些似乎打开门我。我被引导到意识的路径和道路走不通。不久，这条道路充满障碍和风险。很大的勇气，需要走这条路。慢慢地，我开始想象它会像成为一个门徒，四处走动的红色衣服，这样一个产业链。我觉得这适合我。与此同时，我的妻子，谁也非常有兴趣巴关，就已经注册成为一个门徒。我们决定去阿姆斯特丹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船，在Ametap，是在码头。这是荷兰的第一个巴关中心成立的地方。

紧张，有点紧张，我们走了进去。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红色长袍，用灿烂的笑容。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呢。许多问题被问和答案填充在形式，随后被送往印度。对我来说，这将需要一段时间之前，我可以做这一步。起初我是非常不愿意采取这样的一大步。在那个时候，我经常光顾一家小巴关公社在苏斯特称为Almatas。一名前牧师名为Sidarta是负责的。有一次，我问他看我的一些诗和文章。我的恐惧，他评论说，只有巴格可以写这样的事情。我被这一评论感到震惊。它并没有帮助，我已经这么没有安全感对我的工作，因此所有的一切消失在衣柜里。因为这件事，我的感情从过去拒绝回来。也有次我在那里称赞我在Beverwijk工作时，我卖掉了我的一些作品在黑市上。然而，我仍然觉得没有安全感。我仍然在成长的过程。慢慢地，加盟巴关的想法被再次提出。我写了一封信给巴关中，我诚实地告诉他发生在我身上。巴格已转移到美国在这个时候。

周的不确定性和紧张之后，答案终于来了。我们只是在我们的仓库进行会话的生物能学组。该长啸一声声可闻及邻居抱怨说，我们好像疯了。我跟我们不得不停止，但也告诉他们，我不得不从印度巨大的新闻组。我已经收到了奥修了一封信，说我被接纳为门徒，他给了我一个新的名字，阿洛克Gayaka，这意味着“歌手之光”。我无法描述发生在我身上时，我打开了那封信。东西打动了我那么深。就好像有人看着我的灵魂，放在一个红色的玫瑰在我痊愈的伤口。这是因为如果有人低声爱的歌给我。这就像有人说，“我知道你，这是你的名字。”有人在奥修。当时，光是如此之大，我几乎无法控制或接受它。新的名字是这样的打击，我的心脏不停地喊，“不，这不可能是真的！”他的消息，让我感动。他告诉我，他把神的新理念融入世界，上帝是爱，上帝是纯粹的喜悦和欢乐。他说，所发生的一切是好事，因为所发生的一切是由神而行。起初，我不明白这句话，它仍然花了很长时间之前，我可以穿透真理的最高形式。随着泪水在我的眼里，我跟这一切的生物能组的成员。安娜歌，谁领导小组，看到我发现很难接受我的新名字。她劝我站在大镜子在客厅前面，大声说，“我是阿洛克Gayaka，光歌手”，但我不能。无论我做了也不管我多努力，它没有过我的嘴唇。我咽反射每次。我让所有的电阻第一。当该结束了，她问我站在组中，演唱了巴格的歌曲被记录在磁带上。这是一个非常天真活泼歌曲，大家唱歌，我身边跳舞。它已经多年，因为我唱的人。很安静，欲言又止，我可以表达我的新名字，阿洛克Gayaka。一个全新的人诞生了，重生。

正式桑雅生，我首先要报告在乌得勒支巴关中心。一个日期定为我开始为门徒。这将发生在12月。这似乎是一个新的生活做准备。在那个时候，我有很多与扬Foudraine接触。我告诉他我开始为门徒，而我收到的新名称。我记得他说，“你不是你的名字！”在此期间，我们为他提供了一个房间，Baarn的。他与女友的关系刚刚步履蹒跚，他一直在寻找新的住房。其目的是扬Foudraine和我打算举办讲座，研讨会，视频夜，沉思在我们Baarn的中心。我会抓住一切的视频和音频，转换这些录音带和录像带，并出售。在此之前，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名字-红色闪电制作的。我们也将举行讲座在全国以及在比利时和德国，其中Amrito是现在人们所熟知。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谁了一辆车，我开车扬Foudraine这些讲座。对于这一点，我有画我的车的红色。我们的心开始变得繁忙。更多的志愿者走上前来之前我就

知道，大约有10到12人在我们的仓库。我们的中心和活动的广告被放置在报纸上。我们中心的内部很快就适应了新的任务。有沿墙床垫和有现在一块黑板，一台电视机和音响系统。后，摄像机中的溶液。如果我们缺钱，我们只是卖一些古董，如家具，银器和瓷器。

贝恩哈德亲王偶尔问哪里Ineke了。她报告说病了，说她需要休息。他明白不得而知。Ineke也走了一圈红色礼服与她的脖子一个念珠。她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马阿南德Copika。“Copika”的意思是“亲爱的奎师那”。她的全名意思是“使者的爱”。我们的日子充满了没有计划或日程。此外，没有记录保存。我们相信天意，生活在当下。我记得我们惊讶是，当第一个客户进来，那些谁回应我们的第一个广告在报纸上。广告工作。每个星期六，我们有大约10至20人，并在一周内，我们走遍全国各地，党课，组织视频的夜晚。这是一个忙碌的生活。在中心，人来了又走了。我们从来没有和平。本中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业务，处理了大量的资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有比预期钱少。我试图通过打字Amrito的著作进行补偿。同时，我们与图书出版商ANK爱马仕，谁监督我们的视频和音频磁带的出版和发行了良好的联系。在我们的讲座和视频的夜晚，我们也证明了，尽管该收入仅为太少，以保持股票的旋转卖儿书和磁带。渐渐地，人们清楚地看到，整个中心只有他的无薪工作人员工作一月Foudraine。在一个点上，我的妻子坐了一整天的打字机，而扬Foudraine和他的女友得知一切。作为我们的批评为这一个，有人说，它必须是与你的过去。没有人对局势的控制。与此同时，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美国州，巴关踩着地板上的一块未开发的沙漠中，他们将要玩最可怕的事情。

同时，我正式开始为门徒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与我是否应该通过移动从巴格耶稣作弊挣扎。几个小时前我正式加入，我开车到我最喜欢的地方附近拉赫Vuursche酒店树林。这是在哪里，我总是去打坐，是静静的地方。我觉得我想独自一人，并寻求接触与耶稣解释说，我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主的那一刻。我问许可，而我在那里，我突然觉得我周围耶稣的存在。这并不是说我看到了我什么前面的数字，但是我只知道有什么。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不，我不，如果你去奥修心。它会做你不错。“就好像我疯了，但是这绝对不是这样的。我在我的脑子。我的心脏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和恩典。喜悦的泪

水滚落我的脸颊，并与耶稣在我的心脏和巴格如此接近，我们驱车前往乌得勒支，他们已经在等待着我们。在路上，我告诉我的妻子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回答说，她觉得经历了。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

当我们来到乌得勒支，我立刻就被男子在红色长袍包围。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去过印度或美国，并会见了巴关的人。是什么让我吃惊，他们都显得那么光彩照人。当轮到我，我被要求出面，接替我的位置在中间。其他门徒坐在我身边。在后台，一个偶像演奏优美的音乐上的吉他，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一个天使。“我们花你的花园里，我们是恋人和你的朋友，巴关…”这首歌去了。当我告诉观众什么巴格曾写信给我的信，我收到了我的麻辣与他的照片挂在我的脖子上。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触动了我的心脏如此之深。这感觉就像回家到一个地方，我有这么渴望。喜悦的泪水流了下来我的脸颊，虽然音乐是玩，其他人在我身边跳舞。我的心脏照多少光。这感觉很好，我感谢上帝，这事发生在我身上。

当仪式结束后，我们有豌豆汤。然后，我们就回家，在我们心中喜庆的感觉。我正式阿洛克Gayaka，都穿着红色与我在我的脖子念珠，以同样的明亮的眼睛。在过去的生活已经解决和一个新人诞生了。在我的耳朵，我听到了巴关的声音，“一切都来自上帝，也没有罪恶感。”即使耶稣一起笑了起来。以新能源，我就更加努力地工作，告诉人们谁巴格是什么扬Foudraine不得不告诉别人。整个媒体不得不被动员用于此目的。不过，我注意到，很多谎言和批评的出现在电视和报纸。

该讲座，研讨会和视频夜晚在全国各地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狭小的房间，我们租来的人总是满满的，常常被证明是太小了，甚至给大家一个地方。Amrito了很多知识说话，但有一件事，他显然拥有的业务不太了解。尽管成功，更少的钱仍进来比出去。除了金融问题，我们也不得不面对批评和极大的反对尤其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有了他们的胸前交叉，他们经常坐在前排，我有时担心的Amrito的生活。有时候，我觉得更像是一个保镖不是主管，而是Amrito自己从来不怕。我害怕的东西会发生，我们无法完成我们的任务。一天晚上，Amrito发表了演讲的工作人员在高拉伦精神病院。我们决定坐火车这个时候。我们被拾起从车站，使我们发现了奇怪的机构的牧师。当我们进入大殿，我们遇到的各种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扬Foudraine我在现场坐了下来。他坐在旁边的椅子给我，

我和我的录音设备和麦克风，随时记录每一件事情。当一月开始谈论宗教可以做的人，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听张开嘴。坐在第一排是牧师和董事会。首先，他们整齐地坐在直立，但是当他们成为更感兴趣，他们越来越多地滑下来。他们完全被他的话，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体陶醉。扬一直不错，但那个晚上，他在自己的最好的。有一次，一个硬哀声从大厅的后面。一名男子冲上前，大声说道，“这是魔鬼！”我站在那里，被殴打的愚蠢。该男子跑过去一月和企图掐死他挤扬的喉咙。有那么一刻我想，“这是一个独特的记录。它会卖！“我看到扬很平静。正当我想给这个人与我的麦克风杆当头一棒，他放手。我看着扬，只见一个巨大的同情心在他的眼睛，当该名男子被排出。“你看，这就是我所说的是什么宗教能做到的人，”扬对观众说。也正是这样一条主线。观众被淹没，包括我在内。那天晚上，我们被同一个牧师带到火车站。他不和我们说话和我说，他很高兴，晚上结束的感觉。当他走了人们的视线，我们只是站在那里的平台上，扬我开始哈哈大笑。眼泪顺着我们的脸颊。我们觉得像两个顽皮的孩子谁做了坏事。当我们上了火车，我闭上了眼睛，看到奥修的脸上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过了一会儿，我们在Baarn的车站下车。在我们的红旗轿车，我们驱车前往我们的仓库，每个人都睡熟了。

除此之外，旅行和组织，我还是抽出时间与我的嗓音和支持轨道连接。我开始学着像我的路，纽约，纽约歌曲，你永远不会独行。我有实力唱将这个剧目。我身边很多人看到我坐在与商业歌曲的后面。什么我不知道的是，我会回到同一个剧目，从而赚取了生活费。另外，我是从事内蒙古灯展，我也利用现有的知名歌曲，如我相信天使由阿巴的。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节目从来没有离开地面，因为这个想法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整体。然而，冲动，唱歌，写成了我强。在我们的仓库，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这样做，但我不能，因为Ineke总是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扬还要求更多的我。经过协作的几个月，我开始看到组内扬的权力过大而实际上适得其反。没有情感被容忍的。悲伤和愤怒受到打压。尽管他的好意，我觉得一切都错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感情上。他曾用他的头，而不是他的心脏。有一次，他无法忍受的音乐，这激怒了地狱的他，当我们唱起巴关的歌曲。我一直得到，我是不是应该在那里的感觉。我看到通过游戏越来越多。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不对的。在巴格中心在俄勒冈州，这是由巴关在沙漠中修建的追

随者，被围墙包围起来，并与守卫枪。我得到了同样焦急的心情，当我听到那个月每天早晨举行的布道。

我试图将“在当下”，呆在那里，而扬回到了思考。有没有思想。我完全是轻率的，感觉非常可怕的。还有一次，我在幸福的时刻，我觉得我是松了一口气，直到我绊倒了Poekie猫，高呼“该死！”当我和月，奇怪的事情会发生。当我们在比利时讲学，他抓住别人谁显然是基督徒，因为他对他的胸口的十字架。扬对他说。“你是不是怕我会转换你吗？”有问题的人非常害怕。我记得当我叫我们在荷兰的中心，大喊道：“万岁！他是开明的！“与扬我个人的关系是暧昧的。通常情况下，他把我当成一个小辈，并命名为我“雨披”，而他自称“唐·吉诃德”。不过，我喜欢他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所能提供的。巴格曾经说过，“当你发现一颗钻石，分享并从屋顶喊出来。”扬真的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钻石”，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眼里的闪烁，他甚至点燃我用自己的热情。Foudraine势头强劲，但他穿了一件吊带经常手里拿着一把剑。他反抗之内的精神病学建立的秩序。这是勇敢的，后来，我只能证实他是正确的。

尽管我们的活动是很好的，有当我感到害怕再次次。然而，这是一个恐惧比我被用于其他。这是不放我所有的情绪和悲伤的恐惧，我不得不学习是最好的，我可以用这些恐惧的生活。这是一场斗争，是痛苦，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死了。渐渐地，我能放手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的胜利也来自奥修，克里希那穆提，并Foudraine的许多磁带。这是一个地狱般的斗争。Amrito问我，以后我该怎么维护自己一直。

同时，一切都照旧在我们的仓库。我的前妻住，而不是在Soestdijk报告家中。出版商已经给我们送来几百本书，我们可以在讲座卖。不过，我开始感到不舒服的情况。同样，我得到了我所经历的热线一样的感觉。所有的批评回放。然后来了令人不安的报告。此外，希拉，在俄勒冈州的公社的负责人，确保了整个区域被守卫人员用机枪。我觉得事情不妙。我也看到了变化一月Foudraine的行为。他变得越来越独裁和他周六的研讨会，我总是记录在视频变得更具对抗性，这是相当可怕的。它带来了许多恐惧和参与者顶端的感情，即使对我。我记得我写了一封信，希拉的意见。他们劝我只是继续前进。扬顶住了意见。他曾受邀参加各大电视直销由宋佳Barend广播谈论精神分裂症。他开始有一个完整的家，指着一个工厂，并

说：“是！”没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宋佳然后转身向观众，问他们是否明白他的意思。全场大喊：“不！”这是在采访的末尾，Amrito做出了错误的宣传我们。一月Foudraine曾经嘲笑了亿万观众，而不是利用这个机会，以使我们的工作由一个巨大的观众知道。他变得傲慢，不只是在我的眼前。通常情况下，我再也抑制不住，但我无法找到自己的仓库一个安全的地方，在我自己的。

因此，我决定去公社时的Egmond aan Zee的，其中荷兰的演员阿尔伯特·摩尔和荷兰著名歌手拉美西斯Shaffy留了下来。这是我打算到那里休息和思考。在我的到来，立即有人曾经给我治疗，我完全没有必要。我只是想坐在海边，也没有必要治疗。虽然治疗正在进行中，我听到了数十人的大呼小叫。我只是坐在凝视着在沙滩上设置的太阳。突然间，一切都掉下来了我，我只看见太阳，巴关的脸光，并认为同伴一起。压倒性的爱充满了我的心脏，我意识到这是最后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什么是周围没有多大关系。随着统一这个意义上说，我又回到了他们刚刚完成了治疗公社。就在这时，其中一人加紧对我说，“你看起来真漂亮。”默默，我点了点头。我的心脏还在如此充满了光明和爱。第二天，我回到我自己的小世界，我们在Baarn的仓库。我想要一个中间人。我发现了一个钻石，我想任何人谁愿意听分享。但是，你怎么做，没有立即成为一个传教？

同时，信从海牙到了。这是来自荷兰，他在告诉我们，他想看到的一切是如何的女王贝娅特丽克丝陛下的人事经理，他将亲自拜访我们。会有庆祝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的加冕礼在皇家的大党　宫Dam广场在阿姆斯特丹，我们被邀请。对我们来说，这个邀请是有机会穿着红色，并提交给整个皇室。简和我决定，如果机会来了，我们会让他的视频录制谈论自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之一：这是不是太专业了一个自制的录音。

从Soestdijk，我们一起离开了工作人员的其他成员在蓝色AA公交车的皇家　宫殿在阿姆斯特丹。我太太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裙子显得很有女人味，而我穿着我最好的红裤搭配红色的外套和下方的紫色上衣。巴格是在我们的心中，尽管法院的许多不满的目光，我们震感强烈。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批评，对我们的服装，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基督教当局激烈的反应。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巴关是反基督的。当我们抵达阿姆斯特丹，我们立即就被人谁认为我们是重要的客人包围。在我的口袋里是自

杀的录像带，准备交给王室成员。我们走上大，宽的楼梯，来到人民大会堂所在的整个王室。我们走向他们，我知道他们已经看到我们从远处传来。我们在红色的衣服走了，就好像我们是国王和王后。一转眼，我看到了皇家的脸。贝娅特丽克丝女王完全惊讶和微妙的笑了，艾琳公主几乎翻了一倍了笑声，和朱莉安娜捂住嘴巴说："你到底是什么？"当伯恩哈德亲王来到，他握着我们的手，然后转过头去后。然后，我们进入了很多人，坐在一张小桌子有一些园丁。伯恩哈德亲王，谁总是向我们走来，在这样的场合，没有这样做的夜晚。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微笑着看着他，他也笑了。在远处，我看到了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向我们走来。她笑了，不断地盯着巴格的照片挂在我的念珠。我觉得没有排斥反应，一切都完美。作为一种条件反射，我的手去了我的上衣的口袋里。我把磁带递给她。贝娅特丽克丝女王接过来，看了一眼它，并感谢我。然后，她递给磁带的女士。使命是成功的。其实，我做了一些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的使命是成功的，我迫不及待地告诉扬的好消息。我觉得像007！几天后，我看到简的桌子一封信是写给巴关的总部。让我吃惊的一行："…我设法渗透王室。"它给了我在我嘴里有苦味。我觉得我很凶，背叛了，我马上就后悔我做了什么。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正在处理巴格的订单转换荷兰。

不过，我并不打算与他争论。我闭紧嘴巴，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会如何反应，我的批评。我需要满足巴格真的长大了，我开始制定计划前往的巴关公社在俄勒冈州这是已经非常受到损害。

46. 美国俄勒冈州

我读了一本书巴格这是关于他的过去和以前的生活。他描述了其中的他如何被"封杀"了几个星期之前，他得到了'恍然大悟'，他怎么回来了作为地球上的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故事将是奇怪和荒谬的，但对我来说，这些照片是真实的。在家里，我开始重温事情。我一看，原来是我是谁杀死了巴关，他又回到了地球出于爱。我完全是巴关的图像相反。我从我的天，深度治疗，也从巴格那回归的时刻，只有当你打开并准备有经验的作品就知道了。彻底慌了，我跑到我的前妻和尖叫，仿佛它刚刚发生，"我杀了巴关！"

这一切都感觉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的我。我杀了人，我爱这么多，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犹大。每次我读到这本书，

这些图像回来。根据我的经验，我总是回到一个地方的地方在西藏各地公元1400年。我是一个和尚，桑雅生。我与他可以分享这方面的知识？这是不是我可以自豪的。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困难。这是一个无声的痛苦在我的心脏，我不能与任何人分享，甚至扬Foudraine。带着这样的经历，我决定去拜访亲戚，同时，奥修改名叫奥修的时候，他去了美国。随着充满爱的心脏，我订了飞往纽约。从那里，我走了三天的灰狗巴士到俄勒冈州。这是三长昼夜，但我想看看美国，这是50的整条路上最好的和最便宜的方式-$。我经过芝加哥，盐湖城，和许多其他地方，我是从牛仔和印第安人的电影，包括令人难以置信的日落公认的旅行。食物是没有变化的。在上午，下午和晚上，我有麦当劳。有一次，我是幸运的，当有人下了车，买了鸡从肯德基炸鸡桶。不知情，不知道是什么在我前面，我走过，穿着红色裤子和一件酒红色的外套，酒红色领带，紫色上衣，和我的项链与奥修通美的画面。有时，人们向我走来，问我，如果人在照片是我的祖父或霍梅尼。在奥修时间，我只了解在美国俄勒冈州新公社利好消息。奥修确实是在沉默，但每一天，他开车在庭院周围，在他99劳斯莱斯之一。为了这个男人，我在我的方式。这个人，谁被打了真理，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是真正的我。一路上，我常常不得不做出许多接送。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写一个大毡尖笔，犹大。它吓死我了。整个重温开始回到美国的旷野的中间。因为在公交车上所有的座位都采取了，我只好坐在那张椅子上，直到下一站。我觉得很脆弱。这让我想起了我留在精神病医院在墨尔本，我曾在一个治疗组哭了出来，“我杀了人。”我感到内疚浓浓的，想爬开。我不明白怎么发生几百年的前的东西可能仍然存在于我。

同时，我们走近大公社Rashneesh Purum，这是坐落在那里将建立人间天堂新的小山之间。这是那里的动物去了，你可以挤牛奶处于启蒙状态。这是那里的鲜花欢迎你补充能量。这是我有了新的定居点的形象。我们接触的地方越近，我越意识到，有真的别的事情上。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仇恨在我身边。在一个点上，我是一个充满仇恨的总线上。其他乘客转而反对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学会了很久以后。发生在波特兰酒店，我不得不首先汇报研究。从那里，我会骑一个特殊的巴格班车的最后一段公社与其他人。波特兰酒店是由公社的成员拥有。到达目的地后，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都不准外出举目无亲，因为有一些门徒说遭到殴打，也许杀害。此外，炸弹袭击波特兰饭店举行。因此，我们就不会前往第二天。我们都去了特殊巴格公共汽车上，前往公社。我看到了土地，山脉，流淌的河水，和美丽的花朵的美丽。有那么一刻，我忘了我重温并开始唱歌我已经从一个奥修的录音带了解到，“我们的花朵在你的花园，开放，开放，我们是恋人和你的朋友一起旅行家。”当时这还是天堂在地球上？在过去的灰狗巴士我，我旁边坐着一个女人谁只住一公里，距公社。她曾经听说过，但什么也没有兴趣。我记得我在想，“这怎么可能？我来自荷兰和支付数千美元到这里来。在这里，我旁边坐着一个女人谁几乎住旁边的公社和经验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想起了奥修曾经说过，”我会打电话给你“，也许这是真的。事实上，我听说奥修电话给我。第二天早晨，我会看到他，至少如果没有攻击犯。与此同时，我继续唱，“…我们是花你的花园，开，开…”

我坐在公车上旁边的桑托斯，谁是当时在催眠在荷兰和海外领域的大牌。我与他交谈。我告诉他，我曾与简Foudraine，而我们给了研讨会和讲座在我们的中心，在该国。我还记得他回答说：“哦，上帝。他还在做吗？“

同时，公交车到达公社。这一切看起来又大，令人印象深刻。在招待会上，我站在队列中。我们被分配一个房间或平房。我观察到的女性出家人谁把她的时间在做登记。这似乎是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多余的缓慢，仿佛一切是在视频和慢速进行播放。我开始生气，尤其是因为我之后三天三夜在灰狗长途旅行感到累。当轮到我了，她问我怎么了那里，我回答说我坐公共汽车从纽约。她只是回答说，“典型的英式风格。”我半套房子分配给我的沃尔特·惠特曼附近，靠近奥修的住所。它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感觉，当我意识到我要去见奥修亲自第二天。它经常发生，他只是没有露面。这些都是一些人谁来自远近谁花了所有的钱白白的故事。你不得不把生活，因为它来了，接受它。说到钱，我还记得，美元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的小平房有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被一分为二。每一半有自己的床和一间浴室。它看起来很漂亮。它得到了更好的，当我发现我的邻居是一个美丽的，单身的年轻女人谁了一年左右的小男孩。他们来自加州和她很像一些美国西部乡村歌手。我们度过了第一天晚上一起在我们的金字塔由俄勒冈州的群山环绕的山谷并可能被观看了奥修。而她的儿子睡觉

的时候，我们是清醒的，我觉得她的长发滑在我的胸部和背部。第二天，我早早起来看奥修期间的理由，在他的劳斯莱斯之一，他每天游。每天，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前进的道路上，等待着他。这一次，有5000多万人。我听说以后，他们已经捡到5000娃儿从各主要城市和运输他们巴士“分享丰”。最后他来了，这一次是在一个黑色的劳斯莱斯。他用这种更加频繁。对我来说，这是黑死病，我感到非常震惊。当汽车是只有几英尺离我而去，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控制权。我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我跑了后车随人，直到我不能了。是的，我很痴迷，但以积极的方式。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眼睛谁的意思是我的一切的人。这名男子是奥修，谁给我带来了走向光明的人。

当我走过去一顶帐篷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一个老人的大约80年。他有明亮的蓝眼睛含着泪水在其中。他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已经捡到的地方在一个大城市中的一个。我听到那个男人说：“这家伙是谁呢？我看到他的照片随处可见。“我回答说，”这是奥修。“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的时候，老人说，”有我终于回家？“还有，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和我在一起。当天晚上，我从床上跳下来的惊恐，开始重温我曾经杀死奥修在很久以前。是满月和我走到外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突然间，人们聚集在我身边。当我告诉他们我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人说，他是奥修，Teertra的治疗师和右手。他将迎接奥修，第二天，他将提交我的情况。这向我保证。那天晚上，我又睡着了我心爱的武器，她长长的头发。第二天，她的儿子将发起并赋予新的名称。我不会在那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投入这么小的孩子的门徒。然而，当我们听说他部分有同样的名字，因为我有，阿洛克，我们很高兴。这并非巧合。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注定彼此的迹象。

日子飞过和金钱飞出我的口袋里了。我开始觉得在家里公社。在不太愉快的经验，我曾与奥修是当我看到他的人，但我们用机枪把守。还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男门徒给予批评。一切都是那么神秘。甚至当我是在一个书店，询问一个特殊的小册子，是关于青春与奥修的过去，我发现这本书被带到了市场突然不再可用。不，这感觉不对。另外，有人告诉我，我不会说话Teertra。我可以在我的在荷兰的进一步发展，有人告诉我。这一切听起来那么威胁和不屑一顾。其实，我想回荷兰。我甚至开始怀疑奥修。这是顺利的唯一的事就是我的关系。但是，我不能停留更长的时间作为我的钱已经不多了。一个简短的告

别后，带着笑容和眼泪我离开了俄勒冈州和我的爱人。我得到了车到波特兰。当我来到波特兰，我被包围了敌对的人谁骚扰了，因为我的红色服装的我。我设法逃到了马路对面的火车站，并要求警方保护，直至公交车来了。上车后，我看到了沙漠，日落，有巨无霸和肯塔基炸鸡，看到了无家可归者，念着我的长头发的情人。在我的脑海里，我感觉到她的手在我的身体，而随着太阳下山，并在公交车通过盐湖城，我却感觉生活是不错的。有了这些想法，我就睡着了。该行的其余部分是真的挺累的。在灰狗巴士花了三天三夜后，我将不得不在我的飞行再花一天在纽约。在飞机上，我无法入睡，我有幻觉。一切我已经看到和经历在俄勒冈州重复像一部电影在我的脑海。一旦回到老家我的仓库，我只希望我的床。

47.W¯arehouse-Baarn的（2）

不同的人生怎么又回到了荷兰。一月Foudraine搬走后，我脱离了他。它只是没有为我们工作。他总是把球扔回到他的人的任何批评。这种批评总是以自己的成长做出贡献的幌子，但我完全不同意。后来，随着Foudraine的关系会好起来。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做其他的事情。我的头部和心脏都与我的“多莉”在美国，谁想让我去拜访她在加利福尼亚州。我不介意住在山　海伦娜与她，但我没有钱在那个时候。在Baarn的任何无法返回多莉使我。我的妻子和我分开。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但接着我们自己的方式。

48.美国旧金山

几个月后，我才知道，我亲爱的离开俄勒冈州和回家。对我来说，这是标志收拾我的行李和头部旧金山。我的前妻带着我去机场。在伦敦，我不得不改变飞机。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谁是她的方式，看看奥修在他位于俄勒冈州的公社。她是一名医生和来自法国。总之，我们飞到了美国。在美国，我们曾在佛罗里达州登陆，由于恶劣的天气。因为我们无法得到转机，我们是在一家汽车旅馆提供了一个晚上。我很享受美味的餐点，在蘑菇酱双牛排。那天晚上，我同睡一张床，她，但是，我答应，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只试过一次，但激烈的敲击在我的手指后，我放弃了，很感谢看到我的法国医生睡着了。在佛罗里达州，我们分道扬镳。我飞到旧金山，在那里我被拾起我的“Dolly　Parton的”，开车去她家。这是十

二月，几乎圣诞节。第一个星期，我在她的家人感到欢迎。他们已经准备了精彩的圣诞大餐，在丰富的新鲜捕获的鱼。这是美国，因为我从故事和电影，大房子，大的车在前面知道了，在桌子上大板块的食物。我的女朋友是很迷茫，失望，从俄勒冈州返回后。她被告知，她不得不放弃她的家该组织。她不能因为房子的部分原因是她父亲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奥修的名字。我还听说其他的故事，不是美德，如谁是为了使广大的选票市议会的流浪者的到来。后来，事实证明，所有的出版物陈述这些事实。张力太高，我们看不到眼眼了。我不觉得在家里她家，一个星期后，撑不住了，我们已经决定分道扬镳。在过去的几天里，我订的房间在城市的西部牛仔部分的宾馆。我走过了豪华和贫困街区，看到财富与贫困并存。有富人的大轿车和谁睡在街道上纸箱的人。我漫步穿过唐人街以其异国情调的景点和美味的气味。在众多的典当行之一，我买了一个手表镶嵌钻石作为纪念。我独自一人，并在几天后，我就飞回荷兰。我呼吁我们的仓库说，我回来了。当飞机起飞，我看着窗外，心想："再见，美国。再见了，亲爱的人对你的纸箱。再见了，多莉。谢谢你的一切。这是值得一试，但唉…我希望你留好。"

5

通过欧洲1行（1981至1997年）

49.W¯arehouse-Baarn的（3）

我的前妻后不到两个星期就挥手让我过“永远”，她遇到了我，在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在家里一起，我们开车到我们的仓库在那里我们的三只猫都-Pukkie，Poekie和Tinkie。当我进屋，我面对面站着与奥修的同一个真人大小的照片谁在偷笑。我的理解。我也不得不笑…我自己。

随着扬Foudraine出了门，我突然有很多更大的空间做我想要的。因为我的妻子和我想成为更象我们如何使用，我从一楼到一月的房间感动。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忽略了后院。如果我是安静的，我能听到鸟叫声。花园的左边是我设法从粪堆保存在我的岳父岳母的房子在Bloemendaal的一个小榛子树。果然，它已经给了它的第一个榛子。我喜欢的树木和植物。他们是我们的根镜像冠和我们呼吸的气息。早在荷兰，我觉得很有冲动开始写作和唱歌。毕竟，奥修没有给我起的名字“歌手光”白白。这是第一次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又在我的手中的麦克风。我觉得那个小男孩与他儿时的梦想有关多鲁什，KRO和AVRO我们离开澳大利亚之前。同样，我必须克服我的恐惧站立和唱歌。痛苦，忧虑，悲伤，拒绝和误解，这些都回来的全部力量。我变成了安静和害羞的孩子谁在一个角落里坐着。

我终于鼓起勇气去唱歌，再次全面。在每一个音符，我唱了眼泪，这是听觉和辨认不仅为我，也为他人。我自己很感动，当我唱起这首歌，他只是生活像一个明星，经常哭之后。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我身边，虽然没有很多。我不得不习惯了荷兰人民的巨大众所周知的清醒。但是，我坚持我在我的手麦克风和挤压所有的空气了我的肺。起初，我唱没有观众。有一天，当我正在我内心的灯展，我不小心碰到别人谁听到我唱歌，说：“这将需要数年时间，斯瓦米，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我记得当时想，“这个人不明白的地方充满了狗屎他的脖子。“现在回想起来，我有这样的权利。我也接到了访问一次谁，据他介绍，曾与唱片公司接触良好。总之，我们听取了我自制的歌曲，我们选择一个提交。这是“爱的种子”。我们都相信，他们将释放这样一个美丽的歌。然而，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其中指出，唱片公司的信“这家伙不唱歌，那

首歌是狗屎！”我写他们回来告诉他们，他们不得不进入治疗，我挂的信在墙壁上的天来证明相反。爱是种子是关于神的一首歌曲。我的大部分工作是这样建立的。它激励着我。这是一个天堂般的礼物。就像在森林中的树木，它不是完美的，但真实的。当我们忙于在我们的仓库与创造和冥想，我的前妻和我想离开这个寒冷，拥挤，潮湿的国家，旅行下去。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推动我们的老沃尔沃希腊。这将是七千公里的旅程。希腊打电话给我，我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恋爱之初，即要得到better-希腊和我有关系。在我心中，我在我之前看到了整个行程。首先，我只好把车开直通德国，奥地利，然后开车经南斯拉夫及1200公里的它臭名昭著的路线，然后采取对雅典的最后退出。在澳大利亚，我常常推动远距离，它是像我经历了那些回忆了。我喜欢旅行本身。它给了我一种自由的感觉，就像我是天空中的鸟。

50. Ineke圣托里尼岛，希腊

希腊正等着我们。这是一个国家，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我听说过很多美好的东西吧。也许我们去那里住。这次旅行将是一个发现。我们的沃尔沃，这是10岁以上，必须检查的行程。虽然他看上去依然华丽，他的时钟已超过25万公里。我设法卖掉我的船屋一个不错的金额。我们的古董柜和银匙我们已经卖给了一个古董商。猫，我们已经把与朋友。我们的仓库的门是锁着的，最后，身着红衣，与我们的念珠，我们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这是春天。鸟儿在歌唱，叶子怯生生地又出现了。通过德国和奥地利的行程并没有太多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我们看到了灰色的，单调的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我们过夜反对悍然高价格$50一晚的时间。因为所有关于共产主义和克格勃的故事，我们经常有，我们会吓坏了，所以我们保持沉默，并没有与对方说的多了，那天晚上的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在南斯拉夫的汉堡包被我们吃过的最好的。他们是三倍大，是手扒，而新鲜出炉的面包烘烤妇女与他们的头白帽子。贝尔格莱德后，道路通过与其黑暗的隧道向南蜿蜒的路线去了。这条道路是名为“黄泉路”，因为道路是千疮百孔，有时，你开车的权利过去深深的沟壑，没有任何安全性。有人还累人开车，所以我的妻子和我交替。我的天主教背景自发来到了起来。我喊道：“主啊，怜悯我们”，我称之为天主教会的所有的圣人。

最后，我们到达希腊的边境，我们的车和相机后，相信了我们的护照，我们能够过关没有太多的麻烦。一旦我们越过边境，我形影一个幸福的感觉。我打开窗户，闻了闻，希腊的空气。我感到了自由。我已经到达左巴的奥修的地方常常一直是土地。每到一处，我们看到了鲜花。在这里，阳光明媚，鲜花嘲笑我们。在海滨餐厅，我们点了鱼和一瓶酒。食物味道很精致，但该法案重重地摔在了肚子里。它被证明是更昂贵的在这里比在荷兰。无论如何，一个完整的胃，我们继续朝着塞萨洛尼基的旅程。我们唱这首歌是奥修的一首歌，“宇宙是唱歌，沿宇宙跳舞，宇宙是在唱歌这样的日子！”

驾驶几百英里沿着朝雅典海岸后，奥林巴斯附近，我们发现在海边的好去处。“在这里，我们将永远不会消失，”我们对对方说，直到我们遇到了一些游客谁告诉我们，这是不是最漂亮的地方，而最好的部分是尚未到来。其中一人建议我们去参观圣托里尼岛的火山岛。这似乎是我们关注的一点。我们什么都没有终究计划。经过几天的休息，我们离开了圣托里尼。雅典卫城的背景下，我们驱车往比雷埃夫斯港口。我们买了票，去了所有的船上。从家里三个半千里，我们被带入蓝色的大海在这里偶尔海豚跃出水面来迎接我们。那天晚上，我们躺在我们在甲板上背部和我们看着晴朗的天空与数以百万计分。哦，生活得很好。这可能是耶稣的使徒经历。这可能是在那里施洗约翰也上了岸。在任何情况下，镇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大照明十字之上的山。不久，我们到达了圣托里尼岛。当我们到达时，我们不知道，圣托里尼有一个古老的火山口，而且你必须爬岩石雕刻而成，以获得几百英尺高岛一个狭窄的道路。一旦上面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奇迹显露了出来。我的心脏突然出现用爱打开。什么一个岛，有什么丰富，有什么纯度。这是希腊，光与海的土地。这是我的避风港。这是我的家。泪水流下我的脸颊。这些人的认可和满怀深情厚的眼泪。

我想象自己在一个长的白色长袍漫步在蔚蓝的大海，美女包围。我觉得，这个岛上感动我，这是在不断运动。我觉得在我的身体的紧张和强度。这也就将给予岛上约1500年前，当巨大的爆炸发生和岛上的整个心脏被风吹走了当头一棒。是这样的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小岛？我的心脏说是的。同时，我们已经建立了我们的帐篷上的一些树木之间的海滩。很快，我们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是在今年太早，我们的帐篷里肯定斗不过强风而该岛是著名的。因此，我们决定租一个房间的地

方很简单和廉价。我们遇到了一个老人与两头驴谁说他有一个房间。这是最不起眼的房间，你可以想像，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始。其实，这是不是一个房间，但具体的驴稳定。每天，老人来到了我们一些小西红柿和黄瓜。然后他会问我们，“今天？明天？今晚？你睡在这里？“我们说了一遍，

“是的。”那是1983年，该岛尚未发现的旅游业。一切都是免费开放的，厕所是无处不在，你可以睡无处不在，也许在旧谷仓或在星空下。我们在岛上那个赛季的第一个外国人，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些希腊人谁没看到我们，被宠坏的游客。其中一人被称为尼科斯谁跑与他的家人餐厅在Perissa的海滩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尼科斯和我成了朋友。几个星期过去了。在我散步在岛上的一个，我发现浮石一个美丽的洞穴背后锡拉山。从那个山洞，你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岛屿。这让我感觉像版税。在那里，我得到了主意，开始写作。在我的心脏的声音不断 地唱道：“哦，在阳光下的岛屿，让我一个，哦海岛在阳光下，让我一个。”这听起来像是从遥远的过去的回声。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罗塔纳逗留 岛西澳大利亚海岸，我开始写作。我觉得我写的，我需要独处了点。

然而，这是不同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只不过是在一个点上，我想带老婆回荷兰。我们没有吵架或者什么，但它只是没有感觉非常好，在希腊在一起。我们最终决定，很快，我们在我们的老沃尔沃开车回荷兰。在我的心脏，我答应尽快恢复圣托里尼。我们告别了岛上所有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停在沿着我们已经成长为爱海岸的所有美丽的景点。然后我们开车经过南问题又有了那些美味的汉堡。我们继续通过奥地利和德国，然后我们几乎家里只有1000英里。当时天气很好，我通过与他们的深深的沟壑和黑暗的隧道中山区就习惯了那些蜿蜒曲折的道路。

早在我们在Baarn的仓库，一切都完全按照我们离开它。我们的猫欢迎来电咨询！我所有的视频和音频设备在等我。不可思议的是，我似乎有更多的钱比我的预期。我也得到了一些钱出售我的船。有了这些钱，只有一件事我脑子里想的到，尽快回到我的圣托里尼岛。我想回到写作和很可能的，我已经做了几首歌曲谋生。这个时候，我可以把我的大DYNACORD因为有对沃尔沃足够的空间了。我是在准备一个升高的状态，我是不可阻挡的。来自澳大利亚我离开之后，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更好，这适合我了。这是希腊左巴与它的蔚蓝的大海，黑色熔岩，以及从岛内去海岛风的土地。

51.独自一人在圣托里尼，希腊

因为我知道了，我开车盲目希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了与希腊的边境。因为我有我的DYNACORD我和小舷外马达，一切都得重新写在我的护照。如果我不能证明这些东西，当我离开希腊，我将涉嫌走私被捕。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塞任何东西都必须申报。这是因为在那里，你可以从在希腊销售的项目做一个很好的利润。该价格比上荷兰更高的平均三倍。我认识的年轻人谁了VCR在他们的背包，但在海关没有申报。他们卖的VCR希腊和可以住了一个月的收益。

早在圣托里尼，我收到张开双臂。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我已经赶回荷兰在这么短的时间。此外，他们被我的岛爱所感动。他们让我在他们的心中。这一次，他们从PAPPA巴巴NIES，尼科斯的父亲的酒窖给了最好的葡萄酒。这种特殊的酒是由生长在黑色熔岩葡萄酿制而成，被称为“汽油”，因为你感觉好多了之后。只有特殊的客人分别担任了酒，我很自豪的是，他们给了我这个荣誉。我又回到了我的岛上，独自一人与山，海，我爱这么多的熔岩海滩。我躺在裸体冲浪，而海浪每一次冲了过来我。这感觉就像一个洁净，好像我又洗。每天，我把车停在山脚下，我翻过巨石给我的山洞里。我坐在一块大石头跟我的录音机在准备好了，“哦，圣托里尼，哦，在阳光下的岛屿，有一天我们会的，我听到你吹来的风，你的滚动海洋和了解，我听到你的上风说法，我们必须继续打，直到他找到了他的孩子又“。

我内心的孩子，我很快就恢复了。虽然走在黑色的熔岩沙子，有时我停下来捡小石头。于是，我拿起一根棍子，因此吸引了井字棋在其上冲了过来一浪沙。这里是我的家。咸的空气净化我的身体。沿着海滩，我可以好几个小时在当下。有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尼科斯给我看其他的游客没有来的地方。因此，我开始熟悉和喜爱的岛屿了。

我经常花了我晚上在该尼科斯刚刚拉开安人酒吧。工作了一整天在他家的餐厅后，他和他的妻子跑了自己的多里安俱乐部从9点钟到了晚上，直到最后一个客人都走了。在这个酒吧，我有我的第一场演出，作为一名歌手。我们必须从存储我的DYNACORD取出并将其放置在酒吧。隐藏在柱子后面，我开始唱歌。首先，我吓坏了，颤抖着。由于澳大利亚，我没有唱过在公众面前。那个时候所有的记忆又上来。在旅游旺季还没有开始，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希腊人谁反响热烈。“挺身而出，卢

卡，”他们说。“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希望看到你了。“他们喜欢陌生人的我在夜再现和弗兰克·西纳特拉我的路。我开始让我的信心又回来了。我的心脏开了，我唱，因为我从来没有唱过。在我后面的口袋是我的麻辣与奥修的就可以了照片。用一只手，我拉着我的念珠和其他的麦克风。它给了我力量和意识。同样，我听到我的心脏的话奥修对我说，“你是光的歌手。”当我做，我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每个人都为我提供的饮料，但我只是有一小杯葡萄酒最多，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了可乐的人。通过这些经验，我知道，只要我能唱，我也没必要担心。

好运对我微笑。我开始在岛上结识更多的朋友。有时候，我帮渔民带来他们的渔网。为了换取我的帮助，我得到了一些鱼尼科斯放在烤架的夜晚。我还带了我的专业摄像机圣托里尼。对于希腊人来说，这是一个摄像头，他们只能梦想。我开始拍摄他们，看到他们如何享有的录音。不久，我被要求拍摄视频的任何地方，在聚会和婚礼。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宽敞的大厅。有数百希腊人喊对方喜欢咯咯叫的鸡。在舞台上是从雅典著名布祖基琴球员。他从他的心脏打了一路。我被美妙的声音交口称赞。在一个点上，他发挥他的乐器在舞台上，然后他径直向我走来。他看着我，用他的大，黑眼睛，说：“我打你，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谁在听！”这让对我有很大的印象，后来当我开始唱自己的大酒店，我经常走进观众与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人群中说，“我只为你歌唱…因为你听！”

有一天晚上，我站在我的焦炭在斯皮罗斯迪斯科的酒吧，是直接多利亚酒吧对面。这是一个露天迪斯科有多达400人能得到满足。我站在独自在酒吧的思想淹没。我看到圣托里尼岛试图炸毁自己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巨大的火山爆发。一旦图像一过，我听到我的心脏声音，上面写着：而且重复了几次“当你54岁你会死”。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此后，这句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谁说的？哪里的声音从何而来？在那个时候，我是39岁。如果这是真的，我还有15年去了。那天晚上，我离开了迪斯科像别人一样，但究竟是不同的，我不能说。经验是如此的真实，它把我吓坏了。我走在沙滩上，看着夕阳。我伸出了自己的黑色熔岩沙子。再次，我看到自己在一个很长的白色长袍走的水。也许我以前的生活吗？难道我回来这里做或者找些什么呢？没有人能给我一个答案。我再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并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关于我的非常压抑的感觉，就

好像我明天就要死了。我慌了，因为我还是那么快乐，在这里没有完成在地球上。我的身体不能放过的焦虑。我独自一人在荒芜的海滩上，抬头望着美丽的恒星开始发光更加明亮。我很孤独，沉默，我上面的天空。我去了所有的方式，发现休息。那天晚上，我在唱歌的酒吧，而闪着星星在天空中闪耀的管腔在海面上的波浪。

另外一种恐惧感，我觉得我必须要完成这么多，这种压力会不会让我去。同时，我很喜欢岛上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和我爱的人。他们有时是那么的幼稚，如此开放和给予者。我结识了来自谁拥有在海滩上的一块土地村一个家庭。他们以建设一个大型酒店有借钱的银行。当酒店结束，他们想画酒店大白希腊首都的名称。然而，他们想要的字符如此之大，全词不适合的门面。最后两个字母，他们把下面。哦，我只是笑！嗯，这是希腊我喜欢。这是像我们有美妙的淋浴但遗憾的是没有水。

渐渐地，我的希腊朋友认为，现在是时候，我搬到了一个美丽的家园。我能买得起它，我可以一个老厂和一所房子Emborio的村庄，尼科斯的家庭生活之间做出选择。我选了房子，因为工厂是在恶劣的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几户人家立刻开始改造它。这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房子有一个俯瞰大海的大露台。我得到了迅速确立了在他们的村庄。每天，有我敲门，站着有人用柠檬，榛子，无花果，小西红柿，鸡蛋，等等。我很不好意思。一切都只是来找我。我以前从未经历过。我看着天空，然后感谢所有的人这美景都来自。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这是给你的。”我的眼泪丰富串珠，我握在手上的新接收到的榛子之间。谁曾想到，生活可以如此美丽，好，我是值得的呢？有什么不一样的生活这是相比于澳大利亚，我曾在监狱和精神病院。随后而来的感觉“哦，但我就要死了，我要离开了这一切。”当我19岁，并试图自杀，我真正看到美丽的生活是如何或可以。我的眼睛还是那么充满了泪水，愤怒和悲凉。这就像一个黑色的窗帘挂在我的眼前。只有当帷幕升起我能看见生命的美丽。

在这美好的希腊小岛，有美丽丰富。我的心脏是充满了幸福和情绪。每天晚上，我的声音开始听起来更好。我敢站在烟雨人的大心脏，我歌唱ĵ上午帆船由罗德·斯图尔特，或者你永远不会独行。经过我的表演，由于酒吧关门的晚上，尼科斯和露露总是准备了一顿特别适用于我们。我们坐了一个小时或一个或两个，并享受我们的食物。在远处，我们能听到海浪的晃动

和渔船的轰鸣声。从我Emborio村床上，我透过窗户，我看到了数以百万计闪烁的星星，使我公司。我觉得在家里和放松。突然，我想起了很多的谈话，那天晚上我在酒吧。这让我吃惊人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我不得不说。

有一次，我们谈到了生活的统一。尼科斯只说，“卢卡，怎么可能？”我拿起一杯水，说：“你看，这些滴都是一起的。”我坚持我的手指在玻璃并展示了如何几滴脱下我的手指。然后，我听到有人在问，“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当我们死吗？”我翻了玻璃和水全部倒在了地上。“好了，”我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看到尼科的嘴下降惊喜开放。多年以后，他谈到了一杯水。然后，我们都笑了。随着我脸上的笑容，我的一杯水后睡着了，我口渴。尽管清新的微风从敞开的窗口照射进来，这是常在夜间温暖。早上，我坐在庭院咖啡和新鲜的面包，我从面包店在拐角处买了。我看着碧波荡漾的距离。然后，我抓起一支笔和纸，开始没有事先的想法写。我吸入岛的气味，并得到了忧郁的感觉。我在这里生活给了我一切。我的邻居回来了，带着一些鸡蛋。总之，我们享受美味的早餐不说任何东西，因为我们不理解对方。然而，我们的眼睛说话卷。我们理解对方简给予和接受。是的，这就是生活，这是应该的。

一个夏天过去了。本赛季刚一结束，尼科斯和大多数岛民是现在最漂亮的几个月，没有游客的月份。它是得到的葡萄中的时间。我度过寒冬岛上的报价，但它意味着没有运到内地，大落石的道路上，同时也是个危险的风，吸引了人们入海。一看我的钱包跟我说，我不应该这样做，而现在是时候回到荷兰。在我的沃尔沃，我说再见，我爱的人。这是艰难的，但我觉得，这一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岛上已经让我变成另一个人，使我更接近自己。在这里，我感到非常不安。后来，我了解到，“成长”的含义有意识地放开旧的和接受的新无条件。

52.W¯arehouse-Baarn的（4）

我把车开走的那天，我就知道我会回到这个岛上。即使我不在那里，我的心脏保持与圣托里尼的光连接。很明显，我认为圣托里尼是爱与和平的岛。我以前的生活已经结束，这辈子，我能找到我的方式回到，并按照道路走不通。岛上吨榛子，以及大量的白色绣花长袍尼科斯“母亲为我的前妻的最好的葡萄酒是我的车的后备箱。此外，有酒大10升的水壶。我已经包括

熔岩和浮石的一些大石头装点花园在我们的中心。通过南斯拉夫开车，我所困扰的时候我54岁，我会死的短语。这就像被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生锈的钉子。我所做的一切与匆忙和紧迫感。在另一方面，它给我的肯定，我还没死，至少。

早在荷兰，我表示欢迎，认为一个浪子谁做了违法的事。我就直入日常接触的现实。它击中了我中心的闪电摧毁了许多东西。扬Foudraine回来，虽然他住在别处。我赶紧拿起线程，我开始记录和复制磁带和视频。小心，我的工作，我已经写在圣托里尼的歌曲和诗歌。扬坐下来听，但他并没有说好话。他发现这一切情感和利己主义。他的言论真是搞糊涂了。与此同时，在美国，在俄勒冈州的奥修结算失手。许多门徒辞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它做得很secretively。

这是艾滋病的出现的时间。因为我们仍然在爱情的经营中，我们被要求接受爱滋病测试。我们得到了试验的结果在几个星期之后。我记得当我打电话。我看到自己在队列中。有一次，我从队列中删除以及其他几个人。令人担心的打了我的心脏。所有的人得到了，他们没有艾滋病的消息。我们被告知，我们仍然有进来的检查，每一次。幸运的是，我没有艾滋病。

在阿姆斯特丹，我们被告知，我们将听到的重要新闻关于奥修很快。关于究竟是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楚，但我觉得紧张。我们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在Baarn的穿着我们红裙念珠。越来越多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来了。这是更好地停止穿红色的衣服。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门徒遭殴打的传言。在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非常积极，对我们友好的，但反应被扭转180度。我们被告知要保持冷静。我连自己的家人积极应对。在巴格是一个教派，他们和那奥修是个骗子。有一天，我们被要求走到一起，听到的最新消息。当我们聚集，视频开始播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愤怒的奥修。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想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想打破我的念珠项链，并把它扔在地上。然而，事情这样做使我。这并不完全清楚，我。这让我想起那些时候，我已经听到耶稣有他背后12同性恋男子。现在，奥修是一种反常的和邪恶的色魔。我所有的旧观念被打碎一次。早在我们中心，矛盾的报告达到了我们。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我们还听说，奥修被拘留，因为他曾试图逃离该国与所有的钱和珠宝。我们生活在天堂的梦想破灭了。在一吹，我们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了。

53.贝蒂

有一天，我们的门铃响了。当我打开门，我看到了约35年，短的金发，一个清晰的面容，以及明亮的蓝眼睛一位年轻的女士。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她是圣母玛利亚。但是，它不是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名字不是玛丽，但贝蒂。她告诉我，她刚刚经历离婚了。她有三个孩子，住在公寓里。她经常看到我们的团队，我们走到Baarn的村。现在，她想加入我们的行列。她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在她的。她很精神和美丽。此外，她做了一些评论说，把我吓倒了。的关系，我们之间迅速增长。我现在离婚了，并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要的。它没多久之前，我们陆续在她的公寓目睹1猛烈的夜晚。她和我不知道该怎么打我们。该松了的巨大能量给我，第一次在我的生活中，团结意识。然而，我注意到，贝蒂没有正确接地。她是如此之高，在她心里，她飞走了偶然。我告诉我的恐惧，我会死在54岁的她。她想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在我们的爱的夜晚之一，我陷入倒退的状态。我又回到了圣托里尼岛，看见我们俩长的白色长袍由蓝色的大海。我看到她蘸她的脚在水中，在那一刻，一切都消失了。正是这类独特的经验，使得我们的关系紧密而激烈。我的前妻也是在一个新的关系，离开了家。我在中心独自留。

有一天，贝蒂正站在门口。这一次，她并不孤单。她和她的三个孩子和一堆毯子站在那里。她问，如果她能陪在我身边。我被打了惊奇和喃喃地说“是”，但孩子们抗议这么多，它并没有持续一分钟。孩子们被安置与他们的父亲是谁住在拐角处，那就是更好的。贝蒂放弃了她的单位，来到我住在一起。仓库的维护已开始成为一种负担。最后，我放弃了仓库。总之，我的前妻现在住在Baarn的一个住处与她的新男友是谁建设者。在那之后，研讨会和讲座山迅速土崩瓦解了。最后，没有人来了再和扬Foudraine已不见踪影。现在，我有我的双手，我开始制定计划与贝蒂，谁曾同时成为门徒，被现在称为阿占Sukita工作。巴格现在某个地方的一所监狱，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此外，没有人知道在俄勒冈州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一段时间后，我们得到了奥修将被释放，条件是他要承认自己违反了移民法的消息。他不得不支付高额罚款，并禁止入境美国的五年。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说奥修是栖息在克里特岛，并在此期间呆在那里。这立即引来追随者前往克里特岛，并找到他。我们决定去那里。我买了一辆面包车的行程。阿占和我前往克里特岛看到法师。这是3000公里的旅程。

54. 贝蒂希腊克里特岛

无数次，我开车经过南斯拉夫黑暗的隧道。我们的蓝色LT28大众与奥迪的发动机确实不错，但喝了汽油。晚上，我们在我们的小巴士在一个停车场与锁上了门睡觉的地方。我们是自由的鸟。人生笑我们。我们仍然从希腊边境千公里路程。就在边界前，我感到了恐慌。我忘了支付，我们去年曾重挫的糕点和咖啡的加油站。如果我们回去了，就在警方逮捕我们吗？我想开车回来，但我们已经50多英里远。因为我们是穷人的现金，我们决定冒险一试，只是开车上。我们成了偏执似乎有一辆警车在每一个角落。

最后，我们达成希腊边境的地方官员的习俗就觉得我们是最大的罪犯在世界上。我们的大众巴士和设备都写在我们的护照。就在我们给出的信号来驱动通过，一个人看着公交车的两侧。因为我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站在静静地等待着。然后，我们被拖到办公室。我看到一堆奥修书和磁带，我们的红衣服在桌子上。目前是谁在希腊，我们不明白冲着我们三愤怒的人们。然后，我们听到有人这样说："嘿，你卖？"而我马上说"不"。我承认，希腊的愤怒和感到恐慌，我上升。我记得我说给贝蒂，她不应该忘记联系荷兰使馆。有那么一刻，我真的以为我们会被撕裂，因为我曾读过关于一个男人谁被监禁六个月，因为他走私一叠越过边境奉为圭臬。如果你碰巧在什么地方拍照，你可以简单地被逮捕的间谍。如果你是一个女人，这是赤裸上身在海滩上，你也可能最终在监狱里。同时，整个面包车被洗劫一空。一切都被抛出。一切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爱放在一起，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垃圾场。于是，我们不得不等待。就在几码远是我们的自由，我爱希腊。我看到了美丽的鲜花和灌木沿路现在在盛开。我们很着急。该分钟过去了几个小时。突然，一些重要的官员说，我们可以去哭了起来，"走！"另一个怒喝我们的书籍，磁带和衣服回来在车上。我不知道贝蒂，我的速度有多快跳上了面包车。被愤怒的目光追逐，我们驱车到最后一道门。其中几个海关官员的一种舞蹈为我们面对他们的手，大喊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终，阻隔了起来。无言，我给予了充分油门和我开车去希腊，远离边境，远离误区。经过约50公里，我停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扫了一眼面包车的后面，看到了破坏。这一天，时间还早，我们需要咖啡。

有了爱，便带来了面包车返回到原来的状态。我们躲在奥修和我们的念珠的图书。我们吓死了，并感到有点败下阵来。我们继续对比雷埃夫斯，我们将乘船前往克里特岛。

当我们来到比雷埃夫斯，我看到，在一个报摊。在所有报纸的头版是一个大图片奥修的，被警察包围。虽然我还没有读课文，我马上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画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更明智，更安全不要去克里特岛。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通过比雷埃夫斯的街道上，直到船离开。奥修的那些照片复出无处不在。我记得我们都非常紧张，不断的争论。这个世界似乎突然对我们不利。登机后，这是再好不过的。希腊人高呼如何驱动你的车在船上。他们会喊“云裳，ELLA！”，意思是“来吧，来吧！”如果你没有在他们眼中做得好，他们就大叫“马勒卡！”，意思是“傻瓜”或“混蛋”。驾驶你的车板上是不容易的。通常情况下，德国人被那些希腊，因为其广泛的奔驰或宝马的码头工人侮辱。我记得当时，希腊人不需要治疗，活在当下。整个行程，我不知道发生了奥修什么。我想知道，我等待着，直到我看到有人在读报纸。该名男子看上去像一个现代希腊。我旁边坐了下来他，指着奥修的照片。我希望他能说英语，问他是什么人的照片是什么。他回答说，“他是不舒服。他走了。警察。希腊，他也不好。药物。发生性关系。“我看了看照片，看到照片拍摄的伊拉克利翁机场。我还读到奥修被驱逐出境，他们威胁要炸毁他的房子用炸药，如果他不主动投案。那里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攻击性的边界。一方面，我们很高兴我们没有被拾起，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很失望，我们不能只是坐在树下，听奥修的演讲。再过几个小时，在早上七点，我们就来到圣托里尼的岛屿，有一次，我希望把我的最后一口气的港湾。我希望我的骨灰被散落在圣托里尼的蓝水的所有能量和排场。这是一面镜子对于那些谁可以处理的对抗。哦，是的，我能面对圣托里尼。它给我带来了最深层的自己。船停靠后，唯一的事情等着我们是陡峭的道路。我希望我的小西红柿和黄瓜和我的朋友们的声音。这一次，它是不同的。这一次，我并不孤单。连同贝蒂，我进入了我的岛上，我的小岛在阳光下，我的圣托里尼岛。

这是在早春和岛上荒无人烟。所有的旅游设施被关闭。它看上去更像一座空城与敲打门风。尼科斯和他的妻子还没有到来。这一事件在边境采取了它的通行费，为什么我们离开了希腊的原因被消除了一举。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门徒走在

岛上的红衣服和念珠。他们是从克里特岛逃到圣托里尼。虽然我们好奇的是，他们说的话，我们决定与他们没有联系。这种接触可以由岛民看到。我把车停我们的车在Perissa的黑色熔岩海滩。在灌木丛旁边，我们的面包车，我安装了一个化学厕所，因为我知道，很多游客只是做了他们的需要的任何地方，而希腊人痛恨这一点。由于旅游旺季还没有开始，我就设在斯皮罗斯扬声器。尽管天上的环境我们的关系恶化。在一个点上，形势升级。有一天，我做了咖啡，贝蒂把它扔到滚烫在我的脸上。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怀着极大的冷静，我抹了废话了我的眼睛，告诉她，我希望她离开小岛，回到荷兰。

55.只有在圣托里尼

因为我不信任她，我决定把她带到大陆，并陪她在雅典机场。同时，我呼吁我的前妻，问她是否愿意让贝蒂住在仓库里。幸运的是，这不是一个问题。在机场告别了无感慨。它是寒冷和孤傲。我又回到了船上。再一次，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海中波浪。此外，我的自我过来了，消失在稀薄的空气。就像大海的水，我看到自己沉浸在一切，成为了一个与整。圣托里尼给我提供了完美的环境与我的大众公交车，我荒凉的海滩，并在草丛中我的私人化工厕所做到这一点。

在这些日子之一，我听着冥想音乐，感觉清新的海风在我的脸上。突然，我听到讲荷兰语的发言权。当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一个人在他的鼻梁的眼镜和一个背包站在我的面前。他看上去像一个真正的大自然爱好者。“哦，我的上帝，”他说，“我只是接受了一个永久的工作在大学，现在我在这里看到你…这是可能的了。”我不明白这个人在说什么。“然后就放弃了工作，来到这里，”我应该回应。他看着我，走开了。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是荷兰人。也许他看到了我的大众公交车的车牌。同样，我闭上了眼睛。Deuter的的音乐电台响起。我有它好的。是啊，哦，这么好。我看着大海。我想回的时候，我产生了恐惧溺水和我在监狱的时间。

现在，我终于开始体验自由。神圣的穿透了我的心脏。我想表达这种喜悦唱歌和写作。然而，时间还不成熟。我还是不确定的，充满了问题，“你爱我吗？”在远处，我看到渔民在他们的船只忙于自己的网。我听到他们的引擎的软靶机。高在空气中漂浮的海鸥它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俯冲下来，并得到便

宜。这是一天，我很自然地开始写一片此起彼伏，就像在澳大利亚。这能持续好几天。在我的脑海里，我跟佩里萨，岛上的女神。我问她的问题，并得到了相同的答复。想也没想，我写的都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特殊的东西。我的笔只是不停地写。这是因为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话。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感激之情，我写的字了。这些话是神圣的我。我是怎么让自己进入？我问这个问题我和女神给了我一个答案。这是我刚做了经验。通常情况下，我重读了我写的。每次我这样做了，它把我带回那一刻开放时，在我的女性活了过来。它是负载，其背后的力。这力量是岛，海，我的镜子的爱。我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候，我在那里了，但是我跑了一次。不过，现在我知道回来的路上。一旦你知道神起誓，你的任务是结束了，你每次都跑了，因为你总是知道回来的路上。别人还在搜索或站在门前，但不敢进入。有时，他们继续敲门。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每个人。在过去发生了什么，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这是我能传达这种认识给别人我最深切的愿望。你应该接受自己，你是，意识到你是不是你的过去，和灵魂是纯净的。灵魂是我们存在的本质。

慢慢地，所有的酒吧和夜总会再次被打开。每天晚上，我出去了。在尼科斯“酒吧，我唱了几首歌跟我混磁带和跟着去斯皮罗斯在那里我得到了免费的饮料。在我的周围是一群年轻的人谁是对精神方面非常开放，并把我误认为自己的大师或领导。然后我意识到的影响我的歌曲和歌词对他人。就好像它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爱一村的想法诞生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位置吧。这是一个老厂通过在那里进行处理用番茄酱大海。希腊人，谁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自己，自发地为我提供了一个房子Emborio的开始，但我的心脏告诉我，我还没有准备好。

这是奇怪，但圣托里尼总是给了我一切，我需要在那个时候。有布赖恩谁走私了一个崭新的哈雷进入该国。他正要离开小岛和几百荷兰盾，我买了他的摩托车。多年来，我有很多的乐趣骑跨岛，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哈雷戴维森。有一天，洛蒂，我的一个朋友的瑞典，坐在我后面，我们去环岛。与往常一样，我结束了在所谓的阿克罗蒂里的岛屿，发掘正在进行当时的另一边。加上洛蒂，我跳上了大规模的火山巨石。风吹在我们脸上，我们不得不喊来使自己明白这么难。突然间，我就像摩西的大山，我举起一块大石头。石头一分为二。洛蒂抓住

了另一半，突然喊道：“我的脸”殴打惊讶的是，我看到了她的石面的轮廓。我看见她长长的脖子，她的鼻子，她的眼睛。她稳居石头上她的心脏用双手说，“我打算把它背回家乡瑞典。”被发现仍然感到困惑，我们慢慢地走回了摩托车。突然间，我明白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投出的另一半的想法。我们走了回来，当我发现了，我居然看到她的脸的镂空印记。我的心脏告诉我，我们不得不扔在海里。随着我所有的力量，就像希腊的掷铁饼者我扔石头，只要我能入海。是不是一个巧合吗？是不是AB奇迹呢？某处在瑞典是半块与洛蒂的上脸，而另一半则是永远隐藏在希腊海域。我仍然能听到她的尖叫声，当她拿起石头，“我发现我的脸，我灵魂的一面镜子。”

我很喜欢生活在岛上。太阳和咸水给我晒黑的皮肤，我的头发了的Blonder。新鲜的鱼和蔬菜在全国做了我好。我经常接触到海水。随着每一波，我觉得我又洗。有一次，我是那么害怕溺水，现在，我很喜欢水。这是因为如果上帝抱着我，我的呼吸加快。仍然存在着一个人间天堂。除了所有这些幸运的事件，也有黑暗的一面岛。在夜晚的时候露露，尼科斯，和我吃他们的庭院中间，我们突然听到街对面喊。一名妇女从斯皮罗斯跑到外面和一个男子用大刀子在他的手在她身后传来。他开始打她，这一切发生了几码距离我们。我们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打电话报警。同时，这两个数字消失在黑暗中。后来，我们听说女方幸存下来的事件，但恐惧一直伴随着我。尼科斯向我道歉，这件事就好像他是负责人。那天晚上，我们不喜欢吃，于是决定休息。我径直上床睡觉。大海让我摇篮曲入睡，“哦，圣托里尼，我爱你，所以…”

有一天，尼科斯和我谈人生一次。我随口提到奥修，但他马上里掺了我。“在这里，我们不谈论危险的人，”他说。他说，在山上的村庄，在老太太的黑色礼服和头巾知道我必须是与奥修。自从我在圣托里尼，我不知道在哪里奥修住的时候。也许他已经回到了印度。为什么我居然有知道的吗？奥修说，“有一次，你必须放下你的主人。”这种想法给了我和平。我独自一人，只是不得不回到我的路这是不是道路，但流，在那里我让自己漂河。这是一个投降的世界，自然，奥修，生命，并最终自己。“是的，臣服于自己，”我的心脏说。“成为一个与它并完全接受自己。”有时候，当我看着镜子里的我晒黑的脸，蓝眼睛，它闪烁着明亮的光。我以前一直看到的一个严峻的嘴唇，充满了痛苦，放弃和拒绝眼泪，眼泪

的声音。地球上的地狱也被证明是一个天堂。像电池，负极需要一个正极提供能量。这就是它似乎是伴随着我们。

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一切总是流逝，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会让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看看你自己的生活，看你拿的是什么，而必然有一天，你就必须离开这一切。对我来说，这一天来了，我应该放手圣托里尼了。现在是夏季的中间。游客的流量显然正在进行，我决定回到荷兰。

56.W¯arehouse-Baarn的（5）

这一次，我通过意大利旅行。此行没有去比较，因为我所希望的或者更好的是，不是我所希望的。面包车使用更多的燃料比我想象的，所以我很快就出的钱。在意大利中部只有一个能芸豆和罐装饮料，我叫Baarn的，他们是否可以给我一些钱。经过等待三天，钱从哪里来。我几乎没有花出去的钱，因为我的名字被拼错的音符。饥饿的半死，我跟银行经理说我其实是一个谁是那张纸。很多意大利人的手势，并高声谈笑后，我终于得到了我的钱。随着耗油奥迪发动机和快速放气的钱包，我继续我的旅程，荷兰。

筋疲力尽身无分文，我来到了荷兰。不过，此行已经值得的。尤其是写的书“锡拉女神”做了我好。这是没有这么多的内容，但其写入已经爆发。在我的女性，我的直觉，是由它增强。回到仓库，我又遇到了贝蒂。我们决定，我们将离开仓库在一起，并聘请大篷车，去福尔特赫伊曾。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与贝蒂和我来说，一切都还是不对劲。到了晚上，我们被铺设spoonwise白天，我在写。但是，留在福尔特赫伊曾是短命的，因为我们决定也因为天气的原因，去希腊的再次合作。

57.贝蒂希腊克里特岛

保时捷我有我换为普通汽车和帐篷。由于这是留在我们口袋里的钱不多，我们离开了希腊对二月底。为了挣些钱，我会唱上街头，在车上，我有一个旧的吉他放大器，混响，我用的时候我唱在宾馆和饭店。我们开车经过法国和我们的第一站是阿尔勒，所在的城市文森特梵高，我心爱的画家，生活和工作。我们已经没有钱，没有吃的了。第一件事是坐在街上唱我自己的歌爱的种子，你是花。我才刚刚开始当一些电视台问我，如果他们可以记录我的歌。“你看，”我听到贝蒂说，“这是你的一天！”不过，我的街头行动带来的钱太少了，所以我问贝

蒂通过在街头制作图纸贡献拿去卖。我们被醉汉骚扰日报。我们不能留在这儿，所以我们转移到圣玛丽的卡马格，约60公里。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增加收入。当一对夫妇老太太路过的，我很快切换到歌曲奇异恩典。最后，我唱奇异恩典几乎一整天。

我想要更多，并开始唱歌的餐馆。经过了几首歌，我通过了帽子周围。慢慢地，我们开始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我唱的餐馆和贝蒂去周围的帽子。有时候，我站在与人跳舞，我身边一个正方形的中间，然后唱5或6间餐厅同时进行。我真的唱我的心脏了。这笔钱流入和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自发地投钱窗外，贝蒂立刻拿起这些了。然后，我们赚了足够的钱去旅游。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意大利，然后希腊。随着新衣服，充足的食物，以及大量的燃料在船上，我们离开法国。在那里，我们是艺术家，但我也觉得自己像个乞丐。意大利被证明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我们开车沿海岸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比萨，也阿西西，城市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就像梵高，我经历了识别光线，精神的统一。意大利嘲笑我们。拉贝拉意大利，以爱与美的艺术感，也是美味的意大利面和比萨饼的土地。噢，那是意大利。在这里，我们马上一拍即合与人有给心脏，饮酒，享受生活。

意大利之后，我们前往希腊。通过米克诺斯和罗得岛，我们在克里特岛结束了。短暂逗留后，我们开始了旅程荷兰。我们到家时，这几乎是圣诞节。贝蒂的孩子们等待着我们。在这段旅程中，贝蒂研发实力是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曾前往，画，并得到认可，她的工作。现在，她被扔回到了她作为母亲的角色。我记得从最后一趟什么是重大的责任，我觉得每一天。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食物，衣服和足够的钱购买汽油。我们还必须确保我们保持健康，因为我们手头上没有医疗保险或金钱以备急用。我们依靠奥修谁充当一种守护天使。是什么给了我力量，使这么大的旅行团是我旅行没有计划，没有开始或结束，没有终点。这是永恒的旅行。这是在天空中的鸟和飞行本身的很大的自由的快感。我周围的人常常不明白，看到我的旅行作为逃生的一种形式。我从来没有计划我的行程不像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澳洲之前。我感受到了来自身边的人和事分开。我只是把我的汽车加油，看到那里的旅程花了我。我的行程是前往自己，为每一段旅程是一个旅程到自己。我们经常关注那些不存在的地平线，它后来变成一种错觉。价值的唯一的事情是旅

程本身。这种认识改变了我的生活。人生在世，致力于福祉和幸福感是如此有限。我的行程也被站在了崩溃的边缘，与成千上万的死亡恐惧的孤独，一种方式。你不再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这个社会，你觉得拒绝了，因为你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东西和单词。另外，你讲不同的语言，别人不能或不愿听到的。这就像“爸爸，为什么离弃我？”有妈妈的“路径，抱我，我是在一个深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发生在我身上。也许我会散架。“不，我的旅程还没有结束。我的奥德赛心里也没有底。公里为千米，我通过存在被拖到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让了，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选择，所有的完全投降。我现在看到这从一个角度看，我当时不知道。

最后贝蒂之旅所预备的办法，我继续孤单。我学到了我怎么能唱歌，并把周围的帽子，这是我从来不喜欢反正赚到钱。我现在知道如何谈判和安排的事情。我学会了如何我可以解释我的歌曲的感受。尽管我知道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歌手，我知道我的东西，让人感动。随着我的歌和唱歌，我成功地弹奏了观众的心脏字符串。

58.法国南部

早在荷兰，我为我的下一个行程做好准备。这一次，我就单干，独自一人。另外，这次旅行我在法国开始了。首先，我去第二次到阿尔勒。我走到哪儿文森特没有像我想步入他的鞋子，以便找出我是否是正确的与我所看到的，觉得对他的街道。我走过这文森特走过的门。另外，我看到了文森特看到，名店，树木，天空，云彩。我画他们在我的心脏和写诗。我在文森特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医院的花园里坐了下来石凳上。我坐在那里，看着周围。树木，鲜花一定是不变的。这是一个小院子，它只是感觉就像文森特坐在我旁边。我闭上了眼睛，听到他的声音。抑或是我自己？不过深在沉思，我穿过狭窄的街道，仍然，感觉就像文森特是在我身边。哦，我是多么爱的歌他，“星夜下，调色板上只有蓝与灰…”文森特，我亲爱的文森特，就遇上了，就去他自己的方式来光。和我一样，他也是孤独和误解，在疯狂的深渊的边缘。在途中，我承认我自己。我看到星共舞地球，起泡阳光，和铅灰色的云彩。我的心脏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火来创建，写，唱。

在阿尔勒这方面的经验后，我去了昂蒂布海角的海滨。我抵达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看见扶轮社的摊位出售其昂贵的二手

衣，夹克，裤子和衬衫。他们卖掉了所有的昂贵的品牌，如皮尔卡丹等。巧合与否，整体衣柜适合我完全吻合。我可以把整个行业的不到50欧元（百盾的话）。

随着我的“新”衣服和我的歌曲曲目，我走进一家餐厅，我立刻被录用了。我的生活变成了打击。有更多的钱，我可以现在就开始。我感到宾至如归尼斯所有的豪华大游艇和那些谁以及他们对牵引带贵宾长廊走妇女之中。我不知道他的衣服我对。他们是否属于某个百万富翁谁了心脏发作？我唱我的午餐和晚餐，我必须通过自己周围的帽子。在以前的旅行，贝蒂这样做对我来说。她绝对有与无的问题。我很尴尬死，特别是如果一个年轻的女人在这些表中的一个坐着。通常情况下，我都不敢在我的收入，我需要如此糟糕的代价去做。在法国，我发现更难做的比其他国家了。我不仅唱歌，我也写了。我写了诗歌的某些小本本，复制他们，递给了他们对一些特殊的人，我满足。

59.古德

这是那些日子之一，当我唱我的绿夹克，皮尔·卡丹白色长裤。突然间，我看着一个美丽，精心装扮的年轻女子是谁与她的母亲在休假的眼睛。她住，因为我后来学习，在酒店远一点。这显然是那些时刻，我不敢与帽子出去转转之一。他们不停地每天下午和晚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他们的桌子，我给了他们我的书作为礼物之一。这是一个真正的打击。我爱上了戈珍。在我的沃尔沃后面的晚上，我梦见她静静地。之后，我遇到了她和她的母亲在海滩上的一天，我被邀请去喝酒在他们的酒店，我也有第二天的早餐。他们注意到，我没有通过帽围时，他们在那里。他们明白，迫使我这样做。

在很短的时间，我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奢华世界，他们邀请我来德国。“我们来德国，”她说，“我会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它是介于朗根阿根在博登湖畔林道，在瑞士的湖的另一边。我们携手走过沿摩纳哥，戛纳和尼斯海滨。我们笑了笑，亲吻就像两个小孩子。我们很相爱。哦，我们如何欢笑。在我的演出以后，当天晚上，我们盯着浪，而温暖的晚风吹过海面朝我们。因此，天立马在1989年我，光的歌手，看到她眼中的光芒。我爱上了谁曾经逃离的童年在DDR的女人。她的父亲早逝。也许这是我们的共同点，缺少父爱的事情。她是女人，我只能梦想。她是如此彻底，如此甜

蜜，所以穿得漂漂亮亮。她唤醒了孩子的我，我和她在一起。这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我给比我更可以给。几个星期后，她的假期结束了。在我们的离别，我承诺，我会来德国成为本赛季结束。当赛季真正结束，我骑我的沃尔沃，并撕毁了前往Langenargen的法国高速公路。我开车朝着我的梦想谁在等着我，谁的女人曾经说过，"我给你，你需要的一切。"

60. 大号angenargen，德国

在半夜，我打电话给她问他们居住正是因为我无法找到她家。她马上把车开到我在她的新奥迪周的巨大损失之后，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很快，她引导我去她家。那天早晨，她把她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说她身体不舒服，但她没有一天是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个觉，一个大觉。我曾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寓底楼交换我的沃尔沃后座上的一个不错的大床。我们一拍即合的时候了。我们的眼睛闪烁着幸福和我们的心跳动。是的，她很好，甜中带她深邃的蓝眼睛。一个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我的老沃尔沃有其荷兰牌照和破碎的窗口，一个新的沃尔沃旅行车与德国车牌。她还下令为卧室一个更大的衣柜。我记得我的样子，当她拆除那些在店里。她的母亲，谁住仅有数步之遥的她，最初是高兴我的到来。她是谁弹钢琴和喜爱我的音乐退休教师。她很孤独，她的女儿是所有她在她的生活。戈珍和她的母亲都非常接近。他们每天都一起吃，并继续这样做，甚至当我在那里。这是在我们的隐私为代价，并引起了紧张局势。如果我想与戈珍一起离开，她的母亲总是沿着标记。这完全是出于好意，但我们需要一起被考验。对于戈珍有任何的孩子是最忌讳的，她的母亲。创建大的紧张关系，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们非常喜欢。

我收到的是伟大的，很快，我觉得在德国成立。我在洗澡的礼物，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应该去。它继续和慢慢地，我觉得依赖于他们。她和她的母亲举行一定的奢侈生活方式，我绝对不能在那个时候买不起经济。这所房子位于Langenargen的博登湖。从我们的窗口，你可以只看到瑞士和奥地利的湖泊。我们经常去那里吃，喝和一个钱包一直放在桌子上，一个钱包，这是不是我的。渐渐地，我开始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小，更依赖。我从来没有同意支付他们。后来，我偷偷问了该法案，使我公司的人，可能会解决。其实，这更是荒谬和羞辱。她还摆放的音符一个小包装的梳妆台中，我可以拿起，并使用

了卧室。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我的欢乐变成悲伤，孤独和被遗弃感。我开着全新沃尔沃与寻找工作和一个地方的德国道路德国车牌唱歌，所以我可能会再次独立，值得我自己的钱。我换了我的旧音箱最好和最美丽的音响设备。我端着Sonne酒店集团旗下酒店，连锁酒店，他曾在德国设立的某先生Tomik接触。在他酒店的墙上是他与皮尔·卡丹和花花公子海夫纳休斯的照片，打动客人和潜在的投资者。我们很快就同意了演出。精心装扮和完美的声音，我在大宴会执行每天晚上。我唱的表，而在我的手的帽子。我的女朋友和她的母亲总是很喜欢我的表演。因此，在德国我的第一个月结束了。

白天，当我的女朋友是在税务机关的工作，我在家里工作对我的书籍和音乐。邻居们并不欣赏的噪音。慢慢地，我的心脏在德国感到局促。尽管所有的好，我接受，我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我是忠于我的心脏的感觉。我很伤心，我的女友和她的母亲看到我不高兴。他们认为，一个更大的家庭或小型演唱会也有可能让我高兴了。所以，计划制定。他们有印刷5000海报，被挂在任何地方。每到一处，你看到我的脸在大街上。此外，报纸广告我的表演。然而，尽管所有的努力和宣传，没有人来。我们又试了一次，几乎没有人来。对于谁真的来了几个，我给他们的钱，因为我没有唱。作为安慰，他们得到了免费的盒式磁带与我的音乐就可以了。

61.ÇRETE，希腊（2）

同时，我换我的沃尔沃的露营车的所有，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朗根阿根希腊的礼品。不久以后，我走进我的新的房车和我的新音响系统和新衣服，我就对希腊的道路上。首先，我去了克里特岛，然后到圣托里尼岛。当我抵达克里特岛，我很快就找到了工作。虽然我的野营车停就在餐厅外面，我唱的星星在天空中与我的新衣服和我的新音响系统。岛上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很好，但我不能让德国我的头了。我开始怀疑自己。如果我离开？也许我应该陪着我的爱和帮助她的移动和建立她的新房子。幸运的是，这个赛季能尽快结束，我决定回到德国。在电话中，我听说招进展顺利，并且向我保证。每天晚上，我花了时间尼科的多利安酒吧的露台上，我感受到了温暖的海风的吹了所有我的悲伤。我又回到了我的小岛。然而，这一天来了，我开车回朗根阿根。

62.早在朗根阿根，德国

回到德国后，事情并没有想象中以及我所希望的，尤其是与母亲的关系。他们接受了我的道歉，我的“出逃”到希腊。在一个点上，这一切都变得太多，我把他们的一切在她母亲的大门已经为我买的。我不能把压力了。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右耳朵是个聋子，只能听到呼呼。我马上就到谁提到我的专家医生。她说，这可能是即将发生的心脏发作，所以我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得到药物治疗，症状消失了，但我的心脏还是觉得局促。

我们试图组织演出在昂贵的酒店，但没有人愿意听光的歌手。最终，大部分的演唱会被取消，由于缺乏兴趣。在塞费尔德，奥地利这是高1500米，位于山上，我取得了一些成功。在阵雨出现之间，我从我的心脏唱歌。大多数游客是荷兰和意大利。

我们彼此相爱，但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不能再增加了。一位朋友告诉她关于我的“，他操劳，他会迅速”，并且声明似乎是正确的。我必须继续我的路。这听起来自私，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一路无我，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因为我不得不离开一个我爱的道路。有时候，我的日子不好过，我不能睡在家里，只是睡了一整夜在我的车。它给我回自由的感觉，流浪的自由和乐趣。我在一个停车场独自度过那些夜晚之一后，我离开了我心疼的女子。在我们告别，她与她的眼睛大的泪水，我可以采取一切，我需要为我以后的旅程说。随着泪水在我的眼里，我留下无数次在我生命中的女人和富裕与财富的世界。她是一个女人谁知道我必须要回到世界，寻找自己。我意识到，我的离开，我将她推到孤独与她的母亲在那大房子。

有了这一切的悲伤在我的心脏，我通过德国的道路上奥地利旅行。然而，一路上我改变主意了，我决定去荷兰。即使在那里，我没有找到我一直在寻找。来自荷兰，我给她打电话，得知他们的日子不好过，我离开后。我们都觉得很悲伤，失去了。在荷兰，我不能与德国车牌开车，所以我不得不回到德国销售的露营者那里。它已经从她的礼物给我。我获得了DM 45000在最后一分钟。从野营的收益，我飞到克里特岛度过寒冬，写。突然，我听到这我没有听说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声音。这是告诉我，当我是54我会死的声音。

在克里特岛，当时是冬天，岛上很冷清。因此，我可以负担得起，我想任何公寓。我也买了，我骑进山，所以我可能会

在沉默的摩托车。慢慢地，我回来休息，我在我的心脏感觉奥修。克里特帮了我即使在冬天好。

每天，我写的歌词和歌曲。东西总是把我带回的那一刻。在这样的时刻之一，有自爆的房间在我的公寓和奥修的声音说的一角风，“现在你来了，现在你来了。”一时间，我还以为我只是想象的事情，但我听到了再次。虽然我与我是否有去印度的挣扎，我总是害怕自我死了期待已久的我在那里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有钱，没有什么拦住了我。当时，奥修在印度那声音吸引了我，就像对印度磁铁。我的心脏充满了对奥修难以置信的爱。我卖了我的自行车，告别了我的公寓，飞到雅典，迅速为其办理签证印度。一次在雅典，我被告知，我以前一直在荷兰，不得不让我的签证有。所以，我飞到哪里，我访问了我的旧仓库，等待我的签证荷兰。

6

浦那（1989-1990）

63.浦那，印度

我睡在楼下的房间，其中扬Foudraine了他的办公室。我住在仓库的一个星期左右。我卖了一些东西额外的路费。我保留了我的吉他和一些录音设备。我的前妻和我的女友贝蒂把我送到机场。一天之内，我会降落在孟买。听说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里，因为我跑被立即返回，即使没有在我的行李背叛了我的目标的风险。在孟买，我被海关愉快不变。一旦外，一名男子走了过来，问我在哪里，我要去。我看到了，立刻觉得他不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但一名警察。我假装听不懂，说：“不，我不需要打车。”他生气了。我又说了一遍，“我不需要驾驶室，我留在孟买。”最终，他放弃了，让我去吧。我知道这之前，我是公交车普那，距离孟买约400公里处。

在路上，我看了看四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与巨大的贫困的绝对数量。这是文化冲击，他们已经警告过我。起初，我闭上了眼睛，但我一直在寻找。我们开车经过孟买，人们似乎都住在帐篷和棚屋的贫民窟。不，我却高兴不起来那里。我想第一次坐飞机回家，但它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行程是在一家中国航空公司，因为这只会从孟买飞到下周。其实，谁批评应该被送到印度一会儿。我也不得不习惯向右每次交谈时间的方式印度人把他们的头左右。他们表示歉意，一切他们说。

通过山巴士攀升。随着时间的推移，景观变得更绿。我看到鲜花遍野，我的心脏花了一点休息。我重新发现了爱自己，同样的爱，促使我做出这个旅程。这是奥修的爱对我说，叫我的时候是在克里特岛。通过沿令人毛骨悚然的悬崖山的公交车驶。一旦在浦那，我订了房间，我看到的第一家酒店。酒店的房间虽然不大。有一张床和床上翻上方天花板上的大风扇。否则，没有什么。后来，事实证明，我是从修行几公里之遥于是第二天，我去寻找一个地方接近修行。这似乎是奥修的能量，我已经变得更强。我是如此接近，我的心脏跳得像疯了似的恐惧和情感。这感觉就像我又死了。“帮帮我，说：”我内心一个微小的声音。这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但没有人听到我。印度让我没有安全感，并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能承受这么多苦难和贫穷。在大街上，我不得不跨过一个死人和残废的老人，

和躲闪尖叫的孩子，动摇它们赶走我。他们是那些谁说，“给我钱。给我钱。“我听奥修说，”让没有什么帮助。这样一来，你确认他们的贫困，让他们少。教他们喜欢赚钱。“但是，当你看到一个饥饿的孩子怎么办呢？那个孩子现在需要吃，需要有人。我自己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交换了安全和繁荣，但我仍然可以返回，如果有必要应该到达。

第二天，我发现了一个酒店房间附近的修行。这是不是太昂贵了。我发现街道，修行所在地。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许多摊位和门徒随处可见。在这条路的尽头是，给进入修行的大门。要被录取，你必须首先递交给艾滋病测试，并支付少量。我有我的结果与我，我考上了立竿见影。在进入修行的感觉是压倒性的。我无语。这感觉就像我回家了。我的眼泪流。我真的只有几英尺远的奥修。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是所有有，池塘，天鹅，植物，花卉，以及巨大的佛像。几乎每个人都为红色。这不是强制性的，但我还是决定买，第二天这样的长袍，一个红色的白天和一块白一块的晚上。我是如此的美丽，光，能源，我不再注意到，当门徒带着我在现场参观不堪重负。我只回来我的感觉时，他对我说，“你看，那里住奥修。”成千上万的黄金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抽泣着，我走了，我的心脏唱道：“我们是花你的花园，开放，开放。”这是同一首歌我唱上车到俄勒冈州。现在是不同的，本质的不同。我的脚都走在云和我的头被包围的明星。我开始经历家庭舒展。这是虚幻地看到。在我自己的生活，奥修已经是一个核心人物，但现在，我看到了整个世界感动了他。它给了我依恋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我买了一个红色和白色的长袍。用我的白鞋，黄羊墨镜，劳力士，而这是我从我的德国朋友戈珍收到了钻石戒指，我看着容光焕发，感觉这一点。当我走进去，我是浮在街道上空。我挣扎着保持接地。这就像我被向上吸引到的光，并在同一时间，我去了深渊，我的死亡的深渊。就像一个古老的中世纪和尚，我走在我的红色长袍沿修行的路径。我坐了下来就大，白色的佛像，并看着它。有时候，我闭上了眼睛，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害怕，我觉得死了。我很快就到什么地方去抽一支烟，因为吸烟是你自己的灵魂香，我读某处。这只是我的第二日，在修行，我注意到有很多德国人谁主要是关注组织。那天晚上，是第一次在我的一尘不染的白色长袍，我已经准备好要“嗅”-因为没有气味或气味被允许，才获准进入佛殿。奥修将出席当天晚上，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坐好了三小时。

突然，踩在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在她的怀里撒娇。她有深褐色的眼睛，因为她是，她跟我说了一半德国一半英国年轻。她和她的孩子都来自德国。孩子得了不知名的父亲。我感到困惑，在她的开放性和勇气。她选择了我，我才知道，我正通过修行推10个月的小男孩的婴儿车。这天晚上，晚会继续进行。我们睡在一起像一个真正的夫妇有我们旁边的一个婴儿。在这个旅程的开始，我想起了我的恐惧和疑虑。这是谁做了一个婴儿一样的行程一名年轻女子。神迹是还没有出来，我想。

据了解，孩子们并不像希望当时的巴关运动。孩子的成长只会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奥修说，我们肯定没有时间来抚养孩子。我觉得门徒看着我们，而我连父亲。这是耶稣自己谁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我内心的孩子已经醒了。我看见了上帝的孩子们在他们纯洁，时间，开放，自由的统一。我知道，每个人都必须重生才能找到上帝。

此番与喜悦，由光不堪重负，而且还与一个黑暗的死亡的恐惧，我搬进了纪念馆。我在那里，我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动作越来越慢，因为我是更进了那一刻。除此之外，其余的全是恐惧之中。我要死了，而我是对的方式来修行。最深的恐惧回来我像溺水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我不过这次奄奄一息了。我被包围了美妙的人谁说我长得很漂亮。我还记得心中暗想："怎么可能呢？我就要死了！"

有一段时间，我在与母亲和她的孩子在河边。她把一只手臂在我身边，并轻声说，"只是一小步阿洛克，然后你回家。"我喊道这些年来，"我要死了！"没有人理解我，他们把我在监狱里和机构。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死去。我现在听到音乐，歌词和歌曲在我的头上打。它并没有停下来，每一次，我赶紧跑到我的房间陆续捕捉到一首歌曲。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了队列佛陀HAL进行嗅探。我几乎是不允许的，因为我闻起来像香烟烟雾。很快，孩子的母亲说，"这是他第一次道歉我。他刚刚赶到。"我推在我的背上这是我能走过一个标志。突然之间，我站在与其它成千上万的在大佛殿。我住在恐惧中的礼堂。奥修突然出现。其特有的方式释放一定的能量后，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看到一个小个子的距离，他的光使我心里充满了巨大的欢乐，力量和爱。我喝了天堂般的快乐。是的，我是喝醉了幸福。怎么可能？但是，它是如此！之后我离开了佛陀，就好像我的脚不沾地。我旁边的是一位妈妈谁也来自欧洲和自然，我们走到一个摊位，他们出售

的结晶。我挑了一个有力量。她建议要回我的酒店，很快，我们赤裸醉爱在床上。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床上，这是又大又重，是由我们的精力的纯粹力量移到房间的一边。因为在佛殿激烈的经验，我不再害怕变老。我很害怕，我只想从地球上消失。

有一天，我在沉思时，我突然看到扬Foudraine走进去。我去迎接他。我想拥抱他，像一个老战友，但他表示，他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并继续往前走。我看到他坐在别的地方。我并不满足于他的反应，并在他身旁坐下。他厉声对我说："我说的是别人。"我被殴打的愚蠢。我坐在旁边的人，我曾试图这么多年。许多人叫他一个傲慢的混蛋，现在，我开始相信我自己。

每天晚上，我站在那里，数百人等着奥修在他的劳斯莱斯擦肩而过的。我看到一对大灯逼近。上挂着的植物和花卉，迷人的绿色灯笼创造了一个非常神秘的氛围。我的心脏是看到奥修后的冲击，但我没有去佛HAL，但走到河边，到燃烧加特，其中死者火化。在那里，我默默的坐在长椅上，完全投降。我失去了我对死亡的恐惧，并感到了彻底的放松。一次又一次，我去同一个地方。后来，我讨论这与一月Foudraine，但他认为这只是自我跳闸。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很大的不同。我很害怕去死亡的疯狂。我的心脏尖叫着，"我要死了！"那痛苦，那对死亡的恐惧，死亡，而你还活着，这是不对的，是吗？

我带来了我美丽的Ovation吉他和录音设备，以防万一。我找了一个点，由灌木丛和鲜花，唱我写的第一首歌曲，"在晚上…我看见了光…告诉我天堂…如果地球转了一圈。"有一天，有人问我拿参加演唱会，我马上答应了。经过一番准备，我站在舞台上唱歌与带，并陪同自己的吉他。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观众不喜欢我做的事，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与所有我的心脏，我演唱的著名歌曲猫王不禁坠入爱河。虽然我的声音回荡竹灌木丛，在我的脑海里，我看到奥修坐在家里的椅子上，我的心脏说："这首歌是给你的。"

我是什么地方修行外的露台上，当sanyassin谁我从荷兰就知道找我。她立即对我说："上帝啊，如果你在这里在浦那，这意味着什么必然要发生的。"我告诉她，奥修曾要求我，当我在克里特岛。我们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不会离我们不远了。这是因为雷电触击了。大猴子就蹿上了电线被电前倒下。我们完全吹走。"是的，"我听到的门徒说。"有很多工作要做。你看，它发生了很多了。"不一会儿，我听说维韦克，奥修"的

女友，刚刚自杀和被火化的沉默。是的，死亡近了。即使是人，我刚刚遇到了美丽的sanyassin被投掷时，她只是走了过场的石头。这样的故事，我开始听到越来越多。

从柏林我的朋友就是我曾经历过的“水晶之夜”，我去燃烧加特一个晚上。当我们坐在长椅上的河流，我们听到佛陀的遥远的声音。她想弹吉他和唱歌。我有麦克风准备就绪，当她开始唱歌，我们听到了一声尖叫从远处。一名男子走过来对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石头在他的手。他想向我们扔。在死亡面前，我的女朋友跳起来，把吉他下来，跪下双手合十，这意味着“我向你内在的光。”就像一个奇迹，那人把石头下来。

另一天，有我的房间的敲门声。一位女门徒从澳大利亚来感谢我用我的歌声治愈她。她把我推到了我不得不做一些与这个礼物的心脏。她来自塔斯马尼亚州和说，她在文学医生。同样，一个女人来到印度，因为她觉得她被称为，我想。

有一天，一月Foudraine问我，如果我想读一本小书，他写的稿子。我迫不及待直奔我的酒店来阅读。短短的几个小时后，我读完它。我把手稿回到修行并还给了一月，他简直不敢相信我已经读它。他问，“你怎么看？”我说，“我想你的心情，月”第二天，我看到他在阳光下写在一张大桌子。无言，我给他带来了一杯咖啡和一块饼干走开了。我爱这个人这么多。他真的很想荷兰走在红色。他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钻石，无论是价格，这是他和其他人必须支付的。“谢谢你，”我听到他说的距离。我翻了一下，点点头。我在修行的另一部分坐了下来，拿起我的吉他，唱起了“…坐在你的爱的花园在新的创造，看到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是爱的人，是一个声音…会一圈又一圈。“

这是一个日常的仪式，唱的修行。我没有加入群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我的生活中经历过就够了。我经常跑到佛像的美丽的花园。有时，当我坐在那里，奄奄一息的恐惧又回来了。通过举办到恐惧，没有什么新的可诞生。只有放手，老模具将会有空间给新的。通过奄奄一息，命回来。这是投降的问题，就像所有的生命是一个臣服于自己。在婚姻中，你给自己的另一谁是你的真实面目的一面镜子。我的火引发的烟雾圣上升。我最喜欢的回忆涉及到观察一个美丽的母亲来自德国。她说：“你是怕你的实力！每当你拍回到过去，再次成为那个小男孩。你怕什么，谁你真的是。在现实中，你有这么多的力，你自己都害怕的人。“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非常

不同的方式比无休止摆弄我自己的过去，通过回归治疗，我有足够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她说。然后，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站起身来，感觉到我的腿和肚子里的巨大的力量，然后我的整个身体。过了一会儿，小男孩又上来。这一经历从未离开过我。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我的生活，是感激的洞察力。每一次，我对自己说，“你是怕你的力量”和它的工作。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礼物之一。简单吧？这是时间的左巴，在我的种马的出现。

在修行，我还遇到了一位印度医生谁住在荷兰的第一个巴关中心，我有时候访问的开端。他是第一个谁曾跟随奥修之一。我觉得他很开明，但他什么也没有说这件事。一天晚上，当我们有一个饮料在餐厅，我看到一定要看他的眼神。我知道他很远的地方在他的想法。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都不做”，因为奥修所说的。“让草自然生长。”我记得，当其他人在早上崇拜，他来晚了，因为他已经铺天盖地。我听到别人谁是在努力工作说，“这是他的无所事事的方式。”

几个星期飞过。在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会飞回荷兰。我病了，病得很重。我要死了痛苦。我发软，没有力气站。酒店的我在那里呆了老板发现医生谁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在我的上一张大双人床的酒店房间，而电扇上面我的头转向。我的生活开始发挥像在我的眼前一部电影。一切我都经历过，我看到了一次又一次。一连几天，我还是很虚弱，半吓呆了。我没有吃任何东西，只是喝了一点点。我辞职，我的死是接近，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你住你的生活像电影一样。于是，出现了的时候，我的身体里充满了力量。我的胳膊和腿是强而有力的一次。我记得在晚上起床六点，以为得到一些食物和饮料，在修行的。我走过的路，去一个餐厅，我经常吃。通常，它总是与门徒，但这次爆破，我独自一人在阳台上。我点米饭和可乐的盘子。我只用了饭，因为我没有吃了很久，觉得我是不是很回到地球上。我坐在那里一两分钟的时候，服务员走过来对我说：“难道你不知道，奥修已经去世了？”它没有立即对我天亮他说什么。“是的，是的，”我说，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默默地吃了我盘子里的饭，喝了可乐的空玻璃。我仍然独自在阳台上时，一名年轻女子身穿红色自行车在我面前停下，大声喊道，“奥修是死了！”昨晚7时许，我们预计在佛殿都穿着白色的。我觉得能引起巨大的震动我的头。她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我听到她的尖叫，“感觉你的心脏，斯瓦米。

感觉你的心脏！“突然间，我在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崛起。我很快就付了服务生，跳进一辆黄包车，开车返回酒店。酒店经理还获悉奥修的死亡。我记得他问我这是否将意味着修行的末端，因而他的酒店。我告诉他，这仅仅是个开始，并安慰他，很多人会来到普那。我赶紧走到了房子，把我的白色长袍，然后匆匆离开来修行。当我到了那里，一切似乎颠倒了。无处不在的佛殿是衣服和鞋子层。人们站在那里，脸上充满怀疑的，有人哭。这一次，我们没有嗅到之前，我们被允许在佛殿这是一样好，因为我有胆量抽烟。后来，人们发现很多不知道这个消息，并共进晚餐的地方或去果阿几天。每个人都在等待来自奥修的医生的正式声明。我感到强大和耐心的等待上会发生什么。我记得奥修说，有负能量的佛殿，因为有些人做了坏事。是，我为什么怕佛殿的？莫非是有可能导致奥修的死亡？我想起了那个女人对我说，“如果你在这里的浦那，有些东西注定要发生。”另外，听说奥修的声音，要求在我身上时，我是在克里特岛，“现在你来了，现在你来了。　“在这里，我是，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奥修死了，他的身体会很快去了!!“…一个燃烧的火，把四周…”

奥修是进行一种担架被鲜花包围的它被放置在舞台上。我站在我的脚趾，看着我的主人。我感到快乐，悲伤和救济的感觉。难道他不说，“杀了你的主人”，现在他自己已经死了，或者说，他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但是，什么是解脱，我想我在别人看到？奥修自己曾经说过：“如果我没有在我的身上，我会跟着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事实上，它会更容易让他跟着我们，如果他死了。在随后的讲话中，我们被告知，奥修的身体将在20:00左右被烧毁。我们还被告知，他是如何死了。他的医生出现在舞台上，并告诉奥修从心脏骤停去世，他已经中了一些直接的追随者他最后的个人物品的分发。在20:00，我们聚集在大门外。在远处，我看到了扬Foudraine通过寻找他的方式。我听说我的朋友真我说，“我会去酒吧，因为他并不在他的身上。”我想，“你怎么能这么说吗？”我参加，其中包括了可能一千人的游行。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与奥修的身体担架进行他的追随者。在过去的时间，奥修普那通过向燃烧加特在街上去了。我们在街上一边走，一边交通呼啸而过我们。我看到沿途许多当地人感到惊讶的面孔。游行的一部分便向着另一个方向突然。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突然间，我是对奥修的身体后面。根据我的经验，就好像我独自走在身后的尸体。

它是公平地看到地狱和天堂，同时在交通之中。当晚的温暖压迫我。我不明白的地方的数千门徒的人。

奥修置于的燃烧站点之一。随着或许一千个以上的人，我从远处注视着木头堆在奥修。我们在黑夜中唱道："宇宙是唱歌，宇宙正在跳舞以来，宇宙是在唱歌这样的日子。"我们不停地重复着这首歌。一个桑雅生谁是德国治疗师来到我的身边站着。我把她搂着我的胳膊给她的能量。在那之后，我给了她一推在后面说："现在，你必须一个人去。"不一会儿，我看见她的舞蹈和唱歌。整个地方现在充满门徒的。我看着人群，看着被放置在奥修的最后一个木桩。只有他的脸是可见的。当我回头一看，只见那最后一点也铺上木板。这是我看到的最后一件事。那形象，那最后一刻，始终保持与我。慢慢地，火增长。烟雾云起来。这是我们的主。时光静止，我们都安静下来。这是深刻的，非常深刻。有一种不真实的沉默和平静，其中一个一种风度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爱充满了我的心脏和其他人的。火焰越来越大和烟雾的气味飘进我的鼻子。"再见，大师，"我的心脏说。"这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一天。这是第二次我与你，现在，你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感谢所有你给了我。你让我的生活。"我的心脏唱，"宇宙是唱歌，宇宙是沿着跳舞…"

虽然他们唱歌跳舞，奥修的身体不停地燃烧，直至骨头和木头只有一些冒烟的灰烬依然存在。在漆黑的夜晚，我的心脏充满了大光。随着我的心脏那种感觉，我走回修行。一路上，我遇到谁刚刚听说发生了什么哭，不知所措的门徒。他们刚刚从他们的晚餐或者在果阿的海滩上几天就回来。在树下，他们试图处理自己的悲伤。我哭了，但我的眼泪感激。与此同时，已经是半夜了。星星闪闪发亮的天空，我听到奥修说，"我会在那里耶稣，佛陀，克里希，和许多其他人会。我离开你我的梦想。"

在漆黑的夜，其闪亮的星星，我走回修行。我感到放心，或者说是解脱？在修行的大门口，没有人来管我们。整个纪念馆几乎空无一人。衣服和鞋子躺在这里和那里。我走过去的素食餐厅。食物是徒劳地等待顾客。其中，奥修的书籍和录像被出售的店铺很安静。由于我的鼻子贴在玻璃上，我意识到什么是宝奥修曾留下。有人说，他写的书600。突然间，我泪流满面，感激的泪水，悲伤和情感。同样，我看着里面，看到了几张海报。在那一刻，我觉得奥修是不是死了，活着。我看到他的著

名的笑容，他的手就在合十行礼，这意味着“我向你内在的光。”

当我的目光落在了一本书叫“苏格拉底中毒再”，封面上是奥修在克里特岛的照片，他的政府下令他的威胁下离开，如果他拒绝，他们将炸毁，他住在别墅里。在那本书和图像的视线，我哭了出来，“我要回克里特岛作为”歌手之光“，那你给我起的名字。我会唱歌给天上的星星。“突然间，我觉得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眼泪不断流。“阿洛克Gayaka，”我听到一个声音轻轻的。“阿洛克Gayaka，光的歌手。”从来没有一个名字觉得这样合适我。当我的名字，我告诉扬Foudraine这件事，他只说，“你是不是你的名字！”随着这句话，他却把我极大。他的声音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力量，光的力量。

我点了一些食物和树下坐到一张桌子。每一口，我抬头一看，心想：“还有奥修，耶稣，佛。他们是这么多开明的地方。“当我吃完了早饭，我站了起来，发现我的脚很轻。我花了人力车回我住的旅馆。那天晚上，我突然醒了。一首来自天上落下，来到了我。因为我不想忘记，我很快就抓住了我的录音机和播放的歌曲在我的吉他。这首歌曲中几乎没有言语，只是“sjalalala，sjallaaaaa，佛重生。”它只是不停地重复，并得到越来越高。我也写过诗。这就像一个柔软的闪电袭击了我。我无法理解。但是，有一些事情你真的无法理解。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我花了人力车回修行。有一个伟大的沉默随处可见。有一些人失踪。这东西是奥修。有一对夫妇各地的摄影师和电视人。也许他们在等待某种奇迹发生。也许他们以为我们会自杀，但它并没有发生。相反，出现了宁静。这似乎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奥修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如果他没有宣布，“杀了你的主人”的最后一步启示？那一天，我才知道，奥修的骨灰将被放置在一个骨灰盒带到修行。骨灰盒将被放置在岩石上的消息，“奥修出生，从来没有死”，其中包括他的死亡日期。我跟着去了游行与其它成千上万的一个完整的玫瑰花瓣包。奥修的哥哥举行的铜瓮。当他经过的时候，人们扔玫瑰花瓣在瓮的方向。突然，队伍停了下来。铜瓮是当时还不到一英尺离我而去。我的眼睛盯着骨灰盒在我的主人的遗骸。我还撒一些玫瑰花瓣上的骨灰盒。我也死了，虽然我没有那么意识到这一点。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游行持续，前往朝修行的方向。大多数门徒跟着游行的修行。我答应返回到奥修被埋葬的地方。再过几天，我飞

回了荷兰。在此之前，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走回燃烧部位。我觉得非常需要采取奥修的身体的一部分。对于某些组织，我花了一些残留物。我把一些看起来像一块头骨。我折叠组织方面并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对我来说，这是太神圣。有了这一块，我有一个骨舍利这又回到了荷兰和我在一起。

这天晚上，Amrito，奥修的医生，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奥修怎样离开他的身体。他有一个心脏骤停，有意识地死亡。我把有我的问题。他是在谋杀或铊中毒？谁知道？什么非常吸引我的是奥修的最后一句话。“我离开你我的梦想…”虽然Amrito说话的时候，我听到公鸡打鸣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刻。这一次，我看着竹林之间，并听取。数米距离我进行了一些人，我还记得，就在我大的负能量。我很害怕，想跑开。当时这就是奥修要明确我们只是在他去世前，即有人员与到访静修一个可怕的负能量？我突然想起一月Foudraine的讲座，其中第一行上，人坐在十字架放在胸前和扬怕他们想谋杀他。这是相同的负电荷，但一千倍更强。

那天晚上，我把我的录音机回来，抓起我的吉他，并记录，通过我的脑海里传来了歌声，我离开你我的梦想。这是奥修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一个已经被下载从我的网站成千上万的人在世界各地的歌曲。在我出发前的最后几天，我坐在像往常一样，在吸烟者的寺庙。当我打我离开你我的梦是第一次，一个印度英俊的男人走近我，眼里含着泪。他跪在我面前，说：“我可以给你？”就好像我是上帝。我回答说，“你的眼泪是不够的。”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王子，站起身来，转身离去。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目的。我是超越死亡。我的脚几乎接触地面。我沐浴在纯净的光。我的心脏是更加开放。我觉得，是时候回到荷兰。

我吃与朋友在植物和树木之间的一个不错的餐厅。席间，我说我要开始爱的村圣托里尼在希腊的小岛。我的餐饮同伴宣布，“当然！让我们知道，当你准备好了。“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要开始一个村庄。起初，我还以为我是疯了，但后来，它并没有感到奇怪了。圣托里尼是我的家。岛上的美丽和能源带来了如此多的光。现在是时候说再见了。作为告别礼物，我给我的朋友从燃烧加特的现场录音的一些歌曲的磁带。她喜形于色，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我会小心的。“我轻声说，”是的。“过了一会儿，我坐在出租车上了去机场的路上。在幸福和快乐的阴霾，我到达孟买 机场。再见，印度。再见，奥修。我将回到打坐你，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7

通过欧洲2行（1990至1997年）

64.W¯arehouse，Baarn的荷兰

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钱，但丰富的经验无价，我踏上荷兰的土地一块奥修在我的手，包裹在白色的餐巾纸。在荷兰，这是现在的冬季的中间。我以为我可以住在Baarn的仓库。我打电话给我的前妻从史基浦机场，但得到的答复是不是我所期待的。她说，她绝对不想让我睡那里。我无法理解。也许她是害怕的东西。是不是我？

有我在，在晚上我的箱子和吉他的寒冷，没有地方可去。对我来说，那是最糟糕的经历之一。由于没有其他选择，我又打电话给我前妻和我解释说，我无处可去。这一次，她表现出多一点理解。我只能留几天，她说。我赶紧坐火车到Baarn的。在抵达中心，我看到了一个临时搭建的花环一样受欢迎的一个标志。我的前妻打开门，我的前女友贝蒂出席了会议。我喝咖啡的大木桌楼下。突然，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让寒冷和寒冷。这感觉就像我的脸上投掷石块。奥修的死在荷兰并没有被忽视。报纸已经充分了解这一性交大师与他的劳力士手表和99劳斯莱斯丑闻。衣锦还乡感觉就像一场失利，一个巨大的失望。我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不能与任何人在荷兰共享。是不是现在已经成为现实，这是在睡觉的世界？我怎么能继续分享我的经验？我记得当我打我写在印度的歌曲。它起到的调“矮胖坐在墙上，矮胖有一个伟大的秋季。”我自己的歌，这是我魂牵梦绕的钻石，并没有太多的一击。这是一个巨大的失望，我。

65.弗利辛恩

在荷兰的第一天，我正忙着寻找为自己和贝蒂，谁也不得不离开大楼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与老朋友的地方。我们感到宽慰和高兴与他们的产品，我们共收到了爱。我的朋友来自英国，并确立了自己在荷兰的一个小丑。我所有的问题似乎过，直到我发现，贝蒂无法处理我的力量。这一切都吃不消她，我觉得这是更好，如果我发现住另一个地方。即使我有一点钱，我得到了一个房间，一个大房子在弗利辛恩在城市的中间。我仍然可以想像的大椅子，奥修它。一切我在电视上看到，所有暴力图像，吓了我一跳。

为了筹集一些钱，我卖一些黄金首饰，我有。他们说我可以打最后的底牌。不远处弗利辛恩是一个农家这是一个奥修中心。有一天，我们被邀请去那里观看奥修的火化。影片后，我打我都在印度所做的歌曲，但我看到他们不是太高兴。该中心的负责人来找我，说我唱以“去你的！”我当时吓得要死，看着她用怀疑的口气。随着悲伤在我的心脏，我离开了中心。什么是与这个国家的事情？我想分享的东西与这些人，他们扔了回去在我的脸上。那天晚上，我又回到了大椅子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并听取了奥修说，“我是耶稣，佛陀和奎师那是”我想，“哦，我在那里，但是…”

但是，没有，我不在场。我结束了在寒冷的荷兰土壤硬巴掌。正是在这个时候，真我的谁，我在印度遇到的医生-called我问怎么跟我去。手势让我感动。我简直不敢相信，所有的拒绝后，有人真诚的好意我。我的朋友Basera，小丑，看到一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跟我说，我必须选择自己了。否则，我会疯了我的能量。他建议设立创造与其他艺术家的中心。这个想法打了我的头，而我驾驶一辆旧汽车从弗利辛恩到米德尔堡。沿江高速公路，东西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有一个巨大的打击，我的额头。我有一个充电的能量，我失去了我的方向盘控制，几乎去了道路。我把车开到一边，下了车。突然间，我是在用鲜花，一切是美丽的草地。这感觉就像天上人间。我看到了草绿色的是如何和怎样美丽的鲜花。我感觉这么好，快乐。虽然汽车一举超越了我，我走过了孩子不知道谁看到的一切，第一次的牧场。我慢慢地走回车上，走到后面的车轮。当我开车走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无法控制的。我无法继续行驶。我下了车，并通过草地走去。同样，我感受到了同样的团结和幸福。我平静地决定把车开回弗利辛恩和几次，我失去了控制，不得不离开了。最后，我在一块回到家。

同时，设立创作中心已经的理念已经蔓延和来自不同国家，如法国和荷兰的几个门徒已经想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的家很快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大多是艺术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音乐组有最救世军的方式。Basera迅速成为亲密的朋友与德国斯瓦米谁可以弹吉他很好。这是很令我懊恼，因为我是他们的日常情绪非常敏感。我想保持心脏纯的，但它并没有与这伙stoners是谁偶尔会表现得好像他们来自另一个星球来的工作。无论如何，我们计划建立一个波段。再加上德国斯瓦米的吉他手，我做了一些演示。我们也希望采取行动，为此，我们需要新的设备。我们驱车前往德国由于设备较便宜那里。在此期

间，德国之行，我们在慕尼黑提交了联合演示，在新的地球记录。不幸的是，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演示，但他们确实表现出从奥修的火葬在浦那我的现场录音的兴趣。只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活动。那是在弗利辛恩酒店，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失望。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合。这不是纯粹的；　它不是奥修本来想。我需要纯洁与和平，一种家的感觉，与自然合一的。同样，我听到一个声音喊着：在我，“希腊！”

66. 马阿南德在克里特（3）希腊

同时，还有谁来和我们一起住一个年轻的“马”，从巴黎。她被称为“马阿南”。我们坠入爱河，并很快就爱像疯了似的。哦，我需要爱，温暖，性别和接吻。这是因为我觉得甩在我身边随处可见。我们做了计划去我心爱的希腊。她有一个好听的声音和漂亮的外观。我们离开弗利辛恩和背后的人。在我的心脏，我感到悲哀的人，我留下，但我无法和他们住在一起了。我是习惯改变。旅程就像是永不落幕的蜜月。我们开车经过德国，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酒店在奥地利。有那么一刻，我正在考虑，我们是否仍然应该继续，但在路上指着我们去希腊。以及我们通过南斯拉夫走去希腊。与此同时，汽车是关于我们。黑色排气烟度呈愈演愈烈之势。有没有办法回去，我不想回去。偶尔，我的巴黎马思聪焦虑发作，说她想回巴黎。然而，这些攻击总是可控的。与往常一样，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停止对那些美味的汉堡。我觉得我的法国与她乌黑的头发国王。哦，我爱她。我的身体燃烧多余的能量。这是什么礼物来我的方式。她的法国口音只是让我热血沸腾，“周一切丽，吻我。”我做到了，哦，是的，我做到了。我们俩都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走的路。这是给我们，我们俩喝了生命的酒。

在南斯拉夫边境，我们可以一次例行检查后，就把车开到希腊。一旦越过边界，阳光明媚，大海的气味来见我。我已经回家了。这是四月早，所以整个赛季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是的，这是我的希腊，我的应许之地，我的家，我的现在，过去和我的未来。我想起了我的承诺，以奥修普那在做，我会回到克里特岛作为一个出家人唱我写的印度歌曲。从边境到雅典是大约500公里。这是一个奇妙的旅程，通过春天的景观用鲜花和气味的海洋。我们开车经过小村庄和达到德尔福。呵呵，我是疯了德尔福。在其中，在古时候他们就在神谕说的泉源，我喝的纯净水。只要一看在山谷已经足以让你的光。从比雷埃夫斯

大约200公里的路程，我们的老大众汽车开始出现风吹草动。散热器是给了狼烟。排气在做同样的事情。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排气系统，或者一个全新的引擎。我不想去想它。我们很高兴，如果我们吃了点东西每一天。

我们刚刚通过另一小块雅典，并很快在那里的船，会带我们去克里特岛停靠港口。该亭买票，柴油的味道，咸的水，小吃店用甜甜圈和羊角面包的香味，谁喊来其昂贵的宝马和奔驰游客，当他们带领希腊人板所有这些记忆回来了生命和我的心脏说：“你到家了。这就是你的家。在这里，你的左巴来活着。“随着我的巴黎朋友在我身边，我站在栏杆作为船离去。这是在晚上七点。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到达伊拉克利翁。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站在星空下的甲板上，我们偶尔睡着了睡袋。随着浪漫的感觉中，我们看到了在爱的海洋，看到海豚跳舞给我们。当它早晨，伊拉克利翁映入眼帘，其著名的古城墙。我们下船后，我们想离开城市，尽快，因为它是肮脏和脏。一旦城外，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天堂般的天堂。我们开车穿过山区，看到深蓝色的大海在远处。在雷斯蒙，我们发现了一个小旅馆。这是在本赛季初，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找到一个。在招待会上，我们被告知，他们已经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房间。房间看起来非常好，因为我们累了，我们说“是”快。然而，当我们两人都脱光衣服在床上，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劲。我们看着一面镜子内阁。随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单向镜像。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我覆盖镜子用毯子第二天，我们立即检查了。幸运的是，第二天我从一个朋友谁是旅行社还拥有数套公寓得到了帮助。对于一个小数目，我们得到了一个房间在他的公寓。因为我们的钱用完了，我们就开始唱歌，制作演示录像。我的女朋友，谁拥有相当不错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三首歌曲。我们也做了海报上的一台复印机的酒店。我们是两个相爱的人，没有人能告诉的超过15年来，我们的年龄差距。此外，她看上去像一个希腊所以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工作。的费用也不算高，但足够维持生活。有时候，我们没有工作，重要的是要迅速找到别的东西。然后，我踩在一个大酒店，并解释说，我可以让他们有很多钱，如果他们让我唱那里。我看到了美元符号，或者说德拉克马人物，在他们眼里，我们很快就同意了就可以了。五月份已经开始，但它并没有那样顺利，因为我们所希望的运行。我的女朋友的恐惧，谁变得更加猛烈，在工程扔扳手。

有时候，当我们驱车环岛，她还会有一个惊恐发作，我不得不让她平静下来。她常说，她想返回法国，因为她的父亲要她工作作为荷兰的秘书。她在治疗中花了几个月在的Egmond aan Zee的奥修的治疗中心。他们是沉重的，密集的群体，但我怀疑他们曾帮助她。我发现她的性由三十种不同的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滥用。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很美，我能想象，每个人都希望有她。我感到非常羞耻和内疚，但不敢谈论它了她。

日子度过了吃，喝，白天练一些歌曲，并驾驶着我们的吸烟大众岛。即使按照希腊的标准，这是一个真正的桶。幸运的是，我仍然有我的250毫升本田摩托车，我曾在我的最后一次访问该岛抛在后面。利用这一点，我们穿过了岛。我们把车开到山的顶部，一旦在上面，我们一转身，我们静静地航行下来引擎关掉。我们的表现是对观众的口味。她只演唱了三首歌曲独唱，所以我花了晚上独唱的其余部分。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腊人是这样一群有趣的人。在一个点上，我们每天晚上都打得漂亮多了。这个赛季已经开始，我们必须使急功近利游客回家了。大部分的工作来到了我和马阿南德，谁看见我的疲劳，总是道歉，她做了那么一点。不过，我是没有安全感有关，我已经写在印度的歌曲。我不敢唱他们，因为我怕观众会拂袖而去。我们无法承受的，因为我们是挣扎在生死线。有一段时间，我们打了五种不同的酒店，旅馆Plakia中，布埃诺酒店，酒店勒弗科尼科，在Sandy Beach Hotel酒店，和另一个。每天晚上，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吸烟和臭的车，我很惭愧所有那些花哨的人在阳台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卸载我们的设备。

我们都看了，因为我们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吸引力。会上宣布无处不在，“今天晚上，我们将有现场音乐和舞蹈与来自荷兰和法国著名的二人！”我们取得了成功，取得巨大成功。但是，我女朋友觉得累，她忍不住不够，想返回法国。她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们在赛季中间，被订满，直到九月底。她的恐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到了晚上，她常常醒了尖叫。我会开车送她再到这是约120公里来回机场。但每一次，她改变了主意，在最后一分钟。我认为它发生了五次有一次我们家，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炸弹在八月初终于破灭。这一次，她真的决定。她去旅行社买了机票。无论我说，那么能说服她留下来。第二天，我带她到机场，在回来的路上，我停在机场外的时刻。通过门，我看见就飞到她去巴黎的飞机。随着跳动的心脏，我一直等到她走

了船上。我仍然可以听到去机场的路上她的最后一句话。她以英语发言与她那可爱的法国口音，“我为什么要回去？为什么我要离开这个天堂？为什么我要在一个办公室？“我没有回答她。一旦飞机已经起飞了，我意识到，我现在是一个人。我在五家酒店进行在本赛季的心脏，而我们所有的海报为二人被挂一下。我怎么解释她不在身边了？我需要为由挂断。这并不容易，因为她已经成长为一大亮点。它原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心脏的不开心，我不再闪耀。我不再唱天上的星星。我很伤心和愤怒的事实，她离开了我，在赛季中期。嗯，这就是演艺事业。每当我唱起这首歌VAJA CON奥斯，泪水射中我的眼睛，观众知道我为什么哭了。这一切都太多了。更糟糕的是，我的车没有我。这已经是八月，我渴望休息一下，回到荷兰。我整夜无法执行晚上了，我只是太累了，很孤独。

67. 独自在圣托里尼

突然之间，我无法抵挡那些喝醉了，幸福的人。我开始数数我的硬币，并计算是否我有足够的钱的车程，我心爱的圣托里尼岛，和尼科斯和卢拉岛的船。我很想写，让我的唱片在沙滩上。

我取消了所有我的演唱会。酒店业主看到了悲伤我的眼睛里充满了理解。我知道这之前，我开着我的车在船上，这是要带我去圣托里尼岛渡轮。是的，我再一次被克服岛的压倒性纯洁和美丽。我在家里，因为它感觉真的。最后一次，我有一个美丽的露营和我在一起。谁我通过每一个希腊语中有，因为它嘴里的水。现在，我开着我的老大众汽车柴油大黑云在我身后的烟雾，我很尴尬死。

我在尼科斯和卢拉的接待是不会少的酣畅淋漓。随着开放的胸怀和手臂，尼科斯不能不表达，我必须得到更好的车，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快发现在沙滩上的一个点。我把车停在尼科斯’的地方，所以我可以整夜睡在沙滩上的树之间。在黎明破晓，而渔民走上大海，我开始了我的录音，我曾写在印度几个月前的歌曲和诗歌。在后台的大海的声音，在空气中，而这个火山岛的奇妙能量的海鸥，我和我的在我面前的话筒坐在那里，我的书展开的黑沙，在我的Ovation吉他我手。这似乎是整个沙滩，海浪，海引吭高歌。有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渔民能听到我在海上。“哦，生活是美好的，”我想。一个又一个的

歌，我成功的Perissa的海滩。但是，我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岛上。

在克里特岛的令人失望的经历后，这短暂的停留在圣托里尼没我好。现在是九月的赛季结束了。是时候回到荷兰。无数次，我给了一个悲伤的告别卢拉，尼科斯，和我心爱的岛屿。我爱上了我的小岛，因为它是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国王，即使没有在我的口袋里一分钱。这是我在那里喝着酒尼科斯的父亲做了这让我的嘴唇发麻。这是那里的小西红柿，黄瓜，葡萄净化我的血，总是给我新的活力。

这是那里的榛子，核桃，无花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我不是回家了吗？我不是准备好了？“我的心脏砰砰直跳。它说，“走，走，走！”同样，我所追求的死亡死亡的道路，放手，说再见。但是，我知道我不得不把我的奥德赛还没有结束。没有人想离开他的天堂，但是，它仍然发生了。于是，我留下了装有放大器，扬声器和吉他离开荷兰烟熏旅行车。再见岛，海，露露和尼科斯。谢谢你的一切，我能和你吃饭的时候，你下班的时间。感谢你与我分享的智慧。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希腊人。我很佩服你的爱，即使他们按下脏烟头在一个碗里，用坚果或您准备了用爱黄瓜的人。

68.回到弗利辛恩

随着跳动的心脏，我开着车沿着陡峭的山路。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船，会带我到大陆。然后，我开车对南斯拉夫。不过，我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的车会处理这件事。比雷埃夫斯港是约300公里的边境。在这样的时候，我想，“哦，我想我只是呆在家里。”不过，这是一个美丽而令人惊讶的生活。它不断地去你要去哪里或你做什么。一切都通过。在前往边境，我只好买5升油。吸烟与喷溅，我到达了目的地。在边境，发动机不再想开始，我甚至不得不由海关官员推越过边境。我让出如释重负的大叹。我已经做到了。

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白色高尔夫球最终结结巴巴地语无伦次成运动。随着我身后硝烟的大线索，我继续我的旅程前往荷兰与我也许无法到达那里的担忧。在马其顿，内陆200公里左右，发动机说，“自己动手”。在这个危险的道路我曾呼吁上帝的帮助了很多次，但这次我看到了，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是在什么地方以及一个完整的设备货车臭名昭著的路线草地。

有得救。从村里有人打开了。这个人愿意拖我的车到他家，看看有什么不得不用它做。每个人都像马其顿的国家有一辆车。这个消息并不好。

汽车无法立即修复。该部分是不可用，如果他得到了部分，我不能为他们支付。同时，我被介绍给全家和他的朋友和熟人。另外，我被带到了村里的酒吧。我让他们听到在磁带上的我的声音。它做了这样一个印象，我很尴尬。我被拖到唱歌在舞台上。它闪现在脑海里留下来，在这里唱歌。但是，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不，去所有的方式回到了荷兰。”我算我的硬币。我有足够的钱为乘坐荷兰火车。我离开了我的车拆除。我刚做了一个箱子，我的Ovation吉他。当火车终于来了，我登上它，并尽情地挥舞着。

呵呵，人生要活，我一直这样做。我一直很喜欢的生活。我不是在寻找危险我也没有走出去的方式。在火车上，我坐在所有南斯拉夫人谁是他们的方式在工厂上班的。他们是人谁想到了什么，但笑声。紧握着臀部，因为我担心我的最后的财产将被偷走，我继续我的旅程，偶尔模糊的笑容在我身边的人。在贝尔格莱德，我不得不换车，所以这意味着等待一下。我并不介意。它实际上是非常有趣。这么多是发生在该平台上。一种特殊的神秘气氛笼罩着这就像每个人无家可归，并找了家。我是不是一个人的朝九晚五，而我永远不会。这将让我恶心。我认识更多的人谁是那么喜欢我，通常情况下，我发现他们最引人注目的，鼓舞人心的人。现在，我在我的方式再次对9的世界5，我不属于。我花了一天之前，我来到弗利辛恩。

我已经六个月外，现在我又回到了起点。什么东西在我的改变。奥修的死已经把我赶走。有时候，大地在我脚下颤抖。但是，这并不是说颤抖的大地。这是我谁是颤抖的能量。此外，我经常死亡。我一直听到我内心一个声音说道，“当你54，你死定了。”没有，绝对没有，可以让我改变了主意。我现在48岁。我有六年多去了，我很快就想通了。

火车的震耳欲聋的音响给我平安。我无处可去，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地平线或目的地在远处若隐若现。这次访问本身是不够的；　旅行本身就是目标。我的飞行在空中鸟的飞行。“按照你的脚步声，”有人曾经对我说。事实上，我后，我自己的脚步跑。道路上的灰尘的气味始终睁大我的鼻孔。我很喜欢旅行。张开双臂，你必须接受一切以你的方式，让没有思想，信任存在的力量。这是你可以当你做到这一点只有经历。在任何

情况下，它发生在我身上。我放开一切。你应该放手才能继续下一步。如果你想要去的光，那么你将不得不离开黑暗。耶稣说自己："主啊，救我！"我的祈祷一个孩子，"救救我，主，从每一个邪恶的。阿们！"是的，我试图挽救自己。我甚至愿意死。至少是不如放弃自杀。所有这一切都感觉像是自杀。这是自我的自杀。我不得不去旅行，直到我的心脏会说，"够了。现在，你可以回家了。"通过放开一切，你回家。在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放手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发生在每个人。我们坚持了这么多不必要的东西。生命是一个很大的热情，直到有一天，我们都必须离开。我们走弯曲，就像耶稣在他的背上十字架。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每个人都有跳舞，跳像一个孩子在草地上，美丽的鲜花包围的能力。作为一个孩子，我跑了音乐之后，大声喊道，"喂，等等我！"我想成为他们跳舞，唱歌，和每个人都感到高兴。

我凝视无休止出火车的窗口。我旁边的是我的箱子和吉他。慢慢地，景观变化，我认出了黄油，奶酪和鸡蛋的国家的熟悉的形象。

老房子的门是敞开的，当我到达弗利辛恩。收到我的老板张开双臂，立刻得到了一张床在我手上。它很快就发现大家对我认识的已经离开，除了贝蒂的房子。我是从旅行，在最初几天太累了，我只睡了。慢慢地，我处理我没试过。不久，我的眼睛再一次被打开，我意识到，时间肚脐凝视结束。我回到荷兰，早在9个世界5，工作和金钱的强硬世界。

69.塞费尔德，Austrlia

我开始做一些规划。这是十月初。这一次，我会去奥地利，我唱的塞费尔德其中为1500米高的mountains.Therefor，我需要一辆车和一个新的音响系统。我得到了我从谁使用了它仅适用于奶粉罐的运输农夫买了一个漂亮的福特旅行车。如果没有防滑链，我走向山脉。经过一段由我的车子侧滑撞上了一棵树，我张开双臂欢迎塞费尔德。这是圣诞节前夕。我正准备进入五星级酒店后，我才唱。由于酒店客满，我睡在一个小宾馆在第一天晚上附近的浴室。

塞费尔德有很多的意大利游客谁总是喜欢听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其他英文翻唱歌曲的歌曲。因为成功的，我敢偶尔陪我在我的吉他。也有丰富的德国和荷兰的豪华谁来到那里多年。我高声唱歌并不总是豪华足以让他们和他们示范通过把棉花在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们走进餐厅。然而，年轻的老板和他的妻子

问我继续下去。我发现，我是不擅长。我身后的日常事情上，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幕后看看。该图像是勤劳的男人和女人，谁准备为他们的客人白天和黑夜的。业主借了数以百万计的银行建立一个企业，只是必须看到，数以百万计如何得到补偿。在我的旅行，我经常遇到美丽的人谁给了我这个机会采取行动。我还遇到了一个荷兰家庭。父亲的名字是彼得。他总是给我提供了咖啡，然后给他的孩子谁说，按照他的说法，是被宠坏的女人，“你看，卢卡是幸福什么也没有。”

他们来到一个大的宝马。一天早上，他对我说：“天哪，我不能在这里使用的车。”他补充说，“你必须做一些与你的钱。”我看到他是如何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比我的。我需要每一分钱或德拉克马的生存和信任，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每天晚上，我表现的增加快感。我一直很重视我的衣服但有一天晚上，每个人都看着我，笑了起来。在我的漂亮的西装，我似乎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袜子。笑声打破了冰和这类笑话开始是我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美丽的房间有一个大阳台，我就开始写了很多诗歌和歌曲。我很高兴。我偶尔坐火车到慕尼黑和走过的路到玛利亚广场。因此，冬季过去了。剩下的游客所以工作也被停止。我能回来在复活节。我回到荷兰在二月。一路上，我记得我听说过，从酒店的工作人员，“去瑞士。在那里，你将获得两倍多。“不过，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那是一年前，我曾在印度，我仍然觉得它的效果。我常常抬头望着天空，说道自发，“你好，奥修。”同样，我在我的心脏它说，听到他的声音：“每当你感觉爱，我会走在你身边。”有那么一刻，我确实感到就像一个“光的女歌手”。除了日常关注喜欢钱和住房，生活得很好。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相比，任何事情我以前都遇到过。我知道我必须按照我的心脏，否则，我就会生病。无论多高的价格，我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有时候，好像我是个无底洞和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跳！”正是这种感觉，我曾在塞费尔德数次。之后，巨大的恐惧将是美丽和宁静。在沉默，一首诗或一首歌自然再传捷报。我听到里面的声音哭着对我很好，“早上好，玫瑰花朵，”我再醒过来。

70. 返回弗利辛恩

早在弗利辛恩，它现在隆冬时节。这是冷，事情没那么舒适的老房子。幸运的是，我听说了一点钱，你可以租一个假期回家不是从城市远。世界上只有一个缺点，你只能呆到五月底，

直到游客回来。届时，他们可能要求多达四倍的租金。所以，在这短短的时间我住在大自然的树木，植物，鸟类和动物。海是永远远，在我的Solex助力车，我买了便宜，我开车经过平地。偶尔，贝蒂来了，沉睡着。她想和她的孩子。与此同时，我继续写，唱，我做了演出。我也有一个三小时的采访中对新西兰广播电台，在那里我唱了12首歌曲的现场。我真的觉得自己像个艺术家。另一个音乐团体只有五分钟的通话时间，以促进他们的CD。我有三个小时！我觉得我可以做我做什么，那是对我的信任。我记得一个露天演出在一个正方形的节日。主办单位来找我，说："我会付你第一次那么你会唱得更好。"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在那里，我在舞台上，在瓢泼大雨中与我的吉他。我唱我的心脏了。一个爵士乐队喜欢我的表演这么多，它主动陪我。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他们和我一样，也是在荷兰！

该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挣扎着。我感觉到了。在高速公路上，我找不到的速度。我失去了在路上的抓地力。当我赶紧把车侧面和传出去，就好像我已经降落在第七天堂。我必须继续我的旅程，因为还没有结束。我写了一个小纸条给弗利辛恩的社会化服务，"鸟再次飞行。"我在写我的书，"早安玫瑰花"。随着我的肩膀上所有的天使，我离开弗利辛恩德国。之后，我会阻止瑞士。

71.洛迦诺-穆拉尔托-提契诺州，瑞士

现在是六月。提契诺州，洛迦诺和阿斯科纳的目的地是地方我从未去过。同样，我很担心老鼠的，因为我不得不与我的设备的边界。幸运的是，他们只是让我通过。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荷兰旅游者谁是在度假。我开车经过美丽的瑞士乡间有山，其阳光，其美丽的道路，和一个又一个的隧道。这些隧道压迫我有点尤其是最长的一个，圣哥达，有17公里长！我越走近圣哥达越大我的恐惧心理。唉，车进去的隧道。思绪万千通过我去。我不想继续，但我必须这样做。有没有别的办法。是的，我可以转身，并通过意大利前往希腊，而是通过南斯拉夫的道路变得太危险了。这不是一种选择。我收集了所有的勇气，跳进深。随着我心爱的冥想音乐的背景下，我开始通过隧道的旅程。对我来说，这个洞就被等同于死亡。我开车一样快，我可以，因为我快开车，越早我是通过。

这似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恐惧打我毫不留情地说我希望把汽车上的侧隧道的中间。每次我踩刹车，越来越多的人

开车经过我。我记得当我哭了出来，“救救我！”我忘了我被教导打坐和治疗。像喝醉了，我开始从一边到另一边，祈祷摇摆，并恳求这样我就可以生存下来这一切。在高峰期，我突然看到了光明在隧道的尽头。我知道这之前，我是出隧道。我很快就发现沿路现场，正好赶上我的呼吸。我活了下来，这是事实，但不要问怎么样。我对自己说，这不应该再发生。这对我来说，也为其他人太危险了。为什么我担心隧道？哪里的痛苦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个。我动都没动。

我继续我的路。突然，我看到对卢加诺的标志，另一个迹象洛迦诺。想也没想，我把出口的卢加诺，但远一点，我停下了车。里面的东西告诉我，我是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转过身来。我怀疑我自己。难道我必须去瑞士？只是，隧道的念头让我决定要开车，但洛迦诺。一旦回去的路上，我感觉好多了。广袤的风景，太阳，草，花了我平安。我的车运行良好。当时我很开心。突然，我听到我的书有一行问道，“玫瑰的花，早上好。你今天怎么样？“我大声回答，”我很好，谢谢你。“我的心脏说，”这就是。“佩服全部，我看着风景。在我的眼前是提契诺州，阿斯科纳和穆拉尔托。什么光彩。空气感觉很好。我很快就发现在一个停车场的地方在湖边。有一个厕所和一个饮水机。一切都很好地清洗。有甚至提供了卫生纸。该网站被包围的美丽的树木。有一小片草地，你可以走在水里，其中担任海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步行距离洛迦诺那里的酒店均在。我有我的车归类，这样我可以睡在后面。由于我是独自一人，我可以很好地把我凉在前排座椅，并准备我的食物和那里喝咖啡。一切都很好。完善。意大利人听起来就像音乐我的耳朵。我爱上了提契诺州。在这里，我有我的小家。在这里，我要唱歌，又继续写我的书。在一片美丽的首都别墅，一个荷兰人在这里，在他的福特旅行车睡觉。

他是只有少数荷兰盾在他的口袋里谁听那里的豪华富人走他们的狗湖的水研磨一个荷兰人。如果狗做了一个便便，他们把一个塑料手套自动售货机，把它捡起来，并把便便带手套整齐地在专用箱。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看到。随着一些宣传单张和便携式录音机有一些录像带，我出去找工作。我成功就像我一直有。这里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我毫不怀疑。这种感觉总是给我信心。

我白天参观穆拉尔托。我曾计划另找地方睡了一夜。但是，一大早，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熟悉的点新鲜的糕点和意大利香肠从超市。我去厕所，清扫和冲洗自己，刷了牙。任我游在湖清

水。我发现了一个旧椅子，我用把自己晒黑。当天晚些时候，很多人来了，迎接我亲切。同样，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在这里，这是件好事。”

当时，洛迦诺了各大电影节正在进行中。这是非常忙，我也同样相信，我能唱歌的地方在那里。像捕食者寻找猎物，我漫步穿城而过，潜伏在一些大的餐馆或酒店。我选择了三四个，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感觉。这一次，我看到了商机无处不在，因为他们弹出沿着餐厅和酒店的长廊。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大酒店叫拉帕尔马，一个五星级酒店，并要求经理。我介绍我自己，在晚上唱了一下陌生人，并推动了一份传单在手里。他说，我要回来的第二天。随着跳动的心脏，我离开了酒店。酒店经理竟然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奥地利。这天，我什么也没做别的比看所有的辉煌，美丽，和豪华。我很快了解到，这是在广场格兰达在那里你可以得到最美味的意大利比萨饼。这是更多的意大利人交谈，他们的手，大家跳舞，享受生活。在我身后躺着通过这些该死的圣哥达隧道跑到山上。在这里，它总是几度温暖，因为它被推崇山。一切有它的价格，我想。如果你想看到的世界，你必须要翻越山头。如果你有恐高症，有时相当困难。这天下午，

我懒洋洋地在我的旧椅子上，看着湖面。我拿起我的笔和纸，开始写“早安，玫瑰花。”我的心脏一阵幸福打开。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我的脚。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家-提契诺州。

第二天，我走进满怀信心地拉帕尔马，我被告知，我可以在自己的餐厅，位于林荫大道上的一个执行每一个夜晚。薪水是好特别，因为它是支付瑞士法郎这是值得比荷兰盾以上约40%。我的运气被碾压。跳舞，我走回我的车这是我睡觉的地方，我的房子。在的情况下，一个我有一个很好的卡丹外套和一顶牛仔帽，我将在我的表演穿。因为我可以离开我的音响系统在酒店，我在车内空间更大。哦，生活得很好。我记得，人们试图从制作此行劝阻我。我的心脏现在跳舞。这是从来没有我打算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做什么，我的心脏告诉我。我的心脏要唱，写。此外，我都相信通过奥修谁给我起的名字“歌手之光”。

在拉帕尔马，我每天晚上唱了餐厅外的背景是一幅威尼斯风格的建筑完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阳台。虽然我唱的，成千上万的人走过的林荫大道。每天晚上，我们跳舞著名的常青树，

以陌生人的夜与最后的华尔兹，我唱的乐队。每天晚上是一个党。我提供一餐和饮料。饮料大多是茶，因为我不喝酒。当我提供了一个喝酒的客人，我花了一玻璃填充主要是用冷茶水威士忌的暗示。的饮料的价格如此之高。凌晨1点左右，晚会结束了。我把车停我的车子在树木之间一个安静的地方。在我睡觉的时候，我折我的衣服整齐，并关闭了后窗的窗帘。没有人知道有一个泡沫床垫睡的艺术家。最好的部分总是早晨以其清新洁净的空气和鸟的声音，唱他们的歌曲中最高的树木。此外，还有来自面包店的新鲜面包卷。早饭后，我正准备躺在我的躺椅觉得我的皮肤在阳光和写什么来到我的脑海里。如果我想，我把在湖边散步。有时候，我在洛迦诺观看街头表演，小丑和歌手。

一天晚上，我的老板告诉酒店的经理，我睡在我的车。他说，他会确保我的房间在酒店内。我有一个漂亮的房间带阳台。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想念我的地方树木，鸟，新鲜空气之中。然而，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我可以洗澡了。阿尔伯特，经理，对我非常好。他给了我食物吃，偶尔的冰淇淋。他也给我的提示，只要电影节正在进行打扮成牛仔。我穿着我的牛仔帽。我的声音回荡从一面墙到其他街道上，和一水之隔的公园和广场，而人们嘲笑，跳舞，和取乐。哦，多么秀即得。整个餐厅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业务进展顺利，我开始更频繁地唱。一开始，我将有一个苍老的声音，但没有杀风景。我是个牛仔，罗密欧，谁发现了表达自己的地方。我已经找到一个地方，我，以及来自意大利的酒店钢琴家，吃了好饭菜。我们只是看着对方，笑了起来，因为他不会说英语，我没有意大利。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国王。是的，我是“国王”。

在我的节目之一，我接触到了一个名为汉内斯·斯塔克一个电影制片人接触。他是因为电影节的存在。我注意到他一直看着我，而我歌唱得写。中场休息时，我走到他跟前，问他他在做什么。他说，他看到电影中的我，他正在写下来的一些想法。我倍感荣幸。我让他看我的诗和文章，并在交流中，他给了我他推动电影的宣传册。“小心你写什么，”他告诉我。“这一天会来时，你会使用它们。”他还告诉我留下来跟他联系。谁知道，我们可以拍电影一起！

这是九月的开始。不久，演出拉帕尔马走到了尽头。我还听说大导演被解雇。我们都必须找到别的东西。昨晚，我很很好

的照顾。我得到了一个额外的大餐和甜点，我端上来一大碗的冰激凌与众多口味。这是对我来说太多，所以我分享它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伟大的党。第二天，我离开了我的酒店房间已晚。平衡是很好的解决，幸运的是，这似乎是一个负担得起的金额。从这一点来说，我可以从字面上去任何地方。我应该去荷兰？希腊 ？

我决定留下来。我相信，我可以生存在这里。我睡在我的车子再次，洗自己的水槽，并刷了牙带一瓶水。到了晚上，我听了意想不到的声音，并在早上，我呼吸着湖边的清新空气。我认为这是很好。它仍然是不冷。季节的温暖被挂在山上。我再喜欢我周围的世界，美味的比萨饼Micro的广场格兰达，和朋友们我做。不，我不想离开呢。休息了几天，我决定唱的街道上，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了。起初，我怕这样做，但我听说，你可以从中赚钱，所以这给了我勇气。随着跳动的心脏和我的牛仔帽，我在地上坐了下来。这是因为如果神是我，因为我还没有张开嘴但，我们已经有一个女人谁扔5名瑞士法郎在我的吉他盒。“那就好，”我想，“那真的很不错。”我一开始并保持唱歌。我看到一叠钱开始形成在我的吉他盒。大约两个小时后，我停了下来，充满了我的口袋里的钱，跑到公园来算我的硬币。令我惊讶的是，它竟然超过百法郎！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生存。不幸的是，它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第二天，警方在站在我面前，问我的许可。我没有之一，所以我不得不去派出所交罚款。有时，我的地方被抢购谁需要生存的一些小丑。最后，我赚刚够生存，有时一点点。有一些不错的时刻，当互惠生，具有丰富的父母的孩子，始终站定，让孩子们跳舞。我很喜欢那些小的孩子们的欢乐。总而言之，它仍然是一个艰难的生活，因为你总是被解雇，并扔了。逐渐地，我被告知，“不，不是我的银行…不，不是我的店…哪里是你的牌照…哪里是你的护照吗？”此外，还有就是，“不要停留超过三个月。否则，你会被要求离开该国。“这三个月都早已不复存在，但他们无法看到，因为在我的护照没有邮票。

我变得越来越精明。我很快了解到哪些地方在城市，你可以赚得最多。事情变得越来越激烈。我正在日夜监控的警察。我住的那一刻。我坐在太阳就像个乞丐在公园的长椅计算我的钱。当我数钱，我可以再去购物。一个星期由于总统访问我不能唱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安科纳搬到Belizona。但是，它没有一个愉快的气氛，我又回到了这个城市了。我什么都试过。我曾经问一个小剧场来执行，但没有一个人露面。

我仍然有接触的玫瑰，我在拉帕尔马遇到了一名女子。她在城市的中间有一个二手服饰店的地方。她答应我她会说话的人谁有一个大餐厅。她会尽量安排一个合同，为整个冬季，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已经是十月，这是越来越漂亮又湿又冷。在车上睡觉不一样的乐趣了。有一天，我的车被包围的三轮摩托车人员和一辆警车。我必须表明我的护照，并将其吓死我了，当警官问我我的生意在这里什么。然后我给一个朋友谁住在Belizona地址。当他们离开时，恐惧一直伴随着我。我每天晚上都感动的地方。一天晚上，当我一旦把车停在树与树之间的某个地方，我突然被一个奇怪的声音惊醒。我打开后窗的窗帘，在我眼前，我看到两个人的呻吟，使一个跷跷板地毯上，他们已经铺在地上。他们度过了一夜在开放。我看到了他们脸上的惊愕，当我开始我的车去接一些新鲜的三明治在面包店。

白天，我经常去唱歌的城市，尤其是在罗斯的店。在一天，天气不是太好，玫瑰告诉我她发现了步行距离洛迦诺内便宜的房间在一个招待所。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大房间，我可以做饭。店主只好理解为音乐家，不停的租金非常低。我继续唱歌，所以我可以只付房租。房间里有湖的美景，并还出现了阳台，在那里我可以坐下来吃饭。床我分享偶尔二手玫瑰。她还为我提供了，她已经买了旁边没有新的服饰。我会穿他们，如果我有工作在她朋友的餐厅叫圣佩德罗在安科纳在冬季。

那天晚上我在那里试音，美妙的事发生了。我注意到，我的声音有一定的语气和实力我还没有过很长一段时间。该老板本人不在场，但他的妻子玛丽亚是。在开始的时候，大约有酒吧只有几个人，但那天晚上，它得水泄不通，有没有更多的地方坐下或连站。有一种狂喜，一激动，这是很难形容。突然，一个人来到就在我，一个人谁看起来酷似我的面前。他看着我深入到我的眼睛说，“我是艾迪，主人。跟我来。“人群因为，我们做了我们的出路，去了另一个夜总会。在那里，他告诉我，我可以做我的节目的冬天一周的三倍左右，有工资，可以很容易地支付房租，我可以生存下去的。所以，我是唱歌的圣佩德罗。晚上，我总是开始与我自己的歌的吉他，然后继续与熟悉的命中与乐队磁带。每场演出历时5小时，其间休息。在休息期间，我将有一个免费的饮料，并准备通过艾迪自己，一顿热饭。这是令人困惑的是Eddy和我是如此的相似。人们常常认为我们是兄弟。该餐厅是在商场，通过屋顶和墙壁让我的声音的回声。因为无事可做，晚上因为是冬天，我的声音吸引

了大街上的人谁是寻找一些乐趣和娱乐。我开始喜欢上这对夫妻的地方，和人民。这是混乱每一个夜晚。在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精神的俱乐部。在任何情况下，这是一个奇迹，我是如何到达那里。观众主要包括有钱的人谁不害怕花钱。很多时候，我收到一个信封与一些在里面我心爱的瑞士钞票。此外，我经常提供的饮料，但我没有喝酒。有一次，我尝试了触摸威士忌，但我的身体拒绝了，我是病了我的胃。我住在普通可乐。我也没喝，因为我仍然要唱歌。通过一周后一周唱歌，我认识了观众，我看到有多少客人有孤独和绝望酗酒。我遇到了亨利·亨特来自德国。有时，他击中了他的拳头上吧，说："听那个男人。这是一个诗人。"有时候，他甚至哭了，当我唱他的歌的请求，昨天的披头士。是的，有大量饮酒事情，偶尔我们听到砰的一声，当有人滑倒在他的途中上厕所。罗斯也是目前几乎每天晚上，坐在与她眼中的得意的样子盯着。与此同时，我继续写我的书，我写了一些歌吧。埃迪听说过他们，问我想不想写的，我做到了与娱乐的歌给他。这是一个美丽的歌曲名为你是我的兄弟。是的，我感到非常的创造力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有足够的心理和生理的灵感。

其中的常客是一个胖女人谁告诉我，她继承了3.5亿法郎。她是财大气粗，但不满。有一天晚上，她不能吃，因为她那天损失了30亿的证券交易所。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她仍然有3.2亿左右。很多时候，她带着她的意大利男友谁原来是建筑工人，而不是一个坏的歌手。他经常问他是否可以唱歌，我给他的麦克风。虽然他唱歌，我看着这个不幸的女人的眼睛，想要问她，"给我一百万，因为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建立在希腊的一个村庄。这是一个村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我只是不能把它弄出来我的嘴。当他唱完，就站了起来，放在10法郎在我手里。也许是太早开始我的梦想。这个想法折磨着我，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与富婆的帮助下实现我的梦想的可能性。

引起我注意另一位客人是一个荷兰人谁是众所周知的警察和一些未知的原因，是受国家保护。当他喝醉了，他得到了松动。例如，他曾经告诉我，他有多少哈希乘船和他的故事一直在每周全景运输。还有一次，他来到拄着拐杖，有一个破碎的鼻子。

在我的剧目，我有很多我的原创歌曲。他们中许多人我我在印度逗留期间写。当我唱起这些歌曲，台下的特殊氛围，从这些歌曲所发出的影响下，来了。另外，我的老板埃迪写了这首

歌，你是我的兄弟，经常要求。甚至还有一个纪录经理谁答应他的蜜月期后，使这一个。他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在他的头脑，他完全忘记了约会，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尽管我的成功，我不能肯定，如果我唱我的歌好。这种不确定性无疑是在我的吉他演奏。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雨夹杂着阳光的时期。偶尔，有天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美味的比萨饼在露台上坐下。这几乎是圣诞节。每天晚上，圣佩德罗充满了熟客。他们是那种球迷俱乐部的。每天晚上是聚会，我结束了演唱椅子上或桌子上。一天晚上，我听说了著名小提琴手撒迦利亚来了。当他推门进来，我突然如此不安，我很快地从我自己的歌曲切换到著名的歌曲。中场休息时，他来找我，说："你所做的只是现在是不错的。这是真实的。"我看着他惊讶的说："你是认真的？"说着，他抓住我通过我的外套和气愤地说，"我从来没有欺骗任何人，傻瓜！"我记得那一刻清楚。它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男人给他的真实想法对我的歌曲。

圣诞节和新年庆祝了很多香槟。同样，埃迪准备在那些日子里的食品，甚至比以往更好。客户有时会问我要了一瓶香槟，当一瓶花费数百荷兰盾。这是好事，埃迪看不懂我的心，因为我总是暗暗想道，"把它给我，但我更喜欢钱。"我并没有抱怨。我能够安然过冬，这样是相当的东西。希腊的旅游旺季是指日可待。

玫瑰，每天晚上谁是几乎在酒吧，有这么频繁，她几乎不能走路饮用。我还发现，她处理的黑幕字符。埃迪告诉我，她的前男友是被谋杀的一条小巷，从圣佩德罗不远。一天晚上，当她睡在我身边，我突然醒了，因为我觉得一个巨大的侵略朝我走来。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她或别的东西吗？我赶紧闭上了眼睛，看着浮现在脑海的第一个图像。这是我从衣柜里有一个娃娃的形象。我看到桌子上的一把刀的形象。我跳下床，抓起刀，娃娃，跑到外面，撒娃娃在一个垃圾桶里某个遥远的地方。我回到家里，在那里的玫瑰正在睡觉，因为她喝了很多的夜晚。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前妻，告诉她，我被包围的黑色力量，同样的黑色能量我刚刚经历了奥修的死亡普那之前。她说，这是我的旅程启蒙的一部分向我保证。还有一次，我在他与黑魔法联系。埃迪的一个朋友正在读一本书时，我进入了圣佩德罗。我走到她面前，看到她正在读一本关于女巫和符号。我刚开始读，突然，我得到了一个三角形，我不得不去

通过这个形象。我突然变得如此害怕，我跑出来喘口气。有些晚上，当客人跪在我烧的蜡烛周围一圈。我发现它可怕的。它提醒奥修谁哭了每一个他觉得消极身边的时候我。我想没有任何关系，并打破了我和Rose的关系。突破给了我一些空气和纯净的重新认识。我很喜欢提契诺州的奇迹再次以其美丽的河流和大石头那里的水是如此清晰有力。在那张照片，我看到了我自己。另外，我是对我的方式我真的是谁。临终54岁的感觉，不停地回来了，但前进的道路上，我认为这是我的只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同时，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夏洛特，谁前来夜复一夜听我的。她来自苏黎世和正在度假的几个星期。她是犹太血统，是我的年龄，并有鲜红色的头发。她也喜欢的饮品，但从来没有把太多。她被装饰着珠宝和有必要的金信用卡，她高兴地一闪而过。她是甜美和一点点紧张。至少她是玫瑰醉后有很大的改进。事有凑巧，埃迪有钥匙复式单位在山的顶部，直到它被出售。他给我钥匙。随着夏洛特，我去那里。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数百万个百万富翁。在高山上，我住在我的新欢，并与雪白的天堂，它被包围的鸟欢快地吹了一声口哨。哦，生活依然精彩。

然而，一切都过去了，就像住在豪华的复式和圣佩德罗的表演。这是2月。我留下了我对苏黎世的新女友，她生活和工作。她有一个公寓，我搬进了她。我们的关系现在如此接近，我们做计划的背后放弃一切，搬到克里特岛，开始新的生活。对她来说，这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一步。她不得不割舍一切。她做到了。她辞去工作，卖掉她的所有家当。

就在我们即将飞赴希腊，她得到的消息是，她的儿子因贩毒被捕。这是出乎我的意料夏洛特有一个儿子。他原来是一个皮条客。很快，我们接过钱，他具备了安全性之前，警方发现了。我想有绝对无关，与此有关。从这种情况出现的紧张局势施压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吹掉我们的整体计划，因为我们是在太远。最后一件家具被出售，租赁终止。现在是四月。我们买了一辆新车，并与服装和音乐设备装好了。这辆车是由船运输到克里特岛，而我们去乘飞机。

72.夏洛特克里特岛，希腊（4）

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因为她的儿子出现在法庭上。有没有办法回来。一旦我们在克里特岛，我们失去了一切。一

个星期后，一切都变得幻觉。我们一直战斗和夏洛特非常关注她的儿子。她无法习惯的国家和希腊人的心态完全。她发现希腊脏，肮脏，而且妇女不尊重。在那里，她是正确的。金星公寓，在那里我住在以前的行程，是不是对她不够好。有一天，她跑了。我立即组织搜索。我到处找，但我找不到她。我绝望。谁在公寓大楼工作的秘书表现出对整个局势她的情绪。经过几次电话，他们发现了我的女友是在一些五星级酒吧游逛。我发现她在与她的黄金和钻石戒指在她的手指吧。她是喝醉了。她告诉我，她不想留在希腊。她建议我们去意大利，买房子，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在那里。我刚开始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并有表演勒弗科尼科以及许多其他的演出在酝酿整个赛季！显然，意大利是不是现在的选择对我来说，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尝试克里特岛。我们租了一个大别墅，别墅奥尔加，这是什么地方在山上距离Rethymno不远。虽然别墅是隐蔽的，它是由到达汽车或摩托车。然而，我们被滞留在争吵和她所有的行李箱，她去了意大利船。我被留在山上的别墅没有在我的口袋里一分钱。从现在开始，我只需要翻新和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作。取而代之的是车，我买了一辆摩托车。这是艰难的，但它也是很好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送一个完整的扩声系统上这样的事情？我常常不得不乘坐出租车携带的东西。幸运的是，我在酒店这已经有一个扩音系统，所以我没有任何问题，被黄牌警告。

73. ðagmar

偶尔，我跟着去了这个来自德国的年轻姑娘谁曾在金星的前台，知道了我的情况。她的名字是达格玛。她总是表现出极大的理解。通常情况下，她坐在我在她的眼睛出神的样子盯着。这是因为如果她暗恋着我。她年轻20岁。她在克里特岛，试图出售金星公寓单位。她特别好，其实这么好，她应该得到比金星公寓大楼的业主。有希腊的业主谁不喜欢它。她还表现出的希腊男人的进步毫无兴趣。这产生的摩擦和冲突。最终，她被终止，不得不离开她的办公室。她没有工作和家庭。

达格玛我看到对方更多的时候，她经常来我的演唱会。通常情况下，我们骑着我的自行车，吃起来的地方。我试图帮助她找到合适的归宿的，但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在山上的别墅有一些空房间。我给了她我的房间免费，但条件是她与我分享它。她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买了助力车给她，让她能去

的地方，她想。她是一个年轻的，有魅力的女人，很快，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在九重天结束了。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我唱的酒店和每场演出后，我赶紧开车回了家我的别墅里，我，连同我的新女友，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快乐和狂喜的山区。在我的休息日，我们乘坐沿岛。生活是一个大派对。这笔钱流入和我的心脏却象是前所未有的。每天晚上，我画上了房子。我们两人都爱上了这个岛屿，这个地方，人们注意到了。每天晚上，椅子拖佛斯霍斯酒店的露台上。每个人都在岛上知道佛斯霍斯是要去的地方。其他酒店业主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是的，我当时就火了用燃烧的心脏唱歌。他们叫我“先生几千伏”。那感觉，就好像一个炸弹爆裂。所有这一切我已经获得了印度能源证明这里排出的爱的大爆炸。它看起来像光的圈子中，人们被吸引到像一块磁铁。当我唱歌，我觉得我的念珠在我后面的口袋。“谢谢你，奥修，”我低声说，然后。“谢谢你。”安吉拉，谁坐在机关，我唱月亮　河。星星跳舞在海面上的波浪。随后，达格玛和我走在沙滩上。我们手牵着手，而看海和月亮。第二天，我有同样的能量，同样的狂喜。生活是一个梦想，我们和观众把能量回家。我已经进入了世界，现在，世界上来找我。每天晚上，我唱以坚定的信念，“我走自己的路。”

不仅是节目成功了，磁带的销售并没有拖动。为了庆祝我们的成功，我们去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在我心爱的圣托里尼岛。酒店业主不喜欢这一点，但我的声音也需要休息。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解。这假期是一种蜜月我们。那一周后，我很快就回去工作了，一夜又一夜。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74.丹尼尔

当赛季结束了，并对其性能进行了过来，我们住了几个月在克里特岛。于是，我们飞往达姆施塔特在德国，她的父母住。她的父亲看着我批判，但并没有不赞成我们的关系。她的母亲甚至把蜡烛到处是爱的标志。是啊，我二十几岁，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她的父母，但她的父母没有注意到。我觉得很快在家里。之后在她父母的家已经呆了几个星期，我们去她的公寓。它很快变得清晰，我们不允许有住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另一个家。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在Wasserburg的，从湖不远的　博登湖。这是过冬一个不错的浪　漫的地方。达格玛的生物钟已经开始滴答作响。她快到三十多岁。她想要个孩

子，我欢迎想法。达格玛很快就怀孕了。我们，包括她的父母，狂喜，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孙子。他们安排了一个永久的家我们Omstad。我还要去巡回演出了。在Wasserburg的区域，我没有成功。只有在圣诞节，我才进一步得到一些演出，什么都没有。我希望这将达姆施塔特，Omstad更好。

她的父亲现在正在安装一个新的厨房，新地毯我们的房子。他自己保持忙碌在我们的房子。也许是因为他有两个女儿，我们告诉他，这将是一个男孩。他一直想要个儿子。与所有的善意的关心和资助，我开始感觉不舒服。我感到尴尬，错过了我的自由，我的独立。我建议把荷兰但这是不可行的。我们决定，只有我会去荷兰。暂定，我发现了一个房间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一个修道院，在德国的边界。有一次，她来找我。在其他时候，我来到了她，直到她太怀孕旅行。我们之间的距离从小被忽视。有这是由她的怀孕加剧了日常发生冲突。但是，我没有让她失望，觉得负责我自己的儿子。我们继续看到对方。

张力持续增加，不仅我们之间，而且她的父母谁也分之间。她的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这已经是8月，在克里特岛的旺季，而我不在那里，因为我们的孩子顺利出生的任何时刻。我离开了荷兰和移动与达格玛。同时，我遭受了痛苦。我有一个又一个的攻击。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时间，在战斗，她的父母的分离，又没有什么工作。在压力下我和她父亲的关系来了。我更多地了解了他。对他来说，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金钱，因为金钱就是力量。感谢上帝，我终于在一家意大利餐厅离我家不远处找到了工作。这样一来，我促成了生活成本，但它不是太大。最终，这种情况太多了处理，我想摆脱废话，仇恨，侵略和挫折。发生在克里特岛的一切都完全消失了。爱情似乎渐行渐远高于以往任何时候。我从未遇到过的人这样封闭的心。

当宫缩开始，我跑到达格玛在达姆施塔特医院，她立即承认。一切都变成了精美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日复一日，我们等待无果。医生们希望孩子自然地诞生了，让她得到了一个药丸，又输液，她爬上楼梯，但没有任何帮助。仪表上的痛阈值对她没有任何影响。护士是悲痛欲绝。她问，“你有什么感觉？”达格玛没有什么感觉。这是典型的她。周过去了。现在的向日葵，我每天挑对她来说，已经成为了一大束花。尽管如此，也没有孩子。当她的母亲和妹妹来看望她，我就泪流满面。突然间，我得到了一个女人的这一形象谁也不会放过。她就无法生存了考验。这是因为如果我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意识到，这只能导致死亡。图像立即斥为荒唐，但对我来说这是现实。从那一刻开始，我看着她的脸，我追她无处不在。有一次，我跟着她去洗手间，我不得不提起她，因为她已经昏了过去。我表达了我的担心和焦虑值班医生，但他们几乎没有作出回应，推迟这一事件看成是正常的。10天后，她就真的疯了，达格玛得到了巨大的剂量的药物引产。谁管理的人，这是一个波兰的护士谁在她的眼睛里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不是医生，但事情并没有觉得不对劲。有那么一刻，我去厕所，当我回来的时候，达格玛在发抖，抖得像个她出现痉挛。她的眼睛周围滚动奇怪。对我来说，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她快要死了。我尖叫了医生，但没有人来。然后我跑沿着走廊又喊着说："医生！"我跑了周围的走廊里，直到我来到那里，我看到了医生喝咖啡的食堂。随着泪水在我的眼里，我尖叫着在我的最好的德国的东西不好就要与达格玛，他们应该马上来。他们应该已经看到，我是认真的，因为整个集团站了起来，跟着我跑。在她的房间里，我站在远处，而我看着她的4～5医生的工作。它看起来像生与死的问题。

另一种注射给药让她平静下来。她很快就被带到了剖腹产。我看到她已经失去了意识，她的身体就再次休息的时候，电梯门关闭。我打电话给她的父母谁住在附近的医院。他们来的时候了，并几乎无法出席他们的孙子和我儿子这是在1993年8月2日，在满月的诞生。婴儿被放置在桌面上的我的面前，我被问剪断脐带，我发现相当可怕的。这是一个健康，漂亮的孩子。婴儿洗涤和穿着。医生走了进来，告诉我，一切都顺利，而且母亲和孩子都没事。自然，我相拥而吻了她。感谢上帝，一切都还是不错的。我欣喜若狂，并通过大厅跳舞，不知道达格玛仍在麻醉，在重症监护室在那个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婴儿。当我在我的怀里举行的宝贝，我感到陶醉于幸福。我不能去，在重症监护病房。房间里很暗，我不知道在哪里达格玛了。我走了进去。一名护士试图阻止我，但我尖叫起来，"让我通过！我是一个医生。"我的动作不堪重负，护士把我带到了床上，达格玛了。在半黑暗中，我看到了我的孩子的母亲。虽然她仍然是在麻醉状态下，我低声在我眼中的泪水，"达格玛，一切都很好。"我把孩子生下来她旁边对她的脸。随即，她睁开了眼睛，她美丽的笑容出现在她的脸上。"一切都很顺利，"我结结巴巴地在我的最好的德国。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工作已经结束。在我的怀里的宝宝，我离开该部门，而达格玛再次闭上了眼睛。她的父母，谁仍然站在等候在走廊

里，举行了婴儿在他们的武器是第一次。她的父亲是非常占有欲，他举行了它，仿佛它是他的宝贝。我们带宝宝回产房。哦，我很高兴和自豪，我是能够体验到这一点。当天晚上，她的父母邀请我出去庆祝晚宴。这是一个温暖的夏天的夜晚满月。食物味道这么好。

第二天早上，有大片的向日葵我一路上挑，我自豪地走到了医院。当我到达了重症监护病房，他们告诉我，达格玛被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处于半昏迷状态，达格玛被放在轮椅上，被带到正在由护士到电梯。我他们追了过去。我试图说服她，但她好像没听见。一切都觉得很没有爱心和无情，她的房间看起来像一个战俘营。达格玛是在一个房间里与其他三个女人，他们都刚生了孩子。其目的是达格玛可以放松那里，然后几天后回家。然而，她得到了一个讨厌的感染，所以她不得不留在医院比预计的长。由于经常尽我所能，我给她带来了向日葵。

尽管炎症，她很高兴，高兴，我们的宝宝是健康的。它很快变得清晰，达格玛有其他计划，为宝宝。没有咨询两侧，她决定将孩子她父亲的名字。我不得不签署了一份文件，我是父亲。所以，我的怀疑是正确的。我知道作为亲生父亲，但她的父亲生了一个儿子。

她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我被关出来的东西。他们没有涉及到我在日常照顾儿童。是的，我被允许带他散步，唱了几首歌给他。我仍然能听到她在说，“这出生，这个孩子是在我的生活中，我唯一能说的东西实在是我的。”从那个时候，很明显，她是老大。她拥有了一切计划提前一步将它运了一步。这是通过对未婚女性的母性，我发现在她的公寓的许多剪报证实。

同时，春天刚刚抵达。那整个冬天，我一个星期的意大利餐厅唱了几十倍。它没有取得太多，什么都没有来我的方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很明显，我不能谋生。不过，我也不想离开达格玛和儿童。这就是为什么我呆六个月，她和我帮她尽可能与日常的事情。有一天，达格玛和她的母亲只是淡淡地告诉我，我可以把我的行李离开。现在，有人做过，过来了。有了完整的伤心泪水心脏，我告别了我的儿子。

75. 希腊克里特岛 （5）

所以，我离开乘飞机到克里特岛。从一点钱我有，我租了一辆摩托车和一个小公寓。我住在什么，直到第一个节目走了进来。因为成功的前一年，本赛季被愉快地迅速黄牌警告。我的

心脏哭了。来自德国我在出发之前，达格玛曾答应我，她会来希腊初夏与我们的儿子。这给我回了一点勇气。我悄悄地开始梦想，他们可能永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必须是钱进来很快。于是，我开始像疯了似的在这个假设的工作。不久，我曾至少每周六晚的钱涌入，即使它仍然在赛季前。我想表现达格玛，我可以照顾她和我们的孩子照顾。如果他们可以给她在旅游行业工作，我们会成功。我租了一个梦想的别墅俯瞰大海的山顶。房租便宜。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将是我们永久的家。

我立刻开始装修的幼儿园和卧室。来自世界各地，我把家具和旧的东西。如果它被打破或太旧了，我拍下它，并给它一个很好的恢复。因为在希腊的汽车是昂贵的，尤其是在这些岛屿上，我买了一个很老的福特。所有的一切，我有一所房子，一辆摩托车和一辆汽车。工作进展顺利，确实很好。我被提出，我不得不取消一些人那么多的演出。酒店老板走过来对我说："卢卡，为我们演唱。"我只是笑了，因为我必须要小心，并与他们做生意。一些酒店老板支付几乎为零或过少。我工作勒弗科尼科，一个大老板从塞浦路斯谁，连同他的儿子，跑到岛上几大酒店。有人说，他有1500张病床共有哪些主要占领丹麦人，瑞典人和芬兰人。这正是我的观众。那些家伙总是很兴奋，跳舞和唱歌一起特别是如果他们喝了很多。后来，我学会了在瑞典的荷兰歌手。他的名字是科内利斯Vreeswijk，他是非常普遍的，在那个时候。同时，我数着日子。达格玛将很快与我们的孩子来到了她所说的"度假的几个星期"，但我希望更多，更多。但是，有人告诉我，她的父亲后来追随了几天。我订了房间为他在一家大酒店。

我还住在一个梦幻世界。我是在那里我希望能与阳光和大海。我认为更早的时候，当我坐在通过大酒店的窗户正在播放的乐队盯着。现在，我是每天晚上一个在岛上最大的酒店。对于希腊的标准，我赚了好相比，谁没有工作或赚了什么，我只取得了第五的希腊人。我辛苦赚尽可能多的，因为我可以，因为我不想从达格玛听到我无法照顾她和我们的孩子。有了爱，我装修的围栏，打磨旧童车，绘一张床。我想王子成为富人和我一样。经过我的演出，我开车上山，打开前门，把我的鞋子脱掉，并在凉爽的白色大理石，我去赤脚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由窗口是一个大的古董表，上面有一个蜡烛。厨房里配备了微波炉和冰箱。一切都准备好接收达格玛和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到来的那一天到来了。在我的老福特，我前往机场。我非

常期待着团圆和梦想，他们将留在永远的可能性。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发现，达格玛可以工作作为接待员或作为一个保姆在岛上的英语学校。我看到其他外国人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命在克里特岛，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家都知道，我的妻子和孩子相继到达，不知道他们怎么看。这是在本赛季初。在鲜花在盛开。一切都显得完美安排。有那么一刻，我回想起我的钥匙房子的那一天。突然，一个美丽的彩虹出现在房子和中海结束了地方。这是不是巧合，我想。这是一个迹象？我记得我站在那里，激动的泪水，对自己说，“这个，我永远不想失去！”

在我的老摇摇晃晃的车，我开车去机场。在重要的时刻已经到来。我终于去看看我的孩子现在谁是十个月大了。团圆情绪十分激动的我。他是一个奇妙美丽的孩子。原来他有一个笑脸。不过不能确定是什么人在说什么，他微笑着亲切，仿佛他能够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达格玛的金发大，圆圆的眼睛。我们把车开到我们家，我已经装修并准备用多少爱和关注。我很高兴又有点自豪的是，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最初，达格玛大喜，但她说，我应该认识到，他们没有停留，即使我知道她的心脏渴望克里特岛。起初，我没有理会这一评论。我以为她需要逐渐适应和习惯的新形势。我以为一切都将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去从机场接她的父亲，他放弃了他注意到他的大嘴巴，“是的，这是很好的假期。只是在这里呆了几个星期，仅此而已。“

达格玛的父亲越来越多地断言他的德国权威。达格玛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酒店相比，我们的家。我很生气，难过，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他们什么也没看到什么，我在做什么，我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Lefkoniki的酒店之一，对她的工作，她根本不接受它。很明显，她有她自己的议程，她不停地瞒过我。她的行为变得不可理解，我是个盲人。她的父亲说，没有什么是足够好的。这导致了她的父亲和我之间的名副其实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商人，一个寒冷的心脏，一个人谁知道究竟是如何贬低人，并以此为荣。他有他的女儿被金钱和权力完全笼罩。那凶方都可能为他带来了财富，但也是他的妻子与他离婚的原因。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斗争，斗争，我也从来没赢过。这是两反的，或者也许在三比一。最初几天，我们很开心。我自豪地向我的女友和我的儿子在我工作的酒店。我们每个人都遇到了热烈响应和热情。很快，我们的生活在一起是地狱。此战留在我的心脏，我遭受了深深的。有大，每天的争

吵。他们的进攻终于破坏了我。双方不断地在我解雇了。我最终还是让他们赢得和我一致认为达格玛会留在我们的孩子在一间酒店为她在克里特岛的住宿休息。她的离去让我感动我的腹中。我看到我的孩子被带走了我。我心慌意乱。我做了什么值得吗？是不是真的，人不能处理太多的爱？在这里，我站在张开双臂和开放的心脏等待着他们。然而，一切都被抛回在我的脸上。怎么会有人这么残忍，这么残忍？

之后，他们离开家，我发现我的美丽绸褂，削减到片用刀。这把我吓坏了，因为我知道达格玛是一个柔道，有一个黑色的腰带。偶尔，她可能是暴力的。哪里是愤怒和攻击从何而来？在房子里走，我看到她离开了她的信用卡。随着再大的困难，我决定把它给她。当我赶到她的酒店，我发现她坐在海滩旁边，她的父亲与小的在沙滩上玩耍。我默默地走到朝她并放置在信用卡在她的腿上，说她已经忘了。很快，我转过身去，以免显示我的眼泪。当天晚上，我在克里特岛星演出。“演出必须继续下去”，因为他们会说。我不得不与我的生活继续前进，因为汽车是昂贵的，租金必须支付。那天晚上，几百人，用燃烧的打火机在空中，唱了一首歌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矿商标，你永远不会独行。这一次，我不得不克制我的眼泪，因为我觉得比以前孤单。

我想，“当你走过一阵风暴，昂起你的头高，”我做到了。我把我的头高，我的眼睛上的明星。耶稣，佛陀，奥修，和Krishna在那里。那天晚上，我觉得在我的心脏一阵钻心的痛。我唱主要用于高档的德国客人而这些人不是为了取悦最简单的客人。这个时候，有一些人谁抱怨说，音乐声太大。它没有影响到我。我拿着我的头高。我别无选择，我不得不。白天，我盯着独自在海边我漂亮，大房子。某处在距离达格玛是与她的父亲和小家伙。我很害怕，因为我经常听到她的孩子出生后，一个女人结束了在一个深深的沮丧，做奇怪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被骗了，但仍打出了受害者。我试图找到这一切的原因。我能看自己从远处看，好像有人谁能够看到自己，同时接受手术。然而，我注意到，光，理解和意识的时刻变得频繁。无论我没有和我是否去了正确的道路上或从它偏离，道路仍在继续。任何转移或错误的道路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方式，我们通过光明与黑暗，透过天堂和地狱。生活中的学校是一所大剧院。莎士比亚说过，“人生不过是一个影子。”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说的，道路是一切的源泉。有没有其他办法。当你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一切，一切是你。

虽然我仍然在没有妻子和孩子在我的大房子在山上，我听说达格玛很快就飞回德国的小家伙。我的朋友就开始抱怨这是如何的德国女人对待我。希腊人不喜欢德国人，只有他们的D-痕迹。希腊人认为，荣誉的人是神圣和分歧得到解决复仇。我想绑架孩子，并教她的父亲一个教训。有时候，我被吓坏了的思想。我意识到这种情况是如何的危险越大。在岛上，我认为希腊人是其中之一。我只需要捕捉我的手指。

值得庆幸的是，达格玛和我们的宝宝离开该国安全。后的第二天她的离去，有我的敲门声。她的父亲返回推车我有这么精心装修。在那一刻，啪的东西里面我。我把他推门而出。我想没有什么更多的是与那个男人。愤怒依然沸腾，我抓住婴儿车，并把它扔到了山沟。随着泪水在我的眼里，我走了回来。我独自一人了。我现在没有与家人从德国更多的接触。我听说通过达格玛的父亲做了一个游览圣托里尼的小道消息，他将飞往德国很快。在克里特岛的唯一的朋友，我现在所做的是在其中闪闪发光比以往任何时候房子上面亮天上的星星。看来，他们越来越近。他们的光也照亮我的心脏。我不再感到孤独在我家与所有那些我身边的朋友。到了晚上，我经常出去，看着星星和月亮几个小时的光唱油然而生。当时我想起奥修给了我，阿洛克Gayaka，光的歌手的名字。

我很喜欢我的家在山上，茉莉花的香味，和辽阔的海洋和海滩的全景。我开始做工厂各种蔬菜和花卉。我不喜欢它的长，因为房东的山羊吃了所有那些好吃，多汁的蔬菜。但是，这并没有难倒我了。我没有生气。我再一次享受人生。生活是不错的。我看到一个人不能没有对方存在。夜复一夜，我的工作我的心脏了。艰苦的工作是我的声带的负担。我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没有一个声音，我没有工作，没有钱。感谢上帝，这并没有发生。我有点嘶哑，偶尔沙哑，但我发现人们并不介意。事实上，他们认为这听起来很有意思。

同时，我的车就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所以我把它带到了车库。它原来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以便修复将是非常昂贵的。当发动机的问题又开始显现，我不得不把它修补好。因为我需要一个车，我别无选择。它给了我一切的岛屿。不带头盔，我骑着沿岛对我的摩托车在盘山公路。我也骑上它自己的广告。随着轰鸣的发动机和喇叭偶尔按喇叭，我开车沿着海滩和林荫大道。“你看，有去那个歌手卢卡，”我听人说。“我们可以看他今天晚上？”的宣传噱头永远完美。我还需要它从家运自

己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漫长的道路上山。对于我的装备的运输，我雇了一辆出租车，而我的车在车库里。

宜人，和煦的微风开始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逆风。大克里特岛星我解雇了当场因为一群德国人很生气，并已走了出去。我抗议起初并表示，该集团已走出因为啤酒很糟糕，但他不听。

我在其他餐厅的工作是幸运的规律。业主是英国人，因此，观众主要由英国人谁赞赏我的风格和曲目。他们喝了很多这是再好的销售。老板自己爱喝酒，他越喝时，他疯狂了。然后，他问我做一些游戏。他们有些是如此庸俗淫秽的，我拒绝与它合作。香蕉被放置在一个女人的上衣和一个人再有吃的香蕉，而无需使用双手。想来想去，即使我需要钱付房租和昂贵的维修不好，我还是决定终止合同。现在，我不得不每周两演唱会更少。一方面，这是对我的声音，因为唱了四五个小时的睡眠对于大多数一周的有点太多了。幸运的是，我保持足够的表演，有时，我拿起一个演出在这里和那里。

这是惯例，希腊人举办国际性的夜晚。这一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得到了很多的预约。对于大多数西方游客，他们已经受够了希腊音乐的一段时间后。我有更多的成功和它造成坏血之间的希腊人，因为我一直聘用。我突然有工作，而许多希腊音乐家失去工作。这激怒了他们更多的时候他们得知我的收入比希腊服务员五倍。一天晚上，才在赛季中间的节目，我突然被希腊谁清楚地告诉我，如果我的佛斯霍斯酒店进行他们会伤害我的威胁。我讨论这一事件与酒店的管理。我决定不向威胁屈服，只是继续我的表演。我不觉得我的存在保存在岛上了。虽然我唱，我一直在寻找我身边，看哪个方向射击能出院。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发生，但我觉得压力升高越来越高。

我坐在山上的热美丽的别墅，没有水，没有淋浴。无论我做什么，我总是回答，“别担心，事情的明天会更好。”当我付不起房租，情况完全站不住脚的。我在威胁，最开始只是一个梦想慢慢变成了一场噩梦。一切都这么好了，最终不得不去错了。我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和仇恨。深夜，当我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坐在我的阳台上，听着蟋蟀，盯着几千天上的星星。没有，有没有上千，但千万，上亿。我是沙仅一个晶粒在海滩上，但仍整体的一部分。在那些美妙的夜晚，我觉得很连接到整体。我渴望团结，跟我周围的一切统一性。

每天晚上，两个女人来喝酒，我唱歌。他们是旅游经营谁就职于一家英国公司，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大多数游客通常只

呆了几个星期的岛屿，但这些妇女住整个赛季。他们是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士们，他们现在在我的节目一个永久项目。我不仅为他们歌唱，我也给他们花。对我来说，它总是在晚上精彩的点。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很好的朋友或家人去拜访我。一天早上，我在谈论这一点，当理发师问我是否已经听说这个消息的。她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一个年轻的旅游经营者，因为她要离开迪斯科撞了摩托车。她已经死了。当然，理发师不知道，我知道她。有那么一刻，我头都晕在我的眼前，马上想到她的朋友。随着半短发，我跑出店到事故发生地的。我站在那里，我看到了她的朋友。我跑到她，只是抱着她。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她是在天空中，卢卡？"带着一颗破碎的声音，眼里噙满泪水，我回答说，"当然，她是在天堂。"在那之后，我常常坐在桌子上，她坐在，然后我看着在事故现场。我意识到再怎么可以突然移动到另一种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不确定的，而我们让自己忙碌，也可能是在任何时候。当我抬头看星空，我想看看我是否能找到她那里。每天晚上，这首歌由弗兰克·西纳特拉我的路后，我演唱的歌曲的上升贝特米德勒，他们总能找到如此美丽的歌曲，"有人说，爱是一条河…"她远离家乡去世。她的死成了我的痛苦。我会死在54岁的恐惧回来了。

我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去。现在是八月，它仍然是旺季。十月中旬之后，本赛季将是从头再来。是不是时间回到荷兰？

76.迈克

我现在有时间和愿望，使我自己的歌。我发现了一些歌曲，我已经覆盖并记录在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这些CD去像烤饼时我的表现。有人说，他们听我的CD上海滩，从某些歌曲有泪眼。我很高兴通过这次出售。当我已经收回了成本，我可以只用一把木吉他伴奏由Mike薛道曼，小工作室的主人记录我自己的歌。迈克刚刚开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叫飞翔记录和有兴趣的新材料。通过合作，一键形成了他，他的妻子，和我之间。迈克住在克里特多年。我听说过他，有时候，我看到他从远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必须在他自己的公司，这一直是价值数百万离开德国为好，破产了。他逃到克里特岛，并设置了这个小公司。音乐就是他的生命和他的妻子在一家酒店接待员。据他介绍，他大约六到十首年出售给音乐出版商和他的收益存活。在德国，他是摇滚音乐家。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曾

经的得分一个很大的打击。我还告诉他关于设立一个名为地方在克里特岛或圣托里尼岛，在那里谁是从监狱或精神病院释放的人会得到满足“乡村爱情”的村庄我的梦想。这是我曾进行深入我的心脏，因为我离开了印度的一个梦想。这将是一个充满光明和爱心，遇到佛陀，耶稣，和奥修的乡村爱情。音乐是有这样的能量和动力。当我谈到这，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因为我自己也渴望爱和温暖。

这个梦想成为了我强。它控制了我的生活。在我的头，我不断传来的歌后，约翰·F·肯尼迪说出来的话被暗杀，“什么世界现在需要的是爱，甜蜜的爱。”肯尼迪

他自己说，“有些人看到的东西，说为什么？我梦想的事情，从来没有人说为什么不呢？“这是我的感受。我梦见的东西都没有了，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很多时候，当我在我的摩托车，我在某处停在山上，低头一看，看到了那些带有内置在山坡上的房屋的一个村庄。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这是我的村庄。然后，我看见人们用爱的轻打。我经常谈到自己的梦想与迈克和其他人，和反应是很复杂的。其中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而另一个告诉我，我是个疯子。这种想法源于在圣托里尼岛的一个村庄，在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准备好。没有钱，我不能有太多的梦想。在录音工作，迈克开始呈现增加我的歌，我的梦想的兴趣。我的歌曲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声音，没有固定形状或节奏，但它击中了人们的这种或那种方式。麦克看到了一种精神歌手的我。与此同时，他正在等作品。他让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个。我听着它，并说会立即大受欢迎。首先，他笑了，但我仍然严肃地说，“也许我可以让我的梦想成真这样的。”迈克说，“好吧，写荷兰歌词和你走之前回到荷兰，我们将记录下来。”我写了一篇题为大海是蓝色的歌声，当赛季结束将被记录。现在，它是九月和晚上都还是热的。游客还是来了，虽然我看到它慢慢地变得更少。

77. 小号uzanna

在那些夜晚，我唱佛斯霍斯酒店之一，一个服务员给我这是通过提供我的一个客人喝一杯。我赶紧猛饮下我的椅子，唱的。不一会儿，有个漂亮的小姐谁对我说蹩脚的英语，“我说，你不喝酒，是吧？”我笑着说：“不，我不喝酒。”有些事情我和她之间发生。火花击败约和蝴蝶开始在我的肚子里扑。她的名字是苏珊娜。她来自丹麦，住在哥本哈根。她是一

个单身母亲，有十多年的女儿。我立刻迷恋着她。我是如此的爱，我忘了我的歌词和所花的时间在我的表演打破。在这些休息时间，我请她跳舞这是我从来没有。虽然跳舞，整个酒店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是如何深爱着对方。谁知道我的人都为我高兴，我已经发现有人在所有这一切苦难。由于苏珊在我的怀里，我唱的满月与我的无线话筒到凌晨的。有一个特别的歌，我唱歌给她，从那时起已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是于9月晨星由Neil钻石。演出结束后，我把她的女儿自己的酒店。在路上，我们三个人手挽手沿着大海和每一次，我听到苏珊说："这不是真的。"我看着她的眼睛，低声说："这是真的。"虽然海浪打在沙滩上，我吻了她。我淹没了我的心脏和灵魂到这个史无前例的新欢。那天晚上，我们约好第二天。她会留在克里特岛前十日，她将飞回哥本哈根。第二天，我把他们周围的岛屿。她的女儿被命名为娜塔莉，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开车来到我家在山的顶部。有那么一刻，我有我自己的家庭，因为我一直想要的。在这所房子，我们睡，并从那里，我们去海边或山上。在我的空虚消失了，也换成了一个梦，它已成为现实，不仅为我，也为苏珊娜和她的女儿。泪水在我的眼里盈满了。到了晚上，在没有演出，我们三个人住在客厅里，看着一个小田鼠，这是始终在一个角落里。他是我们家的最后一个成员，并成为我们的鼠标。

一天晚上，我站在大窗口的旧桌子前，盯着大海。苏珊娜突然发现，我不仅是酒店的主唱。我对我的方式来启示。我被殴打惊讶。她从哪儿得到的智慧？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了我，我真的是。这几乎从未发生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谈论它。那天晚上，她抚摸我很温柔和甜蜜。我只好又回家的感觉。我喝了她的爱发挥到淋漓尽致，就好像我知道这将是一次性的。我当时就知道我必须一个人去我的方式。我想要一个小的家庭，我觉得我已经赢得了这一点。一切是正确的应有尽有合身。这是天堂，我的老车，我的家在山上，现在我的家人。这正是我需要的。怀着感激，我回头一看，以团结，幸福和快乐的十天。最重的是离别的日子。我背着行囊，将带他们去机场的大巴。那天晚上，所有的客人同情我们。她的手提箱都像灌了铅，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沉重。这是无论是她的袋子是如此的重或我根本没有力气去实施。好容易，我把自己的行李箱在公交车上的行李舱。然后，在最艰难的时刻来了，告别。我不得不说再见了刚刚开花，破碎一样快的东西。我坐在露台上，看

着从眼前总线褪色。这给我留下了困惑心脏充满了我的脑海扮演的回忆。这首歌九月晨星，舞蹈，爱，海，一切都消失了。我必须学会放手不管多么美丽，多么好，还是怎么爱它了。那天晚上，我不能完全娱乐观众。后来，我开车独自在家。一进去，我就就立马，我一直坐在他们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看见小老鼠看着我，好像在说，“这是真的，苏珊娜和纳塔莉已经消失？我说：“小老鼠，他们都不见了。他们离开这里，但没有从我的心脏。“我给了他一个面包屑少。那天晚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鼠标不见了。谁是谁曾来把我从哥本哈根幸福一路的女人？谁是女人谁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是对这个世界太美好？谁是谁骂我来自丹麦一首歌的背景下，星空的女人？谁是那个女人谁曾使我感动得流泪的地步？我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没有答案。那个女人走了快她就来了。

九月晨星确实是九月的早晨。天气是寒冷和不愉快。一个接一个，所有的酒店关门歇业，不久，没有游客被视为在整个海岛。

生活中的一切被路过，快乐，悲伤和生命本身。随着太阳的升起和套，没有什么损失。本赛季已经结束，但我不能去荷兰，因为录音没有完成。与此同时，我的前妻取得了联系我。我不得不贴上我的签名发售我们的房子在Baarn的的契税。假设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顺利，我自信地签订的合同，并把它的右后卫。它很快就发现我获得了三千荷兰盾。有了这笔钱，我付了录音。

78. P ikris-乡村爱情

我没有收入，我的家在山上太贵，这是太冷了那里的山上。所以，我搬到一个公寓Pikris村，距离Rethymno不远。这是这是型号为我的梦想，爱村的村民。村庄是完全在其原始状态，你可以想像，你在中世纪。我感到宾至如归那里结识了市长好。市长是希腊人谁曾在荷兰的时候。自从他被拒绝在荷兰，他回到自己的村庄，他赚到的钱。我认识几个人谁住在福利和买了一套房子的钱。坦率地说，我没有找到公平，并希望它的任何部分。有些人抓住了，而其他人幸运，有机会逃离。我住在这里的每一天，并依靠什么生活可以给我。在十月和十一月，我并没有多少。目前还没有表演了，所以我用我的时间来编写和创作歌曲，我将采取荷兰。这一次，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克里特岛。这些威胁已经猛烈，我不得不取消多场

演出。因此，我赔了钱。我消灭了我自己的成功。那是个极端的一年，痛苦，给予和接受，哭着再次启动，和对死亡的恐惧。有时，当我通过Pikris走了，我想象中的那样，如果梦想已经成真。Pikris是我的“乡村爱情”。突然间，我看着老教学楼和住宅用不同的眼光。我低下头门的，所有种类的艺术家表演的露台上。Pikris是因为它的理想环境。偶尔，我跟迈克对我的村庄，他成为了梦想越来越着迷。

达格玛追踪我的地址。有一天，她打来电话，问我是否仍然想访问我的儿子在德国过圣诞节。她的消息我非常震惊。突然间，各类父亲的感情开始在我玩。我的孩子现在一岁，当我听到他的微小的声音在电话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滚落我的脸颊。

我计划在Pikris冬眠了零星碎片。不幸的是它不是圣诞节，但今年1月份，我离开村子Pikris德国。

我会永远回到这里？

在我的脑海里，我看到希腊人站在我的面前大喊：“你要是敢来这里唱歌，然后…”凭直觉，我知道我的路径将导致我在别处。迈克，谁采取根据合同我的歌，承诺通过接触一个全新的媒体，互联网，这一点我不明白，在那个时候暴露我的歌。我一定是约52岁的时候，我从伊拉克利翁起飞。雷电铺平了道路德国。这是否是一个喜庆的告别一个可怕的预兆？再过平静的飞行，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没有人站欢迎我。我们一致认为，我会坐火车到达姆施塔特，在车站，他们会等我。当我下了火车，我看到了她，站在她旁边的是一个奇妙的小男孩，谁看着我，脸上灿烂的笑容。他自豪地跑向我，给了我一个吻，哭着说：“爸爸！”这温暖的问候之后，我们去了他们家，我会待上几个星期才去荷兰。与我的儿子的团聚让我感觉很好。他是一个美好的，甜蜜的孩子，我们喜欢彼此的陪伴。我与母亲的关系是不幸的是那么令人鼓舞。不知怎的，她设法每次都让我生气，我无法忘记曾经发生在克里特岛的东西。我很高兴，当它是时候离开荷兰。但是，我不得不说再见，我的儿子谁从来没有属于我从一开始。现在是采取由他的祖父，父亲的角色，因为我看到和感受到。

79.希尔弗瑟姆，荷兰

在荷兰，我租了一会一个房间希尔弗瑟姆。幸运的是，我很快就通过了住房协会得到了山寨Merelstraat。虽然我是在荷兰

和有我自己的房子，我觉得我的流浪还没有结束。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得不做最后一次前往希腊。我以为我已经回家，但一浪，从我的家庭拒绝就压在我身上。他们不接受我是谁。他们视我为一个流浪者，一个冒险家，和一个失败者。我面对他们对付痛苦的过去。也许有一些东西与我的父亲是谁在几年前已经死于心肌梗死。我父亲的身影突然开始在我的头，在我的心脏打。在他的一生，他用漂亮的意见和拒绝伤痕累累。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时间我是在治疗和那里，我反复遇到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对抗使我非常愤怒，痛苦，孤独和悲伤。后来我得知他真的是谁，所有的消极情绪在我的心脏融化。愤怒流走，然后我的心脏充满了同情他。我觉得他受到影响，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成为一名歌手的梦想。

作为一个孩子，我一直怕他，尤其是他的眼睛可能催眠你。不幸的是，他不是一个父亲给他的孩子。我记得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哭了很多次，以找回失去的时间和舒适度。每天，他喝他黯然离开。他也开始画象他的兄弟，威廉叔叔。我父亲画的图片看起来相当原始，几乎幼稚。没有人在家庭喜欢它们。我自己也有麻烦喜欢他们，直到有一天，我爸爸给我看了两三个画作进行了精彩，漂亮，神秘。我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图像。我的父亲告诉我愣住了，他已经使他们想也没想，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的手已经接管这项工作，它显示。当我回来探望他，想看看那些画，他告诉我，他已经抛出他们在垃圾桶。即使他不得不去体验它是如何成为无私。不，他不是梵高也没有人在家里想他在墙壁上的工作。

我的父亲是看到家庭作为一个失败者，所以，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葬礼后，参观了他的坟墓。我记得他被安葬在希尔弗瑟姆，我支持我的母亲，因为没有人做。我还记得他怎么躺在床上，我想握住他的手。我的弟弟喊道：“不要碰他！”我很震惊，因为我的心脏在说我的父亲，“去吧，爸爸。进入光“，因为我觉得他在挣扎和徘徊在他的身上。我知道这些东西是在研讨会和讲习班我有关于死亡包括扬Foudraine的讨论。在去墓地，我买了一些玫瑰花，不知道他的坟墓是否仍然存在。我到达墓地后，又寻求一条路径。突然，我停在路的交叉点。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风，我的心脏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爱。我立即意识到这种感觉。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个被忽视的严重与我父亲承担其同名的矿山，“Lodewijkus马里努斯范登Driesschen”这个名字的石头。当我仔细地看了看，只见那名拼写错误。我想，“即使在这里，他可能不是他真正是谁，

是。”我走到墓前，看到了许多杂草，并听取了“Loetje”-作为妈妈总是叫他，哈哈大笑。同样，我的心脏里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爱，温暖了我，从头部到脚趾。不过在我的手的玫瑰，我站在那里弯腰他的坟墓。该墓，石，一切都长满了青苔，但它并没有打扰我。我摘下花瓣一个接一个，因为我在我的克里特岛演出做了，并且它们分布在他的坟墓。我没有话给他。世界上只有一个高度的爱和同情的。再往前走一点，是我坐在长椅上。我闭上了眼睛。他是一个父亲谁没有父亲。他演唱的歌曲最高的仍然振动在我的心脏。我离开了墓地里只有一个念头-谢谢你，爸爸。

早在文明，我的家人听说我做了什么，我的母亲忍不住看我的访问是虚伪。是啊，所以它总是。一切，是善，美的不被认可，并立即作出荒谬的。有一次，我和我的父亲米德尔堡寻找我们的祖先，因为他认为我们的版税。我们调查了市档案馆也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不，不，”他说。“答案必须是蓝色的书。”不幸的是，它不是为他。当我们驱车回来了，我的妻子Ineke坐在我旁边。在后面的是我的父亲。我笑了，但我并没有说为什么。我看了看，通过后视镜，看到我父亲在沉默中说，这意味着男爵Havenone命名为“男爵Habbeniks”。我想，“可怜的人，这就是你的命运。”第二天，我带了我的妻子她的办公室，并通过Soestdijk门开着　宫。宪兵向我敬礼。我在左路下降我的妻子了。记者驱车沿平台栅栏的另一边，突然失声笑的想法，我是男爵Habbeniks的儿子。

在家庭方面，我不完全重新拥抱像一个浪子。我赢得了我保持扫音像店的楼，我的姐姐和弟弟。我被关小。我哥哥给我的门，他的妻子喊我，因为她发现我的作品是没有的美德。没有，没有，我没有地方家庭。我渴望爱情和认可。

我已经得到了创纪录的成交与红色圆点。这首歌是有权的大海是蓝色的。无线电希尔弗瑟姆是对我和我打了一天一夜。他们甚至用它制成的视频。不过，我还是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荷兰。我的心脏还在抽筋。我被羞辱和我的兄弟大多践踏。为什么？难道他怕这会出来，他滥用了我作为一个孩子？正是在他充满了罪恶感问我，如果我有麻烦时。他询问了我的心理问题。是荷兰没有给我准备好，或者在我没有准备好荷兰？我认为有另一种方式去的，最后的行程中，我将不复存在。我不再想这辈子，我无法承受。内心的声音说，“去克里特岛和圣托里尼岛。”我的第54次生日即将来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是什么地方在加息山上，突然，我迷路了。当我漫步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深渊。我转身走开，但我不能。道路急剧下降，并与每走一步我拿了，我跌回一两步。一个又一个尝试失败了，我的汗水爆发。我意识到，我是在做梦。然后，我醒了，深渊不见了。我想，“你的梦想这是启蒙运动醒来。”

我记得我以前常常是深渊，并试图再次爬起来，但它是没有用的。对于这最后一趟，我面临着一个选择，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我站在深渊面前，我不得不跳。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旅途。我在收音机和电视。我很高兴和感激。我感觉就像在水中的鱼在工作室和舞台上，我记得，我是问在圣诞节前夕的采访。本工作室精美点燃许多蜡烛，有爱的气氛。很多我自己的歌曲播放。一切都闻到神秘主义遍布希尔弗瑟姆站均是已经出来了我，我的声音，我的声音自由的旋律和歌词。我感谢“存在”，这给了我这些歌曲。这些人的沉默下去的意思是听到寂静的歌曲。

一切似乎好得是真实的，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迈克真的做得风生水起。他的计划是记录我的愈合的声音，并试图通过我的音乐，歌词和声音治愈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年人。“一个声音愈合的力量”，它最初叫。他劝我去参加的老人在荷兰。不过，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它开始闻起来像一个骗局。有一些潜在的投资者谁是涉嫌个人和迈克自己放弃了整个项目，因为他害怕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不能报答他们对时间的项目。我美丽的梦和一个村庄，为有需要的好意，为人们谁住在绝望中，被搁置。当一切都来得如此之近，我威胁我自己的梦想。我有计划的一个村庄的人谁已获得像梵高，人谁没有融入正常的世界，谁被殴打和羞辱人的反社会的邮票。我曾见过他们在监狱里，在机构，并在不经意间相遇。我的心脏是一直开着，当我与他们同在。但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需要钱，很多钱。这笔钱我没有和麦克就帮我一下吧。我觉得有东西在空气中，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现在，它已经是七月和八月，我会是五十四岁。

老保时捷，我购买了几乎准备离开希腊。我原来的计划是贯彻意大利的已知路由。然而，该计划告吹。这一次，我只好跟着另一条道路，我遇到了麻烦开车就可以了。它是如此糟糕，我差点掉下来的路上了多次。毫无效果平息我失望，甚至是舒缓的音乐或者冥想。我的心脏只是不想开得这么快。由于我在印度期间，我的整个生活发生了变化。这就像我的脚步放在我

面前。我不能改变它们。我有一个担心桥梁，隧道，高速的。奥修去世后，我的生活变得更慢。高速公路已成为地狱，我为我的心脏不想要更多。死亡也发挥了我的脑海。我会在几个星期内54岁。一个声音哭着对我说，“翻滚吧！相信我，这是很好的。“这是在我之前，希腊躺在路上。不过这一次，我避免了高速公路，并选择了另一条路线。我开车经过的村庄，道路狭窄，而且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路径。

80.克里特岛，希腊（6）-我的最后旅程

最后，我的钱我已经把保时捷。这是一个漂亮的车以开放的屋顶和大灯自动上升和下降。我觉得在这一个国王和想象自己在希腊前的林荫大道上表演后，在海边行驶。我都挤满了我，我买了一个旧货店的希尔弗瑟姆美丽的服饰。这是在保时捷有些局促，因为我的装备和吉他盒与雅马哈吉他在里面，也从旧货店。所以，我离开了我的家在希尔弗瑟姆于1997年7月，而从街上的人喊我，“你打算怎么办，模仿猫王的东西？”

我没有回头，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房子。我开着小道路朝希腊南部。我的车跑了，但散发出异味。不久，我迷路了，就在桥的Zaltbommel高速公路结束了。我的汗水爆发时，我在这狭窄的桥梁。有一次，我来到另一边，我不能回去。我开慢点，找到方法来希腊。我认为无论是很好的休息和继续旅行时，我准备好了。我决定前往比利时和公园，在一个营地。我离开高速公路，并通过了国家公路穿过比利时驱车前往水疗中心，在那里我建立我的帐篷比利时人谁在那里度假之一。我自豪地停在我的保时捷，但我得到了来自其他营员的意见，“你不打算在这里睡觉的那个东西，是吧？”到了晚上，有一个当地的DJ举行的晚会。我问他打我的单海是蓝色。我认为，这将打开大门为好，但它是不同的。他拒绝打我一个，我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盯着漂亮的年轻的比利时妇女谁甚至没有考虑给我一眼。此外，唱片骑师只是不停地与他的小唱机经营自己的记录。不过，我试着问他了，指着封面上的图片。我说：“瞧，这是我的唯一。”同样，他说没有。我站了起来，走回我的帐篷。那天晚上，我睡着了，梦见我躺在床上与比利时的美女之一。

第二天早上，我想开始我的保时捷，但我不能。我只好打电话给ANWB求助三次。他们劝我不要把车开到希腊，因为有一些错误的曲轴。什么是我现在怎么办？我不能开车回荷兰。我决

定留在营地，并在此树木繁茂的地区享受大自然。我可以把我的心休息，未雨绸缪。哦，这是所有我有过的旅行不同。它开始下雨，所以我默默地等待着天气放晴。虽然我等待着，一个声音在我的帐篷，“去吧，我的孩子说。天气干燥。按照什么是遵循。“这是下雨，但我还是去了温泉镇，看看我能找到在酒店或餐厅演出。没有工作。在我心爱的车，我开车回营地，我觉得这将是我最后的几公里。是的，我曾经梦想过一趟只用一把吉他，一个手提箱，而不是其他。因此，世界将变成每一天，我可以谋生只是唱歌，在街道上，并采取生活，因为它涉及。不过，我不打算唱街头。我决定尝试把车开回马斯特里赫特，并尝试出售我的车和设备。马斯特里赫特是不远处的阿登在我的帐篷里。当我还在我的帐篷，我算的时间，好像我是在死囚牢房。理想情况下，我只想躺在安全性的，听雨对我的单帐篷欺骗。但是，我几乎是空的钱包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我必须摆脱一切，我并不需要尽快的。首先，我有太多的衣服和我在一起。我买了一些包包，填满了一切，并把他们的地方没有人能找到他们。从麦格雷戈，波士等。所有那些美妙的服装都在包里，我再也不能照顾我的观众服务。之后我就下了马我的帐篷，并说再见的比利时人，我开车回荷兰寻找另一个营地。当我设置了我的帐篷，就又开始纷至沓来。这真的从天上倾倒，它不会停下来。最终，在画布上再也忍不住了。水渗透在一切都被浸泡。我的情绪没有改善。此外，我的车，这是旁边的帐篷，就不会启动。最终，它没有，但它不好听。

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音乐商店，出售的二手乐器。这家伙想购买我的声音设备进行了讨价还价。我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说是的。他也知道一个地方，我可以卖掉我的车。有了这笔钱，我的车拿来，我继续我的旅程。我只得到了400荷兰盾它这是没有多少。无论如何，电机有这样的无法恢复太多缺陷。只有运动轮毂有一定价值。随着四百荷兰盾，我坐公交车回现在站在清澈的雨水的阵营。我决定在那里住两晚，然后继续旅行。第二天，我去看看，如果有一个旅行社谁可以安排廉价机票或知道其他的解决方案，因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要去希腊。那天晚上，我睡而雨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帐篷的画布上。我的帐篷，我总是在我的旅行带来了，一直是我忠实的房子的窘迫。

在旅行社，我很快就被告知，有没有可用的廉价旅行希腊。所有航班被黄牌警告，因为这是7月。这一年带来了很大的雨让

每个人都订了一趟太阳在最后一分钟。现在怎么办？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是不堪重负。在遥远的距离是我的梦想。这是爱和乐一村在山上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地方。现在怎么办？我知道有没有选择在此生活，而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旅行。我在路上走不通。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我决定前往提契诺州，我就知道这么好。第二天，野营带我去火车站的马斯特里赫特。从那里，我将前往洛迦诺瑞士。我已经可以闻到比萨在微在城市中心的主要广场。我立刻被一点点安慰。现在，没有公路，没有恐惧不必经过漫长的，黑暗的隧道中，但只是轻松的旅行。这一次，我只有一个行李箱，一把吉他，一个小帐篷，煤气燃烧器，有些歌词，以及服装，以防我会得到一个昂贵的酒店或豪华餐厅演出。在提契诺州的街道上，那是总是可能的。火车隆隆，我闭上了眼睛。我是在路上给我的54岁生日。我是在途中对老熟人。他们会依然存在？我也认识不久。火车呼啸来回，我离开荷兰我后面，我在那里出生的国家，并在那里我经历过的裂缝。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荷兰人与我的小澳洲口音。对于我的家庭，我没有达到一个浪子他们的期望。澳大利亚二十年留下了痕迹，从白手起家，钱作怪。我已经在地狱了。我太害怕生活，我很害怕死亡。现在，我在我的方式陷入深谷。一切都似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那一刻，说：”我的心脏。在过去，一个梦想诞生了。这是一个梦想，是服务他人。不，我没经过我自己的尾巴无法运行。我没有逃避死亡，即使这些担心是巨大的捉弄了我此行。火车慢了下来，来到一个急刹车。我向窗外望去，只见牌子“洛迦诺”。我抓住了我的东西，下了火车。这是在清晨和它仍然安静的平台。只有叽叽喳喳的小鸟在那里欢迎我。

由于没有公交车和乘坐出租车太贵，我走过洛迦诺的街道，沿马焦雷湖中有我，一手拿着箱子，我在另一个吉他边的林荫大道。每走一步，我的胳膊似乎无法忍受我的行李的重量。用颤抖的胳膊和腿，我到达了营地。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等拿到的地方。每个人都必须等待8个小时。我所能做的只是等待，因为没有选择我。一位酒店太贵了。接待处开了八个小时内劝大家。最终，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小的点。这是一场艰苦的一块土地权在阳光下，我不得不支付每晚百盾吧！我当时就知道我将永远无法维持自己的长，即使我唱的街道每天都在上。

我决定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寻找更便宜的住宿，或许在那里我以前住在阿斯科纳。厌倦了旅行和拖着的，我赶紧把我

的帐篷，睡觉去了。这是非常热，我很疲惫。当天下午，我走进城里，看见洛迦诺处于最佳状态。我看到一个电影节是再出发。然后我唱拉帕尔马在阿斯科纳在天上的星，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我没有车，我没有任何设备。当我在街上闲逛，我发现我的方式，以微比萨饼仍然充满了我的胃很少的钱的美味片。我认识的每一个地方我曾经去过早期，特别是在我被开除，因为我没有许可证的地方。这似乎是一个告别之旅，最后的敬礼。我有这种感觉，当我拿着拉帕尔马饭店看看。我通过一个二手商店和一如既往，我忍不住往里走。当我环顾四周，我听到一个声音说，“嗨，卢卡。”我在埃迪，谁看起来完全和我一样，谁是我的老板在圣佩德罗在安科纳的人的眼神看着权利。我们期待深入到对方的眼睛。经过短暂的聊天，我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为什么？是不是他喝酒了夺去了他的女朋友，谁是据我所知也喜欢一杯？我告诉我的行程Eddy和当晚在安科纳，我们会得到与一些老朋友，看看是否有酒店或餐馆，我可以执行。但首先，我去穆拉尔托，寻找在那里我租的房间带阳台的房子。但是，我找不到家。好几个小时，我漫步在街上，问左右，但我找不到它。这一切是骗人的？只见大拉帕尔马在那里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我的声音。我看到人们坐在阳台上，人们跳舞的林荫大道上，而我演唱的歌曲HHE最后的华尔兹由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我有一辆车和音频设备即可。现在？现在，一切都如此不同。到了晚上，我去坐公交车安科纳，以满足与Eddy和去城市。

那天晚上，我们就像两兄弟谁游荡街头。埃迪是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知道他想要一个啤酒。在呼叫之间，我的音乐被演奏了CD希望他们会有什么反应热烈，并会提供给我一个自发的行为。它没有工作。即使有一个直接的问题，它失败了。在这里，在安科纳，一个城市，总是用来管理一切，现在成功了，在什么都没有。这是在哪里埃迪给了我一个复式住在无需支付一分钱，而现在他自己破产，喝醉了。后他开车送我回到营地，我又独自一人在我的帐篷在硬地上我身边口齿不清和开派对露营。我想到了我的行程。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呆在这里，因为它花了我太多的钱。直到我发现别的东西，我可以开始唱歌，后来我只好先去派出所让自己的许可证。

寻找一个不同的，更便宜的地方睡觉，第二天我上车了，并偶然发现了一个美丽的阵营10英里洛迦诺之外。该营地是宽敞的，所以你是不是太接近其他营员。有一个友好的氛围，我立

刻开始在家里觉得有。它是7月的结束。该网站的拥有者是意大利的我与他交上了朋友的时候了。第二天，我去洛迦诺唱街头。在此之前，我去派出所拿牌。我没有得到一个，因为节日又起。我能回来在一个星期内，他们说。在回来的路上，以穆拉尔托，我通过一个又一个餐厅。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小餐馆，我能不带工资唱歌，但我被允许与帽子出去转转。因此，而不是大的五星级餐馆，我唱了早年与王侯的工资，我现在唱的小饭馆免费的，我通过我的帽子四周之后。但是，它并没有足够填充为营，公交车，和我吃饭。在大街上，我就知道我会一定能赚得更多。我不能现在做，因为电影节的吧。理想情况下，我坐在沿水或在山上的某个地方。“站住，”我的心脏说。“站住，看河的流量。”我的小脑袋说：“不，你必须吃才能生存。”这些能量之间，我被扔。难道我想这样做？单独与我的吉他，我要唱我写了没有话筒，没有我的支持磁带的歌曲。我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单独唱我自己的吉他伴奏，以我自己的歌。伴奏响起断断续续和我不断地发挥格格不入。这是我灵魂的表达。我看着河水。我爱的河流，它爱我。我们都走过人生旅行，到一个未知的远方，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目的。

营地的名字是Riposo，这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休息”。卢松镇，只是安科纳外，在不远处有流出的强大的河流，在马贾。几乎每一天，我走到那里，欣赏河的美丽和力量以其美丽的圆石头。湍急的水声是音乐给我的耳朵，当我站在桥上往下看，我得到了那种飘飘欲仙的流量。我觉得完全在休息，又开始写。我总是想留在这里，我想。它三面环山，有李子和梨的树木随处可见，乱窜鸡拿起新鲜出炉的面包屑与瑞士奶酪。然而，这种幻想只持续了片刻，因为我必须生存下去。我要工作。写作发生了什么事我旅程的起点，写日记，是一个想法。该来的钱正好够，但不足以拯救我前往希腊。这已经是八月因而在克里特岛的旅游旺季。它一直以来我一直到克里特岛圣托里尼岛或者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地，我接受了情况，因为一切都是那么不是我想要的或计划中的不同。我已经存了一些钱，每次，天开始下雨，我没有工作。我所能做的只是等待。在我的接收器，我听了兄弟约翰，美国的理想主义者，谁是达成了许多听众并出售了大量的书籍和CD的尖叫声的声音。我可以实现通过叫喊我的梦想什么？否，但如果必须这样做的，它会被完成。在天，这是干的，我有执照，我的工作。我算我的钱在公园，直奔银行换硬币。

我走回穆拉尔托的地方我以前住过多年的地方。我注意到，树木仍然站立和水槽和厕所，这是我经常使用的淋浴，仍然存在。当时我说再见的一切吗？难道我要放手一切，我心爱的地方和场所，我的朋友和熟人？有一天，我去散步，伸出在草地河边。我看着远处的群山。她们的美丽拥抱我的心脏与爱和温暖，但在这一天，它并没有发生。我去冷，感到了恐惧和巨大的空虚。有那么一刻，我是哪儿冒出来，但地方。它是安静的在我周围。我回头一看是我一直被视为美，而是再次出现了这个空白。这一刻是永恒的和转型发生在我身上。光，我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大。鉴于这种情况，我经历了自己作为一个树，水，山，有什么东西这么大，而且这么小。我觉得我终于来了之后漫长，艰苦的回家之旅。我站起来走回阿斯科纳。另一个人诞生了。过几天，我将54岁。

以后的日子里，它再次开始下雨，但它实际上是为我好。在沉默中我的心脏唱歌。不，这不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被根深蒂固的感觉。我投降存在，如在马贾确实没有遗嘱或目标。该网站的老板给了我一个改装车，所以我可以住在营地的郊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交车曾一度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房子，一间卧室，厨房和休息。它是由树木环绕远离帐篷。这是一个漂亮的房子。我并不需要更多。每天，我坐在外面，而我在日记中写道。新鲜breadrolls我，我喂小鸟和鸡。这就像地球上的天堂与所有那些好吃的李子，苹果，梨挂，我可以挑选的树木。我得到纯净的饮用水源。我的内心很安静，喜欢拥有几乎没有。它补充了这么多的价值，我有喜欢我的笔，吉他，和世界的接收器，我还是用来听兄弟约翰的布道的事。我不再去洛迦诺不仅要唱，因为下雨，但主要是因为我不再需要支付租金。我已经厌倦了通过洛迦诺繁忙的街道上漫步，想找个地方唱歌的。偶尔，我的工作和有足够的第二天。这很好。

八星期过去了。我欣喜若狂我喝酒，我吃点东西，我很喜欢我周围的美丽的自然风光。每一天，我走了沿河小时，坐在一块石头上的某个地方。有时候，我停在一个村庄，反映了一个碑，和钦佩的谁通过雕刻石头的人的技能。我听着沉默，到马贾永恒的杂音。我的灵魂永远消失了，我想仅此而已。我的整个生活中，我一直住在无知的世界。我必须一个人我没有。最后，一切都齐跌。

到八月底，大多数度假的客人已经走回家，偶尔也有一些谁只待了几天的新客人。匆忙结束了，我是一个谁留在我的车跟

我的咖啡，面包少，有时一个比萨饼。我得到了水从场外的水龙头，用蜡烛，我需要的光。我做我的食物在一个小煤气炉。这是不冷的总线和睡袋保持整个晚上我温暖。我想，一切都流逝，即使这将是结束了。我想起一个树枝，我扔在河里的。我觉得像一个树枝，独而不孤。我觉得这种感谢的一切。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或者如果我今年身体上的死亡。有仅四个月离开了。

这是九月，我被告知，我不得不很快离开，因为在冬季营地被关闭了。我会在哪里去了？我又意识到我是在我的方式来希腊。有时候，我看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生活是它的方式。是的，我有，我不得不告别我心爱的阿斯科纳和我的河流思想调和。“一切经过，”再次响起。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一切都变得更快，更好。我曾参加过由自己买了一辆保时捷，但看我怎么高兴和快乐，曾经我有什么？这就是生活。这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伸出手，帮人在攀登人生的阶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让每一个行为生长和繁殖喜欢的花卉和植物的种子。

要前往希腊，我需要钱。所以，我开始使用或不使用许可播放，有或没有下雨。不久，我有足够的钱坐火车前往意大利，并从那里，乘坐快艇从阿斯科纳希腊。我估计这东西，我可以把我的。我不能带什么消失在营地的垃圾桶。我的音乐立场和电视我留下。感谢款待，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已经说了再见Eddy和我在阿斯科纳亲爱的斑点。我知道我会想念这个国家，这些人谁一直对我这么好。对我来说，瑞士是应许之地与它的美丽和财富。一旦列车离开后，我看着窗外，并感谢所有那些可爱的人谁给我钱和警察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个许可证。我感谢在公园里的麻雀叽叽喳喳的歌曲，山为自己的美丽，我的马贾其不断流动的水和美丽的圆石。随着泪水在我的眼睛，我看着窗外。火车很快通过不断变化的景观轰鸣与偶尔停在我认识的站。里米尼是在我的车跑了汽油，并在那里我买了一个冰激凌一个盾。有卡托利卡，并在距离门Recananti，在那里我唱卡萨比安卡连续个月。我过去的生活从我身边走过。

意大利是如此比瑞士不同。意大利人热爱生活，享受一切美好的事物，生活所提供的。食品和饮料是一场盛宴为他们和他们的艺术，戏剧和音乐这么多的爱。我仍然能听到他们的尖叫，“唱，卢卡！唱歌，很好的朋友！“他们从自己的座位跳

起来，给我带来了披萨，酒，里拉填补了我的口袋。现在，这是不同的。火车停在安科纳。我收拾我的手提箱和吉他，走出车站寻找便宜的酒店。第二天，我要问的船上希腊区区点。原来，我只能在几天后离开。这给了我机会好好休息一下。休息了几天后，我收拾东西，上了船的船。该过境帕特雷将持续到第二天。那天晚上，我在星光下睡。我看着数以百万计分，并试图想象无限宇宙。我们都部分的宇宙，星星，太阳和月亮，也有黑暗。这只是几个小时之前，我将踏上帕特雷。在那里，我会克里特岛和我心爱的圣托里尼岛之间做出选择。

慢慢地，它开始变得轻，我通过我的鼻子呼吸着新鲜的，咸的海风。几年前，当我在治疗，我不得不吐。他们使用盐来净化身体和精神。从帕特雷，有一个公交车到雅典，并从那里，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到比雷埃夫斯。幸运的是，我可以乘坐快艇，通常留在晚上大约7点钟，圣托里尼岛和克里特岛。首先，我不得不尝试到上车。我等待着希腊人和游客之间。没有人知道当总线会离开。这又热又渗透深入到我的肺道路上的尘土。这是希腊的一部分，我不喜欢。经过等待，注视小时后，我已经把我的箱子和吉他在保持我终于可以在和坐在硬椅子上。巴士座无虚席，离开碰撞在崎岖的道路雅典。我开始感觉好多了，因为我觉得更贴近我的应许之地。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山，海，有的绵羊，一只流浪山羊，和一个老男人驴。另外，我看到鲜花枯萎的已经是九月底，夏季的结束。颠簸的车程，许多结构后，我看到了我村的一个梦想，它的愿景在克里特岛夹杂着Pikris。我继续做梦，直到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个人给我的左边，谁不断回头。该他做的每车停了，让几个乘客下车时间。它给了我一个不好的感觉，我的警钟开始响了。当公交车在雅典终于到了，我让大家下车第一。当我即将得到我的箱子和吉他在抱，只见这名男子偷了我的东西。我看到他是如何跑了我的箱子，我大叫一声：“回来！”这让他放下手提箱，逃跑的恐慌。我很高兴，感觉真好。损害被控制。

现在，我只好找了一辆出租车可能带我到比雷埃夫斯，因为它已经是晚上近六点钟了。然而，在的士站，人行正在等待一程。我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必须赶船。我还是取得了船的时间。虽然所有的绳索被松开，后挡板被取消，我跑在船上与我的手提箱和吉他手。几分钟后，船已经从码头抛下我们离开比雷埃夫斯港。我们去对克里特岛，左巴岛。一个人站在我旁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董事会如此迅速。这就像一个

奇迹。“我很快就找到了我的吉他和行李箱的地方。这天还亮着，并有一千名乘客，我们继续驶向海港的路上伊拉克利翁港，我们将在第二天早上到达。我环顾四周，看到雅典变得更小，更微不足道。船上做了停在通常的岛屿就行了浑身解数，似乎是一个真正的奥德赛，如荷马所描述。哦，我喜欢希腊的岛屿和爱琴海与它的美丽和丰富的历史。虽然海鸥跟我打招呼，水重叠对抗船，从大管道浓烟滚滚，我强烈感到高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会恨，发动战争和毁灭地球。难道他们没有感觉这个地球上的至善至美的？为什么一定要毁灭一切，这是细腻和纯净？我们航行了静水的方式来克里特岛。渡轮推水一边用力，好像在说，“腾出空间，因为卢卡来了。”为了我才在多大程度上超过此行的控制？哪里是我的责任？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我身上的强度时推动我这个方向发展。

每个人都准备下船。我也拿起我的东西走下船。我知道伊拉克利翁作为一个脏乱，尘土飞扬镇不通公路和街道。这是一个城市，你想尽快离开。每次我在这里踏上，我克服了同样的想法，“我现在在这里做什么？”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岛上开始慢慢放气，我没有太多的钱。我有足够的乘坐巴士到雷斯蒙。这是一个两小时的车程，通过山与水海这是因为灰色的天空和污染现在已不再那么蓝。我才意识到这里的生活多么似乎要慢得多。雷斯蒙终于映入眼帘。它是在岛的中部城市。这是我走错了Hannia的地方。海港，街道，和无尽的一系列梯田和酒店，我唱了这么多，一切又回到了我的记忆。

随着跳动的心脏，我跑到飞行纪录，其中迈克有他的录音棚。“所以，在这里你了，”他说，当我按响了门铃。他的小房子是距离公交车站不远。在后台一个狂吠的狗，我被录取了。我觉得我是不欢迎。我闻到老鼠。我觉得在我的血管里，并没有了解情况。他不乐意看到我。这真的是迈克？为什么不是他高兴，我得到了在红色子弹的唱片合约？首先，我必须找到栖身之所。我发现了一个临时的地方在一个便宜的旅馆那里的工作人员通常住的地下室睡觉。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或自然光。这是十里城外，并没有直接连接到它。其优点是，租金并不多。我知道，如果我想离开，我必须要有钱。为了得到钱，我必须采取行动。幸运的是，我曾与多家宾馆其中有他们自己的PA系统良好的联系。我从PAPPA尼科斯工作，因为我总是叫他。他是许多酒店在岛上的主人。他预定我要他的两个宾馆，勒弗科尼科，我以前曾执行，看中的酒店，首演。我的第

一个晚上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首映，迈克安排了一个大的扩声系统。声音可以听到一水之隔英里。我的单海是蓝的几个副本很快就缺货，所以我急忙下令在荷兰的副本。一切都恢复正常。我唱了天上的星星和以前一样，我有美味的烤羊排之后。此外，工资是不是疯了希腊的标准。掌声觉得毕竟这些年来良好。不过，我累了。我想坐在一个荒凉的海滩的地方，而不必想我应该唱今晚。我没有摩托车或者踏板车这一次。我在山上想念我的小游。我只用了几个星期采取行动，因为冬天在门口。迈克仍然都劝我来执行，但我不能这样做了。有太多的眼泪，因为我所看到和听到的。迈克很生气，在一个粗暴地咆哮着我。他看上去像有这么大的仇恨纳粹，这么多不友好在他身上。有了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开始爱的村庄？

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村子就没有实现，而且一切都只是做得到了很多钱给他。现在怎么办？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人的铁石心脏。他是一个人，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故事。为什么他留在克里特超过十年或十五年？他为什么不回德国？过一瓶酒，他告诉我，他曾经工作过的德国政府和他的工作一直在那个时候摆脱重要的人。“不，不是杀人，”他马上说，但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我恍然大悟，我可以忘了我的梦想。白天，我坐在沙滩上，泪水在我的眼睛，在我脑海里看到那些漂亮的人谁来到住在我的村庄。这感觉就像我的失败。我已经太天真了。我签合同，我不应该这样做。

每天晚上，我感到空虚。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家，没有钱，也没有梦想。我只做了我的歌词，我的吉他，几件衣服，和我的小世界无线电。该酒店进行了关闭。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在我的最后的力气跑。每天晚上，三至四小时的表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开始反对我。阿强风吹我回来这么多的力量。好容易，我完成我最后的演出。这位歌手不是歌手了。一切都消失了，我的心是意识到这一点。世界上只有空虚。这是一个有点像我的感受穆拉尔托。我对死亡的恐惧，溺水，那我也不会达到54岁的恐惧都结束了。这种丰富的爱情和光让我感动。一切都照在了太阳的光芒。从某处内，我听到一个声音。这是奥修的声音说，“当我不再在我的身上，我会找到你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是不是他谁也推了我在这个方向？慢慢地，一切都清楚了我。时间观念已成为永恒。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人，独自一人，但很高兴。

每一天，我骑着我的旧助力车到一间破旧的老教堂在山上烧蜡烛在那里。由于大洞的屋顶，我看了看露天和被破坏的石

坛与圣乔治和他的龙坐在一大块石头的图像。我抽着烟在那里。沉默和整个地区的打动了我。我也感到难过的是，一切都消失了。然后，我骑着Pikris这是17公里，我梦想的地方。它有一个很好的道路刚刚被建造。从山顶上，我低头看着这个小城镇。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牛仔对他的马从一些西方电影。窥视到村里，我让我的头脑去想象一个充满艺术家谁买或租了房子村。我知道，学校是空的，我立即看到了潜在的一种庇护所的谁走了过线或丢失的人。我看到了干涸的河流和波尔图Pikris和小酒馆科斯塔斯的大露台充斥着成千上万的人谁走到一起，使音乐从村居民和艺术家。我到处在远处，一个大塔在电台可以传输世界各地的这个特殊的音乐。当我站在那里沉思，我可以闻到柠檬树和橄榄树。橄榄树与他们美丽的叶子而感动如同银子在阳光下微笑地看着我。在圣托里尼，我有同样的梦想。我已经有房子开始，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实现我的梦想，当我在那里。慢慢地，很明显，我认为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是不是在克里特岛，但圣托里尼。我怎么会变得如此失去了什么？如果我没有听我的内心的声音？也许我是不是指定的开展梦想的人，我只是个梦想家，创造者，思想的人。于是，我站在那里，而风吹在山上。我转身开车回海岸。我的“乡村爱情”，现在似乎渐行渐远高于以往任何时候。

在那些上周在克里特岛，我经常骑着我的旧摩托车进山我的教会。我总是烧蜡烛那里，坐在石头一样，坐在高草等杂物之中。从12世纪公元年的教堂。多久难道一直在这个状态，为什么没有人费心去改造它？对我来说，教会仍尽管它很破旧不堪迷人。有看不到的椅子，它有一个旅游谁是迫切需要。有一些蜡烛，一个钱箱。有时，当我到了那里，我知道有人在那里，因为那里是一个燃烧的蜡烛。我不是一个礼拜。对我来说，信仰是等同于谎言和幻想。在这里，感觉很好。我很喜欢沉默和恶劣环境。从那里，我继续Pikris并再次停在山顶。我看了下到村里，我的村庄，希望有个语音或别人谁也说，“在这里，你有一百万。购买所有的房屋和建立你的村庄“。

我常常由Jan和丽莎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们是我的荷兰朋友谁劝我回到荷兰，试图从那里实现我的梦想。有一天，当我们对他们的大露台，扬突然站了起来，说：“来吧，我们要去Pikris参观科斯塔，”谁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约翰经常给科斯塔的意见时，什么是错的，他受益于荷兰。科斯塔斯是无处可见。很显然，他躲藏，我们只得到了发言，他的妻子。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破旧的房子里，两个年轻人从阿尔

巴尼亚的生活中没有水和电。我们收到的温暖和爱。以上的壁炉挂着一个大锅里其中有一种暗流涌动的肉汤。他们有什么，但他们有他们的爱分享。当我们坐在那里，我向窗外望去，只见村庄的距离。我想，“这是我的村庄充满了爱，热情好客，和纯度。”充满阿尔巴尼亚炖，我们说再见。我们开车回到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科斯塔斯村。然后，我们开车出城。我回头一看，擦干了眼泪。这是终结了。“Pikris”的意思是“苦”，事情的确是苦了我。门现在，也许永远都关闭了。简和我开车在沉默了相同的新路这对我来说已经成为我村的象征。有了这条新路，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方式给我村的光，音乐和舞蹈。现在，这条道路被关闭为好。Pikris仍将苦和干涸的河床。只有我的眼泪不断流。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不得不做一个节目在La首演了几个旅游主管谁曾飞抵视察酒店。除了　　老板和他的儿子，没有人在酒店。他们希望我唱我平时和我想的太多，但我的声音听起来不同。虽然我周围的交错与我的麦克风，并通过扩音系统回荡乐团的舞台，我观察到酒店的导演脑海中。我歌唱，我已经之前，我的路，陌生人在夜晚唱了千遍的歌曲，和尼尔钻石的，我总是有很多唱歌的成功的歌曲。虽然我唱，我看着天上的星星和大海。海，这一直是我的敌人，现在我的盟友。我也哭了内从悲痛为我的梦想已经被刺破像个气球。我觉得我的时间即将结束在克里特岛。我得到了我的工资，我的盘烤羊排的。它是如何奇怪的是，由贝蒂Midler-唱我的最后一首歌，HTE玫瑰“有人说，爱是一条河流，淹没了柔嫩的芦苇。”迈克把我带回我的酒店在自己的面包车。我坐在后排，好像我是珍贵的东西，应该受到保护。我觉得局促，但它很高兴看到工作人员和客人，当他在酒店的正门门前停了下来。在最后演出，但已无法改变我的计划。同时，它是十月的第一场雨就已经开始。我还是在Mike的工作室的录音。迈克想录制新单曲我的唱片公司在荷兰。白天，我练我们选择了两首歌曲。一个是名为我想要的歌曲由Mike与你同在，另一个是一首我写的叫做摆动。到了晚上，我在他的工作室坐着迈克，我们试图录制的歌曲。然而，一切都错了。有一种奇怪的气氛的仇恨和怀疑我们的“村村通”工程。当我参观了扬和讨论的情况和他在一起，他开始解释发生了什么事给我的村庄，“迈克的公牛”。我最大的错误，他说，是我给了一切从我手中。其结果是，迈克是能够做任何他想要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怎么虐待我村的理念，

为自己的利益。不，这不是我的方式。幸运的是，一种新的方式成为我可见。基斯来自荷兰的呼吁。我已经从我的工作在希尔弗瑟姆热线的时候认识了他。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有时我们不能真的放过对方。这将是二十年前我再次见到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前五个月，我开始我的最后之旅。我觉得我需要他把我回来的路上。在我的最后一趟车的准备，他和他的妻子支持我。我经常住在他们的Soestdijk的大别墅，是近Soestdijk宫。当我们在一个美丽的树在他的花园里坐着，我告诉他们我的宏伟计 划，同时也谈到了死亡，他的妻子总是说，“你不是死了。你会在脑海中受到启发！“就这样，我答应他们，我会保持联系。

冬季是现在临近。岛上开始安静下来，餐馆，咖啡馆和酒店都登上了起来。它给了岛上的凄凉景象鬼镇。对于大多数希腊人，钱已经取得了越冬，但不适合我。我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了飞往荷兰。因此，我回来的接触基斯谁主动给我钱，我就可以买张机票。他还为我提供了一个房间，他的家，直到我发现我自己的生活空间。这笔钱将转移到迈克和他然后把钱还给我。花了几个星期前，钱从哪里来。我认为这是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当它最终是，迈克拒绝交出，因为记录的高费用我钱，我在他的工作室，并在在我的到来就把它作为补偿我的第一个酒店克里特岛。不管我对迈克说，他仍然坚持。随着我在我的口袋里最后一个便士，我是在酒店Buano的地下室时，终于迈克进来的钱基斯送我。他还递给我两首歌曲的录音为我的唱片公司在荷兰。二话不说，他离开了，而我跟着他喊：“你是我的兄弟没了！”指的是我的歌曲的标题你是我的兄弟。

在克里特岛的最后几天，我在日记中写了很多。我骑着我的轻便摩托车在岛上的地方即是亲爱的对我来说，破旧的老教堂。望着天空，我看到自己的飞机回荷兰。在这里，在克里特岛，很快会有雷电交加。我数着最后的日子，最后几个小时。有几次，我骑着Pikris，并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低头看着门Pikris，哥斯达黎加的小酒馆，和他的妻子谁不喜欢我。我从我的脸上抹了一把眼泪。我哭得像一个孩子谁失去了他最宝贵的财产。我哭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东西。我哭了，它已成为一个噩梦的梦想。我告别了我的村庄。哭泣，我骑着回雷斯蒙，发现一家旅行社哪里可以买到一张机票的行程。几天之内，我将飞回荷兰。现在是十一月　　我不得不离开克里特岛与几乎是空的行李箱，一把吉他和一本书的回忆。这是所有剩下的我的梦

想。然而，我的旅程几乎是完整的。在荷兰，我将开始与一个干净的石板，这一次，我就拿着缰绳为简丽莎曾劝告。

在和我们周围，使我们一种难言的力量，继续赶路恰似一江不爱的伟大的海洋。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允许这种权力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的光芒会向我们展示的方式。它连接我们周围的生活。说它是上帝，耶稣，真主或。爱的力量给我们带来了我们需要完成我们的任务，落下谁，我们认为我们是和重生的一切。然而，爬山，你必须先穿过山谷，上山，你会看到整个事情，明白你为什么收到下降。

我告别了扬和丽莎并登上了飞机百感交集。在起飞，就开始打雷以上伊拉克利翁的时候，突然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全国各地。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后的告别到岛上。我一直发现彩虹看成是一个奇迹，并在这一刻，我感到完整。

8

回家（1997-1998年）

81.基斯，索斯特

在抵达荷兰，基斯在等我。随着愤怒的声音和愤怒的脸，他说：“这是你要做的？只有一个行李箱和一个电吉他吗？“我回答说：”是的，这就是全部。“嫉妒蒙蔽，他并没有看到我的光辐射，这是他自己曾试图白费了这么久的光。我笑了，只能嘲笑他的愤怒。他走路时带着一根弯弯腰，仿佛他进行了世界上他的肩膀。他的妻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我看到了。总之，他们被生活拖累。他们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在自己的别墅，他们没有我的地方，因此，他们在旧马厩放下一张床给我。基斯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严厉的人，由于他的三十多年的经验，作为一个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他从来没有哭过，一切总是合理化了。现在，轮到他，他重重地摔倒。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治疗师，他总是给球还给我。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给我，但他的反应激烈的说，“你有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这是肯定的-和-没有游戏。当天晚些时候，他走进了稳定的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它原来是一个借条的钱，他提前了行程。我从现在开始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从现在开始，你更好地照顾好自己，”他说。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水桶撒尿，因为他不希望我这样做，在他的房子。这已经是五度零下。临行前的稳定，我给了他一块石头，这是我的宝贝。这是从我所爱的教会在克里特岛的片段，我去几乎每天打坐。他接过来，说：“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我被他的行为完全不知所措。我住在谷仓里，看遍了整个草坪的窗户到他家，并感到深深的快乐在我身上。我又回到了Soestdijk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任妻子在1974年圆是完整的。我踏上了漫长的旅程，目前已回到了地方，它开始。突然间，一切又回到了我，对我的妻子，我们的狗凯与他恶心的气味，宫中所有的辉煌，和宪兵，谁在门口向我敬礼，当我开车经过，并表现出我的通行证的办事处。这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我自己一直给予住宿无私的朋友和陌生人，当他们从他们在法国和印度旅游归来时的Baarn的我禅修中心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我很高兴能够迎接他们，分享我们可以分享。厌倦了这一切，我躺在我的床上，拉被子远远超过了我。有那么一刻，我只信任的就是我的心脏会给我。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不能留在这儿。

尽管严寒那一夜，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我在苏斯特转悠了不舒服，走到大别墅的Praam 运河，在那里我被安顿在1975年我看了看楼上的窗户，我看到自己在厨房的桌子在澳大利亚一个工厂排出后。当我看到了别墅，我觉得在我的嘴唇微笑。哦，我已经改变了很多。我很感谢发生了什么事给我的一切我的旅行之后。只见马吃草，就像他们在那个时候做了牧场。当我从澳大利亚回来了，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现在，我刚刚从克里特岛回来后，我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我走到拐角处，停在宫殿的前面。我看着左翼在我的妻子她的办公室旁边王子的副官。是的，这些都是不同的时间。我抬头看向宫的屋顶，看到国旗挥舞着，这意味着家庭在家里。它闪过我的头问伯恩哈德王子，如果他能不能帮我找住宿，但没有，我不知道他不够好。我沿着摊位这是池后面的大别墅。有一次，有我们可以住上面的马厩，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八卦。陷入了沉思，我走回自己的稳定在基斯’别墅。冰是在Windows和水泥地面乘以寒冷。很快，我在被窝里躺着。基斯带来了一个微小的加热器。他说：“如果我有个客户在我的实践，我需要回去。”第二天，当我在外面排空小便我斗，他的妻子看着我，看到我如何洗自己用冰冷的水从冻结坑上面的水龙头。她把她的身材和她的狂野白发想起了邪恶的巫婆从一些故事书的我。过了一段时间，直到一切都通过了给我。首先，我仍然徘徊在地球上空。现在，在我严厉地给予了冷淡和寒冷的条件下我站在那里，双脚在地面上。那天晚上，我睡像婴儿一样，只有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滚出去！”但我应该在哪里去了？

那天早上，我醒来时，我倒便盆在他们的厨房窗前。基斯看见了我，给了我去洗澡内。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即使是言不由衷。哦，错了我有关的人。为什么我总是相信错的人？我是不是太傻或者太容易上当？在这样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跑到荷兰。我不得不再次生存，这是不容易的。我现在从字面上无家可归，一个人没有屋顶了自己的头上。是的，天空和星星是我的屋顶。我是从一切分离。我仍然漂浮在地球上空的灯光，觉得如此开放，用爱和创造溢出。我是在一个新的阶段在我的生活的开始。我从山顶下来了，站在像一个无辜的孩子。我在我的眼前跑了眼泪苏斯特的市社会服务的前提和问店员，“我无家可归。你能帮助我吗？“这是我的道路上的第一步回报社会，我回到现实的接触。我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我解释了我的整个故事。“它会没事的，”那人说。他立

即开始打几个电话，而我擦干我的眼泪，我的外套袖子。之后，员工放下电话，他告诉我，对我来说是发生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了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开始。

82. Rotonde的，阿默斯福特

庇护所被称为Rotonde的，站在阿默斯福特，另一个直辖市。我可以马上去那里。有了这句话，我回到了基斯和DITA的别墅。我现在有一个另类，虽然我不能肯定它是为更长远。但是，我没有犹豫。我离开了稳定，就到了家。基斯打开门，陪我到客厅，我坐在他们对面。我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当天下午，我告别了他们两人。我在我觉得很有实力，而且悲伤。我怀疑我是否会问他能不能带我走我的箱子和吉他Rotonde的，因为我没有钱公共汽车或出租车。他的妻子铁青，当我问。它很安静，直到最后基斯说，“好了，我们走吧，现在。”我站了起来，得到了我的箱子和吉他，和关闭我们开车。

二十分钟后，基斯停了沃尔沃在Rotonde的面前。“我可以进来吗？”问基斯。“不，”我说，“我会独自继续旅程的起点。”我下了车，看着他把车开走。我走到大门廊，按响了门铃。门被打开了。我让有人有一个充满爱的心脏。我无法表达不同的看法，但我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一个我不知道。为了这一天，我很感激，我能留在这个世界了一段时间。我见过的人那里谁像我一样，有自己的梦想受害者。这些都是我为他设计了我在希腊村的人。现在，我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所以我自己的梦想的受害者，但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害者，但我没有不开心。充满了敬佩，我环顾四周，看到的世界，我已经变得疏远到。我去那里时，我一直在寻找实习作为学生社会工作者面前。采访发生在厨房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帮手。我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我想工作治疗。现在，我进入了同一个厨房第二次不作为未来的社会工作者，但作为一个“客户”。

居民由十几个漂亮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我是其中之一，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更好的。我是不是那里与我的背景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我只是他们的朋友。是什么给我留下了压倒性的印象是善良和同情，我在那里找到。我被称为“客户”，在那里，但爱和怜悯我的心脏溢出。我不能在那里做什么。我想帮助这些人谁是被社会排斥。我记得我经常走在阿姆斯特丹年

前的城墙。有一个小教堂为无家可归者。我经常去那里祈祷他们。我经历了同样的温暖和爱，但我还是太不明朗说什么。我决定，我要努力为这些人。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被制度化，我也成为了一种社会工作者。我现在在硬币的另一面，却是真的吗？当时有区别吗？我远离公路已陷入一种小村庄。它是全密闭的所有可爱的人，动物关在笼子里，和大草坪周围。一个叫范尼的人，谁在他的老装束，没有购物，我们和周围的牛奶箱拖，天知道还有什么。他智慧的胡子，脸上的笑容，我承认。他原来是Rotonde酒店的创始人之一，并已看到许多来来去去。少数长期雇员和大约二十名志愿者组成一个能够确保每个人都有住房，觉得在家里，并从那里，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球队。在这里，我遇到了辅导员谁真的给了时间的人，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这是真的。是的，我很高兴和感激的同时。我在家里，所以我觉得。

经过广泛采访时，有人告诉我，我被列入了所谓“危机床”了四天。在那之后，我的情况会被重新考虑，因为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名单。我只含一个古老的床，一个下垂的床垫一个小房间我自己。我很喜欢它，因为它是温暖的，这是相当大的改进，基斯“马厩。在接下来的四天，我很好。在大客厅里，每个人都走了进来，出去，出现了一个小电视和一种温室中，有多达十五人的长餐桌。厨房是非常大的，我很快就了解到，有烹饪和洗涤旋转。不仅如此，居民不得不打扫整所房子。最初几天，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观察这个系统，看到它的工作。许多救援人员谁在那里工作仍然在训练和经常从远方赶来。当我与他们的事情感到非常熟悉。

同时，它是十一月，我主要用于编写和弹吉他的第一天结束。深沉默在我身上掉了下来，当我看着窗外的车道，其中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当前四天过去了，有人告诉我，我不能呆在那里，但在乌得勒支避难所可能有一个适合我的地方。那天下午我告诉我的故事，三个人再次解释了为什么我在那里。我说：“不，我不是一个酒鬼。不，我没疯。不，我没有使用药物。我只是没有屋顶在我的头上。“采访结束后，有似乎容不得我。我又被送回Rotonde的，他们欢迎我回来。他们甚至有一顿饭给我准备好。有人告诉我，他们会看到什么，他们可以为我做。在此期间，我可以留在我的房间里Rotonde酒店所幸还是免费的。那天，我在大别墅游荡。我在家的感觉，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离开。该组有不同的居民。

有谁曾从家里，有子女的妇女谁从家庭暴力出逃，和男人谁是无家可归的，被挂在酒精或药物逃跑的年轻人。当我在大客厅坐在沙发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切似乎都像一部电影。不，这是真实的。不久，我遇到了很多极好的人。我觉得我是在一个大家庭中。我们以个人的苦难被带到一起，但尽管这一切苦难，我们可以跳舞，欢笑，和善待彼此。好了，有时别人踢的东西，或通过空中扔东西出离愤怒了。好了，还有人谁吸食大麻，这是允许的。总体而言，有一个宁静的氛围。我去帮忙在厨房里的菜。在柜台上发现一便携式CD播放器，其体积得满满的。它起到了一种音乐，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嘻哈和说唱。在洗涤和干燥，我们跳舞，我喜欢唱歌的老人与他们。我们只是有一些乐趣。透过宽大的窗户，我们有树和大草坪的美景。我想象我村克里特岛。是不是巧合，生活已经把我带到这里？不，我当然没有不开心。我正在寻找的家，我发现我自己。它仍然觉得我是漂浮在地球上空，而我仍然在努力跟上。慢慢地，我得到了，看着周围的孩子的惊奇和纯真。我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生活和我的经历。噩梦结束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的行程即将结束。现在，我不得不去找房子，金钱和工作。不过，我也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切经历与其他人。没有我保证我的同胞居民的时候，我离开了建立在澳大利亚？同样，我看到了我几十个朋友就是我离开哭，而我答应他们，我会继续写的歌曲和诗歌。现在，它已经三十年。什么是旅程我做了。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当我回头一看。

那第二天一早，我就终于能听到我是否能继续有或没有。我一直都在控制，我可以去的地方，我想但在这里，我只好静静地等待，看看会发生什么。为了消磨时间，我帮在花园里，并在厨房里。其实，这一群人充当一个小公社或修行，因为我经历过印度，但没有一个领导或专家。另一个区别是，这里的一切都被设计正是为了把你放回社会，尽快不管你喜不喜欢。男人谁曾徘徊多年在街上得到了机会，把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并在这里再次独立生活是否不通过辅助生活的一个中间步骤。这些辅助生活的项目也下降了Rotonde的控制之下。该政策是，人们不能超过最大的Rotonde的三个月。于是，人们不得不去获取或得到辅助生活。这是时间对会议。二十辅导员一起来到了一种屋后的木结构建筑中。我从厨房的窗户看着他们。焦急，我一直等到该集团又重新回到了家里几个小时后。不久，我叫进办公室。有人告诉我，我会留下来，直到我能得到分配

的家在阿默斯福特。他们说，鉴于我的年龄，他们向我保证，它不会需要很长时间，也许三个月左右。我还与市政府，劳动局，社会服务，尽快注册。现在，我会每周得到零花钱一次。支付的其余部分是用于租房，吃饭，和少量被扣留，使一些钱可用，如果我将离开Rotonde的，不得不提供我自己的家。我感到欣慰和高兴。有不再在我的肩膀上的沉重负担。现在，我能呼吸的信心。第二天早上，我动身去任何地方注册自己。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在我的小房间里。我花了一些东西出来我的手提箱，我从克里特岛，一些贝壳和鹅卵石带来，并把它们放在壁炉架上。贝壳我承担了一天，我离开之前。还有圣乔治与我从一月和丽莎已经收到了龙的图标。后来，我听说圣乔治也是城市阿默斯福特的象征，而且小教堂里，我经常去克里特岛也献给他。谈论巧合。我坐在我的床上下垂，拿起我的吉他，并开始唱歌，“轻轻唱支歌在我身上”。我唱了好色，没有人费心去告诉我停下来。突然间，我意识到，我有两首歌曲与我，我在克里特岛做了。我想这些歌曲提交给埃杜哈瑟尔特时，A&R经理谁也发布了我的第一首单曲。

在厨房里，我很快就进入分工。我的一个任务是处理，这意味着将在桌布和洗涤和清洁板早餐。我喜欢的工作。在厨房的中间是一张大桌子，每个人都可以坐下来，并告诉他的故事了一杯咖啡或茶。到了晚上，晚餐总是由别人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完成。我的名字是它，所以我不得不照顾吃饭偶尔为之。每一天，我在厨房里和我在我的房间，或在大客厅，我歌唱着，写的歌曲所花费的时间休息。我还不停地忙着自己有更多实际的问题，如签约的各个机构。我走了出去，并通过阿默斯福特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非常古老的街道，广场，桥梁，和运河漫步。这是我的感觉宾至如归。该镇立即变得很温馨，激发了我的诗。

注册是少了很多诗意。我不习惯填写表格，我有没有文件，数据或证据。作为一个的海盗是一场灾难。他们不相信我的故事，每一个问题的背后，我觉得他们怀疑我在撒谎。我正要走开，但我意识到，正好赶上我在Rotonde的逗留可能受到影响。最后，我能够与利益机构进行登记。我不能注册房屋，因为我必须支付一定金额进入该计划。同乐日在阿默斯福特最终成为压力。哦，以利机构的接触一直对我来说很难。理想情况下，我只是去国外唱歌，但我在我的穷途末路。我的行程结束了，我知道有在这个时候没有其他办法。我买了一双笨重的靴子在

旧货店，走到Rotonde的。一进去，我叫进办公室，他们问我的事情如何。我告诉他们故事的全部，只是又回到了我的日常工作。不久，我准备晚餐做7磅土豆皮中，烤14扒，煮一些蔬菜，开了些汤罐，并把蛋羹的碗。我很快意识到，我的烹饪是很喜欢的年轻居民尤其是烤肉。这是一个美好的视线，当我看到他们吃的是一个大家庭，在桌子上。祈祷有人说，然后锅碗瓢盆从左走到右隔着桌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一直有一个发生在表头。在那里，我坐在我沉重的登山靴和享受美食，一边在后台播放的Venga男孩叫Danski的电台热播。当听到音乐，我决定去看看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录音。我打算与我的A＆R经理的第二天。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准备早餐。我做了一大壶咖啡和大桌子坐了下来。之后我洗过的餐具和厨房被清除了，我得到了车到希尔弗瑟姆上。我希望他们会找到我的新歌足够好的一个版本。他们听到的演示，并喜欢它。现在，他们希望重新录制了合唱团的歌曲。也许我可以得到事先就像我从迈克的第一首单曲。那是1000荷兰盾，我可以将它保存暂时因为我是无家可归。同时，我走出了公交车的红色圆点的别墅前。透过窗户，我看到导演威廉·范库腾身后的大办公桌。他是大男人在唱片业，并取得了一路。不，我不希望看到他本人。在招待会上，有人问我走路上楼埃杜哈瑟尔特，我的A＆R经理的办公室。曾经是限制进入我一次，我能现在自由进入。这给了我胜利的一种特别的感觉。这是令人兴奋，因为一个能抓住并在瞬间，你就像世界明星。我即使我无家可归，即使在排行榜我的第一单以失败告终的那种感觉。他们并不介意，因为它安装在与他们的哲学释放了很多，希望有介于两者之间真正的打击。

一旦办公室里，我把我的地方跨越埃杜。我立即觉得非常欢迎。他问我是怎么做的。我告诉他，随口说我是无家可归的，他花了很一般。我们还讨论了一些克里特岛和销售我单这在我的演唱会卖得好。我把光盘拿出来我的口袋里其中迈克已经产生了我。我把它给了埃杜谁立刻弹出它插入CD播放器。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它有很多依赖。我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继续听这首歌的结束和一个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我想，“这是我的新单曲。”他拿出CD，看着我，说：“摆动非常好。我会回来的。“他走过来的人，我不知道。也许他是威廉的儿子。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必须回来在一个星期。我马上想到，“哦，亲爱的，不是！”他看着我目不转

睛，并说：“你必须摆脱的瑞士。”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下，说：“迈克是一个德国人，”到埃杜说，　“那人是不好的。找到另一位制片人。“他是对的。我知道自己，但我保持了我的嘴。我们说，我们告别后，我坐公交车回到那个世界，无家可归者的世界。轮到我做饭的那一天。我从一个罐，土豆，青豆做15肉圆，豌豆汤。我回来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随口说：“哦，我得回去一个星期，”并开始烹饪。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荷兰不会听到的摆动。

第二天，我早像往常一样起床。那天早晨是奇妙的安静，在准备坐在我的床上有笔和纸，我抓住了我的吉他，我的老朋友人，我从来没有学会发挥出色，但谁曾一直对我很好。琴弦和困难的和弦，尤其是barree和弦的调教，我从来没有掌握。也许是因为我想保留一切尽可能的简单。我总是从心脏写了不用考虑的单词的拼写。有时，它是太容易了。是的，简洁合身和我在一起。后的第二天，我每天弹奏我的吉他。有某种气氛的房子。现在是十二月　另两个星期，这将是圣诞节。我是在Rotonde的相当平静。我有我自己的职责，在家里等的清洗和烹饪。有时候，我做到了孤独，有时，我与其他居民做到了一起。该Rotonde的是中途之家。大家谁走过来了，三个月内离开。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寻找自己的家。在此之前，我已经注册的住房协会。首先，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就业办公室。哦，我讨厌这一点，但我被困在车轮的辐条。我不得不与它转动是否喜欢与否。但是，这一次我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是谁通过我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子。我立刻感到舒服她。她向我保证，我会继续做我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写和唱。有了这句话，我高兴极了。在住房协会，有人告诉我，因为我的年龄，我并没有等待太久了家。走背透阿默斯福特的街道，我觉得我的旅程几乎是完整的。当我把钥匙在我新家的锁，这将是我此行的终点。那是一个秋天的旅程，并上升，但始终与光爱的存在。总有我的肩膀上的天使。这是一个充满了恐惧，浑身发抖，并与溺水或濒死的绝望感的旅程。

不，thete是我在说什么或者写什么新鲜事。这是百年的历史。它隐藏在每个人的灵魂在那里等待，直到它体现在我们的更高的意识。这是最终的全世界的礼物，以每man.The真理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你看不到它，但在内心深处，你可以体验吧！不，这不是什么新闻了什么，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男人谁曾呼吁生活在艰难的道路上走过的纪录。

这是多么有趣的心情在家里可以改变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一天晚上，在当它被冻结外的晚上八点，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走过来，问他们是否可以借宿的Rotonde的。因为没有地方他们，他们被安置在对物业的木结构建筑。目前，应急病床使用了，他们被告知，他们被允许睡觉那里的情况，他们将提前离开，第二天早上。白天，他们走在大街上或者坐在散步，住房在城市里，他们可以留从早上十点到4点钟，下午。如果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分别获得了三个月留在Rotonde的。然而，许多甚至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并首选生活在街头的一个无业游民。他们拒绝适应平民生活。他们是过敏的工人的权力，我能理解这一点。我也已经从正常的生活扭头游荡。但现在，我已经给到率性和援助的法律和适合我的情况吧。我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自己。我是幸运的。在社会服务办公室的员工告诉我说，我没有申请或找工作。我可以继续我的生活，作为一个词曲作者和表演艺术家在荷兰，因为我注册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认为这是承认我的工作。市政府提供的钱，但有连接到它的价格标签。我不得不定期向社会服务。这是必需的，如果我想要一个家。因为我曾经当过辅导员我自己，我知道面试的既定程序以及现在，我坐在自己桌子上的另一边。我宁愿是完全独立的，因为我一直是。然而，比赛打的很努力，事实上，我别无选择。在第一次面试，我被一个非常友好的土耳其裔妇女谁介绍了自己作为一个治疗社会工作者的欢迎。随着她的大，棕色的眼睛，她学习我从头到脚。一杯咖啡后，她谈到房子和总结了一下指控。我被打了惊奇和发现他们完全误解的情况。她不听我的一面之词。显然，她从来不检查，如果他们有正确的事情。她不停地晃动。我很生气，站起来，向门外走去。我转过头，说："你应该回学校去，所以你将学会待人好，"关上了门在我身后。有了这个想法，我踩我在地面上笨重的靴子就更难了，而我走回Rotonde的。一旦在Rotonde的后面，我被骂。起初，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她说，我不得不回到社会工作者，但我拒绝了。几天后，两名救援人员来看望我。他们告诉我，我必须马上回到社会服务的一个新的任命。否则，我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圆形建筑，冬季或无冬。我抗议，并指责他们的行为，但他们保持自己的位置。我呼吁一种新的约会呢。这个时候，社会工作者敲响了手机上非常友好。当我回到她的办公室，她在我前面坐着。她承认我是对的。慢慢地，相互理解发展我们之间。我经常去她家，我总是提供咖啡和饼干。我们谈

到了阳光下的任何东西。我开始欣赏她的更多，并得到更好地了解她。我们的债券是更加个性化和她邀请我偶尔吃披萨或其他地方喝咖啡。相反，在办公室谈话，有时我们去跳蚤市场。这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这让我感觉很好。这样一来，我就在与荷兰平凡的生活接触。她观察了显着的礼物。有一天，她看着我，她撕心裂肺的棕色眼睛，问我点空白，“卢卡，你是开明的？”我避开她直接的问题，回答道，“每个人都是开明的，”以她又说：“是的，你太聪明，说“是”。“她是对的。

在Rotonde酒店住莫妮卡，一名年轻女子带着三个孩子，谁是怀孕了。她有她的心脏在正确的地方，但她说的话是话，你无法找到一个厚厚的字典。她有一个名为斯文一个儿子，谁是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其他居民。有对他真正的诽谤运动只变差。这让莫妮卡更积极。吸烟和咒骂，她来到下台阶，去吃饭，而孩子们总是在厨房里。有一天，我问管理层，如果我能采取与斯文树林里散步。每一天，我希望斯文会看到我作为一个父亲般的人物。首先，我们总是去加油站买了一些糖果。在森林里，那里是树木中一种神秘的气氛，我们假装自己是侏儒。我给他的老树干其中有漂亮的形状。他很快得到了叶，老树桩，树枝和一个整体集合。我们都喜欢我们的郊游。我觉得我父亲的心跳，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朋友，玩伴也能弹吉他，写关于他一样，“斯文的歌词，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在晚上你的妖精，总是嘲笑你。“渐渐地，他冷静下来。我给斯文一种别样的关注。我给了他，他渴望爱情。随着多的爱，我回首通过与斯文树林的散步。我们觉得这样彼此连接，就好像我们的心之一。我知道他这么好。他总是认为他的孩子的心脏。这感觉就像我的荣幸。

与此同时，已经是圣诞节。我还是没能找到我自己的财产。那时我还只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就行了。圣诞节前夕，我列举了一些诗歌和散文的Rotonde的和我讲述了如何辅导员谈一个有趣的故事和反应进行了采访。圣诞节本身，我几乎是在Rotonde的唯一的乘客。然后，在大厅里的电话响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卢卡，有你的电话！”这把我吓坏了疯狂，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我走进走廊，拿起了电话。这是基斯，心理治疗师先生本人，谁请我吃饭，在他家里。我坚定地回答：“不，我没有心情。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非常不同的那种人。“他问，”你是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听到我说的

话。“他回答说，”好吧，如果你改变了主意，让我知道。 “我说：”不，我不会改变我的脑海里，“挂了电话。我走回客厅，看着大圣诞树站在那里炫耀其所有的灯。然后，我望着窗外，心想：“一切都通过。”这是好的，但也很难在生活中往往是痛苦的。生命是放手，你可以自己做，但如果你不敢这么做，它会为你做。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已经到来。我走过的城市，闻到了面包圈和苹果失误。人与袋满载而归和饮料匆匆过去的我。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有没有多少人在Rotonde的。他们去别的地方庆祝除夕。有在家里一个令人兴奋的气氛。我看着花名册。该负责人厨房里的竟然是马丁。他是我的最爱之一。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一个基督徒，但如此不同，所以没有判断，所以充满了爱他的同胞。当我看着他，他总是提醒圣彼得和约翰我。他可能是一个使徒，并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是如何都一起在大桌子的夜晚。它看起来像最后的晚餐的一幅画。“一切经过，”一个声音说内心深处我。当马丁按下了最后一滴从西装蛋羹，他说，“你看，这是一个学生的把戏。”他折的衣服，使蛋羹连最后一滴就出来了。我看着它惊奇地看到了他是正确的。这就是人生。你以为你已经采取了所有的东西，但还是有一些东西离开了。在寒冷的户外，树木站在我们身边了一圈，好像大自然想保护我们。

我喜欢的树木，因为我也爱的星星，太阳，月亮。这是第一次，我又爱自己，是完全不同的。我看了看钟。这几乎是午夜。我看着马丁，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问他，如果他想和我一起去树林里留下的旧年。“当然，”我听到他说。总之，我们走到外面，走向森林。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上的小山丘上，并期待深入到对方的眼睛。没有说一句话，我们相互理解。我们看着漆黑的夜晚，等待什么来。在远处是城市不久，我们看见一个一飞冲天层出不穷。天空是光在各种绚丽色彩的海洋。当烟花结束后，我们走回了家。这个世界显得如此不同，我们觉得如此幸运，如此幸运。一旦退货，我们听到很多人出去了。一位居民坐在山羊中庆祝新年。我发现这是一个美丽的，原始的方式，我没有想很多人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曾在Rotonde的度过了三个月。我在厨房里做饭时，范尼就对我说，“这是行不通的啊，你的房子吗？”我说：“不 每次，我只是第二或第三。“他说，”我们讨论了你的情况的会议，决定给你一个房间，我们的小屋被称为Fideliohof之

一。“我看着他，忧伤的眼神。我说，“但是这是我的家。”范尼说，“这是给你的更好，我们需要使空间更加严重和紧迫的情况下。”这最后一句话给了我钥匙。“是的，当然，范尼。当然，“我回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应该搬到Fideliohof。有了这样一个名字，我想象它有一个可爱的庭院，并坐落在高档区某处大自然中。当我带着志愿者在相关的地址，我找到了一个公寓的大块。我们不得不爬上楼梯到四楼因为电梯被打破。一旦我的房间里，我得到了我的生活的恐惧。有一个大的，脏得一塌糊涂。一切都破又脏。有自行车和自行车零件在客厅。沙发，那是不是太旧，太脏了坐。厨房不顺眼的一切都很脏，油腻。有是没有洗过的菜，越积越杯，锅碗瓢盆山。我真想跑出房间，但因为我的志愿，我不能。我忍住了，只是玩游戏。一切看上去又老又腐烂了。房子显示没有自尊，我马上想到，“怎么没谁住在这里的人们互动恭敬地与对方？”另一名居民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烟抽他。当机柜门被打开了，脏衣服都在里面。我连看都不看，只是想扔掉。这是，我在Rotonde酒店这是位于风景秀丽的森林，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停留后。我是真的生气了。当我跑下来的志愿者，我们开车回Rotonde的，我不能让我的愤怒，我吐怨气。回到了Rotonde酒店，我立即提出了申诉。我的投诉进行了调查和荣幸。酒店必须先在某些点上恢复。我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因为我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的Rotonde的。我得到了一桶油漆和一些钱车。我加上的志愿者之一，去了新房子。志愿者帮了我很多。我立即开始清理残局。我们花了几天的事情。每一天，我们坐公交车来回。这是一个麻烦，这让我很紧张。我试图保持平衡并把它变成一种积极的体验。虽然我涂了油漆的墙壁上，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一切发生了，我为什么不只是出国像其他时间？是什么让我回来这一次？这真的是我此行的最后一部分？我已经回家，现在，我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我看了看自己，看到了一个平凡的人手里拿着画笔。在内心深处，这种感觉很好。

是时候收拾我的东西。一个真正的告别是不存在。每个人都祝我好运，但他们也知道，我离开了Rotonde的极不情愿。当助手一人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提箱和吉他，抢购的东西在我身上。我看了他一眼，看到自己看镜子。所以，这是我一直期待当我旅行等。他拿着我的东西到车上。三个月前，我就喜欢上了

Rotonde的。我跳舞，唱歌和写作的歌曲，并且还熟和清洁。现在，我对我的方式，我曾与其他三个居民合住一套公寓。谁曾想到？何时我终于拿到钥匙的房子与花园？我觉得我在我的行程结束。我感觉自己就像耶稣谁喊来父亲的十字架，“父亲，让这杯从我身边经过，”我别无选择。我上了车，没有回头看一眼，我们开车走了。

一旦在公寓，我一屁股坐在我的新床上，看着在我的新粉刷的房间。这是一个小房间，在公共厨房，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又脏又乱。我没有必要与谁总是敲我的门，要求香烟其他三名乘客接触。在房间旁边的地雷，有人打了，我不想听的音乐。我没想到要上厕所，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个人已经失去了控制他的括约肌。一方面，我的理解和同情这些人，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所有的烟和消极我身边。我听说那里住着谁演奏小提琴的人。我认为这将是有趣的，以满足他。也许我们可以做音乐在一起。我的好奇心被激起。当我见到他，第二天，听到他打球，这让我觉得Jostiband，-a音乐组的智障人士，让党被取消了。第一天晚上，我在新房里睡在我的新床。第二天早上，我在肮脏的厨房倒在一些咖啡为我自己和拿起杯来我的房间。当我回来倒第二杯，罐是空的。我把咖啡壶新的开始，并在厨房里的大清理。所有的盘子，杯子，碟子和盘子，我清理与研磨片。我整理的一切，并把它们在厨房碗柜。这一切都显得干净整洁了。然而，当我回到厨房，第二天，我发现一切都和肮脏和恶心。我走回我的房间，关上了门，并解释自己是什么情况了。春节是在门口，我渴望坐在外面。我不能。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出国是不是一种选择。有没有办法，只好留我在那里，只是等待房子的花园。

每个星期，我从住房协会，其中我可以三间房屋之间进行选择的列表。这一次，除了大量的单位，有几间房子带花园。当我站在那里，员工试图找到我的计算机信息，她突然看着我说，“但是，先生，你已经被分配了一个家。”我是僵硬着恐惧。“你说什么？”我说。“瞧，”她说，“小房子，有一个花园，”我不知道。我几乎想抗议，因为这一切只是太快了。我从另一个住宅协会相同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可以，我去的必要文件的其他住房协会。说“是”的意思我此行的末尾。

浪汉能感受到家的地方，即使他没有回家。它是关于旅途，没有目标，没有目的，那就是永恒的漂浮的云。在我们的社会，这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要放开一切，并按照线

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路。不要指望从别人的道路上太多的了解，但是很乐意与每一次相遇。再次，我觉得可爱的人，我留下了里弗顿乡间别墅在澳大利亚。许多人会不会有，但对他们来说，我实现了我的诺言，把我的调查结果以书面形式。只有当你不看你会发现。投降的树木和草地鲜花。首先，给自己给的，你内心的孩子。让唱歌跳舞发生，看着一切，是亲爱的你。活在当下，让你的心脏眼泪流出来。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轻轻一推，并药丸可以帮助你暂时直到你学会走路。有时候，好的疗法可以帮助你，直到你与放手做。不要淹没在饮酒或不输自己的药物。发现在自己的权力，你会真正成为永远的“醉”的东西不可估量。

我走下那是形式在街道上。我看到了小树林，房屋的草坪。有一个小车道而导致数26A。它看起来不错。有那么一刻，我环顾四周之前，我把锁的钥匙。毕竟，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思考，我把钥匙，打开门。这是一个友善的声音说，“欢迎回家！”

结语

当我在2010年写了这个，它已经13年，因为我做了我上次去克里特岛。回首我的生活，我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或者它是一个银色的线？我让自己浮在生活的风吹存在已经通过试验和错误带动我。有时，当这一切变得太多对我来说，我问自己，我是和我在做什么。这一见解给了我勇气和信心，走在路上生活的深渊找到真实的自我。这是因为如果上帝伸出手对我喊，“相信我，让这最后一步。”我抓住他的手，自信，我采取了暴跌，并失去了一切赢得一切。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我回到家，什么也没做。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住在那一刻知道，明天不存在，这种希望只是一种错觉。是的，价格高，因为你必须付出一切来赢得这一切，并找到内心的平静。在克里特岛的最后一晚，我只是想躺在沙滩上，在树下睡觉，采摘水果的生存。但是，我必须学会的道路不断前进，我必须回报社会。我已采取这些步骤。现在，我不需要什么了。我没有去旅行。每天，当天气允许的话，我骑自行车沿着沟渠和周围的草地。我拿或多或少出现新的我每次都相同的路线。我不下去了，如果我必须强迫自己这样做。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福的人在他的同胞之中，而且道路刚刚被发现。

我住，让事情发生。我分享我的世界，我的创作，我的歌，我的声音和我的书与世界同步。有时候，我听到我心爱的圣托里尼岛的号召，问自己是否是回去的时候了。话又说回来，我觉得，伸出的手，但我不抓住它。时间已经从我身边走过，我这么老。不多时，我将不再是这个地球上。我感谢生活，我想回馈给它这是不容易的时候。是的，自从我回到荷兰，我已经深入试图联系我的孩子。当它终于摸索，感觉就像回家一样。计划被做看望他们，但它并没有被。更多的接触和沟通的欲望出现，直到电子邮件通信终于停止。与我的儿子丹尼尔在德国接触最初是不错的。他和他的母亲经常来到荷兰，我们觉得这么好起来。然而，距离和周围他的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也稀释这种接触，但我仍然有很高的期望，这将在未来得到恢复。是的，当然，我想念他们。然而，损失不再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其他东西，如这本书。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书。这是我一生的故事，我已经住了。这不是问题的话，但故事和意义后面的话。我希望有些人会承认

自己在我的故事。永远不要忘记，没有人是他的泪水，没有人是他的悲哀，没有人是他的空虚和失落。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它会对你有好处的。它会教你什么是爱，同情和启示是。这是对所有人开放，只要你自己成为开放的方式。给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的美丽在这，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一切。爱你充满风度。爱是没有界限的，知道没有颜色。爱，你不能拥有。它只是在那里为你，为我，为大家，因为我们的真实面目是爱。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一种幸福从上面。

是的，我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我回家了。我充盈了我的网络跟踪我的日子，演唱，使歌曲，一些深消息，其他的有趣，我开车去跳蚤市场或旧货商店，过去是在一个时间等待重生时，有人将它拾起并赋予它新的价值和意义。新的开始，新的生活。就像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随时随地。让这一点成为的那一刻了。我们是值得的。

卢卡·范登Driesschen



我的父亲和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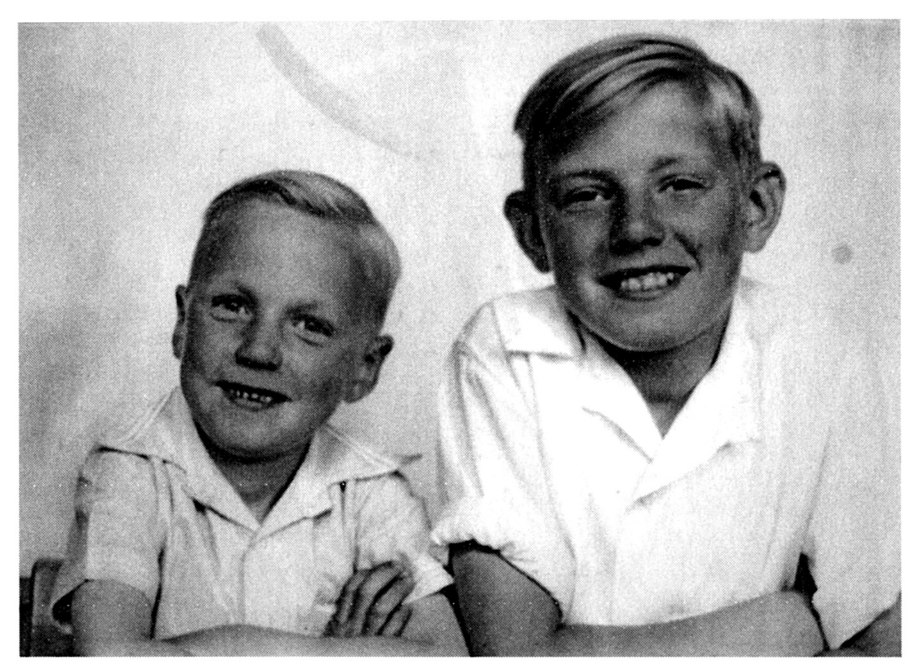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和我们的Blasiusstreet阿姆斯特丹



我在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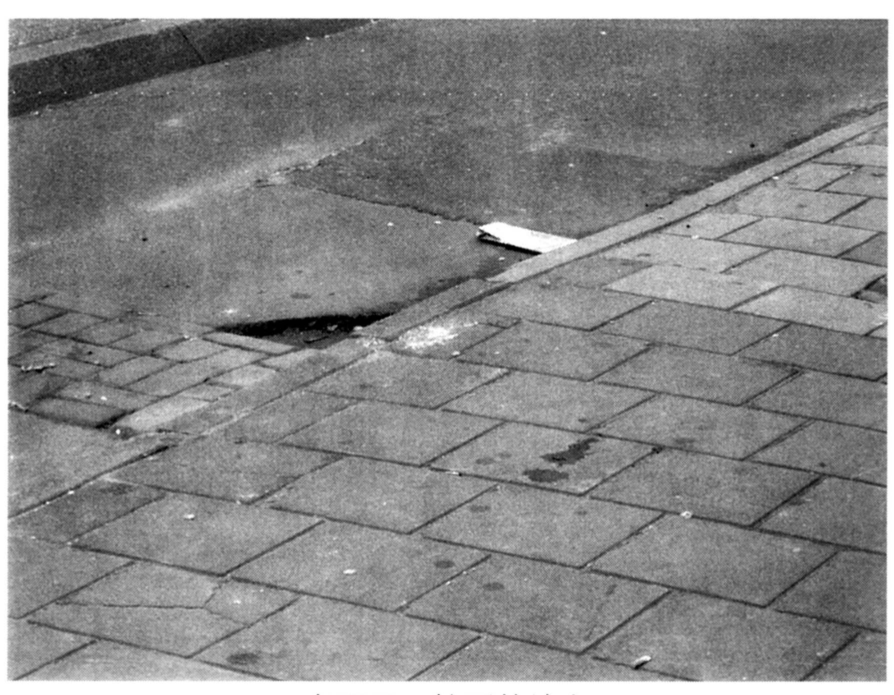
我和弟弟



从左边A N其他学校的照片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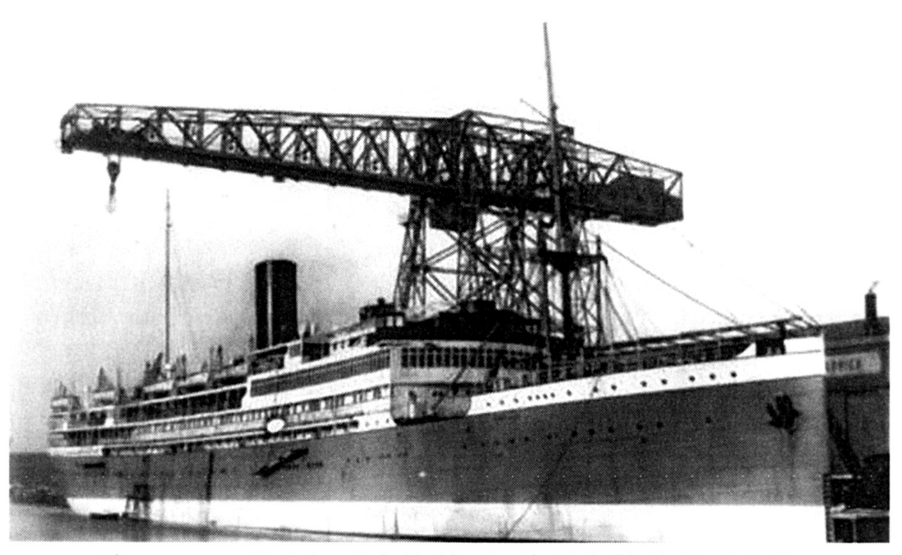
该Ruystreet WH埃雷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公顷ð死亡



在那里，她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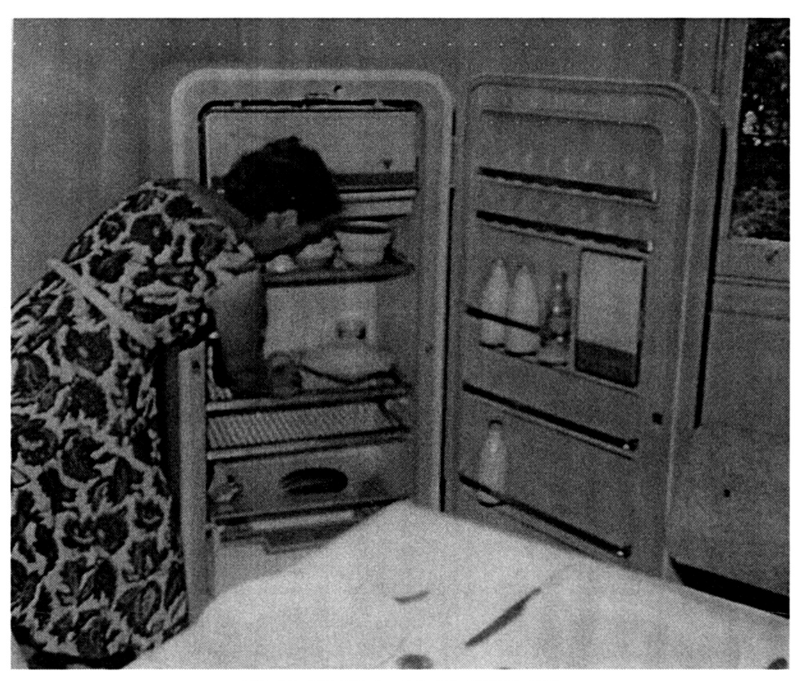
移民到澳大利亚之前，我们最后的广告ðRESS



该Sibakak带我们到奥斯特-[R特别在他的最后之旅



Arriv人在澳大利亚我你ñ蒙古包姐妹和母亲



我的母亲与她的新冰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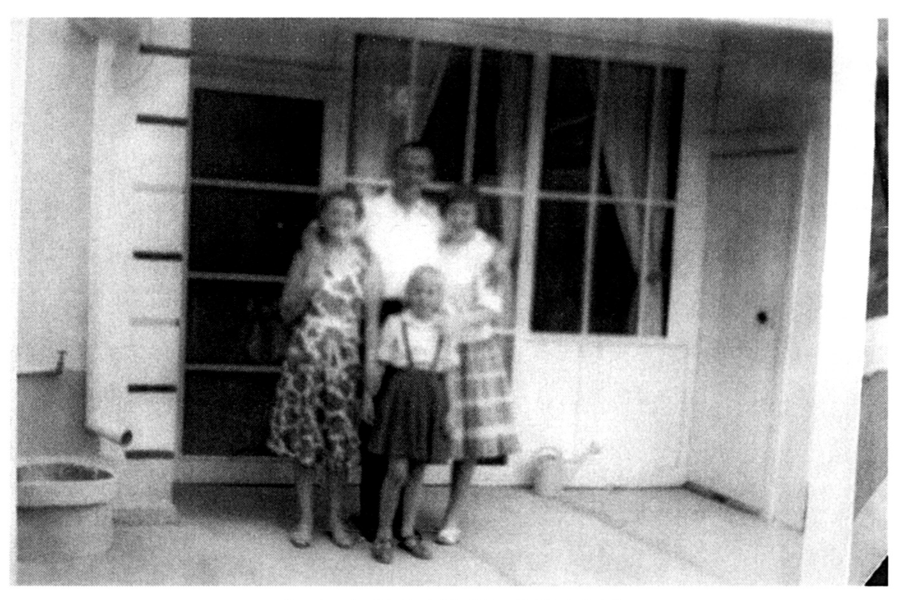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在他的新自行车



在树木间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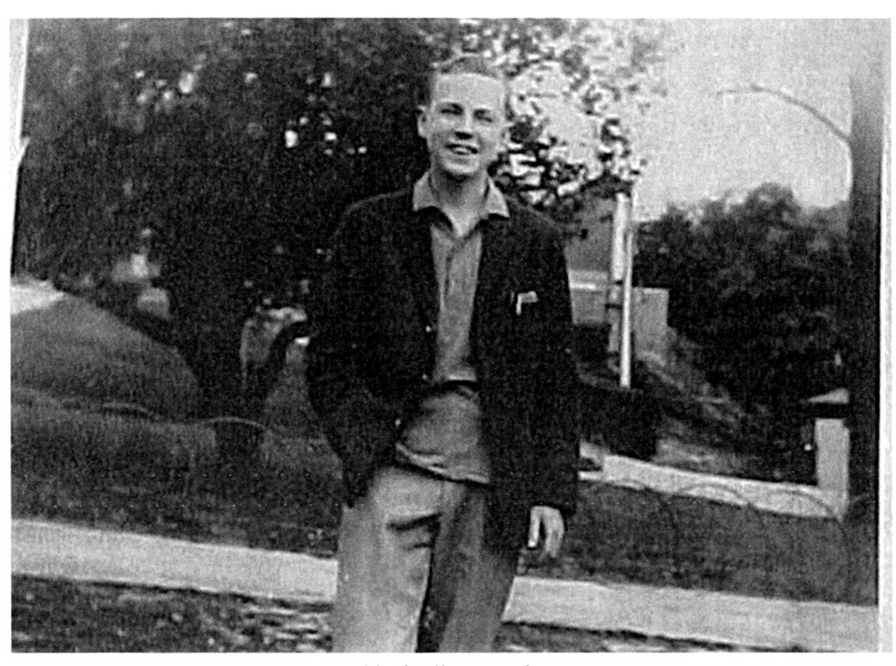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在澳洲的最后的日子



家庭在澳洲的最后的日子
我托克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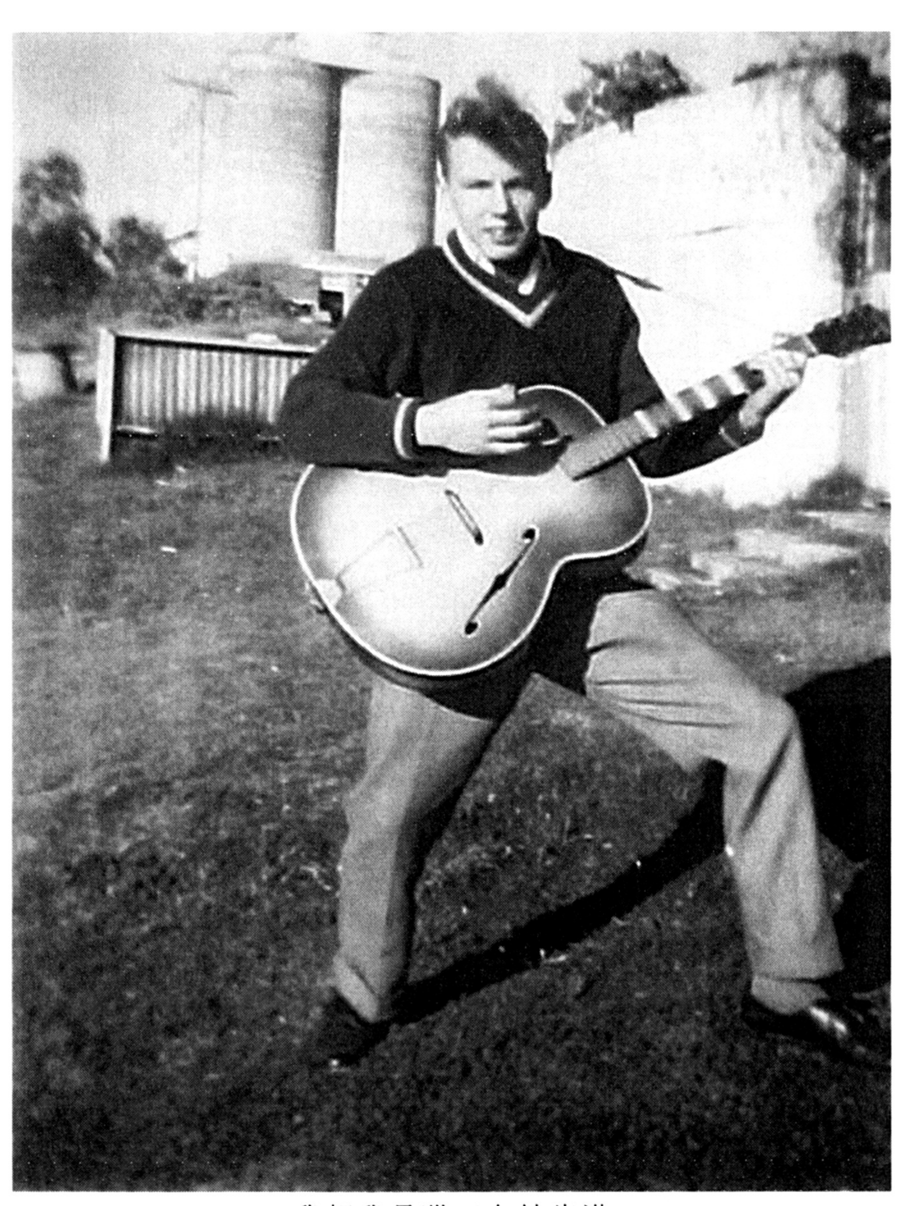
工作在冰沙龙布鲁诺



林肯港1960年



林肯港



我想我是猫王在林肯港



爱的当地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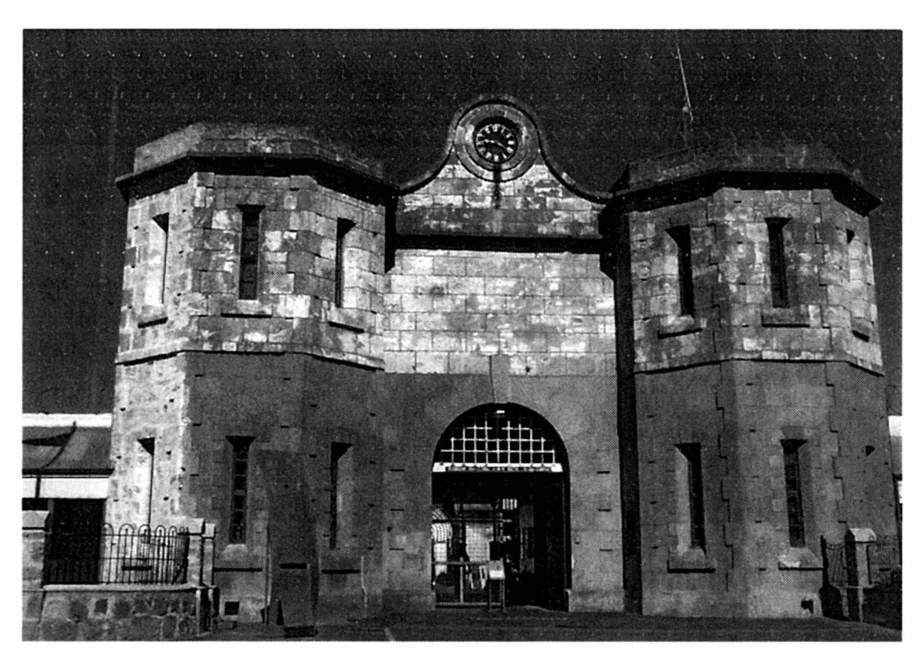
我的妹妹，Loes，现在在林肯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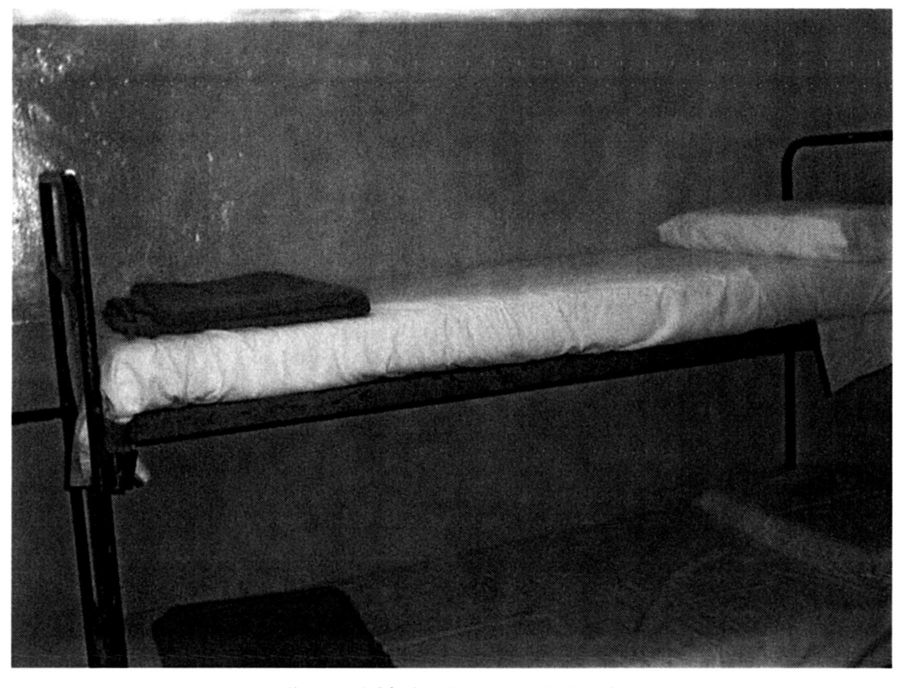
梦见我多鲁什汤姆·曼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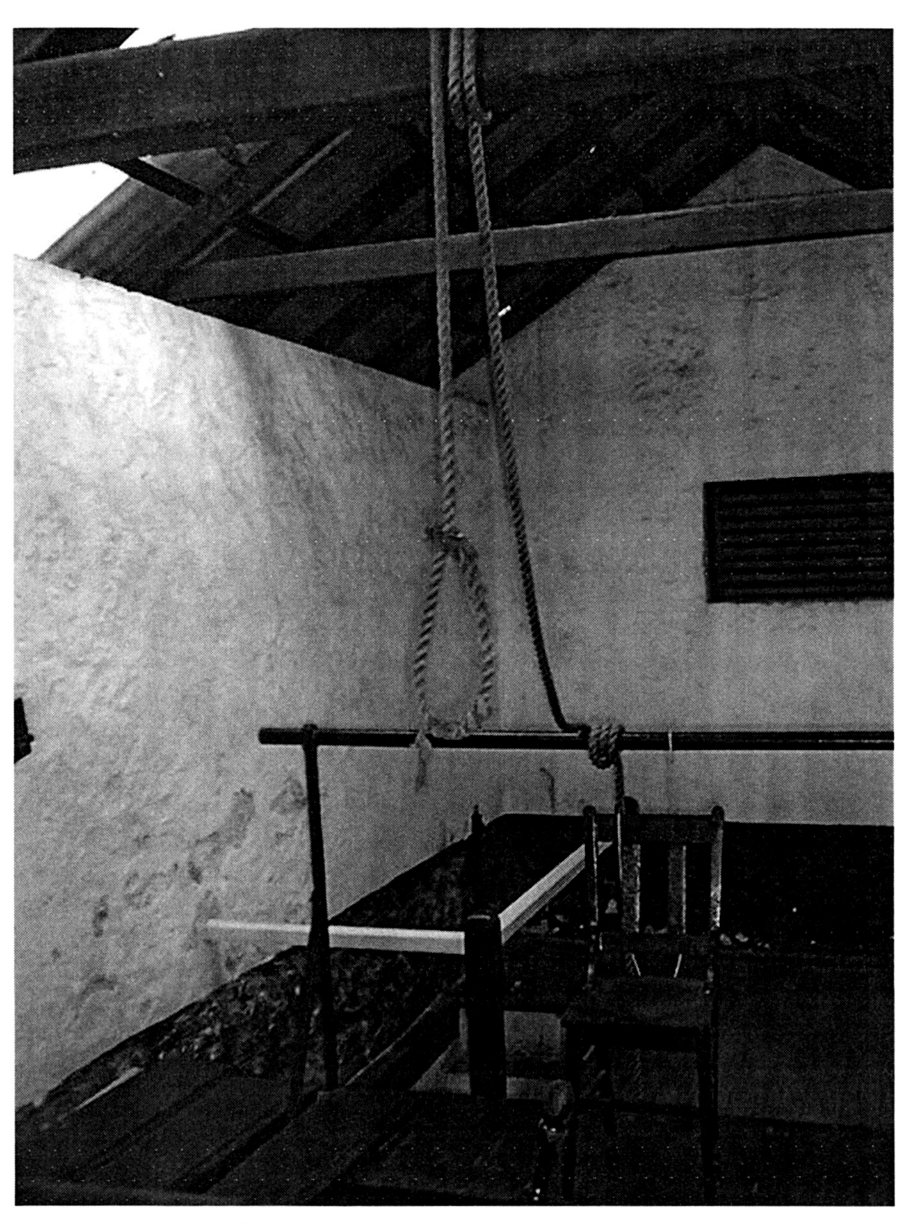
工作在铁路公路山汤姆价格西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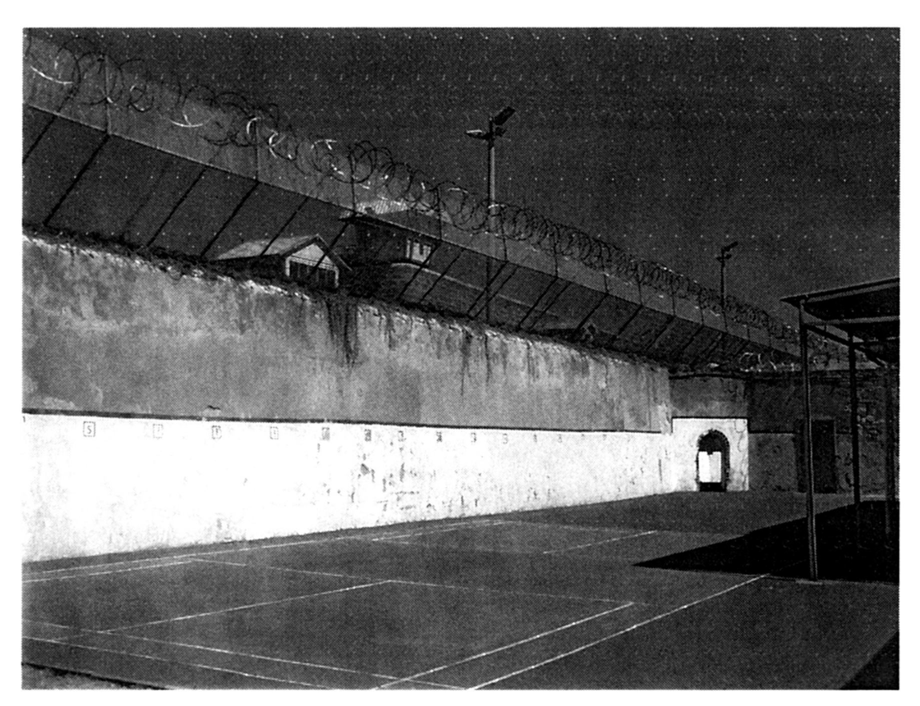
弗里曼特尔监狱



弗里曼特尔监狱里我的床



在F中reemantle监狱里挂的地方



还押院子里



由于卢克迪克西圆18岁的



在珀斯剧场作为一个演员



大卫HELF戈特

梅艳芳和米尔顿我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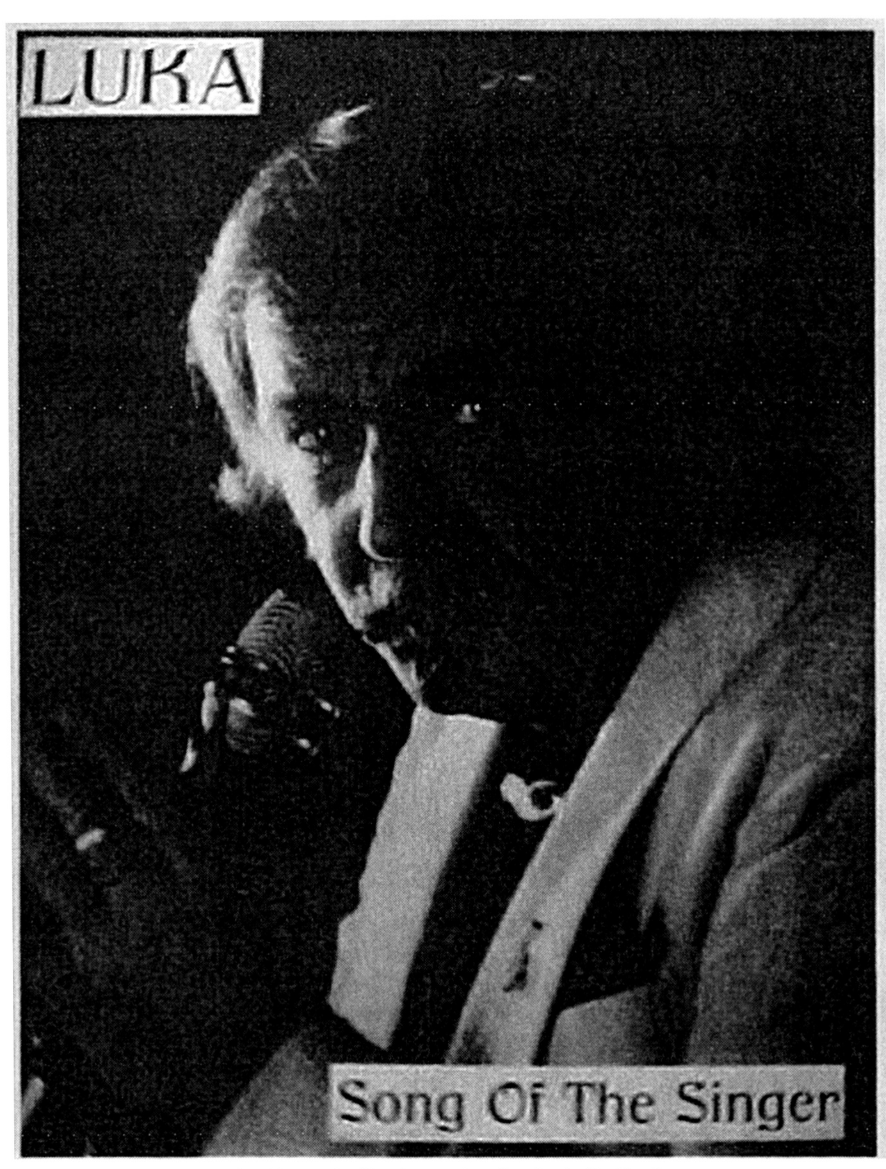
袁咏仪与丈夫肖特和孩子


宫Soestdij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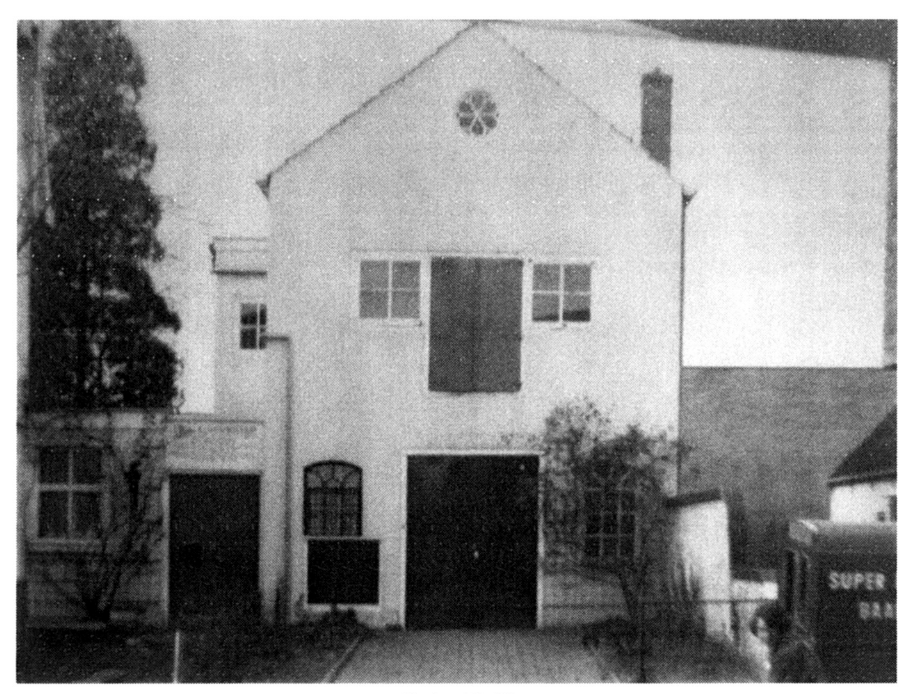

王子和Q ue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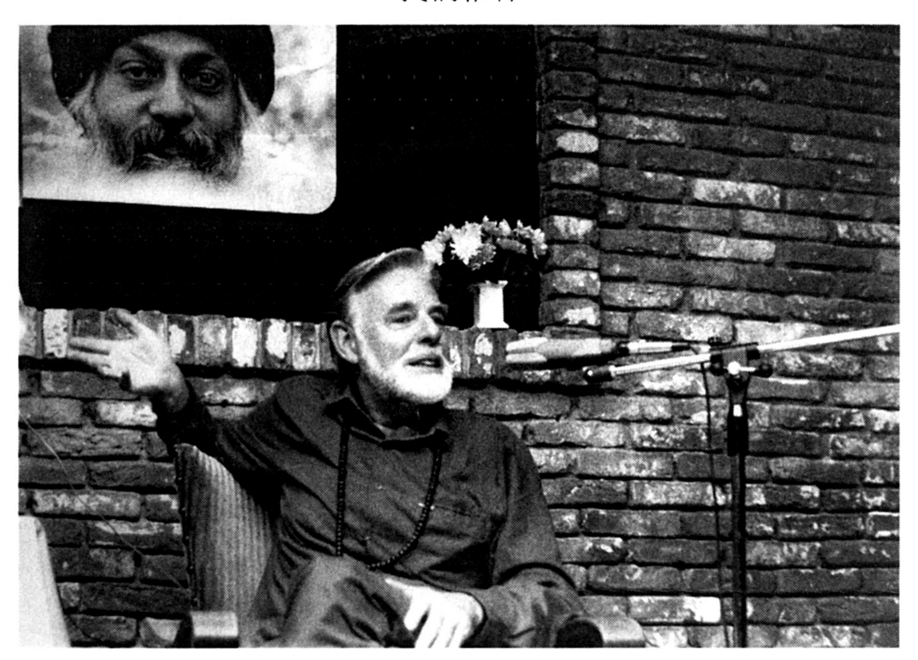
我结婚荷兰



在世界上作为一个歌手歌曲作家



我们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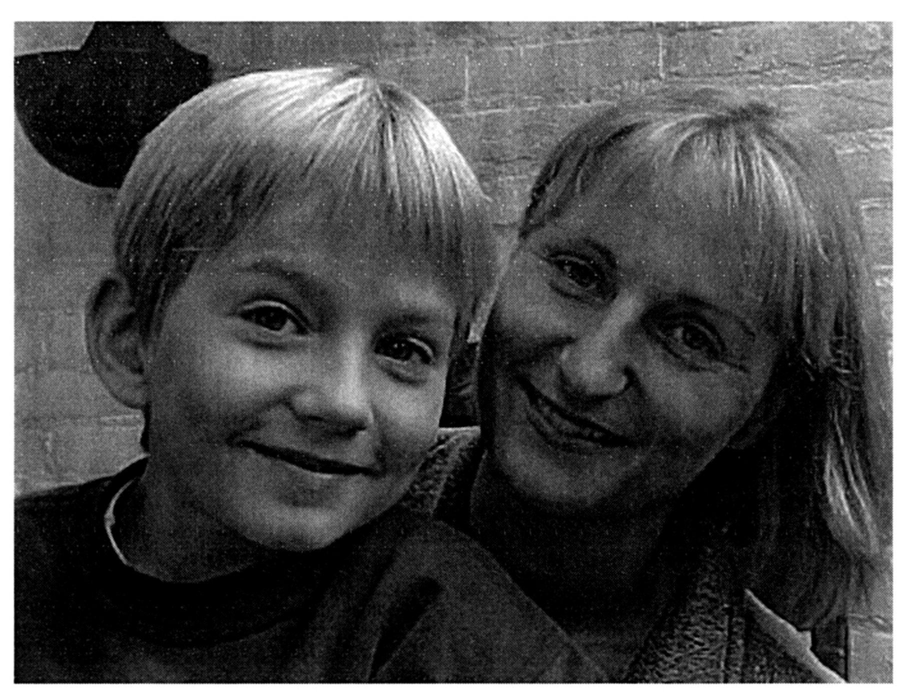


一月Foudraine

在印度浦那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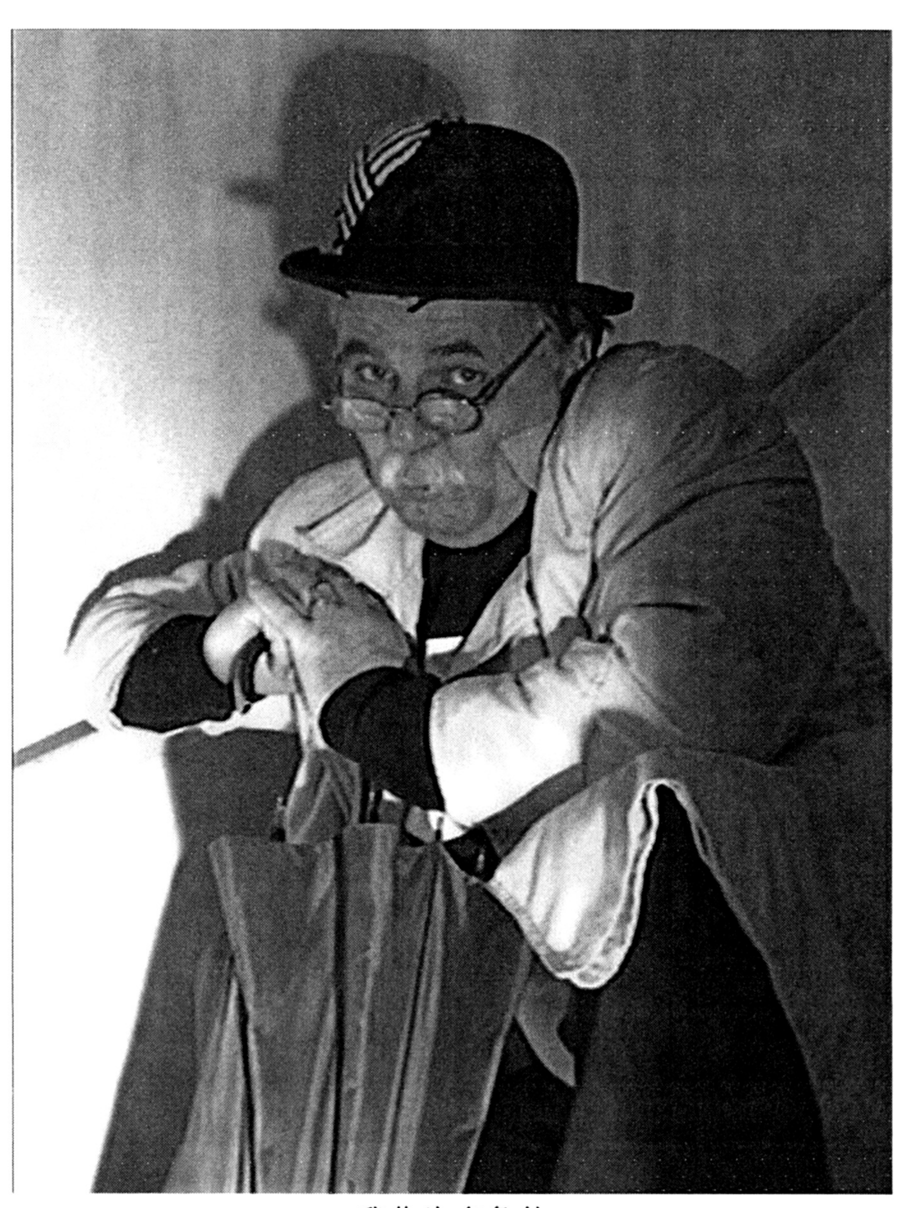
唱歌唱就唱



达格玛和我的儿子，丹尼尔，在德国



阿南德和我在克里特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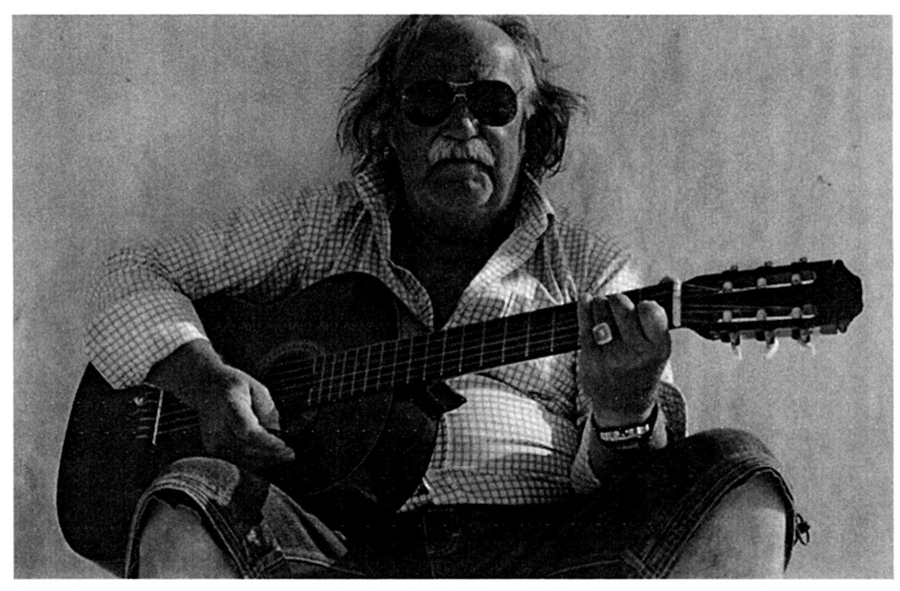


我作为多鲁什



从我叔叔的画

戈珍和我在摩纳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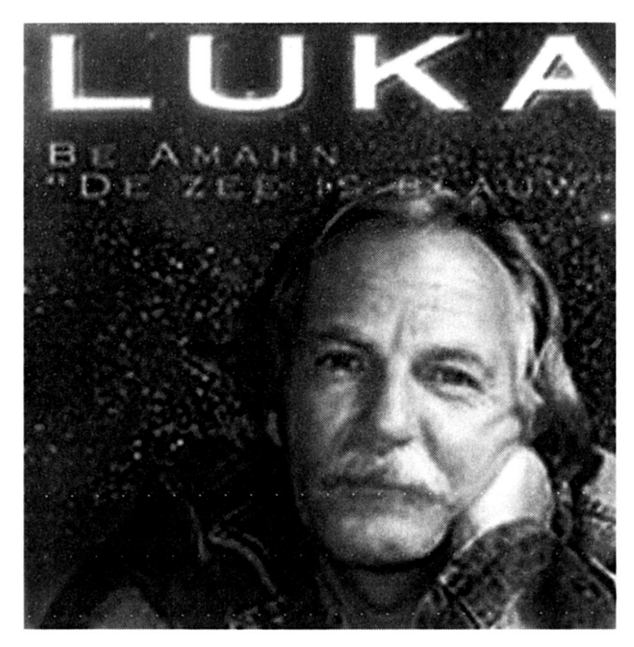
唱我的歌在世界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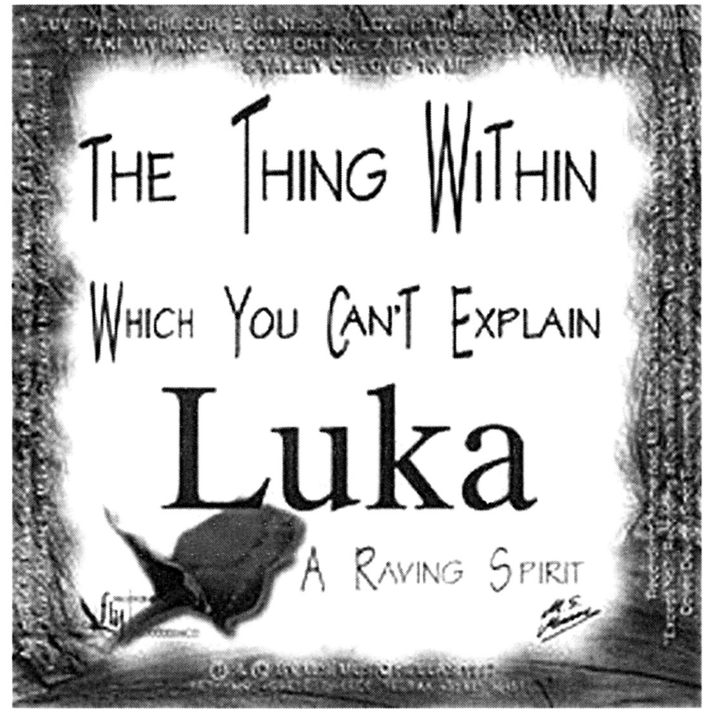
在歌唱苏斯特



录制了许多歌曲



在荷兰是我的第一个单



第一张专辑



荷兰促进我在荷兰的书

Lightning Source UK Ltd.
Milton Keynes UK
UKOW01f0052030117
291119UK00001B/46/P

9 781682 290880

什么汤姆•曼德斯（多鲁什），巴格（奥修）和伯恩哈德亲王有什么共同之处？ 谁挂在臭名昭著的弗里曼特尔监狱西澳大利亚见证死刑的最后一次执行？

在他的书中，主角/写器（1944）徘徊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真性情。 他见证沿途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例如，书中一开始就叙述战后荷兰压抑的气氛，随后在那里他被留下作为一个13岁的男孩，他的父母在50年代末他后来移民到澳大利亚。 这本书还告诉我们，他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澳大利亚生存在60年代。 他经历了离婚和住院的精神病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了炫技钢琴家大卫Helfgott（他的生命启发了奥斯卡获奖影片“闪耀”）。 在此之后，他回到荷兰和王子结婚伯恩哈德的秘书，洛克希德事情在70年代末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他加入了巴关运动，出现在奥修的死亡。 整个故事，他责成读者跟随他的追求精神意识和内在成长，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歌手/艺人，和他的许多休闲和更少的休闲浪漫和爱情。

这本书不仅读起来就像一部电影。这是一部电影！

WWW.LUKAVANDENDRIESSCHEN.COM





www.AmericaStarBooks.pub